

蟬史

〔清〕屠紳

中国古典名著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蟬史

磊砢山人 著

蟬 史 序

盖闻人为裸族之一虫，苟蠕蠕焉，无所建白于世，几乎不与毛者介者并囿于混沌之天矣。其或不安于蠢类，抱残守缺，以求亲媚于古人。及叩以文谟武烈之旨，辄睜目挤舌，诤为不经，曾不若蠹鱼之获饱墨香古泽，又安望启沃群伦，主持风雅哉！

我用是深有感于人之为虫，而虫之所以为人矣。太上之诤，在究澈于五贼三盗，通达元化，贯串古今。抽其馀绪，一颦一笑，足以震惊聋聩。非若掇拾唾馀，攘袭糟粕，扰焚绪之多端，侈蜨丸为善转，而犹诋诃自鸣得意也！

虽然，厌故喜新，輿情比比。举凡鸿文巨制，洵足解脱虫顽，拔登觉路。独奈何见即生倦，反不若稗官野乘，投其所好，尚堪触目警心耳。矧驱牛鬼蛇神于实录中，用彰龟鉴，化虫为蟬，恣其游泳，水即涔蹄，未始非世道人心之一助，此磊砢山人《蟬史》之所由作也。

夫翹首言天，显告以三垣列宿之升恒，日月五星之躔次，衺祥所兆，切系乎人，而习焉不察者，鲜不以迂诞笑之。试为浮西域，跋大狼，指赤道南偏，附极诸辰，而数之曰，此朱鸟所属之飞鱼、海石、南船、海山、十字、蜜蜂、小斗、马腹、马尾九星也；此苍龙所居之异鸟、三角、孔雀三星；以及玄武之波斯、鹤、鸟喙、蛇尾四星；白虎之水委、蛇首、蛇腹、附白、夹白、金鱼六星也。靡不瞠目耸耳，游神象外，而抑知同丽枢衡，岂遂别开仪

界哉。于是叹《蟬史》之作，其苦心殆有类乎举极云尔。山人曰：“然。”是为叙。

时龙集上章浔滩余月既望，小停道人书于听尘处

又 序

夫思不入于幻者，不足以穷物之变。说不极于诞者，不足以耸人之闻。然而天地大矣，九州之外复有九州，吾安知幻者之果幻也。古今远矣，开辟以前已有开辟，吾安知诞者之果诞也。

授奇经于轩后，玄女知兵；雨甲仗于宫中，修罗善战。怒则触天柱之山，遁则入藕丝之孔。而封豨必戮，寔窳终诛，疏属峰头，貳负之尸长梏；肩髀冢里，蚩尤之骨徒埋。凡厥流传，半由譎诡。至若猿能说剑，鹰可为旗，有限槐柯，列作蚁王之郡；无多蜗角，频兴蛮氏之军。语虽涉于荒唐，事并彰于记载。则《齐谐》志怪、文士寓言，由来尚矣。

《蟬史》一书，磊砢山房主人所撰也。主人少矜吐凤之才，长擅鬻龙之藻，字传蝌蚪，奇古能摹；雅注虫鱼，纤微必录。百家备采，勤如酿蜜之蜂；一线能穿，巧似贯珠之蚁。生来结习，长耽邺架之书；诡道前身，本是羽陵之蠹。钻研既久，穿穴弥工。笔墨通灵，似食惯神仙之字；心思结撰，遂衍成稗史之编。尔乃怪怪奇奇，形形色色，空中得象，纸上谈兵，其将帅则一韩一范之流也；其兵机则九天九地之神也；其凶妖则蚕蛊猫鬼之余也；其丑类则铁额铜头之属也；其雄武则鞭石成桥、铸铜作柱，未之先也；其诡异则杯酒饌雨，瓯粥召神，不足喻也。

至于天号有情，佛名欢喜。梦来神女，荡心楚子之宫；摄去阿难，毁体登伽之席。则又访容成之术，未尽揣摹；开素女之

图，无其描绘者矣。作者现桃源于笔下，别有一天；读者入波斯之市中，都迷两目。自我作古，引人入胜。不洵可以餍好奇之心，而供多闻之助乎哉！客曰：“主人之书善矣，将有所闻于古耶？抑无耶？”余曰：“昔娲石补天，五色孰窥其迹？羿弓射日，九乌竟坠何方？大抵传闻，不无附会。盖有可为无，无可为有者，人心之幻也。有不尽有，无不尽无者，文辞之诞也。幻设不测，事孰察其端倪；诞故不穷，言孰究其涯际。蜃楼海市，景现须臾；牛鬼蛇神，情生万变。詎可据史箴之实录，例野乘之纪闻乎？且子独不见夫蟬乎？坠粉残编之内者，蛎鱼也；含灵积卷之中者，脉望也。常则觅生活于故纸，变则化臭腐为神奇。子安得执其常以疑其变乎哉！”客唯唯退。余遂书之，以为序。

杜陵男子拜撰

目 录

卷之一

甲子城掘井得奇书	1
----------------	---

卷之二

庚申日移碑逢怪物	17
----------------	----

卷之三

忤铜头蚩尤销五兵	34
----------------	----

卷之四

争锦缎织女秘三绝	51
----------------	----

卷之五

明化醇倚床迷本相	68
----------------	----

卷之六

玛知古悬镜瞩中州	85
----------------	----

卷之七

锁骨菩萨下世	103
--------------	-----

卷之八

点金道人遭围	121
--------------	-----

卷之九

麻玃狔厕上开筵	138
---------------	-----

卷之十

葛琵琶壁间行刺	156
---------------	-----

卷之十一

酒星为债帅	174
-------------	-----

卷之十二

禪伯變閹奴	190
卷之十三	
山中敝帚添丁	208
卷之十四	
地下新船載甲	224
卷之十五	
求博士恭獻四靈圖	242
卷之十六	
解歌兒苦尋三生夢	259
卷之十七	
連尾生吐胸中五岳	276
卷之十八	
都毛子行閣上諸天	294
卷之十九	
生心盜竟啖俗儒心	310
卷之二十	
少目醫終開盲鬼目	326

甲子城掘井得奇書

望洋知道岸云遙，觀海覺文瀾甚闊。蕭閑歲月，非著書何以發微；浩淼烟雲，豈坐井而能語大。

在昔吳侬，官于粵嶺，行年大衍有奇。海隅之行，若有所得，輒就見聞傳聞之異辭，匯為一編云。循州之隩，有東南瘴海焉，蛟蜃多于恒河沙蟲，居民畏之，乃集村落之英，操氣焰物，為火攻計。自癸及丙，凡四年，蛟室一空，蜃樓竟毀。壯丁沿波討索，緣古埂，蹊徑俱別。陡見白石六十枚，林立沙面，始疑洪荒以來，媧皇煉餘，不啻開大撓甲子歷元也。有無名上人者，不知所自來，遽名曰“甲子石”而賦之：

昔三神山之山骨，非巧匠之所斫。乾三三而坤六六，益三五而齊其氣朔。甲之用，先三日而辛熔，後三日而丁爆。子則胚胎于混元之初，天開焉而物無覺者矣。是石也，秦皇之鞭焉可施，巨靈之掌勿能捉。庶几諸葛之圖成，堪遁甲于八門之角。時則神人移山，舍斯營碁；精衛填海，留斯斑駁。六鳌則分戴十石以為戲，龜六眸者十焉，視石而不一眇。疑天池之物化，卜五紀而數確；豈星宿之小海，山經猶逸于荒邈。幸仙官未之上聞，免六丁足趾之下濯。嗟乎！晨星落落，有道卓卓。如可名言，于石致憲。首甲子曰天行，迄六十知聖學，石紛羅于太空，信造物者為之追

琢。我其穿溟滓而布算，如三百六十棋子之在握。并勒于铭，不示以璞。

赋意凿空，岛人无有以蠡测者。中原估客，恐未解好奇而索观之也。其观之矣，当不必朗然成诵，而遍传诸中原之学士大夫。上人择岩畔之榕树，削木皮书之，作蝌蚪字。阅数十年，木赤文，字碧色，上人亦不知何所往矣。

先是闽人桑蠋生，尝治金石篆，工刀法。一日，乘洋舶西南行，风于甲子石之外澳。蠋生独抱败舡板一片，身如槁木，与水沫低昂，得泊岸不死，喘息榕树下。仰卧高视，则古篆蚀木焉。起读其文。瞿然曰：“此真吾三生石也；先卜者筮予命曰：‘人非木石，生死甲子，甲子不死，石寿木萎。’予甲子生也，应死于是而复生，有文在木，有数在石，天殆欲我以文刻石，而假木僵代我乎？”

入市，求良铁为锥凿。适有以英德文石售者，亟购之，仿鄱阁颂碑文，十日而镌毕。其树木有字句处遂焦黑，若被火焚。蠋生置碑神祠，将卜日磨崖，有所竖立矣。一夕，天大雷电，失碑所在，蠋生恚，自沉于海。殆所谓木萎者欤！时捕鱼人常大溜、沙小溜，驾网船自东港出，急泅水捞得之。蠋生悲且谢。大溜曰：“公闽中音，宜善治舟师者。近日滨海有人传言，倭寇将以数十艘犯此间州郡，吾侪渔父，犹愿投竿持鸟机，伏战槛击贼，虽不得功，且无闷于志；不幸死寇，为鬼民之雄焉。公何乃视性命如犬羊，生死不挂人口？无吾两人救，则鱼鳖之肉食耳。丈夫骨安在哉！”蠋生曰：“诚然。吾自投，几不获于义。但倭寇蹂躏江浙，肆豕突于瓯闽，数败复振。今迤邐来粤，我兵四集，零帆剩桨无返者，可谓知进不知退矣。圣天子豢养将备，罗列海

邦，以节度使驱策，何至采捕细民，向屠沽村舍，侈谈修矛之文，略诩枕戈之概。岂其阉师高卧舳舻，徒惊向若，转以乘风破浪之能，让于嗇夫耶？”小溜曰：“为斯言者，直不知务耳。老人常云，方今天下疆域，不比古时狭小。以天尽头为界，不以海大处为边。无边，故无备久也。且以我所见，为公妄言：昔高曾辈为士人，有日食俸米七升者，三十年不进一阶，亦未得罪，罢归，还为人佣。至祖父辈，见夫荷戈之徒，身易通显，乃隶军卫，不二十年，由戍卒累迁偏裨，所得犒赏无算，比于富家。从征武陵蛮，遇伏死，今纪勋之册，藏大宗焉。人言文臣不爱钱，始能惜命；武臣不惜命，亦许爱钱。前世其皆验矣。曩与我高曾仕者，或洊擢屏藩大郡，以吏民为私囊，取之如寄，惟恐不及期。无何，以赃败，伏尸都市，妻子行远方。此爱钱而不能惜命者也。曩与我祖父从军者，或白头仅一戍长，遇有征调，不食求自绝，束臂裹腰脊，为疾痛声。闻伙伴远出，始逡巡起，向博场妓舍，觅利市钱，人亦竞呵叱之，卒徒手返，此惜命而不许爱钱者也。夫将兵之道，不宜用聚敛小人。彼以为兵无事而多费刍粮，不妨樽节之，无使有余钱而后已。殊不知将使兵，兵恃食，食仅足，即不足矣。兵不敢怨，即有怨矣。故我辈不肯入伍为兵。与其贫而作乱，明有兵符，暗为盗线，毋宁驾渔艇以食其技能，守民之质，防盗之心。若海岛不靖，忧及尊亲，愿为乡勇屯练，以报天子，谁曰不然。如公所言，节度威尊而不能养，阉帅任重而不能教，海边之兵，其可用乎？海边之民，岂无谋乎？”蠋生愕然曰：“始吾轻量子矣。子于今时武备，大约能洞悉其原。用子之说，申号令于鹅鹳之军，涉波涛而鲸鲵为戮，何不陈之开府，宏此远谟，而徒问诸水滨，忍与终古。不谓游颺鰐之乡，遇荆高之

行，吾诚浅之乎为嗇夫也。正不识师中尚有人否？”大溜曰：“只一甘指挥，渤海豪右。若其先兴霸锦帆之遗，今侨居鸭子澳中民家，舟师之良也。闻大府檄令相地筑城，求形家勦事。”蠋生曰：“相度之理，吾得西江周浮邱指南，何术自进于甘君耶？”小溜曰：“甘指挥常就市人饮，我两人恒与共醉，无论不奇，无情不洽，请为酒人行，当可接也！”大溜曰：“善。”三人遂偕去。是时也：

海潮如白马，岛如伏鼉，石如蹴起；海色如青铜，帆如吹苇，沙如铲平。风如带雨将来，儿童如戏，拾螯壳以磨飞灰；日如含霞不吐，父老如伤，牵虾须而曳破艇。

遥见白板连溪，青帘漾屿。二溜谓此鸭子澳中，定针墟也。土著多渔户，向日有恒产土民，一闻海警，徙陆安县六十里矣。往来贸易者，争戊己两日，今适当其暄，故烟景不至愁绝。蠋生曰：“郁郁葱葱，不久成巨镇矣，岂特趁墟之小聚落哉。”联臂入酒家，捧出一小罍倾之，色紫如菟汁，又混混不见碗底。蠋生曰：“此岂广州程村之品耶？”酒保曰：“比程村佳，是山藟所为者。”蠋生曰：“休矣！世人未醉，此酒先浊，过浊且不成醉也。奈何？”小溜曰：“吉安之西昌酒，盛行于贾人，可得而丐一甌乎？”酒保叹息曰：“前者入县中，曾置五十斤许，今为甘指挥之徒，尽器以沽，留贮石槽旁，以供指挥不时饮兴。公等求之，已无及也。请俟他日。”大溜曰：“何伤乎！先索数升饮，倍价偿主人。”指挥闻之，亦称快耳。酒保喜曰：“若尝与指挥呼酒者，斯无不可矣。”方取酒时，蠋生见一人，深目短髭，鱼头猿臂；着落齿之屐，披割襟之袍；仰天叱咤，俯首入茅屋中。见二溜在焉，即呼曰：“二子何先至也？”二溜以蠋生见。甘云：“先生自八闽来，何

所闻见？”蠋生云：“闻海国有成城之众，见戎行无料敌之人！”甘云：“身受五品秩，障此一方民。孰肯以七尺之躯，随野鸥俱尽；一腔之血，为沙虱所吞。顾筹饷在屯田，今居泽无田，则难为屯；诘奸在保甲，今破荒无甲，则谁与保？伐木以造舟，今童山安所得木；筑垣以列械，今陷地以何为垣。若有无双士，来即我谋，视彼椎髻跣足之奴，直如跌坐小矶头，下拾决明子耳。君为伊谁，岂同此浩叹也。”大溜曰：“桑君非无心时世者，盍纵饮以剧谈乎？肆吾侪鳌呿鲸吸之才，伸公等虎卧龙跳之用。”小溜命酒保曰：“倾石槽旁酒，烹土铚中鸡；蒸藷肉以伴豚肩，剥蟹螯而和鱼翅。”海客之味兼焉，酒人之欢合矣。蠋生曰：“夫然。坐视其所便，甲乙丙丁，四方位而已。”于是大溜得甲位；蠋生得乙位；指挥得丙位；小溜得丁位。既坐，各尽小磁盏五巡。二溜又出海螺杯，斟八分各劝饮。蠋生曰：“命令为军中第一，觴之政亦如之。今方位二木二火，木火递生而得土，土旺于四季，惟金水缺如，请各书一字，木火有土者不饮，金水相生者不饮，如无，引海螺一杯。吾书杜字、灶字、淦字、沐字。”指挥曰：“吾书圭字、炎字、鑫字、森字。”蠋生曰：“两土无木，多少两杯；两火无土，多少两杯。三金字有金无水，多少三杯；三水字亦是三杯。”指挥连饮十海螺，酒可知矣。小溜曰：“埰字、烟字、唸字、冰字，何如？”蠋生曰：“埰字多爪一杯，烟字多西一杯，唸字无水有口两杯，冰字有水无木，且多两点，两杯。”小溜饮海螺六，卧地不能起。大溜曰：“吾如沙氏子饮六杯可乎？”蠋生曰：“汝不书字者，须二十杯。”大溜曰：“若然，我书四字，亦未必二十杯之多也！”桂字、炷字、涔字、淋字，与众议之。蠋生曰：“桂多土，炷多一，两杯；涔无金有岑两杯；淋多木一杯。”大溜笑曰：

“我固知如沙氏子不过六杯也！”取海螺一吸而尽。指挥曰：“仆亦有一令，从之乎？抑违之也？”二溜与蠋生曰：“谨听命！”指挥曰：“各以姓为诙谐语。一人姓甘，爱女不爱男，女子癸水至，成潭。”大溜曰：“一人姓常，怕妻不怕娘，妻子相火旺，烧汤。”指挥曰：“此拾吾牙慧也，一杯。”大溜曰：“能剿说如斯，即场屋中命中文字。我入彀矣，愿举此杯。”蠋生曰：“一人姓桑，说阴不说阳，阴地寸金惜，如糖。”指挥曰：“此中安得有糖，诗人口头习气，一杯。”蠋生大噱而饮，小溜沉醉在地，作呓语。大溜代云：“一人姓沙，种壶不种瓜，壶子啄木食，成痂。”盖小溜秃，故云。指挥曰：“一壶千金，君当尽此壶矣。”大溜为牛马饮，竟无余酒焉。指挥击壶而歌：

天一生水兮，万汇之源；地二生火兮，一气之根。

天三生木兮，四时之元；地四生金兮，五兵之门。

天五生土兮，我生立命；我勤于水兮，死必以正。

我攻夫火兮，气惟其盛；我择其木兮，太阿自柄。

我挥乎金兮，大贤是聘；我安吾土兮，得一干净。

蠋生曰：“指挥歌成，可谓五行攒聚矣！吾非能歌者，请赋今日之事：

君不见甲子石，远知六甲之所宅。造物本吾逆旅，以阴阳为过客。阴阳之数谁能稽，氤氲而入酒人之席。予为桑宏羊，五鼎烹自昔。君为甘罗与甘茂，将相经纶休弃掷。鲙鲨二畝，仅比鲋于尺泽。君不见甲乙丙丁才四人，百年性命由欢伯。”

指挥击节云：“好诗，吾甘为君下也！”大溜曰：“我唱摸鱼歌，粤中土音，不识海隅属而和者几人矣：

阿娘勿见小娃娃，叫他的爹，快些与我找还家。阿爹说道：‘娃娃自去寻荔枝吃，我和你不如吊海唱个《浪淘沙》。’浪淘沙，做话把，阿娘掀开海水多些。阿爹狠力撑篙下，娃娃走到拍手叫阿爹：‘阿爹你何苦屈臀好像弯弓样，弄得阿娘身子好像死虾蟆。’”

唱毕云：“渔人本调如是，然海口能知其浅深。他日指挥用我，我死不恨矣。岂恋阿娘乎！”小溜蓦从地下起曰：“大溜之唱太俚，可知《寄生草》否？”

行人来在五坡下，五坡不见文爷爷。那五坡，愁云惨雾教人怕。那文爷，祠堂正气生梧櫟。不崩的五坡，不坏的那文爷。宁可移五坡，不可夺文爷。移了五坡，放去了文爷。阿呀，这其间碧海千年泻，那其间碧血千年化。”

指挥与蠅生，不觉淋淋浪浪，涕泣不已。谓小溜曰：“自为之欤，不闻他人脍炙也。”小溜曰：“我安能为，人自不作，想太空青苍。吹来天籁，应如是者！”大溜曰：“渠小时聪明，昔弃其累世丹铅，从我渔隐，公等谓何地无才乎？”是晚，四人乐甚，定鍼墟之民物。蠅生问二溜，悉能言之。指挥乃邀至所，僦居土屋，更剧谈三更，留蠅生宿，二溜返其舟。

其明日，指挥出所构新城图。示蠅生云：“仆先居北海岛中，和沙土筑堡，列树木为亭，无虑数百十处。缘其地有寒而无暑，天道毗阴，所置千门万户，引领木公生气，专一随阳东向而已。兹南服也，广狭自成之形，正奇相错之势，悉在图中。仆以两句创成之，第苞桑之固，非青乌家不能为。且似是之学，不如勿讲求也；是以需之其人，吾子神明于是者，其鉴定焉。”蠅生观其图，读其说未竟，常大溜至云：“顷之沙氏子为悬帖所勾，

其事若曖昧。我讯之，惟摇首云：‘大难大难不可说。何为瑟缩之甚也。’桑君盍卜诸。”蠋生曰：“吾试以禽星演之。”大溜代阍，小溜得女士蝠，而勾者为井木犴。蠋生断曰：“犴为凶星，能害兽属，蝠有翼能飞，虽为所擒，暗中必能自脱。且演出虚日鼠，为此君起祸之人。蝠之前身，原是鼠也。其为匪人所种毒乎。又演出心月狐，主得阴人助，盖狐将媚犴以援蝠也。生剋之用，则犴本剋蝠；而蝠借鼠日之火，以泄其元。又求狐月之水，以养其性。直可使曲，强可使柔，久当解免。今日木气方盛，故受缚耳。”指挥曰：“以其物穿凿附会之，狴犴有狱象，沙君之縲线，所谓宜岸是也。蝠为伏翼，似待夫人之翼而长之矣。”大溜曰：“吾生年在蛇，可应翼火乎？”蠋生曰：“变而通之，其机甚捷。然也，速往拯焉而可。”大溜竟慨然去。蠋生谓指挥曰：“公为新城图，亦既殚厥心矣；相其阴阳，似无过此墟之上，有石六十枚处。”指挥曰：“吾亦属意其间，第未审城形之与地势，可能相乘而不相戾，试往观乎？”乃联步出，踌躇竟日，元览及数十里，蠋生叹曰：“异哉！天造地设，屹此高墉；公所图城，形如灵螭，本合洛书之数。地则前有九峰可以戴，后有一盐池可以履。左三里港，右七星塘。二珠泷四水，峡可为肩；六了头村八蛮进宝，坡可为足。象数自然，协于畴范矣。请分建四门，则用京房法，以坎、离、震、兑为四监司。就其方位置重关。冬至闭北门，避坎之广莫风；夏至及两分，各闭南东西门，以避离之景风；震之明庶风，兑之闾阖风，盖藏风则聚气也。公解宜于乾位，兵阳事，当以天临之。贮武备库，宜于坤位，守如处子，是为牝马之贞。若用纳甲之法，乾三甲，纳三甲，而甲子首元，又可以贯甲寅、甲辰。公廨中有三百精锐，可抵六百人。若简练揣摩，一以

当六。此大易精义，非吾臆说。形家书不及贯串者，垣墉既勤，海上无螺窍声，将军自此升矣。”

指挥命从者伐木，以识其四隅。乃延蠋生入幕，曰：“今日筑城伊始，固藉经营，他时捍患非常，亦资启沃，辛苦共之可也。”蠋生曰：“某方谈纸上之兵，君竟脱囊中之颖；知己遭际，诚未可以常格推。然吾出门时，筮《易》得同人之九四；‘乘其墉，弗克攻，吉。’便当与君子通天下之志；乘墉而攻弗克，城坚可知也。困而反则，此其时乎？”自是指挥经始城役。蠋生曰：“城小而固，石为其根。西岭横怪石五里，据白虎恶气，于形有吞噬之象。故前年御贼多死亡，请剷之，虎尽而城半矣。”指挥曰：“善。惟砖厂稍远，劳肩负者胫骨力耳。”蠋生曰：“海中有倒流沙一支，插入东界，是为乖龙，能令士卒反侧。请就其过脉处，合土为陶室鍛之。乖龙气死，女墙亦成矣。”指挥亦从之。蠋生又以沙土蛎壳，和为细泥，染成五色者，掘地三尺埋之，各画梵字：

正北方白色土；正南方紫色土；

正东方碧色土；正西方赤色土；

西北方白色土；东南方绿色土；

东北方白色土；西南方黑色土；

中央甃一泉井，相传下通龙宫，深不可测，四面埋之以黄色土。

城外则引峡为壕，借砦为梁；城内则就高阜设丽谯门。定时令，建水柜一处，候潮信。竖门幡两处，以候箕、壁、轸、翼四日风信。盖地气必以是日多风也。

旬日内，有番舶来泊者，一黑瘦鬼子，年约十四五矣，叱咤

作番语数十字，人皆不达也。蠋生常至大西洋诸国，颇解其义，呼使就署诘之。鬼子作笑声遁去。遂告指挥曰：“顷见西洋小鬼子，殆非常。彼妄出言云：‘此城可取而据也。’吾命缚送，即已颺去。后十年有海警，必是奴矣。”指挥命笔记月日，藏鱼袋中。凡两阅月，城役告成，其将弁公廨及甲库俱完缮。民居新创，得四直街，五小巷，招徕工商，每以日中市，土著之氓，计得四百户，兵舍则四围附城墙。其居战舰者，守左右两澳口。为犄角势。两裨将率之，钲鼓之声晓夜互应。城止三里而遥，隐隐如数万甲兵屯聚矣。

未几，指挥奉节度使檄，援柘林，海贼侦主兵出城，以其徒突至。蠋生与两裨将计曰：“新城初建，而贼犯之，必饥欲掠粮食。且觐吾城中兵，赴调者多。故乘间窃发也。今澳口战卒不及百人，闻贼艘十二，殆不止四倍，所恃者城守耳。然炮石不敷四击，守陴半召村农，非以计邀之，主客之形不敌也。两君可望贼帆将落，仓皇以舟师迎斗，佯败登岸，便绕城走，见幡竿处入，贼必以为怯也。我既鱼贯以进，彼将鸱张而前，两君仍向幡竿处出，吾集兵伏门侧，伺贼至，以两翼左右截之。村农但登陴呼，炮石随下，贼失利而退。见我空舰，必争取之，两君即以佯败之师，先设伏于澳口，乘其争舟未定，从后掩击，可获全胜矣。”两裨将称善。及期，贼恃其亡命，逐我兵入城，猝毙炮石者二十九人，死陷坎者六人，遁出城，中壕边鸟机者十一人，走澳口岸殪者八人，水戮者五人，弃我舟，返贼艘而逃。我兵擒贼渠一人，丑四人，我兵内外未挫一毫。两裨将以舟师少储胥，不复出海追袭，贸来之贼，颇丧胆焉。

越三日，常大溜偕沙小溜至城中，谢蠋生曰：“微公擒五贼

送县狱，小溜之罪，上通于天，已不得白，亦无能代白者矣。”蠋生问故。小溜曰：“始吾舅氏邬郁，以贩蔗糖出海，为故贼黄金标所俘，逼使奴仆，不得已，任役篷底。闰五月之岁，贼舟破于限门，罪大者水葬。舅氏投水不死，转得还家，既不敢往诉于官，又为乡党所指摘。邑壮丁之目尤大春，抵隙求金于舅氏，吾不直大春，责以利灾挟诈，将无别干萑苻。大春怒，率其侣蹙吾于市，吾力拒之，竟无能逞。今年构乱东南岛者，为黄金标坏舟中漏网之高弟。吾方谋之舅氏，诣军门陈彼中形势，出奇兵擒斩之。及定械墟赌酒之日，舅氏方卧，忽为无名贼劫去。大春以舅氏向为贼中谍，此行必卖甲子城。其甥沙某，亦素通贼，闻于县尹。捕甥索舅，吾被系狱中。屡自申辩，官则唯唯，吏则呵呵。盖为大春所惑，将治吾如治贼矣。又吾所弃裨爱育儿，为大春购去，每乘间为故主人排难。大春虽嫉吾，因嬖爱育，故缓其陈告，免我于械五指，关三木也。昨者县尹讯五贼，内有掠舅氏之人，云将挟之为向导，由乌墩港，劫东海濬也。方知与吾无牵挂，尹遂释吾。”蠋生笑曰：“方子被繫时，仆演禽星，知有井木豢之凶，其大春乎？虚日鼠之累，其邬君乎？心月狐之庇，其爱育儿乎？”大溜曰：“吾不往县中，小溜几无食矣；时数如斯，何可不信？”蠋生因劝二溜曰：“二君昔有救溺之恩，仆敢不敦荐贤之谊。指挥将有事于海，荷戈殁者，往往不足以推赤心。固将召募乡勇，且耕且渔，或饵贼以财，或授贼以刃，或诱之聚而受歼，或乘其乱而尽斩，皆非其人莫与属也。二君即不图富贵，宁长没姓名乎？”小溜忻然曰：“亦诚有志，岂昧愚忠？实恐为大僚节制，进退不得自由耳。”大溜曰：“有事则以头颅寄长官，无事则乞骸骨还乡里。进退绰然，庶无顾虑。”蠋生曰：“真英杰

语！仆当力白于指挥，如约可乎？”

于后指挥自柘林归，劳蠋生曰：“以拥肿数舟之卒徒，弹丸一城之老弱，击走数百贼，先生可谓能兵者矣。吾在柘林，发矢穿三贼胸，夺刀馘一贼首，众卒踊跃大呼，争欲贾勇，岂能斗智者哉！”蠋生曰：“来窥新城者，传为海南人，系黄金标之徒黑鱼头，一名老鲁。先以盐艘柁师犯法，当毙木下。渡海时，以计投水遁逃。导东倭，通交趾，前传倭寇数十艘，非真倭也，即其虚张之名号耳。县尹执讯之渠，即黑鱼头前部白獭儿，虽有酷法炙之，然彼中虚实，宁受烹而不言也。吾将因小溜之舅邬郁往还贼中，探取事机，使大溜伪为闽贾，载海物如被劫，已失其六七者，前行遇贼，掠其余，即呈身乞与为用。又使小溜伪掠广州蛋人女，及潮州契童，云将献交帅者，贼喜必竞取之，而啖小溜以为盗，则从之。潜令男女行反间，致淫者自相贼。得此三伏，公以千人，配飞舰二十，出五百里外备之。内外相薄，此贼不尽杀不止也。”指挥抚掌曰：“先生计诚奥妙，但二溜既入我药笼中，可得其死力，邬郁为人劫去，何自驱策之？”蠋生曰：“邬诚贼中出入者也，故前累小溜，托为人劫去，不欲自奔耳。独小溜能招之使来，但授计于甥，以达其舅，成功而返，初不必执戟帐前。”指挥从其策。上书节度使云：

甲子左卫指挥使甘鼎，为密陈剿贼方略事。前者筑城事蒞，所有协济屯粮，分添守具，及招呼士兵，借用民艇，一切趲办章程，已稟请飭行，均奉批报可。职等誓竭股肱之力，图收鳞爪之才，礼聘幕士桑扈。八闽之英，一篲为俊。专精于天官仪象，研练则海藏图形。兵法能化腐为奇；军行善以少击众。金汤设险，伏五花八门之机；水陆扬威，

成一月三捷之绩。请授以从事勋衔，俾参幄务，新募乡勇，常越沙明。都鄙之民，鱼虾为侣，无人知则辍耕太息；为国用而入水不濡。咸砺齿于同仇，即丧元无异志。请署为队长，俾作游兵，遥设伏以诱蛟涎，若诈降而探虎穴。又有贼中之佼邬郁者，宥其罪，而使归命投诚，伺贼情，不妨非时来告。职自以千人巡洋，无庸各路举燧，功以畀之群力，罚先施乎一身。谨受责成，颇无疑虑。年月日。职谨状如律令。

书上，节度使遍示群僚云：“海上有此君，省中无其匹矣。”手批数十行，额庆无双士，虚怀起敬，拭目观成。指挥告蠋生及二溜云：“我虽运用如是，未识贼中何以应之。苟其移步换形，未可胶柱调瑟。”蠋生叹息曰：“古时输攻墨守，如弈棋高手，适得对垒，彼此俱在算中，局无一定，变有万端。公深明变通之义，方不是赵奢之子，空展遗书；亦非如诸葛参军，故违节制。谈兵真不易易！”二溜曰：“吾徒只知奉令而已，请分途而出，各秘锦囊，虑变自在中权，不须侧耳。愿驰羽檄，从海燕衔来，欲报蜡书。以钓筒浮至，何如？”指挥许之，遂依计去。

越数日，忽汲水卒告急曰：“城西北有两泉，供一城爨。今早泉水色臭俱恶，有言盗置毒物者。居民汹汹，议徙远村落，若何而可？”蠋生曰：“谁为置毒物之说，可亟捕得，杖于市而逐之。示居民无往汲毒泉，城中自觅汲处。惟视吾指点，掘四井，今日必及泉。”指挥曰：“何以知其速也？”蠋生曰：“凿井宜用参日，以猿为水母也，今日是矣。”一卒曰：“中央龙井，不可以汲乎？”蠋生曰：“甘泉变为毒泉，岂龙意不知天意？往汲焉必不得水。”指挥亦未之信，请试之。未几，来报云：“汲水之桶，入井则

底脱矣，三易皆然，”指挥大骇。蠋生偕卒数人，携锺视城内，果得四处。鸠工掘之，凡三时，而东一井先得泉，城中夕炊无患矣。以次皆穿透。惟北一井视他处掘深两倍，而泉不上涌；又土脉转柔膩，掘者无艰苦态。指挥请易地，蠋生曰：“舍此更无井，此井无泉，不解何异，吾将自窥之。”倏尔，井中人出告云：“井旁有一穴，四围皆石砌，请烛之。”蠋生忻然，命携炬自缒而下。良久，捧一筐出，又下，凡三得筐。命掘者就石围东北隅凿之，必得泉水。既而泉果大至，较三井更甘美。以筐呈指挥，似泥而坚，似木而润，拟以骨角玉石之物，又浑沦无痕迹之可寻也。块然其质，宝莫能名。指挥乃与蠋生焚香而祝之曰：

混元始开，神物胚胎。神井既鉴，幽光喷薄。何方地祇，掩是瑰奇。我告真宰，发之无罪。

祝毕，三筐自裂缝，启之，惟高丽纸实其中，何止千百片。蠋生曰：“是必有异。”复持纸叩首谢。屏人退去，自取西洋显微镜，就日中照之。每纸数十行，皆史籀小篆，字不及蝇头，殆蚊脚耳。非谛视不能见，盖其先用龟溺书之。其书凡二十卷，每行得数百字，题曰“彻土作稼之文，归墟野臯氏画”。又一筐为“天人图”，题曰“眼藏须弥僧道作”。又一筐为方书，题曰“六子携持极老人口授”。蠋生谓指挥曰：“此书明明授我主宾矣，何言之，彻土桑也，作稼甘也！”再叩首谢。细视其筐，即高丽纸以漆涂之，既已开视，则筐皆轻如无物，真仙制也。指挥谋于蠋生，营龕于密室置之。行则藏枕中，有所求发明，则拜而同启视。两人大悦，闻庭中鼓声，指挥出公廨坐，一浴汗卒跪陈云。贼攻神泉。副指挥出走东南诸港，此时又警至矣。”

发书陈筐自当年，秘笈谁翻甲子前。

为有神灵开绝学，于无字句得真詮。
一生病酒吾衰也，五夜谈兵士粲然。
剑指火星休落地，光垂薄海净戈鋌。

受父先生詮曰：

“甲子城，在今惠州府陆丰县，属之东南隅，实则作者自言性道也。”

甲子，天行也。城则人之受范围于帝王，以仰承天宠者。盖台垣垂象于天，下土因之造城郭，以人合天，是甲子为天之所生我，而甲子城为天之所成我。夫岂不根，而能解事。

天开地辟而人以生，其间动静云为不过六十年、六十月、六十日、六十时耳。一时之内，而欲明阴洞阳，以迄乎一日一月一年。由一而推之于十二，由十二而推之于五倍为六十。其理其数，非若列星之东井，下壤之井田，条分而缕析之，则夫四生六道之丽于阴，三纲五常之丽于阳，知之而不能言，言之而不及精详矣。故井之时义，于甲子城尤宜深切著明者也。

为高为下，必有所因，井则无所因矣。大禹乘四载随山奠川，智者行无所事，不闻施穿凿之力于一井。其道横而致之，竖则非法，掘井之难，人力所通，而厚地不居其功，高天亦不禁其取。掘之用，粗之则凿死乎混沌，精之则思通夫鬼神。盖作者深穷奥窔，为困勉人标一竖而致之之功，谓之掘井。

甲子即书也。无书，则先甲之辛金铸物，而不如甲木能生；后甲之丁火灼物，而不如甲木能长。自亨利而至于

贞下之起元，非甲寅属？且寅生人而不及辟地，丑辟地而不及开天。由太始而推极之至于无始，非子奚属，干支之蕴，将何所发明乎！

夫书，妙万有而为言，括三才而无体。乃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中不在人，而收纳之于甲子城中央之井中，则奇之不欲传也，于掘井而知之矣。书或浮露，势必为六丁所追，霹雳所毁。岂以元嘿至真，渊涵不测者而遭斯厄运，为千古痛心之文哉！

昌黎云：易奇而法，有法为奇之圣，无法为奇之神。《易》所谓法者，以其有象言之；学《易》所谓奇者，以其非有象言之。是书参伍错综，奇处正在无法。苟其人非神明于《易》象者，固不欲丐其奇书之目也。

书不奇，不可以言得。得之，则以总部书为三才之表章，以零星书为万有之消纳，以有字书存六合之音容；以无字书还毫芒之权量。奇书既得，天心泰矣，帝道咸矣。若曰：“行道而有得于心，德之致也。”

蟬史卷之二

庚申日移碑逢怪物

天齐太乙，因求福以降神；庆忌于螭，待呼名而执役。

彼看碑于没字，耻落秦阬；兹玩物以有情，荣修禹鼎。

指挥顾蠋生曰：“先生策之若何？”蠋生曰：“此别寇，非黑鱼头党也；其败倭之余烬乎？公不宜出援，惟静以制动。且吾闻神泉之兵，多揖盗者。安知非虚声吆喝，以逐其主兵乎？”指挥曰：“吾诚不忍斥言！副卫利君，故石龙乡人。闻其出洋会哨，遇贼未尝接战。所率三部之众，勇者耻之，怯者怜之；为人所狎视久矣。其兵不胜而骄，不贫而怨；民畏之如虎，贼戏之如儿。连年无一矢之庸，累举失片帆之利，则军政可知也。然拥重兵而不一援，贼至可乘其疲，贼不至转失吾势矣。”

蠋生曰：“近日倭中多用腹里人，略不厌诈，吾一出，贼必伪遁。俟吾归，潜蹑吾后，不为之备，军必溃。即为之备，劳无功。若严兵以待之，贼自退入海，不敢久驻。公速往神泉，捕倒戈之乱卒，而呈投帻之懦夫。是清源之举也。”指挥悟，呼浴汗卒来讯，已走匿不知所之。盖贼知指挥善战，故攻神泉以诱之，使援于隘口，分两路蹙之，志在全胜。来报之卒，为贼给指挥者也。谓奇计已成，诡踪遂隐。指挥乃练兵于讲武场。明给坐粮，暗实行囊。

二日后，闻贼解去，即疾驰至神泉。利副卫亦返其舍。指

挥责曰：“贼未攻汝，而辄走者何耶？”利皇然答曰：“求庇新城耳！”指挥曰：“吾待汝两日，胡不来？”利又答曰：“无颜入帐下，暂羁于村。”指挥大笑而不复诘，坐不移时，左右拥七叛卒至。搜其家，得贼中伪符敕；视其臂，各贴敷药纸。揭去濯之，字如刺绣。指挥怒曰：“此内讧之蠹贼也！事起于何年？术行有几任？”皆大声曰：“军食少，不得存活。遂激而为此，增外粮，聊救一家之饥。引内扰，罔知一路之哭。彼计至今日而败，伪官在利君之前。”指挥命缚以送县，而呈揭利某云：

窃见辖神泉所副指挥使利达者，本以游民，冒为打手，擢汛弁。则借鱼盐之润；领舟师，而蒙岛屿之羞。戎伏莽以焉知，火焚居而不戒；徒惜见危之命，总无防患之心。国其安赖此臣，士孰与之伍。某日时，倭之余孽，境入无人，该所官，识后知难，身先亡命。无能招其部曲，即已遁于山阿。缘其耳目无官，掣肘有贰心之贼。是以门庭致寇，解围艰一旅之师。未可恕留，亟宜提勘。倘属员仍膺阍寄，事可寒心。惟叛卒已具爰书，罪均擢发。职谨揭。

节度使阅揭帖，大叱咤。呼军将曰：“为吾将佩刀，决利达首来！”左右皆震悚。一判官进曰：“前此坐堂皇者，每闻海警，自矢不戮一人。今阁下立法之初，兵枢转关，是用重典，真节钺事也。更有请者，磔其叛徒于故处，而械主兵于广州城门，以令海滨之不职者。苟人人知奋，回心革面，以赎不赦之诛，则此囚亦鞭而释之，无使一人独就死地。若竟无创惩，若草木之芟夷蕴崇，重典行而乱国治矣！乞裁度焉。”节度使默然久之，曰：“诚然，且从君议。”遂优礼谢指挥。令兼辖神泉，会同遁州刺史，寸斩七叛卒于神泉所。逮利达至省中，荷械坐城门下，观者

如堵，不尽揶揄。或曰：“此捕贼未能，而诡为聋瞽者也。闻械重百觔，真能负大任者欤。”或曰：“彼食饷不足，而有外心。行当沥血祭纛神，碎肉饲癞狗耳。谓此君之头，宜木而不宜金。吾且未信。”利达大呼曰：“玩国法者不独我，我先受其诛，处置早十年，盗犹可已。我之同类，尚有罚不及死者。今已矣，东西江之木，不足为械；新旧城之门，尽堪悬首。悲哉！”因泣下。城门逻卒，殆无不胆色俱战者。节度使乃为告诫文，刻木榜置戟门左云：

节制岭南诸道，佩五印，两上方剑，陇西公谕各路都督水陆指挥，及有守土责者知之：将领不可以木偶为也；职官不可以萍踪聚也。曾统千百人，不知其痛痒。谓之木偶，徒为升斗计。无志于公忠，谓之萍踪，同病而不相怜，依古然矣。然苗莠粟秕，要非钁于前，簸于后，无以清帝廩，肃神仓也。今天下虽承平既久，大圣人则惕厉方新，命吾训诲尔曹，胪列科条，非泛论矣。

一、各镇官皆海隅鳌足，阁上龙头，应无颓废之虞。

且有猷为可采。凡弁兵无犯法，寇盗尽销声者，上考，亟请于朝。锡蟒玉。

各镇官从无建白，谨守戎行，弁不害民；兵无缺额，遇有盗寇，随时剿捕。虽不能尽，亦未敢纵奸者，中考。免岁察。

各镇官昧于大体，颇涉骄矜，不恤人言；竟荒禽色，以致毛贼横行，卒无斗志者。下考，付戏下问状。请内察。

各镇官恃其勋阶，虎视一方，求金索赂，以饱贪壑，貔貅侧目，时见逃亡，又复讳言窃发，粉饰苞桑者，随时请逮

治。稍轻者，即依利达法处置。重则与众弃之。

一、各军卫官，不能缉盗，何至为盗？不能练兵，何至纵兵？其本辖无失事地方，遇邻境奸匪，多方堵拿，勿使蔓延者。上赏，擢不次。

各军卫官守御界口，偶有失事，觅盗踪，求盗引，与士卒均劳者，中赏。依次擢用。

各军卫官于水陆防御事宜，不能先事熟筹，遇盗发不敢退避，间有斩获者，下赏。予金帛。

各军卫官如敢偷安旷职，纵兵为害，与盗为缘者，兵则寸磔，照神泉叛卒例，官下狱治罪。如与兵同恶共济者，以上方剑刑之，悬级纛下。

一、郡县官吏，遇地方盗起，及海贼来犯，多备粮饷以支借镇卫，宁滥无缺，以责成功。事平，报台核实给放。如有心刻削，及任意迟违，致将士嗷嗷，藉词无力擒御者。以坐失机事论罪。

凡兵将纪功不一端，抵罪亦非一节，择其较著者，晓谕尔曹，尚其敬而听之。年月日，节台榜。

告诫三日后，忽有人夜书于榜尾云：

吾视此城，危于累卵；吾视此城之官，乐于处堂。白云（山名）崔嵬，白鹤（滩名）飞回。悠悠山川，何处埋君骨哉！

厥明，门者以告。节度使方集僚吏，计擒妖言者。堂上下正喧阗时，一乡民跪言于军将云：“是某所书者，乞入白。”拥之入幕府。其人请屏左右。即陈云：“某农人，昨将寝，忽金甲神附身，自携炬涂抹之。某实不识丁也。今晨，又遇矮道人，出一帖授某，某命转呈进。”节度使览之，乃隐语也：

老牛莫倔强，顷刻猪婆相。火作丹楼十千丈，三口平吞广利王。三弓救取海和尚；苦无量，酸无量，尝到甜来猪腹胀。

节度使诘以矮道人所在，答云：“彼将为国师矣；岂能为汝召之即来。且云髭雾鬣，未定何山之巅，何水之湄矣。”节度使勃然曰：“妖民也！”命杖之，腰间悬一纸。书三句云：

陇西公，不可打村翁，打之万里行湟中。

词意唐突，益震怒。急呼重杖。刑将及而人已杳矣。满庭错愕。门卒来报曰：“乡人委蛇出门，云奉命侦贼情，果有是事否？”节度使曰：“此人未必为妖，或矮道人之诮张也。然姑置之，毋惑远听。”适参议区星入见，以前后妖惑状示之。参议瞿然曰：“下官亦有秘陈之说，得毋暗合乎！”节度使引入小阁语，即蹙额曰：“粤事孔棘，节相欲无恙耶！”节度使诤曰：“实苦不知！”参议曰：“相公闻近日有广州王否？”因促膝耳语曰：“比南海之鄙，石湾村人告变；言其乡之猾，杀人多矣。村人之父兄辈，被猾害者五人，皆隐忍不敢言也。将有言而颈骨断者，亦不止其一乡人；此人则尤号惨痛心耳。下官深夜，独听其词，贼已私署伪官，聚糗粮数十家，可供几万人食。仿吾军中器械，无不精缮。阴谋已成，乌合者无论矣。死党殆不止千人，又奉一幻术者，出入神鬼。惟彼见人，人自不见。故贼亦善遁。”节度使微叩贼姓名。参议以笔书曰：“自署广州王者，今为邝天龙。似有慕乎刘龚之更名，本何姓，故广西蛮也，已成之羽翼，垂十五年。闻术人阴为画策，搏泥作土牛，喝使行走，喷水画七猪。咒之，自壁间下地，期以巳年辰月庚申日，牛与猪生活。始遂逆谋，斯又得之于卖卜人。下官留心三月于兹矣。乃今端倪已露，

正欲稟白，不虞讹言之来，牛与猪忽相映射。虽然，太白化小儿为谣言，未必时人能解，大都此邦机杼，断非从容坐论之时。下官请分八路掩捕之，倘巍峨百雉，不陷劫灰，事或有济耳。”节度使涕泣谢之。参议去后，朝廷有使命至，以陇西公前年按闽狱，事涉暧昧，左迁凉州都督，竟有玉门之行。参议往问，节度使怅然曰：“前者妖言验矣！此行非湟中乎？公宜努力戡乱，无徒怨别离也。”参议退而大悟曰：“柎亭节相之贬，其定数乎？然后来者必赅圉中丞也。两君之号，以亥代丑；正如讹言牛化为猪，是又非贼中所喝咒之二畜。然下数句，久亦必验，第无从预测之。”时贼焰既长，贼锋弥敛。卖卜人谓参议曰：“天龙之党娄万赤者，先为楚麻阳人，幼得奇疾，入大西山书穴，遇侯老人，传以离朱生遁之术，炼形于火，禁咒鳞虫。始入五溪蛮中构乱，其酋颇疑忌。亡归粤峤，说天龙而辅翊之，即曩所谓幻术人也。尝以妖火护天龙，变化万态，煽惑数乡人，云彼以火得道，天龙应火德者也。有中原宰士陆无伦进谒，大倾倒，愿任驰驱，万赤言于天龙，署伪通岛使。直不揣鱼游釜中，妄思剑倚天外矣。”参议曰：“夫制贼之方，固宜多多益善。亦乘其偃伏时，先据头地也。”乃授策八路：郡二，县五，巡检一。日暗练乡兵，无求武人卫。私布赏信，先从富室谋，早晚得急羽，即入剿。又恐海帆交结，以西南隅属海尚两都督备交；以东一隅属甘指挥备倭，密书一昼夜，达甲子城。指挥谓蠋生曰：“陇西公有廊清之志，又解印西行，百城之忧，非特三沐之感也。邝贼何如之梟獍？敢发难自取湛族，而害此一方民耶！”蠋生曰：“请展彻土作稼之文可耳。”与指挥同拜手展绎其篆云：

岁大荒落月行龙，孽龙斗禺山神；子夜则起，申晚而

灭，甲部遥分龙一爪。

蠋生曰：“橈枪别浮之光，不箭射将自堕也。区参议必能办此贼。然备倭之事，不以畀镇官而责成本卫，知真倭假倭，消长存亡，系于君之赤手。吾谓真倭前攻神泉，被吾伐谋诛其内应，必不敢再犯。致有损摧，应邗城之招致者，必伪倭黑鱼头也。二溜蜡书来，君可定行期矣！”指挥曰：“然则君自守新辖之神泉，吾有师期，必使走告！”蠋生慨然去。

是夜，渔人有以钓筒献者。指挥命以饼金犒，携筒秘室劈之，得小溜蜡书云：

沙明密达：邬郁于某日，持倭所给令矢，投老鲁帅艇。老鲁始犹疑其两端，别艇候调。前月尽夜，老鲁呼郁密语，邗天龙以檄来召，连兵致扰，有合乎纵横之机。但未略一舍，未踞一垣，妄自尊大，即拥伪号，恐妖由人兴者，火还自焚也。子为我覘之，王者自有规模，元勋亦殊气象，果有异焉者乎！与其事定而识海水，验东风，不如应之于先，遥结与国矣。否则第然诺之，仍自为计，岂无端受黠蛮役也。郁承命去石湾乡中，以报使礼见邗。其人赤色帔服如火官，词意甚倨，旁一高座，号娄仙，亦服饰如火官之相。幕中悬画幅，题曰：“倒海图”。娄仙谓郁云：“诸岛之人情向背，吾于此图得之。岛长之年将岁君，亦存此图之水盂内。尔老鲁戈船起海东久矣。欲见其状乎？”就画幅中手探一盂，贮水过盂面而不泛溢。令郁就视之，见黑鱼头坐盂底，两手反接状，郁大惊色变，娄仙笑曰：“彼不来助吾王，吾就盂中擒出耳。可亟归告，”郁乃疾还岛中。陈所见语。老鲁大恐，西望遥拜，将率轻舟犯虎门应之；又郁在邗贼帐

下，闻其党私喜曰：“新节制未来，而区参议被吾娄仙咒将死，死则大城唾手得矣。尔公尔侯，能不兴之暴耶！”邬郁所探如是，老鲁将出。故明所受策；虽购得其人，事尚未行也。常越亦潜估客船，静以待命。月日时明飞达。

指挥寻思贼计若行，参议必不可活，惜无人识其术而力破之。斯时更仆致辞，恐天夺卧虎之速矣。而肆索枯鱼曷为哉！漏下三鼓，搔首出帐中，仰见星斗，叹曰：“图贼之才，自应星象。区君岂虚有其名乎？”忽有声从北方来，似爆竹溅水落帐前，有光浸眉宇，指挥惊曰：“星变矣，区君安得生！”光四散，移时方熄。墙阴觉有著木屐前者。视之，人仅四尺余，屐高一尺许。指挥掣剑呼曰：“魅莫侵我！”其人鼓掌笑曰：“使君畏魅欤，抑畏星欤！”指挥曰：“星变如是，宜若辈之瞰人也！”其人曰：“使君果高明，应识我，无疑为鬼。”指挥曰：“汝何人斯，肥臃而短，前以妖言进陇西公者，非汝乎？”其人曰：“我固矮道人也。先在广，变形为乡民谒节相，将有所白。节相目为妖而杖之，我始隐去，亦知邝贼终发，刀劫焉逃；区参议托志忠雅，为贼所算。故以今夕借天汉白榆星代之死。榆星落，枢星存矣。然区恹恹待尽，我不往，咒未可解也，因使君与区同患，故来相诣，且求一荐书去，使书生不疑，吾道可展。”指挥审视良久，恍然曰：“记君于二十年前，曾在辽海沙碛拯吾；吾叩姓名，以李长脚告。时方颀然，今何为而促缩无所长也。是二是一，吾转惑焉？”其人曰：“始我学道未成而为盗，脱君难后，以跳长城窟，为山神刖，匍匐寻本师，就残体易矮形，凡入山十年而道成。本师命出世扫邪魔，扶忠义，当完阳九之数，功未及半，心实黽皇，幸迫我以时，责我以事，道心亦云慰矣。”指挥乃延入内，亟

为书云：

鼎白：石湾贼不久当败。然生心之虫，伺影之蛾，有不可知，最难料者也。来矮道人者，明阴洞阳，遣为君治疾，乞秘之室中，必能宣力，以术破术，其亡不亡，而国而家幸甚。

矮道人去后，指挥将以舟师援虎门。蠋生使人告曰：“从事谓不宜离新城，早晚老鲁必至。”指挥以沙小溜书示之，使人云：“从事知邝贼必通老鲁，两恶易合，亦必助之矣。然知我师集虎门而暗袭甲子，又持虚之策也，请伏崎石港待之，彼遇伏而遁，我乃纵兵出击，亦可以破其鬼胆矣！”指挥曰：“桑君真胜我一筹，谨如教！”遂率兵往崎石港设伏。

三日，贼竟不至，指挥疑，令谍之。返报曰：“老鲁以便道趋汕尾，碣石中卫张指挥以三百人迎战不利，群贼驾舟入礁门，见山头一道士作鹤声指贼艇者三，即触石碎。老鲁与十人棹三板船逸去。故不敢东下。”指挥曰：“殆又李长脚立一功矣！”撤兵还新城。而蠋生先一夕自神泉返，指挥告以老鲁东犯，途中为矮道人呼风破之。故免于崎石港之战。蠋生曰：“矮道人之名，吾在闽中耳之久矣；不助他将，而沾沾为一张中卫解围，何取乎尔？”指挥曰：“不然，道人识吾时，恃其金刚禅。入于辟支果，虽幻五里之雾，终驱四山之风，遭刖以来，皈依于正，固将尽僭军之将，而咸与图存。阴行善事，斯为阴功，道得于心，斯为道德；虽恇怯十倍于张公者，犹将只手扶之也。不惟其人，惟其绩，所谓神通矣。旬日间，闻区参议济师，即道人得志之期耳。”蠋生以手加额曰：“公少遇异人，都非凡骨，以其能事，协助邦家。古称云兴四岳，霖雨自天者，此其一时也；可不贺耶。”

忽门卒报有女子愿入广州，灭贼自效。指挥命入见，此女羽衣玉佩，水色云容，出一笺呈览云：

儿紫府仙家，丹山凤胄。水晶宫里，惟小相怜；云母帐前，以娇自贍。念劬劳之龙伯，膺保抱于蛟人。女不患其化离，翁尚欢夫鬻铄。乃者火妖为乱，诅祝及乎鳞虫；因之泉吏告凶，逋逃嗟我介士。是用忘其螳臂，无庸畏彼虎须。将命高堂，愿言夙驾，蛟螭有众，谨隶节麾。珠羽之流，甘当旗鼓。期门靖献，真不虞其火攻；大纛因依，庶将灭此朝食。

指挥曰：“神女适从何来？义师遽集于此，只恐逐天兵之队，无能扬水部之鑣，稍隔幽明，难同纪律耳！”女蹙然曰：“石湾邪师恃其恶焰，咒阴火而驱毒龙，国中居民被其沸羹，无不痛心疾首。身是龙女，请于君父，挈练卒百人，自新城中央井中飞出，俱愿潜踪幕下，同指仇方。谨以名册进呈，惟祈籍入军伍，呼之应变，必著成劳。儿自能隐形，无不堪供驱使者也。”指挥诺之。女出百人名册以献，即已不见。指挥与蠋生计：“君为吾城守旬余，吾自率劲兵五十名，驾数渔艇直捣石湾。待龙女成功可乎？”蠋生赞曰：“斯脱兔之用也，神乎神乎！”指挥将行，新节制传檄至云：

兼岭南节制，御史中丞，檄甘指挥遵行。参议区星，病中力荐该卫官，戎韬素著。舰绩时勤。兹有斩木揭竿之虞，尔其偃旗息鼓而至。倚任非一，踟蹰至三，便速赴援，勿稽来会。某夜四十刻插羽。

蠋生曰：“公此行天时人事，适逢其会，龙女来助，良有以也。”指挥乃令两裨将协桑从事居守，自以五十人裹十日粮，驾

渔艇西上。至广州城下，区星已遣健步俟于坝，迎入计事。指挥密呼龙女云：“汝等百人于何隐形，吾入区参议厅事，能相从否？”闻女答曰：“儿隐于明公之佩囊中，所率百人，隐形于战卒五十人之身，以两化附一神也。与参议谈，只须明公一人去，儿将因以助矮道人焉。”指挥入，参议尚卧疾。就榻前问讯，参议曰：“事棘矣！病殆矣！治疾之道人，前夜为盗所杀，丧其首，无从觅得之。因附耳言：石湾贼闻以今日起事，君盍探乎？”指挥曰：“第不知今日地支，可是子否？”参议曰：“壬子也。”指挥曰：“可遣诸路进剿，亦以今日。但矮道人无首处，吾当验之。”参议命从者引之去，则别居一量笏地，道人躯坐于床，而首断处不见血。指挥命从者出，呼龙女曰：“所以助之如何？”闻女答曰：“妾万赤咒区参议不死，而矮道人至。先以所著木屐化山楼，置参议游魂于其上，万赤吐火焚山楼；楼下一长剑出刺万赤腹。腹破裂，胸中火散地，尽为水银，盖剑即水银所成，道人之术，诚超超矣。万赤怒，以帛束腹，与斗于白云山头，役使火蛤蚧结队刺面目。道人呼李左车挟十二雹弹丸击之，其虫毙。一弹丸入万赤左目，碎其珠。万赤败走，道人返丈室趺坐，将运神，首忽自落，是万赤遣鬼母以元阴池真铅刀斫之。而坎瘁于白鹤滩上，道人无恙，明公勿忧，儿自去捧首归耳。”

指挥大骇，即反阖其户而出。夜分，梦与龙女赴白鹤滩，索道人头不得，恸哭几绝。则见道人之躯，自远沙而至，腹中语曰：“无哭无哭，我自将头续。”就水中捞出一鼋头戴之。指挥曰：“非非！”龙女曰：“是是！”互争辩而醒。闻龙女言曰：“道人首即鼋也！”道人大笑而入曰：“道人元无首也！”稽首谢龙女。指挥喜，还告参议：“矮道人未尝死。”参议跃而起曰：“吾昨夜

已霍然愈矣。”道人亦至。谓参议曰：“君可分兵捣石湾，指挥自以渔艇去，吾以庚申夜，候捷音耳。”即走入室中不复出。参议送指挥去，乃调八路剿贼官，广州木守，端州黄守；各以兵将百人，驻三水县西北两江口，防贼援。南海番禺二县令，率兵役守东西炮台，及海珠寺。顺德、香山、新会三县令，以游兵散役，驻西南各村堡，俟贼至擒斩。五斗司巡检柳皆木，率乡勇进石湾擒贼首。参议自出南门策府兵，合副都督二人守御。中丞则不动声色，日与僚吏纵谈诗古文字，从容坐镇而已。初，柳巡检者，樊人也。尝与少年不良子勾当，区参议计擒之，赏其罪为缉盗使。未三年，以获盗功，请于都台，擢捕职。粤有司咸病之。或曰：是即风诗所云‘无拳无勇，职为乱阶’者也。以乡勇入石湾，邝天龙正率其伪总兵二人，大阅于沙口，见皆木至，喷三昧火灼之。皆木踣地。天龙命缚之，剮其鼻放焉。乡勇多战歿，伪丞相姜万赤突入中丞署，中丞方坐园林赋诗云：

戟门从不戾飞鸢，老去山林得静便。

陆贾高谈应问水，任嚣故事总如烟。

无多旧雨都成梦，有几春风却放颠。

兀坐寸衷平五岳，免教蛮触战愁边。

万赤伪为扫地夫进曰：“相公诗实佳，直恐催租人败意耳！”中丞曰：“汝亦解此中语云耶！”万赤云：“请学步若何？”中丞授纸笔和云：

已见公输制木鸢，腐儒墨守论便便。

帝车欲碾群峰霭，臣节徒临万井烟。

勇亦裹毡随邓吃，狂曾濡笔过张颠。

也知节度非襄样，特与浮楂阅海边。

万赤和诗毕，牵中丞去海上，果一舟檣澳口，有渔人大呼曰：相公不可入艇，此石湾妖人娄万赤也。岂扫地夫耶！”中丞如梦醒。万赤怒，以掌中雷劈，渔人但张口如吞咽状，竟无所损。惟笑曰：“雷而不往，乃非人情。”还震一声，烧万赤须眉殆尽，衣帽俱裂，万赤走入舟去，瞬息舟亦无有。渔人谓中丞曰：“民苟迟至须臾，相公必遭毒手。”中丞感之，问姓名，答云：“只询区参议便相识。”袖中丞手曰：“起还署，是处离东门已三十里矣。”中丞从之，若御风行。入园林赋诗处，则见一僵卧人即其身也。先行海上者，殆精魂焉。渔人引手推堕其魂，始欠伸而苏，渔人不见。中丞急召参议入，示以妖人所和诗，并魂游诸幻境。且述渔人语。参议曰：“必矮道人矣。请率将吏出节府，视师城上可乎？下官先驱，诸道用命，此贼不足平也！”中丞投袂起，登南门城楼，誓师出涕；适柳巡检以无能被劾来请罪。中丞为之掩鼻。参议曰：“君太卤莽，轻而不整，故有此挫；然亦吾计之疏也。”遣医者补治其鼻，得少皮肉虽内陷，胜于掘穴者矣。参议以中丞令，檄甘指挥进捣。初，石湾贼党，大半胁从。参议问左右曰：“郡中人有能入贼中，挟饼金以赂贼党者乎？”左右曰：“曹镇，郡之名捕也，只其人可任使。”遣曹至受密计，携三千枚饼金入贼中。有邝天龙之妖童渠灌儿者，年十六，为天龙所狎，其父兄皆被害，忍而遭淫，实未尝须臾忘报也。是儿有力善斗，火攻之术，亦受之娄仙。是时曹镇伪为投纳者，入见邝之两伪将曰：“大王事成，君等皆公侯矣。亦提携曹某否耶？”两人曰：“汝常在广州，扬言擒吾辈如捕鼠者；今竟何如，抑别有诈也？”镇曰：“我将以全家为托，各馈五百枚，何言诈也。”即分送其物。两人曰：“陈于大王乎？或拜赐而嘿嘿乎？”镇曰：

“嘿乃甚善！陈则令大王疑，但得寄居所。当续有所进。”两人喜，置之密室中。

一日邝与娄计事，灌儿出视二将，忽闻别室中小语，往窥之，见僂言者复有野客。闯然入谓二将曰：“彼何为者，公等有外交耶？”二将遽窘促不能答。镇故机警，即大声曰：“轩轩霞举，得非反颜事仇之渠郎！”灌儿诧曰：“尔何以知吾而詈之也。”镇曰：“揭日月之仇，无人不愤；夺风云之色，望气可知。我犯难此来，为保全几片美玉，毋使与顽石同焚耳。曹捕长大名，广州小儿，闻声不敢啼哭。君等终为贼徒，则请缚吾；终为壮士，则盍从吾？”二将曰：“从之若何？”镇曰：“便缚渠郎。”灌儿大恟曰：“小子为无口匏久矣。椎心泣血，不死有待也。亦惟捕长之命是从耳，何为缚乎。”镇曰：“苟如是，吾亦以五百枚压惊，有事共议，泄漏者将吾头去。”于是灌儿与二将，皆啣臂出血盟曰：“苟不听捕长驱策者，遭神殛。”各泣拜而退。时距起事日，已自壬及戊矣。甘指挥率五十人持短兵入，娄万赤以火军三百人迎敌，衣帽皆赤，呼声若鬼车。五十人接战，如入燎原也。龙女暗谓：“指挥急退至河上，吾命所部克之。”指挥令曰：“贼火方炽，其速退！”五十人轰然出走。万赤以剑指曰：“弟子辈可擒甘鼎来，为区星断臂。”群贼鼓噪，追至河滨，风雷怒生，五十人胁下各露鳞爪物二，激水沃火军，奄然俱倒地，短兵并起尽戮之。万赤袖出一物如熏笼，罩指挥首。指挥一举手，飞大珠如龙眼，穿万赤脰，熏笼自解脱。万赤卧地咒曰：

昆仑火灵，赐吾火精。火中秘阴，水族之金。潜不来助，灵官震怒。釜底添火，游鱼孰躲。

咒毕。五十人胁下鳞爪物一时都灭，三百头颅中，有自跳

擲者。万赤亦起，持剑来刺。指挥将与战，闻空中有嚶语咒云：

神龙水生水龙木，龙火能烧鬼火腹。

一妖出头祸万族，一妖悬头炯万目。

有白练裙自空下，是龙女缚妖之物。万赤化雌霓遁去。指挥入贼巢，则邝贼已为渠灌儿所擒，两伪将违曹镇约，将以兵救，霹雳起天半，俱击死。——是矮道人坐鸱尾上作法诛之，应其誓言也。贼众窜西南者，多被擒斩。三水贼援，亦为两守所率兵将败走。最先犯东西炮台者，皆歼焉。指挥凯旋，则庚申日早也。参议请于中丞，献俘南门阙。临刑，邝贼叹曰：“吾杀人也多矣，有不亡之广州王乎？”灌儿在旁詈曰：“贼以土狗，伪称天龙，烬人之庐，夷人之墓。离我父兄，坼我家室。淫凶以族，劫杀为墟。发上指而罪纪天庭，心中焚而冤连地轴。幸垂死之孤儿，受成谋于捕盗。假陈兵谏，潜用火攻，以妖治妖，不缚自缚。今将寸磔，早欲分羹，三十里之鼓鼙，行堪洗耳；四千家之膏血，胡勿燃脐。”监刑者为木守。令灌儿戴花引巨觥，以扬其擒贼之功。曹镇亦次赏。然后割天龙肉，仇家啖之立尽。首令南门，两手钉左右两都督门外，两足分遣送碣石甲子二卫城。钉于堞。从贼斩首者十人，减死戍远方者三十六人。论功，中丞请于朝，以甘鼎擢镇抚，区星擢右布政，文武升赏有差。是夜，矮道人吐火烧石湾，将伺娄万赤，见伪帐前有碑巖然，视其文，为将军冯盎建。盎故冼夫人孙也。道人以剑画地，碑自移去二十步，更掘视，碑下忽黑烟万缕冲出，见一物首六翼四，手三足一而十趾。道人掷剑化匹帛裹之，物鼓翼飞去。适参议来召，道人怅惘还省中。

蚩氓何事揭竿行，武将文臣奠太平。

纵使黄巾俱败死，岂容黑閼稍偷生。
仙人掌上无磷火，龙女胸中有甲兵。
怪怪奇奇书不尽，看予揽轡志澄清。

雨谷道人诮曰：

庚申比甲子长四千支，老金始从革以作辛焉。生壬男癸女之水，实茁甲木，是庚为甲之大父，而甲其孙枝也。猿猴啸天阊以呼天鸡，致二犬三豕之物，偕来鼠子。是申于子为贵族，而子其细民也。甲子城而继之以庚申日，若言先甲三日辛也；辛为金之仲，实本于庚为金之伯也。且城历岁时而崩圯，日无岁时之不流行，殆穷源而著始者欤。

道家守庚申日，以是日也，三尸神以人之恶，陈达帝庭，则罚或及之。故不寐以守其神，久之乘夜逸出，运心鉴为意剑斩之。斯彼神死而吾神生，然非存养之功，一刹那间，鲜不失守者矣！史中先著甲子城，示立命之亟，次著庚申日，示闲邪之难。

书为先天之符，碑则后天之象；书与碑俱开辟于夏禹洛书之后，厥有岫嵎碑。然书真而碑伪。伪者并不能废，真者庶几仅存。碑之奇略同于书矣。书与碑分显晦于秦皇，焚书以还，乃置峯山碑。然书仍出而碑复焚，焚者失其真，出者又增其伪，书之奇终胜于碑矣。吾谓甲子城同文之书符先天，主乎常者。庚申日没字之碑象后天，观其变者。

碑何以移？《初学记》曰：“碑以悲往事也！”夫在山者剥于山精；在水者蚀于水母；在宫者宫芜而崩；在庙者庙

易而毀。在衢者几人作歌？在墓者何鬼不哭？若是其悲也。史氏移之，移其悲于古人，则今人不暇自悲，而转为古人悲者无有矣。移其悲于无古无今，则古人而豫今人之悲，与今人而复古人之悲者悉无有矣。夫而后，性命之间，不以悲损，而吾道可成。盖移碑之心，切于迁鼎；移碑之力，大于拔山。蚘蛄既服其神，愚公亦畏其癖也。

碑，植物也；移之者，动物也。物理相感，故物旋萌。碑，志怪者也；移碑，行怪者也。怪形已成，故怪旋起。逢怪物者，物萌于太空，怪起于皇古。而吾以下壤之倮虫。今时之妙识，闯然而逢之，伤无道则以为非人；嗤不祥则以为怪物。非彼之迎吾，吾实逢彼。如《春秋》之义，诸侯相见日遇焉。呜呼！不能远之，乌得逃之。兹之逢也，精之则鬼神之通，约之得禽兽之异。不然，而人化于物，妖由人兴，碑下之怪物，即返于虚无；室中之怪物，自矜其品汇矣。奈何？

书之奇者，乾三三，坤六六，而尽信之书不与焉。物之怪者，阳一君二民，阴二君一民，而资生之物不与焉。自奇书出而盲目腐刑之徒，有所发明，自怪物生而牛首蛇身之相，因而附会。故有书必有物，书不奇者，物不怪也。

蟬史卷之三

忤铜头蚩尤销五兵

逆天者亡，海上之孙恩必败；无德不报，车中之糜竺何伤。嗟小丑之潜形，地难铸错；喜神奸之革面，水可销兵。

时参议与指挥并坐，见道人至，起询以万赤何为尚稽天讨。道人曰：“西南兵劫未完，留彼为点鬼簿之主吏耳。”指挥进见中丞，请立庙白云山头，模龙女像，以为岁时享祀。且勒石书勋，并褒矮道人。中丞曰：“道人龙女之烈，吾固将奏请封号焉。是文非区君不能为也！”参议坐小阁半日，碑词告成，呈稿本于中丞云：

岁次疆圉大荒落，相月庚申日，兼岭南制使御史中丞石珏，率其参议区星，指挥甘鼎，及附垣将吏等，擒石湾贼邝天龙磔之，余党悉平，治典也。先是壬子日，贼变起，妖之傅娄万赤，咒区星将殁，际辽东羽客矮道人，先名李长脚，自北海飞至，借星立命，化楼招魂，为水银剑以遏妖氛，用雷神弹丸以除火蜚。大智慧，极神通，呜呼烁矣！古称灌坛之令，能返邪风；蜀郡之守，力平水怪，尚不足以方斯。洎区星既生，道人无首，为妖所算，国人人自危焉。则有东海龙女，以劲旅百人，附甘鼎之师徒，同修矛戟，隐形入梦，绩首于鼇，辅翊元妙，实与道人同功。既而中丞珏被

惡魔所侵，几乘舟而泛逝。道人又詭迹漁父，援之海濱，避震出震，完神歸庭，虽我生有命，不幸而为巫蛊奪魄者何限？噫其生死人，肉白骨，于我兩人有再造功，而充周此義，全活善類者，奚止什百也哉。及我兵退河上，鼎与五十人甘同焦土，將托沉淵，而龍女所率百人，附众卒以露鱗爪，龍女附鼎以飛大珠，馘斬三百徒，咒驅元惡，不死而遁。延頸待時，又可畏乎其骇人也。夫蔣帝八公，幻草木助謝玄；項王江陽，敵荀兒報蕭琛。庶稱前烈。不聞轉戰之能，从翠羽明珠中來者。龍公弱息，神武照耀。視夫斗朝那而借兵，离洞庭而受牧者，俊杰非其等伦。世所艳稱之夫人城，娘子軍，固宜瞠乎后矣。邛賊初抗天戈，为其仇渠灌兒襲執，惡木不勞仙斧，稊形不待軒鏡也。凡九日而賊灭，誅斬者四百二十級，御魑魅者三十六丑，分道击賊，峙粮不及五百人，破賊巢，收叛业四千户。《書》曰：“惟尔有神，尚克相予。”自珏以下將吏之力不及此，会当請命天子，錫褒封，晋鴻号，以昭龍女之灵，紀道人之績。神廟有赫，斯礪告功，崇報也。謹勒石。

中丞稱善，付石工为之。參議自書丹毕，寻道人不见，送指揮还甲子。甫登舟，龍女暗呼風，頃刻而至。蠅生迎賀，龍女言于囊中曰：“桑从事別久矣。行以不辱命之举，归告君父耳。乞鎮抚將名册投之中央井中，儿自以百人去也。”指揮方欲致謝，而佩囊人杳，乃从其請，投名册于井。聞其下有欢笑声。蠅生曰：“鎮抚之擢信乎？”指揮曰：“中丞陈奏有是言，龍女亦解趨風耳。”蠅生曰：“冯盎碑下之怪，竟无能踪迹耶！”指揮曰：“此事甚秘，先生何从知之。”蠅生曰：“昨者矮道人半夜來訪，云將

入地肺求之，故吾得知也。”指挥曰：“亦不知此怪与万赤同声气否？盍展天人图观之。”蠋生同拜展，见第一幅为巨鼠卧穴中，数十猫垂涎，一稚猫衔其耳。篆云：“鼠辈成擒”。第二幅为大蟹浮海中，天半有铁绠来系。篆云：“横行自毙”。第三幅为妖禽九首立庭中，小人长二尺余，皆罹拜。篆云：“鬼车下世”。是一而二，指挥掩卷。问蠋生曰：“邝贼为灌儿所执，疑即稚猫之衔鼠耳矣。大蟹妖禽，则何以言之。”蠋生曰：“以意浅窥，万赤其先亡，而碑下之怪，未可量也。天不惠此一方民，兵事将叠起乎？”指挥曰：“人臣为将，当如马伏波之以革裹尸；否则李临淮靴中之刀，可以遂志。非是而徒拥半部鼓吹，演军士如戏鱼龙，忠孝惟事空谈，战阵先忧无勇，朝廷安用吾辈？令仆以俟贤人可矣。”蠋生曰：“公之节概，超出恒流，蜎虽懦夫，愿同皎日。”相与涕泗未已。

门卒来告，常越入城，将有所白。指挥命进，大溜拜贺，起曰：“城上悬一足，何号令也。”指挥曰：“邝贼诛，分足钉卫城耳！”蠋生曰：“图中甲部遥分龙一爪之言果验矣。”大溜曰：“老鲁近日贪淫倍常，恃其泊舟处得海中地利，以五十巨舰，联为伪宫室，居其中，自置门户，单桅双桅之船。日夜巡警，以蜥眼代角，鼉壳代鼓，西南两镇兵士受缚者，将及百人矣。乞帅示令。”指挥与蠋生计曰：“贼魄力愈大，前策似不足以饵之。”蠋生曰：“货奇色艳，贼必堕术中。仆与大溜为番贾，以三海鳅下南交，上列假洋物，下伏甲士，俟贼来劫，从艨底飞出。上斫之，可歼其精锐。命小溜亦载美男女三艇，饰服色以献，贼争夺男女，得以行反间也。”指挥从其议，潜以盾士二百，驾四艇为之接应。蠋生与大溜驶海鳅，将及大澳，邬郁乘渔艇迎至。谓大

溜曰：“贼中今日与交人会，初不设备，可击也。斯主兵为何人？”大溜曰：“吾城中桑从事，偕吾以计破贼。”邬郁拜蠋生，即自棹舟去。

大溜命舟人折帆前进，将及贼艇，见小溜以三船男女献。老鲁方与交人宴，小溜进曰：“某知大王享客，敬以美人助一觴。”老鲁狂喜曰：“何方民？如是恭顺！”小溜曰：“某亦大王之乡人也，邬郁为舅氏，招某来附，是物将不腆耳。”老鲁命美人进见：男十人，俱潮童；女十二人，多扬州产，而饰为蛋女者。交人即携一潮童手，问姓名，但摇首，盖不解语故。老鲁通其义，童曰：“吊犴光，”交人亦摇首，老鲁代之答曰“张银官！”于是蛋女皆笑，拥地都坐。交人吸一巨杯，为诗赠老鲁云：

岂复存崖岸，惟堪共酒浆。

云霞兼万态，箫鼓自重洋。

艳曲传金缕，雄名问铁枪。

汉家铜柱业，休更指扶桑。

老鲁逊谢毕，遣幕贼茆宥藩捉刀和云：

中原如几肉，率土有壶浆。

与客同依斗，何人不望洋。

缠头红锦段，满眼绿沉枪。

肉味从君饱，无为饿翳桑。

交人大笑曰：“吊犴光之肉味，吾徒实未之尝。若十二金钗有长物者，俱能履足矣。何至目吾为灵辄？”老鲁亦笑曰：“此吾中书君之庸笔累人也！”罚宥藩一觥，呼小溜入，赐以酒肉。小溜顾视二诗曰：“主客兴高，民亦不忘涂抹。”取一纸疾书，交人惊绝，曰：“海间舟子，亦善风诗。吾南邦定无是俊物。”其词曰：

献非真玉杵，饮或误琼浆。谗殄朕师震，声名中国洋。

高悬苏武节，潜伏妙真枪。得志辄填海，君看沧变桑。

老鲁曰：“诗意殊奥，要是能手，非若中书君之凡陋。”交人曰：“其灵隐寺之僧，点长明灯者乎？”蛋女齐呼大王，联臂而歌者六人：金寒娘、戈森娘、铁柔娘、马菀儿、全牛儿、来凤儿。歌曰：

天也清，地也宁，何事人心独不平，金瓯有沸羹。

日又晴，月又明，不解妖星到处生，无端鞞鼓声。

歌满船，哭满川，要索珠宫献纳钱，骊龙只暂眠。

水作仙，风作僮，四海无家我见怜，追欢及此年。

交人掩泪曰：“激楚之音，何其悲也。”又六女联臂歌者，为苍亚悠、水亚玩、朱亚研、颜小玉、何小羊、幸小泽。曰

身是赵王宫女伴，如此山河，屡见居停换。蜂目豺声头易断，请将恶梦频时唤。世间万事随蓬转，封豕长蛇，自古无全算。帐暖芙蓉消夜半，海风又卷降帆乱。

老鲁点头曰：“是有讽意，何时新曲耶？”亚悠等云，“近日广州小儿，多能学唱，儿辈喜新而仿其音节耳。”交人曰：“想亦区星之幕士，惧吾徒扰攘，故作此以惑人听者矣。”老鲁笑曰：“若然，正欲谱此调，回环讽咏，以破其机。”以刀划船板，和前词韵，自歌之，命十二蛋女和。云：“我盐徒也。请为本事曲。”

我亦高邮九四伴，破浪南中，今始渔蓑换。仰见海云飘不断，鲸鲵水底亲相唤。昨夜初逢地轴转，跣足科头，暗把星辰算。紫色蛙声从古半，看予只手能戡乱。

十二蛋女齐声更唱，交人击节，酩酊后辞去。及夜，老鲁先命潮童十人荐寝，居蛋女于隔户，以伪左军白虾须一名老段者

关键之。老段旧常充蛋船庖人，寒娘柔娘，向在花艇中目逆而送之久矣，以贱者不敢冀染指。今也宛在海中央，又伪职颇耸动，暗啁二女曰：“娘等此行，亦知入吾网罗否？”二女曰：“慕左军才望，匪朝斯夕矣。愿托巾栉，且有所求。”老段喜曰：“巾栉则以侍大王，我如韩寿足矣。苟有事相计，敢不竭忠！”

是夕，老段即邀金铁二女至密室同卧，而戒十女：“毋得妄言，盍视吾剑。”夜半，十女方窃窃私语，闻隔舍呼曰：“大王何弃吾两人之甚也！”盖潮童十人：张银官、弓亚六、舒小团、谷应儿、道云云、满精、路交、庆丰、黄雀、花妖，老鲁已淫过张弓等八人，而黄花不与接，是以积忿发声也。老鲁旧契弟老龙，因拉二童去，代钻穴焉。老鲁醒，索二童不见，大怒，呼从贼取黄花两头来。老龙闻而更怒，掣剑出曰：“兽兄敢作威福耶！吾剑方利，决不使鱼头声势，行于黄雀花妖也。”老鲁曰：“兽弟何为然，方将富贵与共，男女之欲，何嫌何疑，请分半以赠！”老龙掷剑曰：“自此男得其五，女得其六，少而断袖，长而分金，交道当如是矣！请拜赐。”越宿，老鲁入蛋女室，计不见金铁二人。问十女，俱笑而不言，引入老段密寝，闻金寒娘云：“左军善战，比大王何如？”老段云：“彼尾大不掉，故为大王；吾器小易盈，故为左军也。”老鲁排户入，见一男二女，纵横跌宕，铁柔娘坐老段旁，两手擒毒龙而肆其唇枪舌剑。老段大呼，“奇才！”寒娘批其颊云：“何奇？人食汝肉为贪，汝探其喉为很，小丑事耳。且铁姊已食吾余，何徒叹赏于后来也！”老鲁徐言曰：“左军乃先进食器哉，”十女并掩口。老段脱于虎口，始伏地请死。老鲁曰：“熊旅绝纒之会，无使专美于前。兹二姝以事左军耳；但妇舌可畏，奚而不报之？”老段命柔娘仰盂，竟为舐痔。刚吐柔茹，下焉

者勿克承也。云液散注，亦黯然而销魂，老鲁携老段手，出帐中。伪右军黄蟹头，一名老解，进曰：“有三番舶将近龙舟，似可劫也！”老鲁命左右军齐出。时大溜伪为洋贾，跪言曰：“诸君勿卤莽，愿献其物。”老解等所部骁贼四十人，纷然入舟取物。艚底甲士突出奋击之，四十贼皆死，左右军仅以身免。大溜阴使邬郁通小溜，约以内外举事矣。老解将以战败归告，老鲁已入内，不及见。老段入内觐之，则黄花二童，殆创钜痛深焉。老鲁裸而笑，方陈兵事，忽老龙曳剑奔入曰：“分半之言犹在耳，而我之二童，狼狽此极，惜死何为？”以剑拟老鲁，劈其势，老段亦进视金铁二女，皆哭云：“左军不庇妾等，致为大王所辱，人之无情，皮肉如猬，请自绝。”老段勃然曰：“吾当割鱼头以报娘等！”出视老鲁，血流渍两胯，痛极不能语，便斩其首。偕老龙出帐外呼曰：“老鲁失伦理，淫人之男女，吾辈诛之。”二溜闻变，入扬言曰：“我常越沙明，以甘指挥檄，来收汝等，可就抚乎？”老龙老段率伪倭党，咸大呼曰：“愿降国家。”遂降其众五百人，拆其伪宫室，仍五十舰，指挥之盾士未至，而二溜已献捷矣。蠋生曰：“吾夜观于天文，指挥应被人刺。二君其探之。”二溜骇绝，驶渔舟，逆流至大鹏，迎指挥之艇，不见一卒在外，亟入谒。众盾士曰：“指挥昨者三跃而卧，殆疾革，且有不测。”二溜发被视之，颈有赤痕，气不绝如线。即大叫曰：“甘使君，某等归报命矣。”指挥微点首，声如小儿，言曰：“二公殊勋已成，仆将死，奈何？”二溜亦小语问曰：“觉何戕贼也！”指挥曰：“前夜闻舟中作声，自出船舷望，见空际一火蜈蚣飞来，绕吾颈三匝。还伏枕，头如被刎，气未绝者，待二公传言于桑从事也。可亟请至，生死见而未可知矣。”各泣下。小溜曰：“使君枕中图在否？盍先开

视？”指挥曰：“吾诚忘之，然吾病不能起视，卿用显微镜耶！”小溜曰：“某目虽俗，能于虱脑辩五色，于蚊眸见瞳人，镜何能为助也。但书当展何册，实苦不知。”指挥密语曰：“展第三篋方书阅之，冀有遇耳。”小溜乃熏沐者三，就枕中捧出。虔祝曰：“使君得愈，翻手即是。”内展出一方云：

剑术有化飞蜈蚣绕人颈者，多于夜，天仙犹远避之。地仙逢恶，一月而绝。凡人弱者五刻死，强亦不过五日。俱自折其首，惟取白雄鸡初交精一滴，以子时涂颈周遭，当有蜈蚣穿颈飞去，人不死，其破处，即呼前鸡啄之，血尽痂成，真怪疾也。大率妖人所为，下方医不能治。

阅毕，拜而纳枕。大溜自去邀蠋生，小溜依方觅其物，白雄鸡不易得，未交之雏更难。第四日始获，如法治之。所见若图中语。指挥疾已失，小溜与盾士称贺。适大溜以蠋生至，相见悲喜。指挥曰：“倭贼尝害中丞及参议矣。今而及吾，乃第三举也，未审何日能灭此妖？”蠋生曰：“明公小劫之来，自无所虑，西南近警，亦闻之乎？”指挥曰：“吾病中，谁以告，究竟如何？”蠋生曰：“曾在征舡，得吾师周浮邱书云：‘旄头射鹑尾，主南交兵革。’《明夷》之爻云：‘明夷于南狩，获其大首。’此明公事也。昨筮《易》得之。近闻彼中将军屈蚝，驸马都尉郎善相，率江坪市舶犯龙门，都督海中柱，尚大宝，备兵两月而无功。明公宜有征调矣。”指挥命打鼓发船前进，见贼艘数十，大惊。二溜急告曰：“此即老鲁之众来降者也。”抵船头，持老鲁头而献者，为老段老龙，再拜求宥罪。指挥曰：“公等成则为盗，败则为民，既已来归，何言罪也？”令五十舰载五百降贼为前导，云：“海道险夷，熟悉无过公等，吾舟师诚不如。”老段等各率其徒，鸣金鼓

以进。至阳江县，有飞骑报入舟。中丞檄来，启视云：

兼制使中丞石，飞飭甘鼎知之：顷奉旨，甘鼎著加镇抚使京衔，随制使石珣协剿海寇，区星授广西右布政，甲子城中央井中龙女，封天女，护广州海艇。道人李长脚，赐号灭火真人。渠灌儿擒贼报父兄仇，授千夫长职。曹镇擢南海土尉，将备进二秩。兵给三月食，年月日。由枢密院札吏礼兵三部奉行，下粤闽，尔镇抚使臣，其望阙稽拜。奉表入谢。如礼仪。指挥谢阙毕。使人又出区参议手书云：

星之于足下，如罗浮两山，风雨离合，今将别矣。足下与星之于广州，如太极生两仪，阴阳偏缺，则四象八卦，无所附丽。星迁桂林，足下在广，是阳变阴合，惟足下一人兼之。又譬诸一身，中丞为心，天君也；星与足下，臂指也。乃置一臂一手指于户外，设天君有令，而户内之一臂一手指，甘于痿痹不仁乎？星会当辞广州，交人为患，中丞废寝食，故走荐足下，乞以师援海尚二都督，不克则星之罪。克之则国之威，年月日。广西右布政区星，致书于甘镇抚使麾下。

蠋生观书，谓甘君云：“明公晋位镇抚，可贺也。宜分兵至龙门，待贼至击之。”甘君谢不敏。二溜请曰：“老段等以五十舰先行，将抵江坪矣。越明二人，愿率敢死士往援，使君四艇，亦克日进发。”甘君曰：“诺！但沙氏之男女，别买舟送还广州潮州也。王者之师，岂容妖童嬖女错杂行间？使兵气衰飒耶！”小溜自将二小舟载男女去。大溜邬郁自随征。至江坪，甘君命探海尚二都督胜负。翼日，还报云：“前夜海尚二都督卧帐中，天明皆失其所在，两军皇皇，正未有处。”甘君问蠋生曰：“得非娄贼

之术？”蠋生曰：“未必然！矮道人且至。”甘君曰：“何在？”蠋生以昨梦告。甘君叹息泣下云：“道人安得至而为国家破贼耶！”言未既，邬郁引一道人至，延入视之，则非李长脚也。其人三目炯炯，衣云霞之服，戴琼玖之冠。揖甘君及蠋生曰：“吾巨灵神，来谒镇抚。盖有所请耳。”甘君曰：“愿神人赐之话言，拯我将帅，鼎得以闻其说矣。”其人曰：“海尚二都督，为娄万赤擒去，何镇抚不发兵相救耶？”甘君曰：“受天子命，力援海疆，焉忍翫视。但幻术非寻常，岂能以戈甲从事？”其人曰：“吾自往救，勿劳镇抚一兵卒，一器械也。”蠋生曰：“吾愿与神人去，观厥神力，比矮道人何如？”其人云：“矮道人独入交趾，行曹沫、荆轲之事，吾代之救海中柱尚大宝耳。”蠋生亦为道士服，与三目道人去。见海上有二夜叉行水，径登岸扑人，三目道人叩齿咒云：

咄尔海与尚，遽变夜叉相。

遇吾三弓人，负之归虎帐。

二夜叉俱附三目道人肩，涌云起，旋堕舟中。甘君迎出，问蠋生曰：“二都督乃作此状耶？”蠋生曰：“然！”甘君恳三目道人复二都督形质，道人唯唯，叠三指望天半喝。二夜叉堕水中，舟人捞之，则海尚毙矣。甘君取皂荚烧之，嚏而醒，痛哭谢甘君。三目道人辞去。甘君曰：“二都督被鬼物凭，试言其状？”海尚同答曰：“夜方卧，身痒不可忍，有道士自屋梁下，曰吾为汝搔，伸一指曳我二人头发，俱即昏绝，不觉入海为夜叉也。”蠋生曰：“顷援二都督者，巨灵神，请望空顶礼。”甘君曰：“曩者区君告予，矮道人示节度使隐语验矣。云‘三口平吞广利王’，则区君为三口，而邝天龙为广利王也。云‘三弓救取海和尚’，则巨灵神为三弓，而海尚二都督为海和尚也。”遣盾士送二都督还帐，

大溜密入告曰：“顷老段等来报，其所率五十舰，已抵交趾将军屈蚝市舶矣。我师正纵兵出击，闻交人舟中哭声起，屈蚝即返旆。”继侦之云：“驸马都尉郎善相，忽登柁楼，自决其首。军中震惊举哀，为国戚也。”甘君曰：“斯亦足以报海尚矣。当乘其军心惶乱，进攻之，蚝可擒也。”蠋生曰：“使大溜往吊，彼必以礼接，致明公手谕，可不战自降耳。”甘君乃为招降书云：

尔交趾，一羈縻小君长耳！非国之外藩，比于岳牧者也。往者犁尔庭，籍尔版，为尔设行省，置郡县，尺地皆毛土。一夫皆石民，涵濡圣澍，鼓扇仁春，久岁月日时之无易矣。自边吏失职，致南讹杂种，狡焉启疆，乃夜郎遽王。矫窃年号，不奉正朔，甘为化外之伦。昔先王之制，变礼易乐则君流，革制度衣服则君讨，将尽俘诸海滨，以实二广，厥罪彰而天威警焉。何其举国若狂，尚思蝇营狗苟，尔亡命虬虱，亦诩斗大印，挠我海舶，惊我泽渔，窘迫我镇臣，张皇我介士，天降之罚，馆甥刎身，苟见先声夺人，便应略识时务。或潜驾轻舫，款我牙纛，堂堂天吏，詎即坑降。倘愚昧怙终，悔言罔觉，行膏斧钺，毋追悔也。镇抚使者特谕。

大溜受书，备祭物，扬帆前进。令人呼曰：“尔舟中有死丧，吾奉主兵令来吊，可告尔将军知之。”交人亟言于屈蚝，果以白衣冠出迓。大溜曰：“驸马之灵安在，吾将入奠，且慰诸将士！”屈蚝垂涕答曰：“驸马何罪，为鬼所刑，而中朝虎贲，降志来唁，同于凡民之丧，民间匍匐，亦若天王之赙。天上来归，不敢失容，无忘稽顙。”即下拜，大溜握其手。入驸马殓处，沥酒浆以陈。执香帛而奠，号哭如礼。交人齐擗踊酬谢。吊毕，屈蚝请展愀，屏左右言曰：“小国安敢兴无名之师，惟死者实构此怨，

天夺之魄，戚乃自贻。我等诚亦诛殛之余，未审能宥灾乎否？”大溜曰：“主兵甘君有书来，请自权衡耳！”出袖中谕示之。屈蚝默诵数过，乃膝行前曰：“谨如指迷，明夜当自投，愿戒强弩弗相加也。”大溜诺而出，归报甘君。则小溜随矮道人已先至。坐论帐中，知屈蚝将降矣。曰：“交人所恃此二渠，今一死一降，善战者不足患也。惟娄贼非吾力所能擒戮，须乞哀于本师。”甘君曰：“真人尊师为谁，其能自来相助耶？抑以礼聘也？”道人曰：“吾师刘元海，检校太行真君，历五百劫而上升。今已四百六十劫矣。隐显不常，应念皆见，告急书，吾已缮成，明公北行，但携此书去，可自相请矣。”甘君曰：“吾方有事南征，岂遑北辙。”道人笑曰：“且将书置筐中，鞭长自有所及。”即飘然出舟去。其明日午刻，枢密院急递下。上念甘鼎石湾之功，加三等官，擢兵马总帅，调赴楚、蜀、黔、广，备九股苗。甲子右卫指挥，命甘鼎举以自代。闻命后，三日内，疾驰入见天子，且与君国谋。甘君谢恩讫，叹曰：“道人真前知矣。”

及夜二鼓，屈蚝果以四艇来降。甘君执手慰劳，即告于海尚二都督，奏署偏将，尽降其随行兵将。凡三百四十人，复与蠋生计曰：“从事从我游中原乎？或善刀而藏，还闽中乎？”蠋生曰：“姑归甲子，佐代者以报所知。明公入覲南还，将于彼中谒铃阁耳。”常越、沙明、邬郁俱愿随去。甘君曰：“亦与从事偕来，各如教。”蠋生问曰：“甲子代者将属于谁？”甘君曰：“东海阮之高公，贪而无即；碣石卫之张公，怯而无才。皆非其人。仆意在刑余之利达，其操心虑患。殆可用矣。”蠋生曰：“始请治之，继复庸之，有古名帅风哉！”其后日，独与海尚二都督辞曰：“交人之事，未可猝图也。吾于楚蜀诸道荡平后，当奏请还粤，与诸公

戢干戈，囊弓矢耳。幸自固，毋与挑战，凡有举动，与屈蚝商之，此人忠义可任也。”海尚皆诺，致书中丞，起利达复职，仍辖两卫，来率舟师随征。条理军务毕，自携二健奴，日驰二百里，入京，朝覲礼成。上问粤中水师强弱。奏曰：“劲兵无过虎门，南澳为次，余皆将士支离，公私矫强。筹食不足，当问文臣，练兵不精，诚由武帅也。”上颌之，问“今抚军者石珪，能兵事乎？”奏曰：“珪所不能者独用兵，无事则静镇可矣。”又问区星，奏曰：“星有雄略，而好大喜功之病，间亦中之，要是横流砥柱，可以励臣节，养士心也。”上问：“如尔鼎之将兵，能胜乎？能败乎！”鼎免冠谢曰：“臣未能胜也，况敢云能败。”上曰：“能败较难于能胜，知此者，可与论将才矣。交趾黠夷，尔鼎以为可扫除否？九股苗扰四行省，所以制之之策安在耶。”鼎奏曰：“交人自君其国，亦不敢争炎方。请命将吏守边塞以观其变，似乎计万全也。九股苗如蜂蚁骚动，不尽杀，虽数十年，乱未可已。抚之亦终剿之也，姑息养奸，遂有今日连兵之害，各路帅臣，先据地势，通崎岖之饷道，勿为贼所掠，则必胜。”上曰：“贼中俱恃妖人，歼除多多矣。而尚有绵延不绝者何欤？”鼎奏曰：“诛之诚不胜也，臣举一人，即在粤著奇勋，封号灭妖真人者，即不往召，彼亦自来。用之则可省无数兵火之烈。”上可其奏，遣行人官赴粤，就石珪幕府，召李真人入楚军治妖孽。甘鼎扬对三日，陛辞，乃倍道援楚。行抵定州，大风雨，憩逆旅，望城中高陵，人言即古中山也。春秋时鼓子之都。雨稍霁，甘君纵步独访之。山下忽现一城门，仅容客，遂侧身进十步余，回顾来路，悉怪石恶木，狐嗥石旁，鸱鸣木末。将自凝神定气，而足底有风穴，黑雾卷踝，忽尔四体下堕，杳不知其几千寻也。甘君懵然坐荆莽中，

自抚皮肉，仍不少挫，乃倦而寝。梦中闻地底隐隐奏天乐，开眸远瞩，则四山环列，日杲杲焉。甘君讶曰：“时当曛黑矣！返舍日光，定非人间世。”一古衣冠吏出迎道左，曰：“寡君侯总帅一日夜矣，臣请为导，”随之行数十步，见殿庭翼然，进三殿，见羽卫森列，迥非外藩桀戟，一君侯降阶而迎。琼面金髭，翠眉珠目。延入相见，各跪拜兴，东西面坐，君侯曰：“予与总帅，仇也，而以礼接者，岸谷谷陵，往往而复。故无仇非恩，今而慰百千劫上天下地蕴结之私，亦以知亿万人攘往熙来经营之惑。”甘君惘惘。君侯曰：“总帅乃黄帝时十六相中之风后也，予为蚩尤，涿鹿之战，予方兴大雾，总帅以指南车破之。遂使铁额铜头，身命不保，斯地为当时埋骨之墟，每历一劫，叱咤不能自平。出世弄兵，卒为天讨，今思从古之秽德，洗濯无由，与二三入道之贤，开浚哲以契无为，蓄温恭而慝有欲，手扶地轴，心洞天庭，以被戮之躯，养重胎之性，铜头自忏，莲舌重生，不报前愆，以培世德。”甘君请视其忏悔处。君侯携手出旁殿，狰狞数兽，屏息不哗，慈悲两童，鞠躬为礼。侯自击屈戌者三，应声若雷，则两长头人启钥扉豁。殿中见一大头颅，围三尺，长四尺余，其外则铜铁剥落，内为白骨长红肉，君侯入跪团蒲说偈云：

铜铁实生我，人有三昧火。铜铁能杀人，淬火焚吾身。无火无铜铁，我今与我说。以我铜铁像，化为人人相。以人铜铁心，诛我于来今。咦，倾倒乾坤此皮肉，拘挛星斗此手足。天帝玉炉销我头，厌闻弄兵古诸侯。

侯说偈毕，其铜铁皆化蛱蝶飞尽，骨肉之头亦旋空而没。甘君贺曰：“我侯真善忏者也。”复进东西坐处。君侯曰：“予以造兵启觊觎之渐，今将销兵息征诛之缘。”甘君稽首问曰：“愿

闻销之说。”君侯曰：“苑中自有澄潭，下置风琴雅管，命神妃四人掌之，投一兵刃，化为水泡。今日已销中州十二武库物矣。”甘君以手加额曰：“遂可兵不用乎？”君侯曰：“国之戎兵，不可不诘也。予所销者，乃攘窃凶器，弄兵之兵。”甘君曰：“何年遂无此兵？”君侯蹙然曰：“构乱以六年，定乱三倍之，需二纪也。”甘君再拜曰：“胜残去杀之德，格于皇天，我侯其赞化之神乎？”君侯曰：“俟九首之蛇，浸水以死，则二纪销兵之候也。予生而应运，死亦乘时，何言乎赞化。”内侍进白：“汉主渊来诣，”君侯肃于户右，见老道士鬓须连白，起居君侯，揖甘君而坐其次。甘君谦退。君侯曰：“是尝北面师事于予者，其弟子则总帅故人也。”甘君就坐，问“故人为谁？”老道士答云：“小徒李长脚。”甘君复顶礼。兴曰“真人有书来慰吾师，惜在某篋中，当取来相证。”老道士曰：“已阅过。”甘君奇其语。则又云：“始君在逆旅风雨中，吾命介士来取书矣。”甘君愕然，老道士出书袖中，甘君寓目焉：

魔贼娄万赤，披猖海峽，屡戕大僚，弟子以十年果力；稍破凶残，而客气方张。似难扫弃，甘侯自来诣告。惟吾师衡六合而筹九天，秘旨微音，请从默契。

老道士曰：“迫欲见君者，娄贼凶数未尽，诛之仍用无术人，吾不能胜彼，亦以术故也。”甘君愀然曰：“古云，俟河之清，人寿几何，此贼未殄，何以解圣人之忧哉！”君侯曰：“其弟子李长脚，亦能办此贼；让之其师，问时数何如耳。总帅还粤之年，予老徒至，不用术取之，只不出二纪也。”甘君再拜欲出，老道士曰：“至此，则无生还理，愿吾师为熙朝存此柱础。”亦稽首请。君侯笑曰：“老徒狡狴伎俩，宁不能援总帅出死入生，而效

儒者伪恭乎。”老道士云：“请于吾师，则当仁无所让矣！”提甘君发，呼曰：“速出，毋为冢中骨。”甘君惛然如出万丈潭，涌身而跌，在定州城门外，城头三鼓矣。仓皇还逆旅，神气飒如。及明，搜篋中书，则已乌有，小劫已过，沉思转迷，急与两健仆驰去。至恒山，朝廷复有密敕，命由秦入蜀，方赴楚军也

孰使风乌乱海滨，天兵飞渡骇潜鳞。

雄才未必非降将，奇计何妨出美人。

曾化妖星常召变，忽传疑冢幻归真。

帝庭泛爱苍生命，玉烛时时欽鬼磷。

云梯山人诮曰：

奇书不可以泄洪荒也，故攫之以怪物。怪物不可以弥宇宙也，故收之以五兵。兵之有五，造物者之以金铸物也。铸金之事，始于销金。惟销兵而后能用兵，是刑期无刑之意。

蚩尤古天子，失考之词也。诸侯弄兵，遂兆易姓。蚩尤造五兵，后世之罪归之，实则有功于千秋万世戡乱之人。而千秋万世召乱之人，不得归罪也。盖无五兵，则无武事，而斩木为之者遍天下可乎？设非蚩尤之造五兵，当轩辕之世，清修访道，民不知兵，固无兵之害，亦何有于兵之利？恐他人所为之兵，有不可终穷者矣。自蚩尤造之，而后镜之用神焉，车之方正焉。故蚩尤得罪于轩辕，而有功于轩辕以后之帝王。俾帝王知无不能弄兵之诸侯，而蚩尤其首也。

铜头铁额人，则宜可弄兵。然蚩尤之所以灭亡者，职是之

故。及其既灭亡矣，宜可以无忏悔，而不知赋质较奇，得悟尤妙，斯不忤其弄兵，而忤其恃头额而弄兵，死而怙恶，则负此奇质，非诞降之理。且铜头铁额之人，生生无已，三代而下，更无前朝之十六相，何以御之？不能御而任其横行，将尧之眉，舜之目，反不若叛侯之头额，而可无忤乎。

销兵始于秦政，故斩木者出焉。兵宜铸而不宜销，方是三代盛时气象。作史者以秦政之销兵，不啻其铸兵者也。能销兵者，其惟铸兵之蚩尤乎？知天下不可一日无备，而销兵之意，不可不常存于宇宙间。乃以救世苦心，托之蚩尤也，悲夫！

争锦缎织女秘三绝

众人苟得，笔将怒以生花；贤士无名，心每劳于织锦。马氏五长之誉，俗子必争；吴宫三绝之能，天孙何有？遂抵滹沱河，西风大作，三日不得渡。中夜，展枕中第，图观之，云：

由房及女过滹沱，奔鹿逢君，入井逃信。帝王州，故人愁，将军能文，稚子好武。

甘君命取历书阅毕，谓二仆曰：“须再滞四日可渡矣。”盖是日历宿及尾，距房已二日，及女乃第四日也。二仆未信，果大风随息随起。至女日乃渡，入获鹿县。大雨，一昼夜平地水三尺。甘君兀坐行馆。第二日三更，雨歇月明，二仆倦卧。甘君独步前庭，见持刺者来云：“赵成安君过语。”甘君迎出，其人若缁流，气体英猛，微有惨色。相揖后，就庭中石床并坐。甘君问曰：“君前立赵帜者乎？”曰：“然，泚水之败，余乃兵解，君于赵先世著伟烈焉。余幼时曾于代貉间识君矣。”甘君曰：“鄙人说前生事，诚云梦梦，君曾识我，我安能自识耶！”其人云：“君故赵将李牧也。难后，与赵高同师，而高以兵解之后，得第三尘，为兽仙入海西。君耻其居之卑，转婆罗门，修烦恼行，时又与余同一导师也。余有鉴于勿颈之交，无出世想。迹者，除菩萨之眉，低犹多事；抉金刚之目，弩竟无由；视智勇之场，仅如粪土。

自谓空禅之性，不复几希。然君屡树勋猷，业已循英杰之途，登圣贤之岸矣。儒之道，充实光辉，非徒冥悟，亦自知其无以尚之。”甘君曰：“某未能技也，安敢言道？”其人曰：“由道而技则易，周秦以来，力学者皆能之，由技而道则难，其在轩辕之世、伊耆氏之朝乎？君根底极深，得道先于邃古，虽迁移时代，无间化神。斯可云富有之业，日新之德也。吾堕空趣，虽不为鬼，亦罕至于仙。君济艰时，不学为仙，而潜超乎释矣。”甘君曰：“君寄迹何林？而深夜与谈幽秘，将有以持赠末流者耶？”其人曰：“太行山下小兰若，尽我居停。君过平定州，于故淮阴侯驻兵处，幸微服过，勿为彼所觉，疾驰至寿阳，则彼无及矣。”甘君悚然问曰：“某何怨于淮阴侯，而蹙之甚也。且地远钓台，亦违钟室，何为而毅魄无归，不入立功之彭城，受封之下邳，与被擒之云梦，而乘君不听左车之说，未羁张耳之头，侥幸于背水之一战。如此间者，幽栖不去，恋其功乎？抑衔其怨乎？”其人曰：“彼固余之仇也，天帝悯余之被戮，俾信司井陉蠹神，岁时来谒。以谢劫仇，往岁井陉大水，淹其神祠，就平定州驻兵高阜处也。彼以刎项王罪，先幽于鬼都。今项王证无上道，请于帝，令彼平天魔帅吕雉，以立汉功。彼自揣当时将兵之略，不如后世。凡建牙者过境，必以故楚州鬼兵袭执之。令其助战。迨三年中，阍帅卒于固关左右者，殆五六灵辄矣。君有名于本朝，恐不免指摘耳。”甘君起而再拜谢，又请曰：“设不能脱，当奈何？”其人曰：“可奔固关，吾为君设禅仗以待。”乃作别，甘君将送之门，则曰：“毋庸，君既知吾，勿敢拘形迹也。”仰天作鹰隼声，须臾化大鸟飞起。甘君返入户，月落星横矣。迨明，谓二仆改健装为贾服，距平定州二十里便宿。日方中，入井陉。傍水边行，过

成安君祠，入展礼，神像宛如夜来客。嗟呀不已。过固关三十里，遽憩村舍，入里门，甘君马忽惊而逸，乃纵身下，马自奔东面，命村人与一仆追之。四更还，觅马不得，其仆汗浹气急呼曰：“总帅且起，甲兵无数拥村外矣！云将入击。”甘君大惊曰：“成安君援我之义，嘱以奔固关。我敢违乎？”乘仆马径出，至里门。遇鬼兵将合围，群噪曰：“奉纛神令，逆总帅助阵，勿待加刃也。”甘君叱曰：“胯下之鬼徒，安敢薄我！”鬼兵怒吼，甘君引佩剑左右挥之，突围出，五更鸡鸣矣。抵固关之西门，绕关外百步，一大鸟飞下，化为前缙流，慰甘君曰：“少摧颓矣！试坐道旁，无恐，看吾伏信也。”未几，鬼兵至，一人出队中，惟见项以下，而面目无有，其腹中语曰：“甘总帅若不肯隶吾麾下，则设伏擒之。”缙流笑曰：“子为沛公之功狗，既烹矣，狺狺者何为？”腹中又语曰：“吾怨吕后，天帝命报之，恐兵力不胜，故乞甘为前部，前所俘获诸将，真儿戏耳。何足克敌，汝衲何知，而谓吾之已刻也。”缙流曰：“子苟非吕后诱斩，早晚亦必反，叛迹彰而恶名著矣。天方祚汉，亦终为汉诛。一时唾骂反侧，仅同陈相国，无异九江王，千秋万世，谁为子称冤者？不德吕后而以为怨，宜其幽沈九壤，徒弄鬼戈也。甘君历劫忠义，岂为子烹狗之徒，无论其不可辱也。天有耳目，苟为无上使者侦知之，天君不罪子乎？”腹中作叹声曰：“信耽鬼趣数千年，惑倍当日，微居士发蒙。怙过因陈，背于正轨，必遭无上天君震怒矣。幸哉！”呼其徒速还，毋狂逞，瞬息都绝，缙流亦不作别，自为大鸟去之。

天明，甘君将返，则所逸之马，自东关奔至，殆前夜为鬼兵所驱者。遂复乘之，以仆马系其后，入村舍。二仆惶遽方定，抵榆次，闻镇太原者为陇西公弟，遣使来迓，即驰入省中。既觐

面，各道款洽，盖亦总角交云。甘君问：“陇西公近日安否？”其弟垂泪言曰：“近为回纥部人所围，总帅秦中之行，职是故也。”贼善窥伺，故枢密不欲明言之。至秦陇，则各路兵已调集听令矣。”甘君曰：“然则前途当易骑也！”陇西公弟曰：“由太原至泾阳，皆飞檄传箭，半驿换一马。”甘君呼餐毕，即请行。陇西公弟致词云：“总帅席不暖，突不黔，致身王事，驰驱不宁。厥惟麟阁之光，岂直鹄原之幸。敢拜劳。”甘君逊谢去。

一日驰三百里，至泾阳，陕西统军迎至。甘君问曰：“陇西公镇凉州，何以被围至急？”统军曰：“回部贼错处郡县，敢为盗淫，民受荼毒者，莫可告语。陇西公捕得数十人诛之，出不意大至，故五百人受围枹罕城，军中失其烽火，望气不能知方，我兵赴援者，进退失据，捷书不易得也。”甘君曰：“先集者有几路兵，请视其将校。”统军曰：“凡四路，泾原军犹劲，余皆次焉。”甘君送统军出，取各将名册观之，泾军主将员用智，由登封县学博，平土贼有功，自愿改武卫，屡擢镇将，有子员矩儿。年十二，曾上马杀贼，累立功。随征。甘君奇之，又泾阳卫官龙芝，卧疾不能行，以弟木兰代。甘君寻思木兰古女名，从征必有异能矣。先命镇将员用智相见，一儿跪拜如介者仪。甘君问曰：“君始为广文，何以杀贼改官也？”用智对曰：“职豫人，少治举子业，文采无以胜人，尝登嵩高，憩山家，遇村中老翁媪，以其季女相匹，赘居之。妻勤于纺织，深夜雒诵，机声辄应之。每作词赋未成，视其所织花样，即恍若有得。构思搦管，俄顷千言。所读经史子集，偶有遗忘，视其机中之丝，若百川灌河，曲折奔注，曾捷司州解首，廷试对策亦瑰伟，为曳白者所剪取，因下第归。妻曰：‘有文无命，盍就学官职？’从之，县中山贼窃发，妻告

以灭贼颇易，自织山谷伏兵图，属职献大帅。贼平，将擢金判，而妻劝改军官，乃呈于节度，授防御使，历今职也。是儿年十二，乃妻所抚养，力能捍兕，出入高城，身轻若飞鸟。凡职军中有所擒馘，皆是儿之能。职惟知赋诗退敌而已。”甘君命矩儿解衣，视其遍体，赤筋成文，非复寻常皮肉。谓用智曰：“君一门殆列星所聚也，是子定非池中物。”矩儿叩头谢曰：“他日儿与降姊终侍麾下东归，今如水上萍，合之方结实耳。”甘君曰：“尔姊为谁？”矩儿未及答。用智曰：“童子无稽言，明公勿烦致诘也。”以目视矩儿，乃俯首。甘君命出，召龙芝之弟木兰，叉手至前。甘君甚识其人，而记忆不及，叱从者且退，木兰当是故人。言未毕，木兰揖而言曰：“甲子别来无恙，自东徂西，又复男女易服。宜明公熟视而若无睹矣。”甘君转疑，以礼命坐，曰：“小戎之女子知兵，秦遗风也。但石湾相援之天女，胡为至此，仆实不足以知之。”木兰曰：“妾父母以报国邀封，令赴西陲剿贼，乃嫁泾阳君次子；入世为龙芝。将家子未化膏粱，颇耽声色，以妾尝助战，历职贰师，兹回贼潜令人来陕，贻芝金帛，妾劝斩其人，先与为绝。乃人之无良，腆面而受。惟恐贿赂之不继也。及调兵赴枹罕援陇西公，则称疾不行。妾又更名木兰，请于泾原帅员君，云以弟代兄也。”甘君曰：“天女来配于泾，仆几无由香祝。今而躬亲桴鼓，增温其板屋之光，比百人之露一鳞舒一爪者，洵为阵堂堂而旗正正矣。国家何其幸哉！”木兰乞秘之，乃谢去。

甘君入长安，员用智请曰：“职妻闻龙木兰有代夫之行，亦欲易健儿服，任职幕僚事。恐总帅有兵气不扬之戒，故先陈之。”甘君曰：“夫人请行，必有破贼之策，君儒将也。与夫人勤

王，正资韬略，仆敢以少卿败将之说，有孤夫人用命哉！”时报统军入，谓甘君曰：“四路军将，惟所指挥。吾方守长安，未能追随之。”甘君曰：“统军自固，某当前驱。”统军辞出。甘军乃下令曰：“及枹罕百里外，即顿兵无前进。迨其时，更有筹议。”呼矩儿至前，署一小军使职，嘱曰：“尔往探贼，通围中消息。吾至黄河渡口，见尔所持帜插鹞尾，即知得确耗也。尔但以夜三鼓进帐白事。”矩儿曰：“请与阿姊同行。”甘君曰：“我前日方问尔姊，何以不言？”矩儿曰：“儿之父不欲言也？姊氏东海幽宫，吾舅之中女，今摄龙芝职从军。将欲立异功，以报两地知己，故儿请偕行。”甘君问曰：“天女为尔外家姊，尔亦鳞虫长乎？”矩儿对曰：“非也，龙与星官，半为亲串。儿实斗宫第七星招摇之精，不知者辄号司文，儿欲以武备救文事之穷。故降生猎徒，为母氏所育。”甘君曰：“尔父母非星辰乎？”对曰：“是也。父即斗南一星，下唐世为张嘉贞。母故天孙，复降于父，以织辅道，虽不为相，亦大藩焉。然居室无男女欲，因以儿嗣续。此说非荒唐，乃天上人间，观乎文者，察变化成之理，勿传神仙诞妄也；儿幼小犯漏泄戒，总帅以为无稽言耳，愿藏密。”甘君点头曰：“诺！”召龙木兰曰：“天女与员矩儿先为谋。”木兰曰：“此儿饶舌，乃欲役使阿姊耶。”甘君曰：“儿尚小，仆固不欲独任之。”始偕去。甘君命启行，中途问用智曰：“闻回贼甚伙，可指其负嵎处而设法歼诸乎？”用智对曰：“枹罕四隅，皆贼巢也。其山泽藏垢，王师覆辙，不知几经，扑灭为难矣。职问妻小：‘此行当以何制胜。’渠云：‘回人多疑，奉鬼神语。且每食必杀牛，请织六幅回文，五色丝布，命矩儿裹革饭牛而使咽之，用贩夫驱至贼中，彼必争取，及剖牛腹得丝布，将惊惧自携贰，或倒戈来降，则多斩

以立威。至临阵对敌，木兰先之，矩儿继之，须获全胜，诸将第鸣鼓助攻而已。惟大功既成，有来贼总帅者，吾碎乞巧针二十枚，请以战罢吞之，自能御灾也。’其言如是。”甘君谢曰：“军中苟无君夫人，师其济乎？敬闻命矣。”于是员夫人织一图，如弓样，两头顺逆读：

命薄皆丑，性恶皆狗。柄是斧刀，逃遁何有。

又一图，如玉尺，十字演七绝，复四字回环读之。

氓蚩笑舞学，狐鸣忽甲兵。

又一图，内外顺逆读，即苏若兰璇玑遗制也。

脐噬有灾生盾矛，定难神鼎沸中州。

西征早策如貔虎，北向先时识马牛。

鼙鼓作声悲静夜，黍禾残气败高秋。

泥涂乱迹群鳞介，迷处何虞漏网收。

又一为象戏图，三十六字，纵读由右，横读由左。

尔臣土滨虱民，

罪若尘海之贼。

当戒周钺伏诛，

我其道秉窜殛。

极言拜命无将，

罔两来归中国。

又一图，如方珪，正读互读成二绝。一三五字皆阳文，不借用；二四字皆阴文，借用；以白黑色别之。第二遍首句借次句二四字，次句借首句二四字互读，下两句仿此：

道胡容兽惑，岂谓妖多雾。

人可有回心，将教说作霖。

又一图，如龟形。只十三字，共四回错综读，以四彩线为细文贯串之：

首读：莫耶一剑诛天方，是狗与猪唤，（即耶字）娘。

次读：是莫猪耶与狗娘，唤一天剑诛，（即一）方。

三读：猪狗一娘，唤莫是耶，剑诛天与方。

四读：娘唤狗猪耶，天与是方剑，莫一诛。（即耶字）

军中三日而织成，用智呈甘君观之。甘君赞曰：“璇玑图之雄伟，凡手已鲜能之，若龟形之俚质，非化人不足以语也。”一日四路皆驻兵，云隔围城仅百里，乞定策。甘君曰：“吾自引员君部二百人，衔枚疾驰。至黄河口觐贼，诸将皆依山置营，坚守壁垒勿四出，贼至必以夜，飞推山炮击之。旦日，固不敢来也；吾有檄至，晷刻不得迟，宜惜国典。”诸将皆诺诺。甘君至黄河岸，渡艇十余，只鹞尾不见矩儿帜，惊谓用智曰：“围城未通消息，陇西公其殆乎？”用智亦曰：“自职妻以镜卜之，陇西公为贼掠去三日矣。但俟矩儿来军中，其事方信。”夜三鼓，木兰进帐见。甘君问矩儿，答曰：“今早入贼中救陇西公，云不得志不返。”甘君曰：“儿真壮哉！但陇西公何以被掠？”答曰：“贼有伪呼于城下请降者，须公一人出抚。公勇于自任，出谕贼，乃就执焉。骂贼而贼不杀，公无以自致。岂非天乎？”甘君叹息。员夫人请木兰入，语以饭牛策。木兰曰：“妾亦能为之，不必矩儿弟也。”遂将丝布去，改形为贩者，得壮牛六头，以油纸包丝布，杂草豆饼饭之。牛已饥，皆不及磨齿而尽下。径驱入贼营。从贼见之，喜谓曰：“何不以肥犍供肥王餐？”木兰曰：“肥王莫给瘠牛直矣！”从贼叱曰：“乞相贩夫，罔识弦高之犒，且不免为沟中瘠，吾徒岂畏食言肥耶。”即招呼数贼来夺牛。木兰曰：“乞相者

请自献于王可乎？”从贼曰：“即亦不禁，当蛇行匍匐以前。王有赐，不可拜受，否则忤王意也。”引之见贼渠赛田。木兰拜毕，言曰：“某大王丰沛之民也。有山后十二角兽，敬备大牢之享。”田曰：“野人善辞，不愧粉榆之秀草矣。”赏细褐二端，釐纓四具。木兰拜曰：“此即何敢伤惠，愿自今以后，得王所嗜者，更竭诚！”田大悦，留啖牛肉。木兰借以侦察。少间，宰夫以丝布进。群贼皆稽首贺。右总管杨嘿前曰：“此天所以命王也？”田曰：“何言之？”嘿曰：“甲兵正应今日之举。”田大喜，惟国师忽雷谏曰：“篝火狐鸣，乃陈胜王之起事。今以相例，非谓不克有终乎？愿辍食。”田笑曰：“得如胜广，亦复不朽。况词旨奥折，岂凡辈能测。吾闻天之降祥，古有赤乌白鱼之异，牛食天书而剖得之，似非常眷顾，师而断章赋诗，不亦以辞害志耶。”雷嗟吁自去，竟不与食。

田命以牛酒赐木兰。饮啖毕，遽辞出，至贼营外二十里，闻喊战声，近前视之，乃百余贼围矩儿斗，死回枕藉无数。木兰呼入曰：“小弟倦矣，姊自歼余贼！”矩儿笑曰：“早不救我，必俟其危。”木兰曰：“稍迟，何至让也。”矩儿走出，谓木兰曰：“余贼尽，即赴迤南三里破寺会。”木兰掣剑斫及百人，余贼尚死斗，盖回人劫杀，有进无退。故接战既败，无一得生还也，木兰皆斩之。行破寺中，则矩儿方侍陇西公话。木兰并谒见。陇西公曰：“仆为不死之汉臣，深玷节钺，两将出死力援仆，可云收一具枯骨耳。何颜致谢耶。”姊弟皆感泣，扶掖出寺门。甘君遣人以三骑来接，云：“军中卜知节度当还，故遣迎也。”陇西公上马不及十里，甘君以员帅至道左，与相见，悲喜交集，联骑还帐中。三人既坐，矩儿告曰：“贼置节度第四寨，防护将五十人，儿以前

夜飞入其地，乘防护者倦寝，潜戮十数人，引节度从寨后出。天明，守寨贼觉，奋其徒追袭，儿始藏节度破寺中，而自迎战。木兰至，相率还也。”木兰告曰：“牛已食其一，剖腹得十字图，赛田与杨嘿辈，处堂而庆，共谓休征，其教师忽雷，忧形于色，极谏而退。怀惧来归者，必先是此回。若亡命善战，贼中不过二人，速斫法珠而已。余虽数万人，皆天阴之哭鬼耳。其副贼国琨，踪迹诡异，若妖物所凭，然非临阵才也。明公可克日进兵，责小将等必胜状。”甘君两称其能，且曰：“明当檄各路俱进，与节度奏功。二将各率五百人，分两翼进。”二将退，陇西公拱手言曰：“昔总帅岭表宣劳，即知虎头燕颌之才，非直横海伏波之目。隶也不力，西道分驰，乃下策縋城，狼尾将蹙，而前军伏甲，鸢肩忽来，竟解越石之围，免遭平原之缢，还轸告捷之事。遑敢与知，请室乞哀之文。仅能为役。仆当自械系。入谢圣明，厕足戎行，曾不安席。”甘与员俱服其忠节。明日，甘君以十健卒护还京师，四路军集。遂誓师曰：“回贼久废国维，安逃宪典。今以鱼丽之阵，破乌合之徒，如虎豹入林，众豕不足流其涎也；雕鹗翔汉，群鸡不足供其啄也。吾方集征南之君子，践逐北之蚁兵，当用少而胜多，直以劳而攻逸，先登则捣其穴，后至则环其营，天将下而尘清，犬戎诛而燧息，咨嗟有众，爱戴维皇。予心既同，尔力宜戮。”众将皆呼曰：“愿陷阵杀贼，无负真将军之命，以贻圣天子之忧。”

是日，鼓角西行，望风生畏，有贼党稽首马前曰：“乞王师霁威，伸一言伏斧钺。”甘君问曰：“伪降者乎？求死者乎？”首一人曰：“死诚自求，降乃非伪！”甘君命随左麾，至驻军地候勘。首一人曰：“吾偕来者九人，幸勿见杀。”甘君曰：“大兵无此虐

令，但随行。”甘君命逼贼寨五里立营，分军三面为犄角势。夜分，唤降回问曰：“汝何人？”乃叩头言曰：“某等不知春秋、不知朝暮之小虫耳。前天书降于牛腹，教师深以为忧，谓畜生道必无成功。谓菩萨心终许皈命，合志有回中梦醒之辈，求生于阍下死弃之余，忽雷居先，锣鼓自殿，计五百人，牛马器械如数。”甘君曰：“忽雷吾识之矣。锣鼓又何人？降回色骇？”随答曰：“即某是也！”甘君怒曰：“汝并不居先，何假忽雷号。”命斩之。其九人诉云：“回民皆忽雷心腹，命先纳款。锣鼓欺天兵，尝试耳；非真降也！”回民有降人名册在，不敢蹈虚，取册呈上。甘君思员夫人多斩立威之说，乃曰：“速命忽雷至军中，吾当抚之。”余人俟后命，忽雷自缚诣。甘君命释之，雷谢曰：“天书已发其六，识天命之有归。将令何须再三，卜将星之常耀。彼昏犹称为瑞，时日曷不即亡。汉家终斩白波，曹氏无疑黄盖。”甘君曰：“卿自知命，如五百人之扰扰何？”雷曰：“请令降回为前部，或得其死力，或因而借诛，则总帅无患矣。”甘君曰：“卿言甚合，何不令四百九十八人出战，吾与卿以大军应之。”雷告其部下人，皆诺。临战，贼分两路出战，甘君命降回各半隶木兰矩儿，前军分两路进，败还者后军斩之。降回不识暗令，见贼不战，多暱语，倒兵攻后者，十之五六。两将尽诛之，馀赴斗者，多为贼杀。矩儿谓阿姊：“贼十倍于我师，非佯败不能分其力也。”木兰曰：“然则弟先败，姊继之。”矩儿以右军败南走。员用智谓甘君：“请勅诸将，无得往救，径扫贼营。”甘君是其言。未几，木兰亦以左军败北走。贼分逐之，营中无劲兵，为四路军所袭。甘君入据其营，用智密以碎针授之，自引军援二将。初逐矩儿者为法珠，及空旷处，矩儿还战，珠下马变形为八尺槩。矩儿笑

曰：“余固猎徒也，岂畏狗哉。”跃上獒背，奋毒手击之。獒力疾奔走，烟尘满空，至深涧上，獒起立，堕矩儿于水，便逃去。五百人自与群贼混战，各无军主，由南转北。木兰已自擒速劓送中军，而遣五百人护员君及夫人，自复南驰，援矩儿也。见矩儿所率五百人，尚与贼斗，呼风雷助之。贼尽死。五百人告曰：“小军使骑一巨犬去，堕深涧中。”木兰大骇，谓五百人：“驻此待吾！”即寻涧旁，得犬迹没处，谓矩儿必不死水，何以不出耶？飞入探之，中亦龙湫，闻矩儿与数人诟，木兰大呼曰：“此间何精灵，敢窘吾弟。”见与矩儿口给者三人，皆泾阳远宗，辈行较长，木兰曰：“族人乃与回狗为好，而讥讪星官，行遭钱塘诛戮矣。”三人皆怒曰：“汝夫私受人之货财，不知所报，而毁其膏沐，自溷雄乌。贝阙光仪，忽坠于地，又复如簧不逊，谤及尊亲，将遭割耳之刑，不免批鳞之苦。”木兰曰：“三君之力，只如蛭蚓，将欲伏尸污池耶？则请膏吾剑！”矩儿亦誓曰：“不缘渠辈为龙芝之宗人，弟已削食其脯矣。”三人大叱曰：“小儿恶舌，擒之为有名矣。”各吐朱丝绳来缚矩儿，竟不能脱。

木兰仗剑斗，三人各变蛇头，飞出湫上，以械来敌。木兰袖出一物，飞而啄蛇脑，盖鸛属也。三人乃复本形，投地乞免死。木兰曰：“即取吾弟来，迟则皆毙。”两人伏地，一人自去负矩儿出。木兰乃与之约曰：“今日之诛，吾不为已甚，他时泾阳门户之事，无许出援，仍陷罪辟。”皆唯唯去。木兰与矩儿还五百人驻兵地，适员帅以兵会，乃俱至中军，则法珠亦为被擒之速劓所缚，置阶下，是速劓服甘君不杀之义，而擒珠以赎罪也。贼数万人，擒斩殆尽，赛田杨嘿，俱赴员帅降。甘君入枹罕城，赏劳将士，以槛车载赛田、杨嘿、法珠，献阙下诛之。忽雷速劓俱贷

其死，餘賊擒者，釋五百四十人，斬三百三十六人，埋死回五处，横七里，冢周遭各二十弓，比于京观，可谓雄矣。

是夜，甘君宿城中，命刁斗维谨。勇士三十人，皆环帐露刃侍直。甘君吞碎针卧，胸中觉摩荡不成寐。二更后，有物蠕蠕在床下动，出地为小儿，匍匐将登床。甘君拔所悬剑劈之，凡五斫而成五小儿，皆不盈尺，踊身踏甘君腹，即气结不能展。小儿争以舌舐其脐，痒欲死。忽脐裂，针出如飞矢，小儿触针者皆堕死。天明，见床下数十针，穿五纸画猪形。旋有自缚呼于堂下者，军校视之，头面皆縈血缕，自称求见兵主。甘君命牵入，其人叩头曰：“叛回国珣，死晚矣。昨夜见全军破灭，以术为死者报仇，演猪儿食糟咒，妄图戕害，为天针所贯，痛彻心膂，殊不欲生，请受磔也。”甘君命并囚之，而谢员帅及夫人。用智请曰：“职妻云所俘四贼，俱犬豕之精，械送京师，恐遁形也，须授木兰符咒禁之。”甘君命木兰受教。员夫人曰：“前所织龟形诗，本咒回变者也。四咒即有四符，汝自书符镇压，至就戮。亦不能变矣。”木兰得其传，就槛车内书符刺于背，四贼叹曰：“囚固不能变，变亦何能复人道，礼拜清真寺哉！”甘君即使解四贼者入都代奏，将入蜀矣。员帅致词曰：“矩儿自言，合侍总帅马首，愿收之，并致夫人之意。”甘君曰：“于仆计诚得也，甘旨谁奉耶！”用智曰：“职久自当去，访嵩山妇翁，与妻偕隐。”妻云：“锦官城下，尚得与总帅纵论机宜，职仅于此相送。”甘君因呜咽为别，将及北栈，木兰曰：“送明公止此矣，不久亦入蜀听命。”甘君曰：“天女远送于栈，实恻我心，灭回之功，即以今名入告，荣封莅止，为不桀扬威，顾入蜀何缘，更深延伫。”木兰出涕曰：“鳞族女流，何敢弃其家室，或者宫车大去，翟茀无归，甯在行间，

借返邦国，亦未可知耳。”乃辞去。矩儿自随行，事甘君如父。甘君问曰：“木兰送我，色甚惨沮，果何隐忍耶。”矩儿曰：“阿姊不得于龙芝，此还反目之下，必及操戈，然芝性凶暴，姊必为所挫也。若许儿以十日往返报命，则姊之战功，可以稍酬矣。儿亦以报其涧底相援之谊。”甘君曰：“儿愿去，吾何靳焉。抵成都十日后，即盼儿归也。”矩儿曰：“尔时部署诸将犹未毕，儿自与姊还，且赴青城山谒吾母耳。”

矩儿即走远，入龙芝营，军人云：“副镇有疾，日与夫人构怨，戒外人不得通刺？”矩儿曰：“我戚属也，况同居虎卫，见何伤乎？”军人入告，芝命逐去。木兰忿曰：“国之将士，比狗彘何如？而重彼轻此，肺腑真别也。”芝詈曰：“彼狡童者，特私人耳。于时笑语，无面目者亦自不妨，独惜我难为丈夫矣。”矩儿闻声厉，遂出稳兵舍伺之。夜二鼓，闻军人呼曰：“君夫人被辱矣，奈何不相哀吁耶？”矩儿奔入，见龙芝缚木兰于柱，而自鞭之，乃大吼，飞两足击其左右颊。芝出不意，便倒地。矩儿乘其脊，挥拳殊重，芝创甚不能起。矩儿解木兰缚，军人背面称快。木兰曰：“尔恩义断绝，我已无夫，逝梁发笄，亦复何怨？自此相逢，即如寇仇，幸善避匿。”芝在地誓曰：“龙氏脉断，亦不欲延之，妇道沦夷，见者掩面，速去！勿以丑言污吾耳。”矩儿曰：“姊无为刺刺也！不忍芝，芝将忍汝，胡勿绝之？”木兰泣曰：“行矣！”军人皆哭送之。木兰随矩儿出，及褒斜间，黑雾蔽天，戈甲涌至，闻谷中呼曰：“涇阳弃妇，留尔罗襦去，否则夺之。”矩儿欲挺身斗。木兰取扬子江心镜龙照之，雾卷散，露鬼物数百，皆持械。木兰微哂曰：“是芝所链草木魔也。”出芦管吹之，鬼物尽飘去。芝下地来搏，矩儿伏弩射之。便叫曰：“死矣！”林莽中闻崩

塌声。木兰恸曰：“哀哉，芝被诛也。诚即天刑，我今何忍目击？”矩儿曰：“阿姊仁义人也，第业缘斩却，此正其时。”木兰拭涕以谢。抵成都，闻甘君方卧疾，径入起居。甘君曰：“儿归乎？天女返乎？九股苗连屯五百里，蜀东黔北楚南广西之境，绵绵延延，主抚者惑于人心，主剿者黯于地理，兼以疠疫无命，星躔告凶，蜀中如虎之师，疮痍未复，戎兵大事，系于我躬者，如千钧一发，能不忧哉！”木兰曰：“昔苗民逆命，神禹徂征，史传干羽舞阶，七旬来格，乃谏辞也。弃而勿征，以洞庭之野，界之而已。岂格之谓乎？若谓苗不格，由于德未敷，帝舜不宜有是，益之赞禹，宜于阙下，何待师中，传此一篇，开后世坐论太平，民不知兵之弊。今天子文德，岂逊虞廷。而有苗之众，倍蓰当日，群臣宴安盛明，鲜有勋伐，张皇无以作气，要结足以损威，实未好谋，非真罔济也。明公为故李将军，北平知畏，小范老子，西夏敢欺，天尚可回，寇何难殄？若忧思郁结，病且日臻，国家于何倚赖，忠勇失其凭依矣。”甘君瞿然曰：“天女起予是也，闻蜀兵多争。今渡锦江东下者千五百名，吾欲微行以观其轻与整，天女盍偕往？”木兰从之，经万里桥边酒家，入坐饮，一士翩然其来，饮毕。便入亭子赋诗云：

濯锦何心饮吸川，若为题柱访名贤。

不归独怅风云外，万里桥寻万里船。

后署司马季孙，甘君拱手问曰：“先生寄托幽遐，何来何往？”士喟然曰：“苗人并兴，此书生投笔之日，吾献策蜀帅不行，且东归耳。”甘君曰：“闻甘鼎招贤，我将自投幕府，请为先容可乎？”士仰天笑曰：“彼乌足以知予哉？”甘君曰：“士诚自量，亦未可轻量人也。明日今时，于此地相报何如？”士欽容曰：

“且如命。”遂别去，见蜀兵来渡如沸，喧嚣聒人，甘君叹曰：“实不能军，何以用命？”木兰曰：“固非节制之师，选锋而出，其人半可用也。”兵渡毕日将西夕，爰买舟游锦江。闻邻船有叩舷歌者，招木兰曰：“尔主人且维舟百花潭，入子美草堂，作萍踪话。”木兰告甘君曰：“招呼者即员夫人，乞明公依草堂之约。”甘君曰：“员帅别时，曾有此嘱，当速入俟。”无何，一童子前导，入草堂者，衣饰如村姬，而光烛九幽，神澹于水。甘君迎谢，各北面拜。木兰与夫人亦为礼。夫人南面坐，甘君侧坐西南隅，乃曰：“往者枹罕之役，夫人勤于王家，鼎奉以驰驱，始无陨越。今蜀江振旅，方虞独力不支，而忽下云斩，不爽临岐之信。夫人其将出世乎？抑有以教鼎也。”夫人曰：“自归泾原，而回文半幅，秦中士女，直宝之为碎金。好事若告于秦宗藩，遣其王妃相召，请织西征露布，即如教，王潜奏禁廷，欲以女尚书宣召，爰与夫计，隐青城山避之。伊未敢挂冠，俟瓜代者，即潜游嵩少耳。嗟乎，俗患才少，仙患才多，是以断机裂帛，宁使天宫绝业，不示世人。将懵懂以归真，勿纷华而入妄，固其所矣。总帅平苗，宜用文士，日中之司马季孙，相如后人，才真不世，命之持檄谕祸福，蜀中之苗，当不烦血刃，此心战之地，武事不胜用也。”甘君再拜受教。夫人与童子出门，甘君送之，已不复见，乃与木兰还幕云：

不求仙释问清真，漫诩西方有圣人。

那默德徒称教主，咸阳王始是良臣。

矛头咫尺生烟雾，壁后仓皇泣鬼神。

寄语天才息机事，妙明心可证前因。

藕房子詮曰：

铜头不见，锦缎聿兴，武事之终，复为文事，而争之者何也？人自夸其胸中之锦缎，则内争；人共逞其腕下之锦缎，则外争；争之不已，而刀枪剑戟，突至交加，必幻铜头于胸中，而不畏人之争。且悬铜头于腕下，而孰禁我之争！君子曰：“夫锦缎而可争也，织女其伤之矣。”

侠以武犯禁，禁在士师而终不能犯；儒以文乱法，法在宫府而卒致之乱；则岂非禁行而法阻儒之害甚于侠哉！锦缎之争也，所谓文事之祸，切于盗贼刀兵，关乎阴阳水火，非锦心之织女，孰与拯之，以秘息争，乃正本清源之道。

色丝机为三绝，吴宫所矜，而凡技能之以三绝称者，率仿乎此，织女不闻有是事也，宣则未知，秘于何有？史氏则以支机之石，著于严君平，不得谓织女无机。即不得谓织女之色与丝，非合机为三绝也。夫传神仙者志其宣，而录清异者述其秘，自秘三绝，而锦缎虽多，视犹粪土，彼蚩蚩之士夫，或冀得其全，或乞分其半，何为也哉？

史氏恶人之炫其长，曰才也、学也、识也，而思与不知而作者，以天人之力，廓而清之。云织女，则自无文以至大有文者，可以埋名矣。云秘三绝，则自无一长以至兼数长者，可以藏用矣。吾服斯旨之微而臧，罕譬而喻也。

明化醇倚床迷本相

胫走翼飞之理，诚则能明；神来智往之符，大无不化。

翻余恶梦，为君为仆之纷纭；历尽迷津，非我非鱼之隐约。

矩儿告甘君曰：“顷得父书，阿母以今日来青城山、儿将往谒。”木兰曰：“须乘夜去，明日恐错迕。”甘君亦促之。矩儿上青城山，未及半，月东出矣。忽二虎剪尾咆哮，径扑左右，风声入云，腥气满谷。矩儿腾身于右，出一拳飞击左虎，抉其目，又腾身于左，出一足横踢右虎，碎其阴，俱跳掷自毙，力尽卧岩畔焉。员夫人方与童子语，今夕矩儿当至，何莲漏深沉，尚闻其耶？”继闻山中虎啸声，猛省曰：“吾儿危矣。”命童子以符禁虎，将儿归。童子下半山，适虎母悲二子之已亡，来伺矩儿，则已昏然睡，将得而甘心矣。童子咒曰：

咄咄咄，山君坐折脑后骨。哈哈，封姨立堕一彪胎。

虎母自摇尾去，乃负矩儿还。员夫人唤曰：“儿勿眠，阿母在庵前。”矩儿醒，哭拜于地曰：“秦川风雨，母也因依；蜀郡烟尘，父兮睽隔。未跃姜家之鲤，如无邓氏之儿。永怀堂上刘樊，乘白云于此日；可忆膝前鸡犬，舐丹药以何年。敬谒青城，俨穷碧落。乌鸡反哺，须知季亦嗟予；鹤便重归，徒讶仙曾有子。”夫人谓曰：“儿志在诛钜，力于攻取，清宇内之恶，救民间之灾。消劫以慰天神，积功而扬父母，汉廷方朔，终是仙儿；鲁国汪錡，

断无殒死。惟兵为凶器，蛊乃皿虫，竖苟据乎膏肓，医勿为之和缓。从而伏枕，继以麾旗，提六六之魔头，断千千之蚕尾。鼎钟之绩成矣，河岳之光烂焉。从此叶县仙令，神返玉棺；蓝关从孙，迹留金字也。”矩儿拜辞，犹有靡依之态。员夫人袖出一幅剩锦付之，曰：“后五年迷道至牂牁江沉羽处，儿当踏此得渡。怪兽来攫者，亦乘此可免。”又指谓矩儿曰：“前者二虎毙，其族来报矣！儿避之。”矩儿回视，东旭射目，虎须若林，望阿母及童子，驻一悬崖。惟呼速去。矩儿遂以锦铺地，乘之起，即如御风。下山行，闻城隅笳鼓声，则蜀帅以备边还，来诣甘也。入幕伺之，蜀帅至，与甘君议戎事。甘君曰：“渡川兵两日计三千人，请简其半，驻酉阳州，调土番二千人，应秀山县。仆与君分统，劳逸均之。”蜀帅曰：“职愿为前部，领土番。”甘君曰：“请无速战，登山驰逐以示勇。倦则解甲卧，虑贼无谋来击，先列无数陷堑以待之。若有谋，必不敢来。俟仆覘贼者还，别有所决。”蜀帅曰：“昔总帅枹罕之战，以三千人破贼数万，军声震耳。可作三日聋，今闻所授策，又窥豹之一斑矣。”即日辞去。简千五百名精兵以待甘君。自以土番二千人作为前路，援秀山。甘君午后，仍与木兰微服出，至前酒家，待司为季孙不至。因取纸笔和昨诗云：

蜀云如锦织平川，别有人称锦里贤。

不见所思空对酒，隔江望断过江船。

后署古辽甘如怡和。久之，季孙足音仍寂。甘君曰：“天女其倚声焉？”木兰曰：“非荷戈者所优也。”亦题曰：

孰与清词涤九川，严公曾和杜陵贤。

天涯相访不相遇，返照难留估客船。

署东海郦仲离步韵。甘君曰：“天女自有姓名乎？”对曰：“先世道元，以注《水经》得亢其宗，雪食其遭烹田氏之辱。昔少在宫闱，君父以次女故，命名仲离也。”甘君曰：“逸韵天成，不为世人贬技，能诗者固不言诗耳。”日暮，季孙始偕一人至，揖甘君云：“此吾湖海友明化醇，阐阴阳化生之机，二十年矣。愿与吾偕至幕府。”甘君曰：“总帅以礼聘先生，命某代致。”即再拜。季孙同揖兴，命木兰将贽献，有书启云：

鼎膺朝廷钺旄，来蜀摄征讨事。独勇不克，独谋不臧，旁求俊明，几于废沐忘饭矣。侧闻先生，武库之门，文园之裔，风流释群伦之症结，放诞通六合之精神；惟苗民昧皇降之衷，故圣王以苍生为軫。是宜九辟，以命三军。谨以天家所颁赤白金卮，绿黄佩带，空头诰身二职，如意记事一枚，以将执雁之仪，匪若馈鯖之陋。

季孙称谢。化醇辞曰：“公以礼聘我，未合趋承，譬犹女子十年已字，百两方将，其附和之娃，在女家为媵姬，入男室为奔妾也，请从此绝。”甘君曰：“又何伤乎？实不虞两贤之同时集也！”木兰进曰：“明先生其守株者欤！则不敢请。既同有入幕之约，想亦不羁，安有初占连茹，忽著绝交者。”化醇赧乎其容，遂偕赴幕府，从此军中呼司马季孙为正参，而目化醇为副参。甘君自成都赴酉阳。行三日，所简精兵，已驻请号令。甘君与二参谋议曰：“闻苗酋乐般，本夜郎人，世为青衿，以诸生试还山中，被白苗擒之归，而妻以女。其翁死，因长自苗，彼不乐战争，为其下所怂恿，仆当乘其众心未固，遣一人陈说利害，彼心动必持两端。即不出降，亦不敢索战矣。缓则生变，方以计擒之，何如？”季孙曰：“吾当代为文檄之，即往说，总帅陈兵以耀

德。不十日，令彼自诛其强梁贼，手足已断，不降何为？”化醇曰：“酋所居地，风雨之会，阴阳之和，白苗建都，天一所生也；司马公赋性文明，木火之质，水既克火，泽亦灭木矣。化醇安土敦仁，历有年所，面垢不能去，浮土之形，脾醒不欲眠，燥土之气，自能制白苗积水，为天将收金，况以儒通墨，久得诵《金刚经》不烂之舌，羿毂必志，虞机善迎，非邀谕蜀之功，实佐平蛮之略耳。”季孙曰：“明副参理数融释，代吾行是也，总帅可从之。”甘君曰：“此行固用文战，二君皆优为之，仆拱手观成而已。”季孙为檄文毕，促化醇行。化醇自为诸生服，徒步入乱山中。近苗人村落，为逻者所执，即大笑曰：“蠢兹有苗，岂识吾与大王同游于庠，乃丙舍故人也，速以笋舆至，命门生舁之。”逻者亦笑曰：“此汉家博士弟子员也，偷狗之暇，乃欲攀龙，试以献吾王。”呼竹笼舁之行。见乐般，化醇曰：“王独不记入学鼓篋时耶？”般肃然曰：“芹茆薄采之年，其风肆好，爰及蛮貊，曷敢忘诸？”化醇曰：“某尝敬业乐群，亦乌知泮林之鸛，化为阿阁之凤也。”般大喜，亲释其缚曰：“使我友为囚，士贰其行矣。谨以谢。”化醇曰：“王自以为与汉孰大，而升陵伏莽，困石据藜，一朝挫跌，死则头行万里，生亦身具五刑，呜呼！狗何为而丧家？鸿何为而罹网？回忆生存黄屋，何如故物青衫？吾闻竖儒被诛，未闻王者不死矣。”般憬然而悟，蹙然而悲，前席请曰：“自隔一簣，鲜闻其过，有幸而教之者，愿伏而思之也。”化醇出司马正参谋之檄示之，云：

苗民之错处蛮服也，如裤中之虱，以人之汗垢长养之，及其蠢动而嚼肤吸血，则虽百岁老翁，慈眉覆目，犹将遣其稚孙辈，大索衣襦，得其物而遍示长幼，翁以指甲力

诛之，而后释于忿，其长幼毛孔蠕蠕，亦觉痛痒叠至。又无不人人自解其衣，各捕虬虱，必尽杀以为快。虱之为扰，致毙焉而后已。今夫蚁，跂喙墙下。闻厨中有馐鱼骨，狼籍粪草间，则小蚁以报于其王，统蚁帅十百，蚁兵万千，倍道疾驰，思负鱼骨归，以乐卒岁。然他穴食指动者，又逾山阜，渡津梁，率倾国之蚁以争此骨也。既而入粪草境，或数十百蚁，分载共归，其帅引于前，王殿于后。夫然，各返其穴，饮至策勋，国中无不厌若鱼骨者，固无患矣！则有自作不靖，游骑四出，行过厨下，或登厨人床，遽扰枕席。且历碗右，横行腥膻之场，厨人无怒，亦未之有，急拥彗扫除之，聚其王与帅卒而燔烧之，怒犹未已，踪至群穴，悉荡涤之。自此厨左右无蚁迹。尔白苗酋长，曾读书，知取譬矣。有不遭血流之虱乎？其潜居衣缝，仍窃老翁之汗垢以生可矣。有不被火攻之蚁乎？其不登庖厨，惟求鱼骨于粪草以退可矣。不然，告之话言，有征无战，就我菹醢，求死不得也。

般得檄，大恸出血曰：“吾侪小人，受涵濡而不知，有巢穴而自乱，旱譬而喻，实诱其衷。当哀吁邱山，以乞首领。今日之悖，乃红苗祸人也。”遂折竹箭为誓，命寨中立降旗，下书云：

谨守汉约，毋与番争。誓擒红苗，不敢白战。

谓化醇曰：“真吾师也，请执弟子礼。”化醇曰：“是何敢然！既为向化之儒，可讲分经之谊，并以行呼？以齿坐而已。”化醇行一，般行二，年亦化醇长。于是命军中猎雉兔之品，解一牛，烹羊豕二，为明一兄劝觞。般有健苗三人，兀左丞、易万户、曷都把，凶很善杀掠，皆不愿降化醇者，相与计曰：“大王为腐儒

惑矣，盍以女謁惑腐儒而潛髡之？”乃跪進一榼曰：“大王弟兄會合，非歌舞恐不樂也。”般曰：“誠哉！”命四苗女進：兩女齊唱，則兩女對舞。三人曰：“苗腔不足以襄嘉會，謹集杜四首，以垂手折腰諸節，按拍應之。”化醇以手作諾字。遂歌舞云：

只在忠良翊聖朝，崆峒使節上青霄。城南少婦愁多夢，漏泄春光有柳條。

來游此地不知還，曾閃朱旗北斗殷。諸葛大名垂宇宙，五溪衣服共雲山。

伐木丁丁山更幽，相親相近水中鷗。非關使者征求急，不廢江河萬古流。

打鼓發船何郡郎，青春作伴好還鄉。欲填溝壑惟疏放，暫醉佳人錦瑟旁。

般以酒屬化醇曰：“惟我一兄常醉其旁，何言暫也？”化醇答曰：“佳人有是，不填溝壑者僅矣。”四人中尤冶者，為折腰女謝鬢兒，極工諧媚。般命醉客者有賞，不能則答之。化醇視鬢兒妖艷，殆不從人間來，乘醉謂般曰：“昔已亡商辛，蚘死周涅，驪姬惑獻，狄後逐襄，尤物之生，多于異國。此倭媚者，非吾弟之禍水耶？”般亦笑曰：“以禍水決而注之，便請侍枕席，兄為柳下季乎？為蘇子卿乎？”化醇殊窘，謂般曰：“國事未了，何敢荒淫，是陷阿兄于不義也。”三人叩頭言曰：“國事大者，無過招降。今降旗豎矣，却吾主之意，軍中皆將自疑，愿出入小節，以悅慚新知。”鬢兒持巨觥以沃，般大悅，多予賞賚，自辭去。化醇醉甚，懵無知矣。三人呼鬢兒語曰：“汝功在旦夕，幸自奮陰符，能令腐儒自絕于衾裯，不使吾徒有殺使者之迹，則王心可轉，國祚可延耳。”鬢兒曰：“生死惟天所命，喪其精氣，或可為也。”

三人曰：“能如是，亦云可矣。”遂掖化醇入寢室。鬘儿为之脱帻解衣，导以物欲。化醇虽醉中，尚自敛抑，谓曰：“我室欲者二十年，不能陷溺，俟大王归汉之后，为尔相攸。”鬘儿嗤曰：“身虽窳苗中，亦不甘与淫娃伍。今禽也择木将栖矣，仍复驱之，将安归耶？”引刀欲自刺。化醇曰：“死无益也，若耽尔色者，早命横陈矣。我不爱尔生，岂惧尔死。无已。不异床，不异被，以报尔之诚。天明自去，若逼我以形秽，即以刀刺吾，受而不悔也。”鬘儿叹曰：“必不得已，诚如君命。”辄裸体入共枕被，化醇终不胜醉，作鼾声，鬘儿潜下其襦，不为觉，索所戏具，沉埋不复出。因幽思曰：“此嫌于无阳者，尺蠖之诎，有道人也。盍舍之？”既而曰：“精气尚完，无以复三帅也。”遂侧身抱其尻，而于前则以手按摩之，亦渐倦思卧矣。中夜稍醒，见小人寸余，出化醇鼻，登鬘儿之腹，细语曰：“吾伺主人睡熟，来与卿合。”鬘儿谓曰：“么麽之躯，焉与人媾？”小人曰：“彼勇敢强有力者之媾精，非吾为之用命乎？而讥其眇小也。”遽逞淫纵，亦不厌琐细云。鬘儿方神其技，闻化醇醒而泣曰：“天乎，三尸神误我矣。”以手踣鬘儿于地，鬘儿视寸余小人，遁入床下去，灵液满户，如与神道接焉。遂潜出。天明，化醇卧病，般诣床相慰，化醇曰：“尸神以淫摄吾阳，似无生理。若见怜者，使人舁还酉阳，誓不相累。”般亦嗟叹良久，谓其左右曰：“明副参以忠义来招抚，乍攫疾病，宜速送之归。”三人密启曰：“何不俟其死，而以丧归之。见我之诚慙。”般曰：“不然，非令舆疾还，其总帅必罪我，以是求降则可，卿等无辄僨大事。”三人乃嘱舁者：“及汉营而舁之荒壤，不必见汉卒一人。”舁者果力疾驰，三日抵酉阳城外，即弃之。始甘君不得化醇耗，谓季孙曰：“副参此行，殆有意外乎？”季孙曰：

“其酋必愿降，部下贼或多梗也。要不敢加害。”言未既，有巡军数人扶化醇入，神思委顿，瞪目不复一言，唯泣下。甘君命置其床，季孙坐侧叹曰：“明副参偕我出山，欲作何等事业，乃奄忽以终耶。”化醇微言曰：“吾不能制三尸神，遂遭息壤之盗，苗女入室，真精丧亡，殆不可恋世。”季孙曰：“凡被蛇蝎伤者，得其物治之则可愈。苗女为谁，缚之来，则系铃而解之，至便也。”化醇示以谢鬘儿状。季孙告甘君曰：“有能入白苗中，生劫谢鬘儿者乎？”甘君曰：“独吾矩儿能之，恐不为女妓辱。”呼矩儿至，告以所为。矩儿曰：“似无不可，但儿将祷于父母，卜吉而后去，须以第三夜也。”是夕，化醇进仙术粥，稍未昏眩，二更灯烬尚荧，见有女子来诣者曰：“副参不淫而丧精，吾奉神人命，以淫而疗疾。”化醇自思：“戒嗜欲一关，以为苗女攻破，此即何拘泥乎？”起就女子乞医治。女子曰：“吾能治人疾，不能医兽病也。”出一镜示曰：“试照尔形？”化醇视镜，己乃变猕猴焉；更照女子，固天仙也。益悼叹曰：“人也而兽，半生道气安在哉？既为兽，亦甘秽形矣。”即拥此女子。闻扣扉者言曰：“明化醇为此，真堕落也。”女子答曰：“儒种不可失，吾自求配，何哓哓者为。”语毕，见此女亦为牝猴，告化醇曰：“以肉治耶？以铁治耶？”化醇大惊曰：“吾皆不欲治矣。”此牝猴遂据而淫之，殊无所苦，亦心死任之耳。将晓，仍一两人也，下床而隐。化醇欲途既开，道果顿萎，眠食俱废，以俟幽欢。及次夜，前女子不复至，窃冀牝猴之来，亦无庸拒。终已寂寂。

越宿，渐失本形，季孙来视，化醇骨立矣。而言词转清越，诙谐百出。佚荡异平时。季孙曰：“君为魔鬼侵害矣，亦思返本乎？”化醇笑曰：“无欲以观，不如欲；即色皆是，何故即空。”

甘君入，见化醇心疾未愈，曰：“今当命矩儿去，迎鬘医来。”化醇曰：“畴昔之夜，有美一人，惠然肯来，勿药有喜。夫鬘儿其次焉者也。”甘君出，谓矩儿宜去。矩儿曰：“儿祷于父母，梦中报云，借淫鸩之口，取叛苗之头，夏姬自访巫臣，少伯能谐西子，为国熊罴士，无与人床第谋也。”甘君曰：“令彼自杀人，如天之行疾，非神人善谋。吾智不及此。”

矩儿乃趁日落驰去，初更至其地，见降旗下有苗贼数人，喃喃私骂。问曰：“此旗何为而逢公等之怒也？”骂者曰：“童子何知，我红主来邀白主举事，前以汉书生立谈，遽为摇惑，而植此旗，此中兀左丞报书我主，今特命国之副车，来责背盟，犹自相持不下，作厌厌夜饮，以效古人舌战之瞋。吾徒役于人者，奔命终日，马瘠仆痛，是以向旗而睡。”矩儿曰：“此蜀都把之人，不善劳客使也。”请入为治具设食，径去寨后厨中呼曰：“副车之从者，饥且渴，何不饮食之？”厨苗曰：“尔何童？来理此事。”矩儿曰：“为从者荷食器者也。尔虽慢客，客不自言耶。”厨苗谢曰：“诚供刀匕者之疏也，幸延进。”从寨左过女部东小室中，即觴客所。矩儿出招红苗曰：“厨者命小子导入款洽。”红苗悦，从之行，入置酒室。矩儿旁瞰邻屋，即贮娇舍，因入为礼。四女皆问曰：“汉娃何役于是？”矩儿曰：“吾全家为天兵所驱，降天朝得不死。甘总帅以谢氏女淫死明副参，遣十员将，来取谢女首，父母命我，群女畏死者先通款，不至玉石无分也。”鬘儿倒地哭曰：“我亦汉民，何为欲取我首？”三女亦悲哽。矩儿曰：“吾不来告，杀人者死，不杀人者亦未必生。今三女能以贄授吾，陈于父母，速纳款。则三女不死矣。其一女必欲杀者，但自陈主使害副参之人，吾亦全家代请免死。甘总帅恻隐仁人，或得宥死，徒

恸哭何济耶。”鬘儿跪陈其困云：“我不欲贼汉使，而兀左丞、易万户、曷都把三人，以势胁之，始命手刃，我更思其次，乃以肤肉累盛德，即于阽危，悔将何及矣！”矩儿曰：“然则坑汝四女者，唯此三人，若献谗于大王，而使就戮，吾归告父母，列汝辈军功，岂徒不诛斩已耶！”鬘儿曰：“主人厌此三人，阻挠降事，稍为浸润，王必诛之。不待用谗也。”矩儿曰：“其无诳乎？则请设誓。”四女皆伏地仰天自诅。矩儿亦从之盟。起曰：“三人头即纳款具矣，安用他贄。”其三女恐不胜重托，鬘儿复誓曰：“我不能取彼三人首者，仍将吾首去，不波及诸姊。”

三女皆洒涕谢。矩儿曰：“三日内，汝大王以三头悬旗下，即受抚之期也，吾自领前军策救汝等。”四女齐诤曰：“童子亦将军耶？”答曰：“临数十阵，歼千百人，岂真汉娃也哉。”即奔去。其足捷，虽神骏不能追。四女同额庆曰：“天公不欲吾四人死，故遣神人来，不尽人谋，无以酬天赐矣！”鬘儿曰：“孰昵大王而进其说。”三女皆曰：“谢姊以媚副参之术媚大王，即以死副参之心死三帅，或援三妹以为证，同声相应，妹等靡不从也。”鬘儿曰：“我将托疾以诒大王，苟问三姊，则以忤兀左丞对，吾见大王，自有以耸动。盖左丞在三人中，为有智谋而强悍者，大王固尝猜忌之。诛此，则易万户曷都把，接踵死矣。”三女皆服其巧。后般果召鬘儿，辞以疾。复问三女，则对曰：“鬘婢向承大王欢，不屑与臣下戏。兀左丞昨夜伺大王与红苗人话，呼鬘婢歌舞。彼辞曰：‘大王在前，犹可以奏薄技；私自为好，欺君父也。’左丞怒，以剑拟之。彼散发自求死，故甚惫也。”般促鬘儿问状曰：“恹恹不起，为明一兄乎？”对曰：“昔以大王命侍明副参，婢求合也，彼且不愿，云：‘即不能无欲，何至夺大王

欢?’婢束缚驰骤之，以至于病，卒不少动，所谓人之无情也。何足以劳我寤思，而恹恹至此。”般曰：“病不于明，则在我矣？”对曰：“婢每念大王丰度云龙，神明天马，辄轩髻鼓舞之不遑。苟无病而呻，悖之至也。”语毕，泪涌湿衫袖。般问曰：“且诉吾，无自掩抑。”鬟儿曰：“婢此时，不敢不以实告，大王幸勿泄，若其人知背面语，不独罪婢，祸且及大王耳。”般怒曰：“可是兀狗！”鬟儿曰：“婢视其人，竟不如狗，狗之性，守主人戒。严门庭之禁。兀左丞晓夜淫纵，勾结红苗人，入据大王坐，犹使折辱大王，曰：‘酸丁无耻，便拥虚位，且不听吾言，而信汉腐明化醇之说，无端竖降旗，自绝之道也。早晚吾斫其头，来献尔主！’似此妨主之事，狗肯为哉。”般益怒曰：“是固然矣，何以命汝歌舞，而迫汝以死。遂槁容而顰面，若是之不堪？”鬟儿痛哭，咽死半日，乃苏曰：“婢辈曼声以歌，连臂而舞，以侑大王之觞。兀左丞何人，先淫彼三婢，又欲婢一人荐寝后，更作歌舞？婢曰：‘此身大王所幸之身也，此技大王所悦之技也。左承若罔上行私，罪且不测矣。’左丞勃然，掷剑欲杀婢。婢曰：‘杀我，大王必报。’左丞詈曰：‘大王直一文耶，此位不久属吾矣。尸居馀气，作威福者几时？’婢以头触彼。彼命曳归，狼狽将死，见大王而诉其愤懣，死不朽也。”

般又召三女，问以何故被兀狗淫。三女泣曰：“某等三婢无宠于大王，忍颜为此，亦非中心悦彼。谢婢不堪其虐，惟大王怜之。”般命四女出，密召兀左丞至帐中议事。兀趋进，般命缚之。兀呼曰：“某无罪，何故遭缚？”般数之曰：“兀狗尚云无罪款！令予杀天使，罪一；以书通红苗，使彼来责予，罪二；予虽薄德，未必遁荒。汝狗欲夺予位，罪三；歌舞女非汝狗所得染指，而敢淫

三女，罪四；谢鬘儿予与明一兄昵爱之姬，汝狗欲私之，欲役之，又以剑胁之；罪五；有此五罪，不速斩，何以示六军，牵出斩之。”兀叹曰：“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，其大王之谓矣。”乃就戮。易万户曷都把相与悲曰：“大王诛左丞，吾二人死期近矣。”哭兀尸而刎焉。般闻之喜曰：“三人死，无梗降书者矣。”命以三头置旗下。矩儿随正参至，乐般面缚出降，季孙释之，与巡视营垒，降其众五万人。季孙问曰：“苗女谢鬘儿安在？”旋有自缚前者曰：“婢万死，奉主命侍明副参床侧，非有蛊惑，而副参舆疾归，如一息尚存，婢愿奉药饵。有不讳，则以身殉。”季孙曰：“谁谓蛮夷之乡，无巾帼之彦耶？”即命载，先诣副参室。其三女亦放还乡里。乐般入酉阳城，将谒甘君。传化醇将死，甘君往视，般不及见，季孙入化醇室，甘君垂泪言曰：“先生以死医来，宜副参之不治也。”季孙骇问化醇之人，则曰：“昨鬘儿来省，一恸便绝，但心头微温，停之庑下，故副参之疾危甚。”季孙曰：“果尔，宜用从治之法，先救鬘儿。”甘君召木兰问曰：“天女出世，应有活人丹。今急而求之矣。”木兰曰：“昔白鹤滩矮道人借鼃首，用母丹济之；石湾之战，五十人为姜万赤咒死，用子丹救之，皆无有存焉者矣。或以涎香治死人，三日内皆可活。”甘君曰：“苗女以哀死，乞赐返魂香也。”

木兰入庑下卧鬘儿处，人窃窥之，惟见吐细火一缕，熏其鼻观，满室闻异香。木兰即去。鬘儿作号楚声，吐结痰如大果核，遂活。遽走入化醇室，则病者痰方上涌如轳轳。目眇眇返指，色变黑。鬘儿复咳出一果核投入轳轳间，病者色转黄白，目渐合，无声。左右惊，将以气绝奔告。鬘儿曰：“无咩，副参自此生矣。”顷之，甘君与季孙偕视，则化醇倚床坐，鬘儿侍语，各如

平常。化醇拱手曰：“司马君即于今世相见，实化醇他生所未敢卜者，然总帅泽及一同穴，惠于两再生矣。”鬘儿亦叩语曰：“婢死去，冥中将治以杀副参罪。忽闻门外有副参代诉之语，冥王渐释怒，香气之来，冥中皆合掌颂天女者三，示婢以二果，命连核啖之，乃复见天日也。王师其得天女助耶？”季孙曰：“总帅剑佩之林，其人斯在，勿传妖妄也。”化醇似有赧焉者，言曰：“生死之恩，岂敢忘报？第鬘儿来侍，未忍驱之。”甘君笑曰：“副参始为愿士，今变轶材，遭用兵之诈谋，非有疾而好色。请传餐即如冀馐，行阵无异邛垆，妇道无成，吾时方利，何至若垓下之美人。晋阳之玉体也。”鬘儿亦跪请曰：“生死而后，无复香粉情，即侍副参，宁为嫫褻，非洁白无以立行间，求雌求牡之私，重来则尽消融矣。”化醇亦点头曰：“吾返初性，彼存其真，当冥途相赴之时，冷然一悟。”甘君喜曰：“若然，则一辟一阖之原，已自了了也。于吾军必有所济。”召木兰至，谓鬘儿曰：“汝不识天女耶，即此将是矣。”鬘儿曰：“婢亦愿饰此妆于军中无异服，可隶女弟子乎？”木兰曰：“可也，教尔执戈而无感悦。他日或有用奇之地。”鬘儿拜倒其下，称曰：“师氏。”甘君季孙皆贺木兰得弟，而化醇惟恐鬘儿背师也。矩儿前曰：“副参今日有治疾之小妻，乃得鱼兔而忘筌蹄，邈吾斧克人矣。”甘君大笑，谓化醇曰：“是儿之致谢娘也，亦尽心力。副参以隔世而有遗忘，宜童子不能嘿嘿耳。”化醇命鬘儿拜，自亦举手谢。矩儿曰：“谢娘固我同盟，于副参聊效一轩渠也，何敢言德？”帐外苗有持书献者，不知从何方来，谨入告，木兰自率鬘儿行。甘君与两参议出，命呈书同视之：

居交留岁余，望夜，交王宫中，起黑子百斛，倒激天

庭，潜伏云路察，有夜游神报云：往年王两妃，同日各举一子，是洪荒时蛇身九首之相柳，降于宫中者。析为二躯，大者六首，小三首焉。吾思冯盎碑下之物，结体在是，殆费搜索矣。倭贼将为再世辅命，今隐山中为盲僧，养时晦以复吾仇也。前夜以小伎俩，胁交王使纳款。于是江坪海宴，屈蚝建牙，领舟师之利达，旋兵甲子矣。交王议遣二子入侍，若诱而诛之，反速无祸；如却其质，反迟有祸。然不大反，安用相柳？迨其时，国家将帅，必有兵死者。死疆场正也，夫又何怵？中山国中，曾晤本师，有书来讯云，弟子得交大贤，殊有近境，因思明公，勋施已烂，居已弥恭。在天之降真宰，率土而罹俊髦，可云宜且有矣。川中事藏，行赴楚师，用妖之地。吾檄恶神相援，幸勿惶惧，酈天女入世，多立奇庸，为道人申未亡人之庆。年月日，宜京道院遣白苗寄。

甘君谓两参谋曰：“是吾广州之灭火真人也，出入生死，变通阴阳。今潜踪交畱，俟吾还广，复相助耳。”以书示木兰，答曰：“矮道人谓妾为未亡人，何齿牙之轻薄也。”甘君命乐般入见，般陈词曰：“某虽长白蛮，实为黠俊。惟总帅俾之来归，与以安缉。自今以往，将复为汉臣，不没于群丑。”甘君温语慰之，且问曰：“传书之人，亦汝白苗族耶。”般曰：“即某次子也，始为南人所掠，今始归。前日相逢，犹疑梦寐。”甘君曰：“父子归汉，苗民不足平矣，何不令尔子见我？”般曰：“虑幼小未尝见总帅，未免跼蹐。”即呼至，小童也，跪拜如汉礼。甘君问：“年几何矣？命名为谁？”对曰：“犵儿刚十二岁。”甘君曰：“汝在南交，见矮道人而为之雁使？髻髻之龄，乌能由广达滇，而至川东也？”对曰：

“犵儿自红夷之赌咒河入滇，差近于广西矣。”甘君问曰：“亦识字乎？能试剑乎？”对曰：“剑术得之道人，字学由于阿父。”甘君大喜，呼矩儿入曰：“汝两小击剑为乐，吾薄言观之。”矩儿曰：“以何为赌？”季孙曰：“小锦袍一，玉条脱二。”两童掣剑，就地腾起，自辰至午，无胜负，千五百人及降苗聚观者，色飞眉舞，啧啧不已。甘君命曰：“止！止！倍所赌物并赏之。”化醇曰：“予与乐君故文字交，矩、犵两童又战阵友，今日少长咸集，当得聊咏。”矩儿曰：“儿不能为斯，请退。”甘君曰：“儿之家学，庶几天上人，乃肯让犵儿独步哉！”矩儿称不敢。木兰率鬘儿出，告甘君曰：“女弟子本娴武事，略一指点，技可用矣。”甘君曰：“胡勿进以文教？”乐般曰：“彼在帐中，时歌新曲，皆其自撰也。称其少日尝师大家。”木兰曰：“搦管之事，重于操戈，吾不必贤于弟子矣。”季孙曰：“昔者属和总帅清吟，尚留万里桥边酒人之壁，而多逊谢娘乎？”甘君曰：“八人各拈二韵，吾自引之：

反侧争先为几肉，（鼎）忧危取次到般瓠。要求玉烛光天下，（季孙）曾载金支漾海隅。尘劫尚烦刀鬪鹤，（木兰）远怀犹吝树珊瑚。愁从绝域看标柱，（犵儿）枉被重门识弃繻。计出仲连城内箭，（化醇）魂飞交甫水间珠。手援桴鼓征非战，（鬘儿）志合胶庠侠是儒。并跼女戎修鞞鞬，（般）成行儿戏列氍毹。乞医留侍鲁男子，（矩儿）杀贼走降崔大夫。榭叶山空闻解甲，（鼎）莲花幙静伫投壶。磨崖功勿铭关塞，（季孙）横槊诗原著舳舻。人谓军仍有一范，（木兰）我占田必获三狐。尽教象负甘除刺，（犵儿）但得羊来愿捋须。涤器马卿方谕蜀，（化醇）造舟王濬可平吴。阴谋及妇羞言哲，（鬘儿）外事当官肯入粗。身受国家归命册，（般）

气嘘妖孽辟兵符。焉知虎旅分醪宴，(矩儿)已制龙楼。献捷图。(鼎)

赋毕，蜀帅遣告云：“秀山贼来逐土番，遇伏者皆死。今请受降。”甘君问般曰：“是卿招之使来者耶？”答曰：“犯天兵者，正不知死所，前已召孽子鬻儿，束部下二千人来款。又获濡滞之愆，乞免治。”甘君曰：“仆将赴湖湘，卿子须以降人还故寨，卿与犷儿偕入楚耳。”遂檄蜀将士留镇，而奏请随征者七人。犷儿授小冠军使：

山人枕石易朦胧，真色都由幻妄中。
腐里可怜尊俎钉，神方不解试芎蒭。
行来玉女难逢笑，望去金夫自有躬。
谁谓令严军寂寂，天教妇孺诘兵戎。

能鰓丈人诮曰：

铜销则无武，锦秘则无文，而怪物横行，奇书散佚，是由不能明乎。罔缁化醇之理，而侈谈性命，已落空禅，稍涉功能，仍流杂伯，无稽勿询，鲜见其可。史氏提唱微言，表之曰明化醇，始知尽人物性以赞化育，于斯诣极也。

床附乎身，故由趾足而肤，皆能为剥，倚之则时徙时依，不剥其趾足肤者。保不剥其心腹肾肠乎？床也者，构精之区，罔缁则不足语此。明化醇而倚床，则将以其明，而致之于化生矣。倘所谓自明而诚者欤！

在床为偃息之象，倚床乃辗转之神，有存有养者，不为是形。何思何虑者，不及此态。则明而即于昏，其即倚床时之出人也。

化醇之相，乃善相也。妍者见之而废其妍，蚩者见之而忘其蚩，育物之道，胥以其相矣。且非以己之自视，与己之视人为相，而以人之视己，与人之视人为相，则数通乎河岳日星，而理极乎乾生坤始，岂徒释氏二十四善相之说哉！

物以有者为末，而以无者为本，化醇之本相，所谓戒慎乎其所不睹者。此时固无人见，亦无己见，斯本相涵焉。戒慎之功，葆此本相也。不葆则迷矣。

迷者迥别于忘，忘本相，则天也而人，人也而物，皆不知其谁何？盖仙官居尘世，不复慕仙；贵人为畜生，安能知贵。由于忘也。迷则相在是，持之过急则忽在彼，本相自然，验之较亲则又茫然。先迷后得，是在明之者。史氏婆心，传此一篇，以为尽性人斟酌至善。

蟬史卷之六

玛知古悬镜瞩中州

茹古涵今，达者间能通之象数；见微知著，恒流靡自识其端倪。三百六十之旬，地球独转；三万六千之界，人镜同看。

甘君由酉阳之秀山，趋楚南辰州界。来会者两节度使四镇将，合词曰：“某等之望旆旌也，甚于云霓，侧闻陇右之战，回部多死声；川东之征，白苗无斗志。乃今蒞止，何以筹之。”甘君问构乱之由，伤残之状。皆曰：“厥初致寇，则自武臣。及叛形已成，而销弭未能，转施搏激。又守土者自谓无虞，以至于倾败也。盖红苗之渠，贾所易种，生而诡譎，羁其部豪，先十年，别苗弄兵，某副使偕一镇帅出抚，此渠憬而来降，曾不知文吏多贪，武夫多暴耳。则有腹地莠民，利其土壤，讐所出而思夺之，官罔秉正衡，袒于先入，因而尽索赍布，殊无厌时，苗固道路以目矣。又士卒骄横，藉帅之威，牵其牲畜，发其盖藏，迭乱其家室，苗之欲甘心也。未尝不请命于此渠也。渠乃与前僭军之某帅，结无伦理之兄弟，联不嫁娶之婚姻。某日与宴乐，忘乎食肉寝处皮者，环而睥睨。悉犬与羊也，而假以火器之利，告以兵防之衰，渠始有逆谋，设醴伏甲，随行二百人，殉于苗窟。此时司土者，率其壮丁，婴城固守，以待援师。苗犹不敢逞，乃戮数不侵叛之苗，悬首隘口，如以油止火，引使来燬矣。城中又不设备，

苗大至，官民潰奔，兵弁罔有统摄，变服为逋客，苗始知文吏贪而无谋，武夫暴而无勇，有如此也。夫而后用我之火器以攻我，夺我之兵防以惧我，焚掠之惨，古所未闻。一统军之首，购有重赏；三司马之家，烧无余烬。自辰星之次，延及鬼方，转输多被劫之民，招抚有受欺之使。既进退之皆失，亦存亡而不知矣。”甘君曰：“仆非能料贼者，但公等韬略，不外募乡兵、招降贼，火空巢以立威，悬重赏以明信。数者未尝不当，行之亦贵合宜。夫苗民梗化，知吾弱也。仆闻诸道路，凡有进剿，降苗在前，乡兵次之，而大军为之后。此必不得功之势，非彼知吾弱而更示之以弱乎？降苗未图奋斗，必反蹙乡民，而掣大军之肘。乡民应募者，多欲报其私忿，胜则薄赏，败无所惩，无不相率退矣。大军之中馁，积累弥多，又复自相惊呼？以至失律，至于奏绩无期，始搜其空村，整旅以进。名曰焚巢。铺张文告，获贼首。及以贼颇来者，量赏万千贯，是又讳弱示强，而其弱更甚者也。仆与诸君约，降苗勿用，置乡兵于后军，立营数十处，以牵制苗民，徐议攻取。”众皆曰：“枢密屡命合围，兵势苟分，散而不整，果计出万全耶。”甘君曰：“前此尝合围矣，而卒不胜者，人心各有所藉，贼志为之益坚。今分兵，则分贼之心与力也，而我兵之心力大可用矣。”众皆怀疑惧退。

甘君自驻绝险地，调楚师二百人隶帐前。季孙进曰：“结营绝险，所谓置之死地也，亦可以饵贼。”化醇曰：“总帅善于用寡，真折冲之略；然寡者无不藏多，请炼纳甲之术。”木兰曰：“帐后樵径通粤西，下有巴蛇穴，屠尧时蛇被斩，遂空其居，有卒千人不足伏也。”方会议间，有自寨后至者，蹶屣担簦四人，则桑蛸及常越、沙明、邬郁也。甘君问曰：“从事曷以知仆驻

此？”蠋生曰：“惟此处苗人不设游骑，吾故筮《易》得之。”木兰揖曰：“从事还识我否？”蠋生殊未省。甘君曰：“即甲子城中央井中之天女也，今出世为将矣！”蠋生叹息。二溜言曰：“某二人与邬郁，先数月至。为苗所擒，送其帅，将为戮矣。幸有故海贼小比目鱼者，亦循州人，素识邬郁，为帅之前部，请于帅，并释三人，总帅大旗以间道发，求旬日不得，适从事至，得与偕行也。”甘君置酒款蠋生，三人亦分酌。饮酣，问乐般曰：“红苗何日可平耶？”般对曰：“红苗虽数十万，不难驱除，其酋噩青气，得古兵法，其成谋如山岳之镇也，其变计若江河之奔也。能擒其一子两将，彼心灰而智短，殆缚牢豕耳。明公有数国士，会当合神智以佐肤功，第捷期未敢臆断也。”蠋生问：“何客？”甘君曰：“此白苗之降君长也，故文学士，凡询谋必及焉。适副参有纳甲之议，先生筑城时，记尝为之，可复炼乎？”蠋生曰：“军中当以麾下士卒施为，前此依神将值日用事耳。乞选其徒以付天女，则不劳而有获也。”木兰曰：“从事以吾为道流耶？”蠋生曰：“易之藏诸用，即遁甲法，天女而谢不能，则前在广州，何以五十舟师而寄百人鳞甲也。”木兰乃诺。其明日，军将以名册进，楚师八千人，乡兵二千人，请分几处立寨？甘君曰：“分营十四处，每营置官兵四百名，乡兵一百名，共官兵五千六百名，乡兵一千四百名，大营拨官兵二百名，乡兵二百名，馀兵俟定夺。”蠋生曰：“请以正兵为七营，法元武；奇兵为七营，法苍龙；红苗乃鹑火也，水以压之而使败，坚守者不动也。木以引之而使疲，诱战者不静也。正奇以衣甲辨色，正黑奇青，贼善守，则正亦为奇，尽青色。贼善战，则奇亦为正，尽黑色，均以旗色之青黑招之，旗色未变而动静乖方，戮队长以徇。”甘君从之。化醇曰：

“正兵之方位，须三四联属，三才四时居乎其中。奇兵之方位，须二五错综，二曜五星行乎其际。何如？”甘君曰：“是真得参两之理。”季孙曰：“元武之第一营，以少女主之，谢娘可矣。苍龙之第一营，以长男主之，矩儿可矣。”甘君曰：“是又得刚柔之性。”木兰曰：“妾自以二百乡兵，于巴蛇空谷中炼遁甲，助总帅大营。”甘君曰：“更当以犷儿为策应使，常越、沙明、邬郁为侦探使，引乡兵百名。吾与桑从事、司马正参、明副参、乐君五人，共帐幄部署大略。”有使命至，读敕书云：

尔臣鼎，一战而灭回贼，数词而降白苗。古者鹰扬虎拜之猷，正未识谁当伯仲矣。入楚七人，惟尔所协力同心，以应国家运会，何入告犹斤斤也。苗乃作慝，洞庭以南，蹂躏十之六七，朕以宵旰忧虑，寄尔屏藩，将在用命，王事治如一家，深恐旗帜纷如，自署某家军，师中必有以矛攻盾之患。今官兵虽已听调，两节度四镇将，或功名之间，人自为令，虽不至国三君而无适从，主气未凝，何以整旅。夫三帅成擒，九节度败绩，其理彰矣。兹敕武臣外，爰告尔鼎，斩马上方剑，不得已掣之，毋使议其后者有牛牧之叹。年月日。枢密院奉敕。

读敕毕，节镇六人俱进谒听令。甘君出一兵帖曰：“诸君视之，荆湖节度使李，以千人驻东路；西川节度使郭，以千人驻西路；朗州大都督金，自以本部二千人驻辰州；黔州大都督张，自以本部二千人驻铜仁；均护军储。永州都督许，奖州都督史，各以官兵二百名，乡兵二百名，约束降苗，巡察十四营偏裨功罪，其偏裨二十八员，分领各营兵弁。”六人皆奉命惟谨。甘君退帐中，与木兰计曰：“遁甲之道，入多于少，亦可加少为多。今乡兵

才二百名，伏蛇穴中，未见居然劲敌也，能演为千人乎？则虚而制实变必胜常矣。”木兰曰：“主多者为遁之通，主少者为遁之复。昔武侯空江置石以疑陆逊，蒋帝茂草化兵而悚符坚，即主多之遁术。请结坛谷中，以二百乡兵听调度，营中金鼓喧之，一夕，术可成也。”甘君曰：“善。”木兰自引乡兵入蛇穴，缚草人八百躯，以引火药纸为旗，以地雷为械。仗剑咒曰：

五魔五鬼结草人，人魔人鬼八百真。

贼麋至者以火焚，焚贼不死焚人身。

营中金鼓声，达晓震其上。乡兵既锐不可当，草人亦神且莫测。时常越等往探苗中归，告甘君曰：“今晚噩青气，率万人来劫大营，是小比目鱼所告者。”甘君遣帐下将，持兵帖暗谕十四营巡察。许史二都督遍示十四营，以兹夕为备。鬘儿自去元武第一营，矩儿自去苍龙第一营矣。甘君坐帐中，木兰居蛇穴以俟夜劫。军中半夜不见群苗至，几谓常越等为小比目鱼所给矣。迨四更，乐般出帐外。闻人马杂沓，若将进大营者，呼曰：“贼至！”甘君以令旗掷下，官兵二百俱退走，噩青气颇知兵，以为是必有诈，分两将以五千人截伏兵，径奔大营，壕沟浅窄。且铁蒺藜亦疏布，遂招呼跃而过。进寨门，如入无人境。薪火狼籍，后帐洞开，尽弛刁斗。噩笑曰：“甘鼎用兵，浪得名耳！夫空营设伏。更鼓夜严，力称能事。若是之乱，则窜也，非伏也。”有呻吟卒两人卧帐外地，执讯之，云：“病不能执械，故弃此。”问总帅及众兵所在？即低语曰：“总帅伏谷中以俟，拥精兵数千，戒我等勿泄也。”噩又笑曰：“斯言妄也，有精兵数千，而据谷中何为哉？必惶惧而走。虑吾穷其所往也。”谓二卒曰：“汝能导吾兵搜山谷者，则贷一死，不然且戮汝。”二卒泣曰：“诚疾革。”

然畏利刃，且匍匐去，见大兵，即求释也。噩许之。行至蛇穴口，火光烛霄，鼓角潜起，二卒自去。噩命其徒曰：“是必无重兵，虚吆喝耳。”将进攻，忽火箭乱发，穴外有官兵截出，呼曰：“贼勿蹙吾总帅。”噩挥众击之，不战而败。纷纷奔走，噩曰：“此即伏兵，何足道也。”自引军入穴。乡兵二百名大呼曰：“贼堕伏中矣。”噩视此兵，皆徒手无战具。问曰：“甘鼎何在？”乡兵曰：“不在此穴，坐大营中。”噩曰：“嘻！断无赤手而能拒敌之精兵？”舍二百人而突入，见兵士赤衣甲者，如负墙立。噩曰：“此亦疑兵也。”取毒弩射之，惟见赤衣甲士，摇旗举械，则地雷轰焉。噩以后兵先退，中地雷死者不止千人，及噩奔走出穴前，前诈败之官兵，尽发火箭，其四散走者。木兰立空际，授乡兵以巨网弋之，网围二三里，生擒千余人。噩遁出，逢两将之截伏兵者，诉曰：“吾等五千人，为汉军截击，全师之前后左右，不能相顾。即一身之头目手足，亦不能自存。今护大王者不及三百人，奈何？”噩曰：“吾所领兵，亦相随无几，速归图复仇耳。”乃喘急奔去。苗人半丧马徒步焉。

甘君坐帐中，红苗愿降者二千人。甘君给免死帖，分隶李郭二节使军后。正奇十四营，擒斩四千余人，遁去者千余苗而已。甘君命以被俘之贼，付许史两都督勘治，胁从者赦使归，济恶者予骈斩。鬘儿缚一女苗至，年十九，云是噩青气之女，有勇好杀人。矩儿缚一雏苗至，才十四五岁。云是噩甥，曾戕故统军者。甘君命磔之，悬首最高岭。

其明日，许史两都督来谒曰：“奉勘逆苗，一人自称噩青气，实未敢决，兹执之来请明辨。”甘君问曰：“汝叛酋耶？女及甥俱受极刑，知之否？”其贼大恟曰：“明公何不稍缓诛之，及予

毕命，而鬼道悠悠，儿女辈竟疾行先长也，痛哉！”甘君问两都督云：“其同为戮者，俱何所言？”对曰：“其状激楚相告，如蜂蚁之有君，是以稍疑，又未敢信。”甘君曰：“此易辨也！”召乐般出，问：“卿识噩贼乎？”曰：“同主苗窟，过从无常。今即邪正异趋，何至覩面不相识也。”甘君曰：“阶下囚即其人否？”般熟视而笑曰：“青气虽有反相，此囚安得形模。”甘君怒曰：“彼能得纪信之心，此竟披智高之服，何其诡也。”呼斩之，亦悬其首。蠋生言曰：“苗人挫衄，必毒我师，彼中瘴雾之隙，魑魍如鸢，宜防其策邪犯正也。”矩儿曰：“若出彼不意，儿与阿姊及犷儿鬘儿几儿女，以轻兵劫贼营，虽有妖邪，不及逞耳。”季孙曰：“贼知兵，必自为备，可宵中鸣金呐喊以扰之，勿踰其营。”及明而后战，诸将无能当噩青气者，虑其毒弩惟矩儿肤革不畏此，可与转战胜之，矩儿自愿敌噩。化醇曰：“昨者鬘儿梦恶，恐不利于行。”甘君谓蠋生筮之，得《归妹》之六五，蠋生蹙然曰：“征凶无攸利，卦辞可知。”又《彖辞》曰：“人之终始也！”又《杂卦》传曰：“女之终也，毋乃不得返乎？”乐般曰：“以其爻词观之，其君之袂，不如其姊之袂良，似将为苗酋所获，而仍以女子还也。”鬘儿誓曰：“婢子以虚空色相，属之副参，实地精诚，还于造物。幸而战死，所不悔焉；不幸而成擒，莫能污也。儒者泥于《易》象，而不知变通，不太迂耶。”甘君壮其言曰：“犯难之行，过于烈士，脱有挫跌。吾必汝援，决不使中郎之儿，没于异国；越石之婢，更事他人矣。”于是各营选徒，以三千人出，许史两都督亦请行。甘君命犷儿前后策应。先是邬郁来报：噩青气悲其女与甥之遭戮，命军中设位举哀，殊不设备。甘君以兵符授木兰曰：“只天女可代仆处分军务，入险宜紆，出险宜捷。今夕三千人之

出战，仆实不能无忧。”木兰曰：“师必不胜，我以将令去；能免多死亡，幸矣。”遂领军去，犵儿偕两都督为前部，距贼营五里，才初更耳。犵儿请“驻兵，吾自往探。”即潜入红苗帐下。见诸苗皆跣足披发，跳跃于地中，以米粉搏两死人，五体施绘帛为衣。女僧六人诵梵呗，敲铜鼓，杂诸铁瓦声。有间，噩青气北面坐，令二苗童奠酒浆肉食，及芦叶所裹槟榔，一老苗高唱祭文云：

咈咈！么姑萨妮，黑家甥莽哒，孝顺而惠，矫强而忠，随老官夜劫汉营。时蹇命衰，遽颠于谷中，为甘鼎所支解。老官若不能取汝小头颅，归国供养，是有女而无父也，有甥而无舅也。老官中必不忍，小魂魄其鉴之。勿恫勿怨。咈咈！前跳月之夕，甥吹芦笙，女唱啰唝，老官见而喜之，今已矣。痛伤乎哉！萨妮莽哒，来饮来食，罔对冥筵而咽。

唱毕，噩大哭，自掷于地。诸苗跪请颐节，乃止。忽粉人口中吐水若殷血，诸苗忿曰：“想见汉人寸斩之惨，魂灵喷血，我等誓必报之。”噩曰：“毋多言，此亡儿辈以兵凶告我也。今晚宜速出瞭。”犵儿闻之，急奔还，以告两都督。木兰后队亦至，命就五里地驻兵处，发火箭，鸣金鼓，大声以震，而不逼贼营。厥明，苗民满山谷冲至，两都督色怖，微有悔心。犵儿曰：“公等朝廷清望，弹压可矣，毋撓贼锋，小儿辈自能迎敌。”爰引百人陷阵，苗众围之，呼曰：“是尝擒我莽哒甥者。”犵儿曰：“汝苗甥乃吾同年兄所俘，吾当生缚噩青气耳，岂扞汝蚊子哉！”手柄两戚，飞腾斫贼首，死者数十人，苗稍却。两都督亦发矢殪数贼。犵儿曰：“公等且止，小儿辈自前策应。”遂进木兰中军。闻军人来告曰：“鬘儿及矩儿俱不见。”犵儿欲进救，木兰不可。盖鬘儿迎

战，贼为戟刺者率堕地死，噩之小妇魔姪，亦善使戟，奋勇来试技，鬘儿刺其马，即已倒地，引戟拟之曰：“吾不欲杀汝，汝自归。勿复来斗。”魔姪跣足奔走，且愧且感矣。噩青气见其小妇窘态，詈曰：“彼狠娘，非执吾儿萨妮者乎？”苗众曰：“是矣。”噩接战，佯败走。鬘儿守木兰戒，不敢辄追。噩大叱曰：“汉小娘惧大王耶，则速降耳，毋委蛇退也。”鬘儿忿甚，跃马追之，误落陷坎。噩命苗众“缚归，剖心祭吾爱女。”时矩儿方索噩青气战不获，登山望之，见鬘儿被擒状，呼而下。苗众已拥鬘儿去。噩自斗矩儿，各持短兵，酣战竟日，两马竟奔轶，转走数十里外。两军之将士，皆不能从焉。

落日，至沙砾中，噩呼曰：“好汉儿，能较决拾否？”矩儿曰：“对射三矢，死者不怨，吾先让汝化外人射。”噩曰：“吾先射，只一矢便足，儿为殇鬼勿祟我。”矩儿曰：“我汉将自求死耳，岂死而怨汝化外人哉。”噩乃弯弓射矩儿，指其腹，毒矢堕地，不能入腹。噩惊恐。矩儿曰：“无畏也，吾不射汝要害，亦以一矢相报。汝不即死，亦当知耻。即须降吾，以矢拟噩臂。”噩回身避之，矢已贯左腕。矩儿叱曰：“汝降否？”噩答曰：“某非将军敌，战经日，腹饥矣。请就村中食。”矩儿知其无能为，又以食饷，径前代拔矢，割衣襟裹之曰：“若是其敬吾也，吾不合射汝。”噩引矩儿入村中，一苗妇迎出曰：“大王到荒村，幸极矣。此儿童，又提携何往耶？”噩曰：“乃汉将也，速具盘飧治鸡黍。”苗妇率其子进食。既饱，矩儿自还，以为噩恭顺如此，不言降而意可知也。

噩归途，夜雾满岩，忽迷行迹。下马坐石磴，遥见厂屋中，挂圆月一规，讶曰：“是处安得有仙人弄明月，其幻士耶。吾当

提剑诛之，以清境内。”乃上马寻径，是山畔竹庐半椽，廓无门户，吐露光采。噩系马仗剑，呼而进曰：“繁何光耶？识大王之剑芒耶？”一人携镜出，徐答曰：“剑虽有芒，遇镜则亡，吓汉人且败矣，而逮吾徒。”以指敲镜背者三，噩之剑跃出于鞘，不知何神通。乃弃其鞘而拜，敬求仙迹。其人亦返镜于匣，纳剑于鞘，扶噩起就地坐。噩意殊恳至，其人曰：“知古姓玛，大西洋人，见日本以西，巴陵之野，紫芒缠星次，黄气塞日输，将有兴王，可无柱国，遂乃研究秘笈，嘘吸元关，游龙伯之渊，获真人之镜，涵弥天之迹象，有影皆融；卷动地之纷纶，无尘不纳。照通中外，时任显藏，物待人而彰，道以器为载矣。前在交趾，曾识李仙，汲引故人，是维甘鼎。偶栖穷谷，闻伐鼓之如雷；爰对上真，乞开囊而代月。不虞抚剑而视，何异刻舟以求也。未有震惊，得非唐突。”噩再拜请曰：“镜为君物，君是镜仙，汉本多才，虽君不独贵；苗方重道，有镜则同流，诚愿举国以从，无为掉头不住矣。”语毕，复拜。知古叹曰：“王既用明，我何怀宝。惟负李仙之托，恐为乐竖所收，貽讥有道之徒，混迹无家之客，为不免耳。然遇合如此，趋避实难也。”遂与噩结，噩以师事，并辔还寨中。苗众大喜，谓大王以仙傅归，以三军之惧，有三顾之风也。噩命众称玛大师，自与王子萨刺、爰将摩潢、诃汉呼老师，设宴为贺，萨刺言摩诃两将，生擒汉将二员，乡兵五十四名。请令定夺，噩曰：“诛之亦宜，今老师入坐，正修吹笙鼓瑟之文，敌帅成擒，亦有赦过宥罪之典，其将则羁之，兵则降之可也。惟前所俘获之汉婢，曾害吾女，后日须手刃之，以雪冤忿。”知古曰：“其女亦不当死也，请悬镜照之。”噩窥镜中，则魔姪方与所获女并坐款语，若旧时女伴。

噩請問入視，魔姪跪致其詞。噩曰：“彼害吾么姑，卿乃結納，如恩仇之義何哉？”魔姪曰：“是謝家姊，力能斬么姑，而第縶之。戮么姑者，乃其總帥，則于國無仇，前者接戰，妾墮馬下，度不可活，姊縱之使歸。則于妾有恩也，大王何不察耶？”噩良久乃點頭曰：“漢家童子且不以利鏃殺吾，此女有德于卿，自宜待以不死。若能附吾為一家，吾必有加愛也。”魔姪變色曰：“乃大不可也，姊日夜求死，妾誓之以必不相辱，始忍須臾。大王更欲逼之，不若殺之之為義也。”鬘兒亦背面語曰：“我誠不欲苟活。”掣佩劍欲自刎。魔姪前奪之，跪而相泣。噩呼曰：“某無知覺，試不入耳之言，犯大有心之戒，乞自緘默，免于毀傷。”遂負慚而出，告知古曰：“老師明通，鏡乃神妙，弟子敢請者，漢營之動靜，能周知乎？”知古曰：“雖邊州千萬里，心有所向，則鏡見之，況敵營只在目前，何難細數毫髮。若臨陣而照戈甲，咒三十字，皆為枯朽不任用矣。如前日納鞘之劍，今可審也。”噩出劍觀之，色若塵土，擲地即破碎。從此苗中上下，奉知古若神道矣。許史兩都督羈別室中，飲食無缺，扃鎖甚嚴，相慰相憐，存亡無策。

夜深有低語床畔者，問之，云：“常越沙明漢營偵探使，總帥以兩都督罹患。惟恐憤激自裁，虎牙損望，諭某等來視，囑以忍辱旬時，遣將援出，爾時不欲入告也。”許史亦低語曰：“為謝總帥，如年之日，不死僅存，愿得歸來，以明斧鑕。”兩人即已出寨中，至路歧，邬郁探鬘兒亦至。相與歸帳中復命。甘君曰：“吾固知賊不敢加害兩都督，鬘兒忠義之女，亦陷彼中可忿也。”邬郁曰：“某于小比目魚營后，得苗婢一書，云付偵探使寄大營者，恐即謝娘一紙矣。”呈視之：

婢子为苗贼执，分宜死。贼之小妻魔姪，以大义相劝，谓汝不屈于苗，徒死无以报汉。此妇意亦不恶。将乘便率之归命，因以赎其前愆。惟噩贼近得师傅玛知古，持一龙镜，足以昭察神机，销熔锐气，非以计擒之，苗祸伊始也。

甘君甚恚。蠋生曰：“昔年至大西洋诸国，知有玛知古之名，其镜能走妖邪，会神鬼，缩地数千里，窥天十二时，时而作慝，则摄魄追魂。又或降祥，则回风返火。敌国之事，一瞬咸知；彼军之威，崇朝而灭。因何至此，并为贼师也。”木兰曰：“此人未获镜时，曾以釜煎海求大珠，为父兄所执，鞭而逐之。后以福缘得神镜，灵祇皆避其光，噩贼虽得斯人，亦未必乐为之用也。”犵儿曰：“无忧！彼曾尊我师为兄，师函荐之于总帅，或中途易辙，噩实诱之。师于临行时曾授一物，嘱云，若玛知古不来而反，汝即出战擒之以献总帅。前此方待其来，故不言策也。”乐般曰：“汝师虽云然，只守口惟谨。”犵儿唯唯，复曰：“同年兄矩儿卧疾不能起，总帅何不治之？”甘君入矩儿卧处问病状，矩儿气塞，语断续不能畅。甘君曰：“儿但书空作字，吾自理会焉。”矩儿以指画云：“腹胀如有物，记阿母言，恐是皿虫也。”甘君大惊，问乐般红苗中之虫，何者为最毒？般答曰：“蛇蝎金蚕竹木，均不足虑，疾发或需年月，吾为诸生时即能治之。闻有象虫者，红苗养象，窃其乳暴日中，十二日，便咒为鼻；十二日又制为丸；研细糝饮食中，人被饵者，经十二辰而疾作，靡有救活，小将军得毋是欤？”矩儿亟以指书云：前饭苗妇家而饱，归而废食以遭此疾也。阿母言惟伏枕求医，乞于枕间思之矣。”蠋生曰：“夫不有枕中方书乎？此蛊殆若火蜈蚣绕颈之类。”甘君曰：“斯时殆若梦醒，噩玛之事，宜展第一图，鬘儿吉凶，占之于

第二图。矩儿医方，则第三图其要也，可并发之。”乃与蠋生焚香致祷，首展彻土作稼之文，载云：

金监骇金刀，氍始留玉马，马为犬绊，氍逢阴不见。

又观眼藏，为一桃树横卧于地。篆云：“桃叶连桃根，归而饮醇。”又视六子携持，内一方云：

南方毒蛊，俱出蛮妇，炼者能解。惟象蛊为魔母第九子化形所炼，传其咒者三姓，皆十三岁以上小儿为之。能中未成童之儿，不出五日，腹裂出象牙死，虽炼者不能解。须剖鼠胎得三头，刺其血，画腹上作入字，腹中如辘轳声。下三日水，即无恙。喜蛇属人侍疾，忌犬豕属者来视。

甘君拜谢毕。以三篋还纳枕中。适有牝鼠伏枕旁，觳觫不敢动。取而剖之得细鼠恰三头。甘君叹曰：“鼠亦应时者哉！”木兰蛇属，遂攘臂前曰：“姊自医阿弟也！”如方所载治之，三日后果愈。噩青气遣部将来下战书，季孙曰：“何物蠹苗，敢辱国家大帅？请裂其缺舌之文，尸诸旄头之下。”甘君命缚此苗，即大呼曰：“某将归汉者，假投战书，实为降计也。侦探使邬郁，某乡人，尝来往苗中，某为居停主，乞命彼与诀而后就刑。”甘君曰：“汝即循州人小比目鱼耶？”叩头答曰：“某来宾，以夫妇同溺海中不死，遂有比目之号。先年挈家奔川中，夫妇皆为噩所执。妇不忍死，乃劝某降。噩以某统前部，不逾时而妇亡去。噩别以苗女配某，或传诱某妇者即噩也。某始翻然欲归大朝，以报私忿，前者谢娘之书，即今苗女所传出以授邬郁者。”甘君命释其缚。问曰：“噩苗求战，岂识天日耶？”宾答曰：“彼跪拜于玛知古坐前，数朝夕矣。将俟总帅列阵，则知古悬镜以抗天兵，故敢为不逊也。”甘君曰：“汝且归报噩云：‘王师奉天讨，不屑与

苗民战也。故人被逐而书不答。’再至，则纳汝降。”来宾去。甘君集谋曰：“我军用谋设伏，不出贼师镜中，是穰苴尉繚之书，均无所用之矣。而十万横磨剑，诳既不受；三千背嵬军，攻亦无成。将何恃而不恐也。”季孙曰：“乐君父子可伪为归噩者，乘便取其人镜归于大营，则万余兵将，俱高枕无忧耳。”化醇曰：“此时若用降苗数百人去，噩信益坚矣。”甘君两从之，而谓木兰曰：“天女神奇变化，而让犷儿功成，得毋太逊乎？”木兰曰：“知古之宝，百族毁形，妾宜却避，只阿弟可往，弟先有德于噩，料不敢以镜殃。”甘君乃命矩儿应犷儿。矩儿曰：“先问噩青气蛊我之罪，便救两都督归也。”

季孙遂调降苗二百人谕之曰：“尔等随白苗主去投红苗主，功成皆受上赏。”乐般仍返初服，携犷儿往。红苗人有识般者，以告噩，即出帐迎之。遽携其手曰：“人传王已为汉官，何复来此作说客？”般正色曰：“王何言欤！仆不免为降人耳。乌能称说客。”引犷儿拜曰：“是次儿，昔父子为甘鼎所给，以五万人归汉，既而甘之谋士，多有嫉吾者。云狼子野心，久必叛去。昨以微过，鞭次子盈百，二百人同时义愤，相与诣仆，弃甘而来也。”犷儿亦袒背以示。二百人泣下稽首。噩曰：“王请勿戚，孤近得玛老师，持镜克敌，早晚即擒甘鼎耳。”即请知古出见。般再拜亦愿为弟子，知古曰：“闻大王行宋襄之仁，遭徐偃之败，怀王不能返楚，而李密仍悔降唐，既首鼠之无端，亦杯蛇而自惑。未识服膺功业，所读何书？满眼风尘，尔劳孰选？”般笑答曰：“仆长夜郎之地，惭日逐之君，徒记姓名，仍讹鱼豕。本无能为杂霸，窃有玷于亡王；惟牛目不辨方隅，故狼行自伤胡尾。知难而退，居宠思危；求上策于牵羊，荷专征之享醴。自谓封杞侯

之日磔，胜于去帝号之尉佗，乃恺悌而信谗言，文明且蒙大难，率吁天之豚子，招向日之虎贲；失国而托诸侯，权舆自归夏屋。嗟乎？牟寻本图入觐，悉怛实恐为诛，愚可及乎。悔难追矣。闻吾师穷细亚之图，识由旬之相，樗里莫方其智，离娄当让斯明，足是蛮邦，羁于鳌足，得毋言天则小，遁野而荒；知中国有圣人而勿能臣，倚汉家如父母而不克子，行见少微之光将掩，而天姥之涕欲零也。师其犹病，仆何足云。”知古语塞，但曰：“今噩王以国土遇我，固当报之。”噩曰：“故人来访，正宜剖腹以示，明与国之不欺，何乃反唇相稽？效及门之善问。”殷谢不敏，噩肆筵设席，方涣灞间，爰将摩潢来告曰：“一小儿率百余人叫嚣营门，专请大王话。”噩大怒，持械出迎，则矩儿也。噩曰：“沙砾之矢，岂不能洞汝胸腹。惟不忍诛懦，冀招降耳。乃以蛮村饮食，置蛊害予。予固无恙也，而狗彘所不食之肉，雷霆所漏诛之魂，何以眚为苗长？今若被擒，可得免死耶？”噩大诤曰：“吾方授餐，未忍置毒。苗妇敢尔，亦必诛之。然小将休更无知，吾即不能擒尔，能逃老师洞鉴耶？”矩儿大怒曰：“番人妖镜，予视之若粪土，腐鼠之吓，岂复入心？”

臂铁椎径掷。噩战三合，即退入壁中，呼曰：“老师盍赐照也？”知古开镜出匣，矩儿瞑目卧地，乃缚之。殷曰：“是甘鼎之假子也。释之以诱鼎，其军必乱。”噩曰：“小儿勇不可当，留之乃为大患。”知古曰：“诚不能损其毫毛，但无自出我范围。”噩不信，命刀斧就地斲之，皮肉连缚索，坚于铠甲。未几，矩儿醒，吼声如雷，缚索尽断，夺刀斧杀数人，大誓：“邪师虚幌，可更展伎俩否？”知古曰：“吾怜是儿，未尝持咒击镜背耳，用咒乃不可活。”噩转阻曰：“老师且勿咒，我宁纵之归，以报射臂之德。再

逞狂悖，然后死之，则小儿靡怨矣。”矩儿跃出，大呼两都督被羈何所。适来宾至为前导，挥铁椎裂其门，授军械，各斗出。噩下令不必追汉将。忽犵儿前曰：“老师之镜，能照敌人，亦能照吾否？”知古骇问为谁氏子，乐般不答。噩曰：“子侄辈戏老师，勿晒也。”犵儿故作憨态，卧地求照。噩谓知古曰：“彼太作剧，即以缚汉将之索缚之，助一笑噱。”知古亦笑曰：“恐郎君不能遽醒，须所尊唤之。”

于是展镜微幌。犵儿跃起，嘲知古曰：“人欲梦而仍觉，镜将幽而后明。”吐墨水如雾，当镜喷之，竟无光，知古色变手慄，堕镜于地。犵儿拾镜奔走，知古掣佩剑逐之，出帐外二十里。犵儿曰：“老师敢斗吾耶？死期至矣。”开镜照知古，敲镜背咒喃喃数字，知古死地下。犵儿出索缚之，降苗数人舁归汉营，报甘君曰：“玛知古为乐王子擒至。”甘君命将士释缚。知古眈如故。犵儿还取镜背微幌，知古始苏，见甘君膜拜曰：“鄙人悔为噩青气簧鼓，不早投总帅。自当为累囚，虽戮死不足赎罪，而偷生得非怀惭。”甘君曰：“先生一念勿贞，三生难复，仆当脱夷吾而作佐，招明彻以来归。幸无操入室之戈，而乞授登山之镜。”知古问曰：“擒吾者非乐君之子乎？”犵儿入曰：“尔安足以识吾父子？”知古曰：“昔在交趾，问行藏于道兄李长脚，道兄云：‘将作甘盘之辅，先降乐毅之儿。’”犵儿曰：“吾师有书荐尔于总帅，何为浮沉至今？吾师知尔必反，授吾以昏镜返照之物，名曰乌银针。吾故吞之而擒尔也。”知古曰：“先吾问策于汝师，岂料授针于高弟。知古曾不知今，不知天，不知性命，无颜为汝师行矣。”甘君曰：“灭火真人之书，请以相示。”知古曰：“为噩焚之，诚鄙人之谬也。”乃命军中呼玛师而不名，以蠋生诸幕客见。矩

儿曰：“玛师来，犷儿之翁危矣。”知古曰：“无妨，鄙人以书去，噩必悚惧，不敢算乐君也。”

邪师坏道自门庭，不及儿童战血腥。

会使镜光诛赤帝，可能剑术祸文星。

国家和气消凶德，边徼顽民服上刑。

我识腐儒真有子，乞灵何事向仙灵。

天麋散人诮曰：

人能悟其本来，则粹然盎然者如玉马耶。玉马之谓玛，玉气如虹，马形为练，合其义成玛瑙焉。明玕，珊瑚也，故以玛对明，史之例也。

古对今言，积无量恒河沙虫之岁时月日，而成今因以成古，知之者居今以望古，不爱古而薄今，周知万物，不出一原，如玛瑙嵌奇照物，而不为物所照，知古之德也。

或问曰：“明玕玛瑙皆物也。史氏系之于人，第不识明何为而化醇，玛何为而知古矣。”予解之曰：“水味至醇，明蠟生于水，故以醇味属焉。山形弥古，玛瑙产于山，故以古形属焉，盍畅其义云。化醇不化，明玕在舍；知古不知，玛瑙来斯。”问者解颐去。

镜鉴也。鉴于古以镜于今，盖格物斯致知。在物为镜，在事为知也。玛知古不于古求知，而由镜求古。古在镜，今在古。以今之知，合古之镜，其斯以为玛知古之镜，非夫人之知者欤。

悬镜，则不私其古，而与世之不知古者觉之，且与世之自恃其知古者融之。若曰世而无镜，我无能构于虚。人

皆有镜，我何为泥于实。悬之不在天在田在人，庶几紫珍可同珍。金炯不独炯，尽神之用，非圣作明述，孰则能之。

中州非荆河惟豫之谓，盖镜从天之上，地之下，有天地之始，浑然自成，则缘四表以为内之之词。大瀛之中为州，九州犹中州之一隅耳。此隅之人，如蚁之为玄驹焉，如蚊之为黍民焉，跂行喙息，何所不至。而乌乎镜之哉！镜神虽慈，势不能尽玄驹黍民而徼之曰：“凡今之人，天监有赫也。大不得已而托于悬镜之玛知古，悬一镜而无时无处之不瞩焉。”瞩，烛也，中州遍烛，即知古之自为瞩。《书》曰：“视远惟明”，此之道得矣。

锁骨菩薩下世

擲生生之果，只羨安仁；飛種種之花，都緣迦叶。渴鰓思飲，母也不啻慈悲；姪女數錢，子嗟將无唐突。

噩青氣聞瑪知古被擒，即遣縛樂般曰：“王之子，乃至破老師之鏡，還甘鼎之軍，王之投孤，如以餌釣鰲；孤之待王，直引俵害虎。若命甘鼎歸吾老師，吾亦安忍殺王？”般曰：“老師未死而誅仆，仆不能无怨。吾子倘還而輔君，君自可有功。”噩命釋縛禁錮之，一人呈書。噩見是知古手筆，即有喜色，閱書曰：

知古白：夫鏡者，先自鏡而后鏡人。若己能鏡人而不免為人所鏡，則鄙人之受困于樂子是已！狂瞽之識，初无益于大王，而親之如父兄，尊之即師保，于是昧于苦縣之訓，敢為天下先。三寶之原，已失其一，虽欲竭智盡能以報知己，其可得乎？所以不即死者，乘甘帥不殺之机，行樂子來歸之策。其父樂般且勿戮，羈縻焉以待反哺之鳥。若此子景從，人与鏡還，鏡主人亦不沒漢營也。藏秘密計，幸固存之。

噩得書亟以示般，般曰：“但令來使見仆尚存，即所以答書也。”噩命其人至，謂曰：“与吾坐者即樂王，歸語老師，仍如尊命。”其人叩頭謝曰：“百聞不如一見，今見樂王，訛言并息矣！請以所見歸告瑪師也。”遂還大營，陳其說于甘君。犛兒還謝知

古，甘君曰：“乐君得玛师一书，重于九鼎，忧怀暂释矣。有副参之笮谢娘，尚羁苗中，能无患否？”知古曰：“待入宫见嫉之年，即携手同归之日，拔茅连帚，如磁石引针耳。”蠋生曰：“玛师神人，图中桃叶桃根之语，不相印耶，愿明公勿忧。”幕客皆退，许史两都督入谢曰：“身荷国家豢养厚恩，由禁御宿卫之臣，出镇丹徼，遇敌不能死，大犇而仅存，总帅遣将来援，出之雪窖之中，还于日轮之下，曾未作舟侨之徇，仍免图于禁之降，颈血尚温，心魂弥悸，分当激发，以答恩施。”即下拜。甘君曰：“公等辱国，吾罪安逃？苟顾犬补牢，可以一朝而雪三败也！愿勉旃！”两都督进词曰：“总帅可闻东西两路近事乎？”甘君曰：“若何？”对曰：“李节使被蛮女围于来凤，郭节使为妖人困于西乡。此道路之言也。”甘君大惊，未几，两处各有请救书至，问两都督曰：“何处宜先援？”皆答曰：“闻来凤之围甚急，且蛮女能诱蕃汉人得其死力，不比西乡妖人。惟恃役神鬼也，似宜先策东路，乃檄朗州金大都督，以本部一千人援李节使，而季孙参谋，其驻辰州之事，即以许都督代。”木兰进曰：“既蛮女倡乱，妾请往治之。”甘君曰：“吾固知非天女不可。”遂偕季孙去辰州。会金大都督之师，驰赴来凤，乘夜突围入。李节使遣将出迎，与金大都督司马季孙及木兰相见。木兰问曰：“何物獠婢，敢称兵犯上耶？”李节使曰：“始利川县村人，入山掘地，得女人骨节，皆连环锁子，村人见而遁逃。明日去觅骨已无有，惟见美女倩妆巧笑，立空际语云：‘我锁骨菩萨也，唐世为洛阳妇人，交八十一男而死，已证菩提果矣。今应劫运复出，当天四秀才、杀五进士以应一九之数；又淫六十三健儿以应七九之数。为假后九月，反本还原，再不入尘世也。’是女年十九矣，入山中，则鸟见之

而回翔；行水际，则鱼见之而跳跃。彼率其野合之众，侈为朋淫之家，壮士掣电，尽是叛儿；美男如云，俱为食其。置面首者，月且数人；充下陈者，岁凡千辈也。”木兰乃隐形入其营，见蛮女搦管抽思，自题画幅云：

骨何珊珊耶？语何关关耶？肌肤冰雪，住藐姑射之山耶？朝暮雨云，又高堂之客十二鬟耶。归于释氏，为忍辱之仙人；入彼宫中，惑无愁之天子。一桃而杀三人，一日而进七十二士，其心如市，其门如水。形虽可得而描，神不可得而似。

后署阿修罗少主庆喜行看子，乃僧繇化身所写，辄书九十字，索五君题。书毕，叹曰：“以色度人而戕其身，何众生之宜仇我而反德我也；以海消欲而益其毒，何吾生之福淫而至祸淫也。”言未既，有挥笔而进者，有文在其容思媚为其事，言曰：“卿何德于仆，其豕交兽畜而已；仆何至为卿祸，乃鱼网鸿罹而已。”蛮女大笑，谓侍婢“请四学士偕来，为我写照。”旋复有四公至庭中，伫而遥望，翩其来迟，巾服高华，视履贵重。一揖后，各就坐。女曰：“昨游骑出掠，获一士人，愿呈其技。为主人传神阿堵中，自己倡于前，五君盍随于后？”挥笔者振笔疾书云：

蛾眉螭首，巧以瓠犀开笑口；腰素肩成，施粉施朱总欠精。人间天上，觅得琼浆群可饷；狎客留题，不为芭蕉梦亦迷。后署东宫学士蜀前进士向道应教题。又一人题云：

噫！绝妙丹青绝妙词，瑶姬在，千载令人疑。

后署黔中进士今充北宫学士列前龟恭赋。又一人曰：“主家天人，吐属跌宕，两学士诗余皆绝唱也。鄙为试帖，非真馆阁遗风耳。”曰：

本以菩提树，而为女子身。
拈花开顿悟，证果记前因。
月殿从呼姊，云峰误作神。
双双俱誓旦，六六自成春。
悉致今良士，旁求古幸臣。
合欢宁独寐，异味必同珍。
遂有乘风翰，应无失水鳞；
相思贪凤髓，不见索猩唇。
安道工传秘，僧繇幻写真。
戏当怜翡翠，图岂羨麒麟。
才压元兼白，名羞虢与秦。
鰕生谁固宠，争效捧心颦。

后署公主命西宫学士、江南西道进士牛心题。又一人艳若李桃，清比珠玉，前曰：“仆行年二十一矣，主家收之帐中爱而忘丑，不敢无词以对也。”云：

桃花流水即天台，云液同分次第杯。
近侍艳称魔女乐，远臣惭乏谪仙才。
因耽旧梦柔肠转，为索新诗笑脸开。
与我周旋宁作我，清光如玉照人来。

后署中宫学士前癸未进士杜承瓘撰诗。又一人须髯如戟，濡墨为草书云：

天宫玉妃舞如意，凝睇龟山水环翠。
张硕羊权老下方，斑龙已待扶桑辔。
一朝堕地作地仙，碧月照影同蝉娟。
即今绀发三千丈，已历红尘十九年。

恰怜有美居荒落，蛮府嫩隅向池跃。

便发五羝畜共肥，遂令众鸟忻相托。

化迹唐家老画师，风容色泽白描奇。

图中惜未增吾辈，居处无郎恐不宜。

后署南宮學士壬辰進士鮮于季通奉敕題。蠻女大悅，稱謝曰：“五君佳詠，過為揄揚，兒實無以當之也！”乃命設宴行酒。五人狂酣，蠻女尤甚。各以巨觥酌滿，自其口出入之，將以席間恣行淫亂矣。木蘭自還李節使營，不忍見其穢褻狀也。於是蠻女先抱杜進士與之合，杜曰：“主之雞頭肉，塞上酥，聞香已醉，見色而昏。仆實無能為役矣。”泪光盈席，乃告疲焉。蠻女笑曰：“杜生竟虛有其表乎？”麾杜去，呼鮮于進士曰：“汝來前，年華惟汝最長，精力惟汝有餘，能令吾三敗否？”鮮于曰：“仆以一猛蛇橫行于洪波巨浪中，所向無敵，主言敗北，十猶未也，豈止三耶？”徑登女腹，左旋右抽之數，几項籍之八千；外強中干之時，亦少康之一旅。蠻女泣曰：“兒驕縱自恃其內視之術，不識世間真有好男子，愿徐之；若更冲突，兒無有命矣。”鮮于遂坦其腹，呼女居胯中。女又興發，上蓮花之座。自在非常。攢柳葉之眉，潛窺有物，下焉勁旅，挺且攻心；上者柔姿，垂而淪髓。鮮于自起，扶女閣中寢，女朦朧答曰：“其很也可惧，其恭也可矜。”携手同入閣，其向列牛三學士，亦連床侍寢。女謂牛曰：“公豫章人，以盤錯見利器。盍努力呼？”牛曰：“老樹拳曲拥肿，不中繩墨，主何取乎尔？”女曰：“曲而有直體，木之質也。非回環縈抱以博其趣，百尺無枝，有何佳處？”牛從之，但兢兢惟恐隕越。鮮于嘆曰：“豫章翻風動日，而寂寂作枯樹容；偃蹇山阿，奚若桃僵而李代。”女責曰：“牛爱我，或怱愚為暴虐耶？”鮮于自撻其

颊曰：“人据汝门户而不怒，徒以口舌争，宜置于理，受腐刑。”索床头宝剑。女大骇，还拥抱曰：“吾不敢讥讪学士。”乃辄效焚琴煮鹤之风，愿以身试。鲜于笑曰：“主无戚戚，仆虽卤莽。岂不推同心之爱，贻下体之忧，实技痒不可搔，进其坦率之词，以求复振耳。”女昵声曰：“生死惟君所命，幸勿危言。”牛请间，鲜于方谢不敏。然悸定者急于调停，感深者乖于举措，蛮女之再败，一战而复云。鲜于投闲。女曰：“列学士乃御寇孙也，御风而行，展轮效驾之事，必有道矣。”列曰：“黔中人不能关车，轮载恐烦屡顾。然主投足而仆举手，敢惮劳耶！”遂接构不已。一则为无病之呻，一则为溺人之笑。向学士砺齿而言曰：“于斯时也，百岁老人，将不可忍，无从抵隙，而使向隅，维心亨也乎？”女笑曰：“履足之道，众齐人共之，何乞相也。”乃辞列而招向。流麴车之涎，久而易醉；咽井上之李，聊以忘饥。向欢焉出涕，惫矣失声。良久诉曰：“主亦褊心，失之鲜于，而收之于仆，不且前多与，后多取，少均和哉！”女曰：“人自争雄，儿非利牝，何嫌何疑而生心于出纳间也？”向亦辞谢。女怜杜学士之未及驰骤而疮痍转深，乃与伏枕辗转，稍津逮之。杜感而醒曰：“主之爱仆也，炙肌啖肉，所以明恩；倚玉衔珠，曾非好弄。将是乡以老，无中道相捐，则死且不朽矣。”女曰：“儿之毛发，只系所私，君有肾肠，勿离斯宠。以年相悦，以貌相承，独掩众芳，同谐幽赏。自今以始，当夕维君，好会不在兵车，奇勋不争矢石矣。”

明日，女令官中四学士待召，惟杜承瓘常侍中，食必同碗，沐必同巾。为置女史二人以供旁射。杜尝曰：“唐家秘史，所称《如意君》，控鹤监，殆诲淫耳；非居宠也。吾乃今见丝肉之乐，虽贤者不易知，粉香之情，惟化人为独至。”女大为击节，命向

道飞白书之。诸学士咸叹美。向生银钩未竟，会蛮目苟承恩来启，女曰：“李菩萨赴湖南请救，来一金菩萨领兵千人，前锋亦一女将，索公主战。”女笑曰：“我自临阵观之，汝等九蛮目齐出，力擒此娃，增一宫婢可矣。”鲜于季通曰：“是娃来请以惠仆，无使小杜骄人也。”女曰：“未尝不然，亦视夫遭际何如耳。”五君遂各乘款段马，随女后，至纛旗下。木兰专呼蛮婢出话。女揽辔言曰：“闻贵主之风，解甲何其迟也；稽阿奴之戮，捧匭或可免乎？不然，受缚于虎痴，貽讥于马走，诚不忍吴宫美人之首，怆彼阖闾；中郎幼女之身，赎于孟德。”木兰怒曰：“蛮婢暧昧填胸，胭脂夺目。人尽夫，将不齿于姬姜；兵犹火，乃安心于金革。谨为天讨，诛是人奴；能遭孟获之七擒耶，抑避楚成之三舍也。”女亦怒，呼苟承恩出敌。苟大呼前曰：“便擒此汉娘，供鲜于学士之役！”挺长矛径刺，木兰急以剑迎，无虑三百合。苟勇甚，木兰勿能胜。金大都督偕李节使以兵出斗，九蛮目皆死焉。

女率五学士败走，坚壁不敢出。季孙献谋于金大都督曰：“蛮女淫而荡，可遣数十壮士之美者伪投之。就衾枕之间，行徐夫人之匕首。此女宜可歼也。”选千人中刚得六十三士，皆自负其具，兼饰于容者，诣蛮营求试技。女闻汉郎之至也，不栉而迎，未餐遽出，问：“尔汉兵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问：“尔欲何为乎？”曰：“慕色而来，虽死不避。”女问第一人曰：“尔何姓名？”答曰：“强勇。”问：“年几何矣？”答曰：“二十。”女命入内，拥之言曰：“尔慕色，知少艾之色否？”强勇见女容即已销魂，执女手不能解带，女自探强之裤中，则昂藏之物，殆倍于鲜于。女因立就之，钻穴为难，斩关不易，强殊勿能忍，反其道而行之。如雷如

霆之声，闻而怵惕；既肥且廪之力，御者摧颓。女曰：“尔真勇士，予固淫人，乃杌凿久之，而始得入。水乳寒矣，且潜交融。而金戈一挥，玉液频竭。尔其刺股，予亦鞠躬。以明可荐之溪毛，毋叹复生之髀肉可乎？”自此强仍沙汰于后，女已簸扬于前，三峡倒流，五丁欲死，强不振堕地。女扶之，拥坐问曰：“尔数十人中如尔善战者，可得而悉数欤？”强答曰：“如卒之辈，车载斗量，大约貌胜者十人，力胜者二十人，余亦俱非孱弱，卒当奉扬仁风，俾之来会。”女遣侍儿送强出，自以金盒贮同心结赐之。强还外营，告其党曰：“是女有兼容并包之量，夸多斗靡之心。吾忝先尝，诸君必当继起。他日便相汲引，不敢自私。”其党皆喜，诘朝先率五人进谒。女命入，五人拜舞。女问强曰：“斯殆十人之半耶？”对曰：“然也。”女笑语曰：“何若是之丽，芙蓉之与友，绰约之为徒，帐中容首如林，对斯汗颊矣！”五人谢曰：“卒等未陟天人之阆，不禁魂飞；得尝禁脔之珍，能无色勃。惟驰驱未范，尚祈驾马之有方；作息无时，亦愿训农之得地。”女辄然曰：“少长有礼，皆可用也；步伐不愆，庶其勩哉。”乃留强先御，五人暂出，令侍女隔户执小金鼓，以次进退之。五人者初赴敌场，奉命惟谨然限于纪律，转不自由。有闻金而不知退，闻鼓而反不能进者，女皆怜之，不以为罪也。将宴，强以五人免冠谢曰：“失伍之士，不列朝坐，立饮则伤主之心，坐隅则损士之福。若就别室大嚼，不交蜴耶？”女颔之。强勇与五人饮食，私相议曰：“是女于我辈有情，将毋加刃。”五人曰：“彼其光采外耀，太阿乌得害其身；气神中凝，强弩不能穿其穴。吾侪阴沟之泽，扞指尚香；火树之辉，抚躬犹热。何忍故为阴贼，甘作忍人。”强曰：“斯情也，于我何独无之。司马正参之计，以他人为

之，诚不宜玉碎香消，而使花残月缺。”强与五人，入谢醉饱。女曰：“尚有冠玉者，亦五其人，何为而不偕至？”强未及答，蛮人来报：“有来凤县新在泮四生，年皆未及冠，何晏之粉，颇嫌自傅；昌宗之花，未免相谗。曷不罗之幕下耶？”女问曰：“尔六卒能为我掳四生否？”则皆大声踊跃曰：“卒等六人，不擒酸丁置阶下者，愿俱死！”女曰：“得四生还，犒劳正未已也。”六人乃登山望之，见四生皆策蹇吟联句云：

两双新秀士，四个阿孩儿。

富贵非吾愿，烟花是所期。

六人在山呼曰：“秀才婚乎？”答曰：“皆未。”六人曰：“今有闺阁之秀，四人愿与结纳，可观其貌而考其才乎？”四生争策蹇上山。六人曰：“随我去，不尽烟花，无穷富贵也。”引之入幕，告女曰：“秀才至矣，请主物色。”女问小秀才姓名，答曰：“寻声、到胜之、檀心、郎应宿。”问年长幼？答曰：“郎应宿最长，年十八，檀心十七，声与胜之皆十六。”女喜曰：“皆吾弱弟也。”赐强等六卒酒肉，而款四生。呼五学士出见，鲜于季通啧啧称羡郎应宿，而杜承瓘则属意寻声，其三人无所嘉与。女命应宿师事季通，承瓘则弟畜寻声，各展拜毕，乃设长筵。女左檀心而右，到胜之、承瓘则与寻声促膝。季通自同应宿横肱，向道牛心列前龟错杂其际。女曰：“请执杯为一韵句，有淫意，不可有淫语。淡远者受上赏，登坛作盟主；奇奥者受次赏，美味必及之；庸琐者罚执役，残杯冷炙，只受人怜耳。”九人拱手听其句。女曰：“学士秀才，皆应试之人，予为上官婕妤，比沈宋优劣而已。诸君其当吟不让。”胜之请曰：“为女淫乎？抑男淫乎？”女曰：“先女。”即吟云：“有客欲见穿牖窥。”承瓘请：“赋男淫乎？”女曰：

“然。”亦吟云：“国风不厌郑卫诗。”檀心请曰：“何淫？”女曰：“仍是女。”吟曰：“鸳鸯停刺梦以思。”鲜于季通曰：“吾吟男淫：‘土木女郎目不移。’”列前龟曰：“吾再吟男，亦叶吾名字。‘坐对云鬟手弄龟。’”郎应宿曰：“吾亦赋女：‘未及日中三画眉。’”牛心曰：“吾从女淫：‘邻家捣药玉簪乖。’”寻声问承瓘曰：“吟女乎？”命曰：“第合男。”遂吟曰：“自倚红玉调焉支。”向道问：“女以何淫结？”女曰：“为儿辈发挥。”向吟曰：“索郎余沥甘如饴。”女评隲曰：“杜学士与到生俱淡远，毕竟杜尤雅也。列学士情景逼真，而稍近庸琐。”乃请杜为盟主，到副之，列执役，余人皆得次赏。女令曰：“坛站在寝，我请更衣先入，诸君继之。”侍女以肴核佐酒，促九人进。则绛纱满室，绣褥异床；雀屏开陈后主之楼台，龙镜列李夫人之金翠。狻猊之口，静吐名香；蛱蝶之图，纷罗秘戏。眼波不定，意蕊初飞；士牵率以前，女横陈而待。杜曰：“既已束牲，吾当先献。”女曰：“彤弓一，彤矢百，旅弓矢千，所以命文侯也。”杜拜登受下，执役之列前龟，为之唱筹。再命到生上，列唱庭实旅百，到战栗不能卒享。女曰：“此生从未知肉味，哽噎之态，殊恻我心。”令其倦而假寐，列唱小诸侯先会食。寻生小语乞怜曰：“小人之腹，不足以饜络绎之八珍。且初荐于腥，哇之是恐，同年生胜之覆车可鉴也。”女曰：“慧儿，味厚者宜浅尝。吾以姜桂调器中，当不至倾吐。”更投之以鸡舌，馥郁内含，毛孔俱悦。寻生涕洟曰：“行入墟莽矣，果何神人，诱我飞走耶？”女嘘灵气接续，谓曰：“稚魂欲去，入深山，就安乐窝息之，有顷即苏也。”寻闷绝不复能起。女令侍女掖置别榻，承瓘虑有不测，亦卧守之。季通谓郎生曰：“弟子于小诸侯最长，须成礼而出，无若邾莒之颠越。”郎伛偻循墙，动合规矩。

女喜曰：“可如大国之仪，列唱攒茅之田，惟侯所求。国有大隧，勿许窃据。”女谓郎奇才不易竟，今久当谋夜饮，斯时且无多酺也。郎惘然曰：“不醉而出，我独非酒人乎？”女含酈曰：“亦患醉而不出，劳及左右耳。”郎乃不敢尽欢，以留余恋，饮毕匆匆退避。檀生曰：“小侯有四，愧居中男，愿乞中上之赏。”女曰：“视郎生。”列唱：“邨瓌未并，亦与鹿鸣。日云暮矣，吾子其入。”檀纵观宫沼，女曰：“痴儿，岂真大王之风，与庶人异。”檀对曰：“乖纤草于墙头，聚落花于水面，寻常景亦不同野人之家。”女呼入玩，檀得意看花，忽逢肉林，虽健步不能逞，遂仆地。女自扶之，笑曰：“中男何乃如是？”即委顿去。列唱大国之三，请迭为盟长。女呼鲜于曰：“君传郎生进退以礼，儿固当酬及师资也。”鲜于曰：“主之用人，正如汉武之后来居上，亦记仆入宫之初，何如挚爱。今齟齿之痕，尚留仆臂，海枯石烂，岂敢忘焉。”女心动，慰鲜于曰：“玄黄之血，龙所沾濡，儿纫以当胸，如不去身之玉，学士何为怏怏乎？”鲜于曰：“然则庭燎之百，实始齐桓，何为后我？”女谢曰：“君勋名震主，儿故抑之，相父恩私，表里皆彻。乞勿寒盟矣。”鲜于复申取威定伯之义，女啮指出血以示勿渝。鲜于复吮血咽之而后下拜。女命向登曰：“前者怨咨之言，若出金石，今觥筹交错，寂不闻声，得毋怨儿也实甚？”向曰：“力谢初生之犊，情深未老之鰥，人自不如，我其何怨？”女高向之义，洗玉卮以授。向献其长柄麈尾，立吸玉卮。女曰：“学士瞬息存养，深造之功密焉。昔闻‘三日不见，非复吴下阿蒙，’此之谓矣。”向谢出，牛登坛。女曰：“邻家捣药之句，奇奥无比，奈何置第八人？”牛谢曰：“婪尾之飧，以待龙头。不以后至加诛，仆则幸矣。视夫赞襄之列侯，不犹宠欤。”列唱金奏将

终，礼宜速退；毋得嫚笑同列，自紊要言。女促牛立尽三爵，牛下拜出。列曰：“执役之人，手足肉已死，舌敝喉燥，请为城下盟耳。”女曰：“君为其难，儿敢为其易？”命列举锦标，女自为秋千之戏，来往以褰缠之，标忽隐忽现，皆女为之出没。戏毕，列拜曰：“此不次之赏也，仆永当执役，不愿为侯矣。”女招鲜于杜二学士寻郎到三秀才，入侍夜宴。季通携应宿之手，承瓘拍寻声之肩，胜之逡巡于后，女曰：“鲜于杜先伴吾。”杜下视其辙，叹曰：“井陉之地，方轨为难，绞国之门，采樵所患。还请鲜于先生，力辟蚕丛也。”女曰：“君乃客气未除乎？”鲜于曰：“彼诚怯，凿山通道舍仆而谁？”径突入，女开关延敌。鲜于横戈跃马，高则必登；劈理分肌，小而亦破，自谓惟所欲为，无不如志矣。既而虚者反盈，凹者反凸，杞子北门之管。忽尔难开；昭王南渡之舟，居然易溺。洛川竭而龟游无地，巫峡崩而猿匿何林。庞涓之过马陵，火光照夜；陆逊之经鱼腹，石阵迷江。鲜于大惊，告女曰：“欲往则中如有物，将离而互为其根。得非蛮入盘蛇之峪，人逢落凤之坡？僧终寂于花龕，仙将亡其玉杵也哉！”女曰：“曩者儿为君挫，盛气故也。今得虚牝之道，习坎能平，重门自阖，儿亦听其化机，不能自主耳。”鲜于以命郎应宿曰：“驼峰熊掌，知味之难，吾不欲自私矣！”应宿曰：“杜学士当继起者，可不及而谗言耶。”杜曰：“尔时陷阵者人人自危，吾当息肩，观少年之努力。”女亦招应宿曰：“秀才才未竭，我始抑之。今合驰骋矣。”应宿虚与委蛇，女转窘，厉声诃曰：“示弱者国有常刑，是非逍遥河上之时。玩敌不武，孰与我为行军司马？以法治之。”寻声进曰：“鞭乎？贯耳乎？”女未及答，应宿出生力搏战，当者皆溃。女柔声谢曰：“曩者肉眼不识，今而知冠军自有真也。”到

胜之笑曰：“一应宿也，而主先堕诸渊，继加诸膝，激扬备焉。将毋燕昭之市骏骨，以待千里马也。”应宿亦退让。女曰：“二子皆不能忍，所谓鬻上棘门之军，易为人所袭，整旅而出，其杜学士乎？”杜遂奔赴，女初不戒，辄如门庭寇至，突遭兵火；垣墉土奔，室家星散。木难火齐，狼籍于后；金钟玉管，麀拾于前。难乎其为主人矣。女惊怖曰：“自公委蛇，不虞君涉吾地，其猛如虎，岂谓人夺汝妻，儿不受人怜者，危急若此，无以自存，其怜之，亦死且不朽耳。”杜叹曰：“懦夫一朝自振，建一言而令人难受，行一事而为世所憎，残忍之举，多出于愚柔也。”女曰：“于是为理语，不亦腐乎？然龙火四射，石无完卵。儿虽乞怜，心实感之矣。”杜翕然乃退。女呼二子各以肱枕，诫曰：“瞑目静思，无敢作虐！”寻生曰：“臣朔饥死，不如侏儒。”到生曰：“不遭秦坑，愿乞骸骨。”女曰：“二子筋软脉纤，血漂肉脆，不任健儿事，养气以需时，庶无悔。”二子合词曰：“鱼腥肉膻之肆，未可逐蝇；汗凝垢聚之衣，将毋禁虱。某等投所好而舍形骸，主人吝于施而有德色。何以堪之。不如战也，”遂不听约束，将夹攻而互乘之。女曰：“不守吾戒，速之亡也。”未几，到生则烟出于鼻，身如炽炭；寻生则液流其腮，手若寒冰；形容顿殊，耳目尽废。女悲曰：“蝉脱之士，此其先驱乎？”是夕，二生昏眩绝，女命侍者守于下床。厥明，强勇复以后五人至。女命酒食而后入。蛮目进报曰：“汉营女将又索战急矣。”女问鲜于曰：“今日外斗不吉，儿将坚壁不出，以避敌锋。学士其谓之何？”鲜于曰：“依古无不灭之女戎，正如弈棋，胜固忻然，败亦可喜，新妇闭置，何为者耶。”杜曰：“是何昧昧也。无论来归壮士，喋血可虞，即吾徒依附女床，谁肯以昆玉同焚，鸿毛较数？吾宁恸山邱而殉，不

欲投豺虎以亡。”女曰：“免战则为敌笑，但学士辈不宜从我出御。”鲜于曰：“吾视死锋镝，与死床第等也。何惧为！”应宿亦踊跃曰：“弟子以生为寄，以死为归，愿为凭轼之观，得知猛士之赴敌场矣。”女曰：“但随吾后，勿扬鞭出也。违则有失。”二人皆诺。

出寨中，汉营钲鼓大作，以九蛮目首级悬一旗纛下，军士呼曰：“蛮人来斗者视此。”群蛮皆忿，女曰：“是特激怒我师也，吾当自诱敌诸壮士先以短兵接战，分左右翼伪败走，俟其深入，以长矛大钺为一层，毒矢劲弩为二层，藤牌竹枪为三层，鸟机神炮为四层，围裹之。令渠丧胆，解我攒眉也。若胜负惟天所命，不欲置之度外。岂皆入我算中，勉为死战而已。”群蛮皆跳掷曰：“战好死好！”女自挥两剑迎击。木兰乘之，不数合力怯走。木兰纵马追袭，女回顾曰：“儿亦应运主杀劫者，独天女哉！”木兰曰：“去尔淫帟，袒而求诛，或免裔解之罪。婢子悲泣态，固无所用之，不得罔上也。”女笑曰：“果欲儿身命耶，如时犹未可，天人亦不宜作诳语。”木兰出袖中紫绡帕擒之。女知其术异。掣腰际白罗巾还掷。帕坠地，女收之。木兰怒投一竹枝，近女身化为巨蟒，搏女不得脱。鲜于呼曰：“神物不得伤公主，请以臣代。”应宿亦举鞭挝巨蟒爪，爪稍懈，女得裂衣遁。蟒转攫二人，皆就缚焉。木兰以手招蟒，则仍一竹枝也，遂还大营。诸将士被蛮围数重，互有斩杀，失去金大都督牙将二人。献俘，以鲜于季通、郎应宿进。李节使勃然曰：“中朝士类，助妖女为乱，科目可废，胶庠可芜也。速寸斩之。”季通应宿骂曰：“朝廷养士数百年，未尝无定乱之才，宣猷王国，今被兵处所，守陴官民，独非科目胶庠之士哉。公等内贪外忌，视士林如盗贼，平时

不能教养，而又使劣官狡吏，如脍切之，失身蛮中。已自比于猛兽，虽死为肉糜，应不合惧，似此假公之吆喝，无味也。”金大都督曰：“戮从逆子，不在亟亟。吾牙将二人遭陷，盍以此易之归？”季孙曰：“都督之见，尤为周密，戮贼中二人，不足以吐土气，苟因而害及二将，非所以全国威也。”乃禁之，暗选能言者觐蛮女，持谕以往。女方易缟素衣，设鲜于学士郎秀才之位而哭。其四学士一秀才皆侍奠，有两秀才呻吟于地，强勇与后来五人哭于外寝，能言者径白蛮目求进见，呈大营军帖，女呼入展读其帖，乃谕文也，曰：

楚制府李军门金示谕叛民知之：不义自毙，况梦与天搏；善战服刑，乃人而妖兴。此生民之流毒，为上帝之降灾。非尔愍不畏死之徒，辄有其如予何之志也。前日之役，掠我牙将二员，节钺之爪牙，未必敢损毫末。然不驰送请罪，一日不归国家大臣，几废寝食，尔民安乎？所俘鲜于季通郎应宿，尚未诛戮，二将还日，即给两人生还，以明蛮貊之信，谕到如令。

女泣涕谢使曰：“吾鲜于学士郎秀才尚未死耶，国家于民辈恩厚，宜即归命，仅还两将，何足云报也。”即手启云：

氏庆喜死罪，呈报两相公阁下：氏之合其众而不能退，非身为叛逆，将诛其叛逆者也。守土将吏，激变以为冒支兵食之谋，称功以为汲引私人之路，乃溃败决裂，一至此极，如氏浩劫一身，幽明俱可栖止。彼乌合之众，亦知从逆非策，贪须臾之苟活，但投诚而全家为仇人所诛，妻子为乡勇所掠，故非甘为有罪之人，乃不得为悔罪之人是戚。累战之余，死亡枕籍，曾不回心革面者，其怨苦深矣。

阁下又何从而知之，转达明廷也哉！今来谕云云，谨如令，只送牙将二员，并所拾天女遗物，其不死二生，当百叩头而请释归，氏生死知感。

书毕，请二牙将出，陈谢卤莽之罪。别遣强勇等六卒护送还大营。是日，鲜于学士郎秀才俱归，女迎执手，泣指两人之位而告曰：“为二君身后痛也，安料复见生平。”鲜于大恸曰：“招生魂，其感激尤至，又乌知人不返而魂归，魂亦归而人杳，有定理无定数耶。”郎生亦恸曰：“某师徒已在冥途，愿主勿复有生人之见者存也。”杜学士慰曰：“二君悸益定，无为悲益深耳。”两人言曰：“归见主面，谢赎骨之恩，卒明吾心，报捐躯之节，与诸公作别，便觅死所。地下相逢之日，何异军中行乐之年。惟愿田横宾客，死共一邱；叔宝宫人，沉无异井。诸公宁居其后，我二人敢为之先。”各掣女佩剑一，跪而求刎。女双夺其剑，跪泣曰：“两君死诚乐，忍使儿独忧乎？”两人皆泣曰：“主成人之乐，即能解己之忧，我二人眉低目瞑久矣，乞撒手。”诸学士秀才一时号哭，两人竟自绝焉。女抢地欲死，泪尽且继以血，谓众人曰：“鲜于学士，生天便作善知识，成第二妙谛。郎秀才再转生，必以巨盗取斗大金印，位封侯，去仙佛较远。”众谓女曰：“三生之果，主已灼知，我等正苦不知死日，能死想亦不恶，然二公之敢死，诚愧不如。”女叹曰：“与儿游者，有恶德而无庸性。法不寿康，岁月修短，惟所探之策耳。”语毕，视到胜之寻声，始亦卧地哭者，以斯时气尽。女拭泪言曰：“哀哉二生，宜以刀箭死，今而保首领，亦其温雅之致此也。学士秀才，同日并命者四，杜君其为我诛之。”承瓘亦挥涕而诺：

花月妖娆可奈何，闲情一赋玷难磨。

将图蛱蝶营金翠，特写鸳鸯借毕罗；
香国迟来知己少，玉楼急召为君多。
粉骷髏相无传付，鬼母新模九子魔。

鉴庭邵氏诂曰：

积气以为天骨，积形以为地骨，受天地之形与气以为人骨。而羽毛鳞介之属，分倮虫之气与形以为骨，虫之无骨者，渣滓所潜滋而已。气尽形销而骨不朽者。贰负在汉骨之完，防风在周骨之残，孰是其枯质也而不重诸。

人之生也，芟除礼法，委蜕官骸。有骨而筋不足以束之。及其敝也，忍息尘埃，游魂墟莽，有骨而山皆可以埋之，则夫骨之溃败决裂，不可收拾者，生而已然，死可知矣。彼何尝不嗟呀曰：“是枝枝节节者，孰与丝联而神贯之？水以调阳，火以铸阴，周其身作为锁骨哉。”

邺侯有瓊子骨，所谓夜抱九仙者也。然闻其骨节之鸣，不见其骨相之异。具慧相者，无如此菩萨矣。不仙骨，不佛骨，自成其菩萨之骨；不磨顶，不舍身，已证夫锁骨之菩萨。是坚固子有破碎之功，而妙明心为浮游之象，吾于菩萨喟第一义焉耳。

人以死为下世，菩萨以生为下世。世人未死，与胎殍卵殪无异。精气神藹然，骨仅存耳。菩萨致之于死，速还其天地形气所受之骨，又致之于不死，力持其气尽形销不朽之骨，夫乃知阅世生人，阅人成世，非菩萨不能主持之。其未下世也，有天神在上，香花蠡鼓之逢迎。其既下世也，有太史占空，星渚虹桥之隐现，从此成功而退，复去青冥，

恐东海尘飞，西山石尽，求此菩萨，不可复来。悠悠浊世，
惟见狼籍溷藩，此姬骨醉也者，能不悲哉！

点金道人遭围

存萧老公之心，惟愿买金同土价；乞耿先生之爪，可能烧雪作银堆。饥则噬人，不谓烟霞遭劫；死而埋我，方知茶火解围。

牛心向道列前龟三学士，皆悲惨不胜，竟日废饮食。檀心秀才曰：“年上下于我者，俄顷已为陈人。吾生吾死，何去何从？当不欲更置一解。若借主之爱，放之还山，存琐尾之衣冠，访乱离之井邑；生求父兄之窜迹，死博庠序之明裡。全名教而割恩私，乃生平无告之怀，今而不敢终隐者也。”女叹息曰：“秀才非福相，忠孝清名，能弋取者，皆有天幸，存是心而不为人知。且为世病者何尽？既为我言之，我何不遂汝志。三日后，遣健目送归耳。”檀生跪谢。三学士言曰：“仆等生归无以读象魏之书，死魄不敢依高曾之垄；播儒林而闻者塞耳，披家乘而见者椎心。盖平林新市，非晦迹之区；洞户曲房，非奉身之所。待死则朝斯夕斯，求生则出尔反尔。我之怀矣，天实为之。只合沉沦，无所进止。”女曰：“学士等身羁异域，兴比骚人，啼鸟衔冤，潜灵动色。几何辞之不达，而何意之不先。第以脱离烦恼，未有乐郊；宛转风尘，聊同幻境。以后事之变迁，为前因之融释。一日之歌以当哭，百年之恩亦成仇。俱覆载之所必容，而神祇之莫能测者矣。”三学士亦感悟。杜承瓘呈所为谏词草，女执之而

泣曰：

维年月日，喜与戎幕诸君，痛我季通等四人之无妄以死，死而不能令生者不悲也。鲜于季通，秦中士，将就食南越故人官舍，来诣山中，即订生死约。视其身，如寄居之蠹；视其所知，若亲近之鸥。其于戎兵之成败利钝，及身世之忧悲愉快，皆廓而空之，不以夺夫诗筒酒盏之兴，古者任达流也。以陷阵被执，白刃之临，迎以头颈，卒不死，遣人迎归，见即以死誓，幕士阻劝，殊不可，即自刎于台前。同刎者为来凤郎应宿，邑诸生，入幕数日，愿为鲜于弟子，相期见危授命。慕烈士之风，同邑生到胜之寻声，以瘳疾革，见两君之激，一恸遽绝，呜呼痛哉。诔曰：文人慧业，烈士壮心。竹箭渭川，杨柳汉阴；来止岩阿，友予瑟琴。后来之秀，白马青衿。鸢鸢在巢，惠风满林。何图达者，弃我如屣。猿鹤将化，几先君子。以身捍患，一蹶不起。可赎百人，归而请死。鬼道悠悠，如还朝市。亦有婉娈，以膏焚兰。委形薤露，并命摧残。卒哭乃亡，庶无烦冤。于喁前后，侠骨未寒。孰与荐之，赋楼同官。悯此良人，音容如昔。留贻数字，感忆千夕。鹏至空山，半摧瑶席。玉棺四埋，我心裂石。呕肝凝血，畴问青碧。

哭奠毕，女与三学士一秀才营四人兆，禁牛羊采樵焉。有蛮目告急曰：“我军自与汉将斗，粮道断绝，来凤守将，又清野无所掠。旬余，散亡者无虚日，奈何？”女曰：“吾前岁循东山麓，见大冢旁新葬十余处，墓门无碑，且不封殖，非死人材也。其次皿之财乎？发之当可充饷。”适强勇以其徒力胜者二十人，共前十入进谒。女命之掘伪棺，三十人齐奋勇曰：“穿穴之技，不敢

让于诸蛮。其贿也，可以报命；其尸也，将毋不祥。”女曰：“蝼蚁之穴，不足以辱熊罴，用壮而往，取精必多。”于是掘十余处，果皆盗藏。盖乡勇之黠者，借搜山以括民财。多川中兵火前物，不立伪碑封树者，托于贫家之乱冢，无利其殉饰者也。尽舁归帐中，女命贩米来者益其直，担负交于途，粮以不竭，士散去者复还。且招来就食之徒，兵气大振。李节使来覘者，以状还告，大军忧之。有两山人来诣，叩之。为砭先生，善点石，针道人，善点金，出甘总书云：

淫孽未殄，天将曲我师而老之。鼎不克分身来视，然心脉如缕。息行数十里，非独恐惧之深，实以兵贵一心，将需群力，持其要，不整亦可以济。失其衡，多谋而卒无成。殆以神运机，而不徒以事就律者欤。噩青气忍与相抗，固知其与两路贼同乱。但能蹙之使合，虞人省括，可谈笑而收大功，顾天时人事，未可悬测。兹砭针两师，以灭火真人之契，相机来助军事者。望阁下虚怀盛节，以咨访之，于我师必有冀幸。

季孙拱手问两师云：“点石点金之说，可得闻乎？”砭先生曰：“吾点石则成金，吾友点金则成铁。南行遇李长脚，故人也。彼知甘总帅分兵四出，属吾两散人，与军旅之事。甘君请来助师，不识蛮女善战者耶？善守者耶？”李节使曰：“战未能胜王师也，而亦不退；守未能图卒岁也，而亦不奔。屡歼其精锐，而兵日益增，曾断其转输，而粮日有继。近日获金于空棺，以济兵食，似乎天道之富淫人矣。”针道人曰：“是不难，吾自去点化，恐我师乏食，则非砭君不能救也。”于是针道人飘然至蛮女营外，谓其众曰：“无纪之师，破可立待，惜以万人之命，倾于一女

之筐，悲也，怨也。”众止之。以告女曰：“有咒吾军不利者，请治之。”女命牵进，针道人启手问讯。女答礼，延坐致询曰：“山中鍊士，何以训示戎行？时与骀之利逝，诚不敢知也。”针道人曰：“偶观于军门，云色黯惨，为金银之败气凝结者，主军中阍士死亡，主将得下体疾，亟宜弃此朽物，别畅生机，内调阴阳，以伺敌衅。”女敛容谢曰：“师殆神人，曩者掘地得金，略谓天授，兵聚糗足，有攸赖焉。乃近日重臣既亡，健儿多病，已亦煎熬于心，淫液于肾，岂是物为累耶？”针道人曰：“如以吾言为不谬，请拭目以观其赇，而息心以验其邪。”女命以盗藏示。针道人大骇曰：“是鬼债也！其滞魂不散，乃召灾沴；其发藏之徒，必皆卧疾。且质已变矣。外似白金，中为黑铁，试抉其幻，必离其真。”出水色神豆升余，咒而撒之，蛮众大呼“铁也，非银也。”女愕然曰：“吾始知棺物之无用已久也，不弃之，且为汉营所讪笑。”针道人曰：“请仍置于冢，以散幽滞，军无戾气，始迓天和。”女从之，命张宴，请治强勇等三十一人之疾，针道人汲水盈盎，书一朱符烧之，遍饮三十一人。历二时并起，又谓三学士一秀才，胸有沉痼，非药物无以起废，乃各给一丹。女拜求所疗，出珠丸一，使吞之。顷刻皆有起色，即辞去。女固留之，不可，曰：“云水之性，不劳羁继，但好为之，倘事有蹉跌，红苗主可相托也。”女再拜送之。

是夕，强勇之徒后至者三十二人，复进谒，三日而遍酬其欢。无如军储告急，饥卒复逃，汉营索战者，日三四至。女谓强勇曰：“尔等六十三人，能为吾决一死战否？”对曰：“卒等舍生以报主，恐未必尽能；若妨主以求生，亦知其不可。有天命者，当自图之耳。”女垂泪曰：“数已可知，降则无命，请决战而后出

奔，完吾劫运。”命杜学士通款于噩青气曰：“以礼来聘，即归之；否则匿谷中也。”承瓘自去，向道、牛心、列前龟、檀心，俱愿随征效死。女泣而随之。木兰一骑出，谓女曰：“兵事至此，尚可为乎？前者国家将待以不死，而今无及矣。”女悲词曰：“无颜乞降，有志就灭！”遂混战，群蛮多被杀伤者。两汉将突前搏女，将获之，强勇奋死力救，手足皆断，女匹马落荒走。六十二人仍归汉营，檀心中矢，号而绝。向道牛心下马哭之，皆自刎其侧。女奔至，适追兵去远，遂以剑掘土，并埋一坎，列前龟为汉将所驱，投崖死。女奔百里外，稍喘定，无一骑相从者，叹息曰：“镜中鸳颈，尽染血腥；帐下凤毛，都遭革裹。死不及李波之妹，生岂如柴绍之妻。子尔一身，茫然万感；虫应可化，鹃不胜啼。昊天而降种何为？下土之埋忧罔极。”因趺坐以待尽，露下征袍，星荧故垒，篠风吹泪，萤火点愁。一人来前曰：“主固无恙。乞憩破寺。”学士秀才俱相率至，女恍惚无主，从之行，不数武，入一寺中。鲜于季通等八人，挥涕相迓。女曰：“儿冥边耶？”八人曰：“是荒山中，仆等念主无栖息所，请于山神，摄二十里外破寺，聊蔽风露。且以了生死不尽之缘，明哀乐相循之理。”女谛视前使，乃强勇也，哭曰：“诸君为我死难，我何以生为。”援剑自拟。季通等跪而请曰：“主若死，仆等魂不相依，求一宵之话言，不可得也。惟以隔世相思，他生未卜，幽林把臂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渊，如缀空花，如征幻梦，絮已飞而故伏，丝将断而仍牵，寂何以堪，感于斯盛，主当回忆生年，同谐化物，以尽今夕，永无后期。”语毕皆恸。女顿悟，纳剑于鞘，转相诉慰。季通吟曰：

何事千年鹤始归，瑶天到处掩芳菲。

思君不见烦冤甚，意逐阴房夜火飞。

到胜之吟曰：

水色如蓝月色黄，十洲难觅返魂香。

夜台一梦何时觉，若有精灵唤玉郎。

牛心吟曰：

曾侍仙人月殿居，幽栖无计访蟾蜍。

粘泥絮果销难尽，懒向空山读化书。

檀心吟曰：

色相何如不染时，苦教蝼蚁损鸡皮。

游丝要待罡风化，火井栽莲试土宜。

向道吟曰：

不作将军也断头，岂真荡子觅封侯。

离魂却忆销魂地，始信埋愁益种愁。

郎应宿吟曰：

无术生天却问天，而今始枕石头眠。

怜君不得为黄土，独把哀音学杜鹃。

寻声吟曰：

野棠花发记前身，青鸟衔名落锦茵。

一霎那间成隔世，不知吊客是何人？

列前龟吟曰：

新随缺月挂藤萝，速朽无时可奈何。

珍重招魂兼感旧，再无消息望银河。

女亦吟曰：

恨本无穷爱有穷，多惭才调赋惊鸿。

侍中血色今何似，并入秋山几树枫。

自此八男一女，禅榻围坐，已熄衾枕之焰，清沕泡之源。将四更，强勇进曰：“幽明道殊，吾等皆去。主亦从此逝矣。”女哽咽，八人皆举手曰：“多此一宵饶舌，然悬崖撒手，各复本来也。”忽金鼓四起，戎骑突来。女倏上马。八人及强勇俱不见，破寺亦廓如。女乃悟所遇非真境矣。兵渐近，女度不可免，呼曰：“杜君杜君，请援不至，吾死不及见矣。哀哉！”遂挥剑出敌。十余骑夹击之，有一将突围入，众悉奔走，大叱曰：“汝可知来凤之女帅乎？”女曰：“即儿是也！”其将下马曰：“某为杜进士之乡人慕炜，自以生平勇技，应湖南募，为乡练教师，因大吏暗于赏罚，士多散亡，将投陕帅。过此间村落，乡中备盗者，争师事某。昨途次逢杜君，乃砚石交也，彼乞师红苗，告某以村中所练弟子，策救女帅，适败去者，为金大都督之别部，此间去噩青气营中，穿山径将三百里，女帅勿忧，某当保护。”于是山行，就村落止宿。慕炜故好男子，然礼防不与女狎。女以缘阻，亦不复调之。第二日停午，杜承璫策马迎至，女抱持而泣曰：“无意复见君之面矣，非慕君捍卫，得不遭菹醢耶。”杜亦谢慕炜。慕曰：“故人之瓜葛，不一援手，诚非人情，连骑归红苗，某重负亦释矣。”请即辞。杜曰：“主之投噩苗，大非得已，吾亦欲自拔贼中，献奇谋于甘总帅。吾乡人盍与偕行？而论忠义所归宿。”慕改容听之，问女曰：“果与杜君有成谋乎？”女曰：“杜君赞画之策，非他人所与闻。故不投李节使之降，而转奔噩苗者，将立功以图进身也。君有同志，便当设誓。”三人乃稽首告上下曰：“所不归国家者，千劫不得度。”杜以噩青气书示，女微笑观之，曰：

公主神人也，青气胚胎血肉。惟恐以秽浊之质，阻遏七香车，日则灵鹊怀音于幕庭，桦灯结蕊于寝室，色舞意

飞,知青鸾之不远。杜学士来,竟致愀款。青气率一子两将,及帐下猛士,香花蠡鼓,禱于苍苍而卜之。占者云:数当为偶,纳币有不遑焉。谨遣护军三百名,随杜学士迎请,入帐之日,即合婚之期,俯如所云,欢忭何极,未罄诚爱,企足以宣。

杜谓女曰:“主将携锦瑟而和牛鸣,载灵旗而随鹿荫,女兮诚淑,人也何良?惟为国而失身,更无家以归唁,瓘则致命有日,分忧以时,岂图生共泛舟,或冀死为连理。”女泣曰:“从此侯门一入,君其暂作萧郎;及乎乡里相依,儿必终归仙客。”有顷,三百护军至,易肩輿载女。杜前而幕后,拥之归红苗营。噩青气迎出大门外。入内,设青庐为礼,噩先拜,女答拜。苗女以合卺进。女先致于噩,亦拜而送之。噩仍答拜,饮半复送酺,让女先入寝,见杜承瓘慕炜,仪如妻之兄弟,居之近舍。是夜,魔姁向鬘儿悲咽曰:“龙涎化艳,狐尾工谐,宠爱自由一身,弃捐不及中道矣。姊何以策之?”鬘儿曰:“妹所以守嘿经时者,以大王爱姊,若有言,迹近于离间。故宁秘之;今所事若彼,姊如旒之赘,而无葛之覃,纵与相安,祸犹不测。夫葬于蛮烟,与归于汉壤,权其得失而已。”魔姁曰:“吾苗种,求事汉人不可得,孰为之先容?”鬘儿曰:“姊诚决策,妹当遣人告于大营,以兵来攻,便与姊乘间归也。”魔姁泣拜曰:“能如所期,爱得死所。”鬘儿呼来宾语曰:“汝陈告总帅,噩之小妇,假我来归,可请副参画策。”来宾自去。噩既与女交,始谓人事之乐,于斯无以加之。女曰:“古云浩浩者水,育育者鱼,初不知夫君以我为水乎?亦我以君为鱼乎?”噩曰:“游神于汪洋,我亦如水;会意于跳荡,卿岂非鱼。此殆如胶漆之投,凝合无间矣。”女还告曰:“儿所以

败绩，缘为术士针道人所卖，有食而无食，食亡兵乃亡，全军不吊，壮士膏原，雾髻风鬟，行入墟墓，安得生啖其肉，一雪此仇。”噩曰：“彼术异，当邀西乡之有道力者报之。闻甘鼎已檄张大都督，救西路郭节使，而以史都督代张驻守。张引兵一千，砭先生针道人两术士，及乐般之子犷儿俱往。吾遣乐般往招其子，授策主兵者，擒针道人，则卿大仇可复也。”女谢之，王子萨刺前曰：“汉女将索战，言何故纳降汉之女为新妇。”噩怒曰：“恶言奚入吾耳？孰为我擒此汉娃？”魔姪请曰：“必木兰也。彼在来凤，屡蹙公主。今乃辱大王，我奋战当出。”噩壮之。鬟儿亦从后驰出曰：“姊若有失，吾不可不救。”苗人无敢阻者。木兰以剑约兵退，二女中奔之，分兵拥护，断后以归。鬟儿以魔姪拜甘君，蠋生曰：“可使偕归副参，以应桃根之象。”甘君笑而归之。谒化醇，持鬟儿而笑，力却魔姪。鬟儿曰：“总帅所命也，吾姊亦透彻凡想，求妙理于腐儒，非来嫁也。”矩儿曰：“副参其不生华而结果者耶？”群服其慧悟。魔姪亦受剑术于木兰，继鬟儿为弟子。先一日，砭针二师，偕犷儿去西乡破妖贼，张大都督曰：“贼无兵法，郭节使不战而败。彼中之形，所闻互异，荷戈之士，初无术以往覘，二师及王子，孰与探索？”砭先生曰：“吾请自饵之。”时郭节使之兵新挫，砭师变形为军政小吏，入其伍访疾苦。皆云：“卒徒日无事，遭俘者多于夜。击柝之役，尤为痛心，计无得免者。”砭师云：“试以柝与我，代若为俘。”一柝人举柝遗之，泥首而谢。

迨夕，倚柝坐，闻鼓声，乃应之。旋一钩自地下出，挽之疾去，足不自持，耳畔风雨稍歇，已缚贼帐下。

天明，其酋出，皆释之以供执役。令曰：“逃则死雷火。”众

柝人拱手听命，无敢萌异志。斫师勤于执役，酋一日熟视之，呼与语，问曰：“能文字否？”答云：“略知之。”酋大喜曰：“此中无文人，檄告寂然，似少气象，汝能是，我即处以宾师位，勿使部下吆喝。”斫师曰：“出之厮养卒，号为中书君，侥幸殊未已也。曾未识异人姓氏，几时传到人间；大道神通，何术携来天上。请示之。”酋曰：“吾姓指树而名借犍，生大泽中，非由毛里来者也。九岁，神人来降，授以金简木印各一，水孟七，火纸十二，土鼓三，曰吾地公将军也。季汉将兴而身死，唐宋之末造，尝以幻迹，出没尘中，驱策生徒，应劫杀之运。子怒特之后，旄头之精，掌一万六千命，金简木印，足以摄召神鬼，水孟决河流，火纸引昆焰，土鼓鸣，则平地现城郭，可以遁甲，兼阻敌锋也。再十年而举事，人自推挽，虽欲韬匿不能矣。今逾十年，而其说果验，岂非天哉！”斫师问曰：“前败汉兵，又以何术？”酋曰：“遣数十山鬼扰之，其兵自乱，乃为我俘也。地下之钩，亦神物所为，非吾本法。今命汝司文告，庶几匡我不逮耳。”

斫师乃为创檄草，传九股苗，词意瑰伟，酋使读而听之，赞曰：“其字句不尽可解，而大致爽朗，真可以推倒豪杰，开拓心胸。事即不成，意亦殊快也。”斫师谢不敏，酋犹抚掌，传红苗噩青气，遣使来约，速召之前，则乐般也。叱左右使退，密告以噩王所命。酋连诺之，请般共赞兵务。斫师初不相识，然知为犂儿之父，乘间相问讯，各诉怀抱。

一日，斫师独与酋计曰：“某有同心数人，兼文武略，愿得招之来归，不患大业无成也。”酋曰：“甚善。吾不疑汝，汝当不负吾。”斫师遂还汉营。张大都督已与郭节使合兵矣，并揖斫师而问之。答云：“妖亦易除也，俟一万六千人之登鬼录耳。”谓犂

儿曰：“顷见乐王矣，奖汝擒玛知古之功，但此行正宜努力。”犷儿俯地受教。突军吏告急曰：“陕中饷不至，三日后。粮且尽，奈何？”郭节使惶悚无策，谓张大都督曰：“仆死国事，分也。君远道来援，行见易子析骸之惨，诚何心哉！”张大都督曰：“救败则未能，救贫或有策耳？”跪陈于砭师，以无饷故。砭师曰：“南中遇李真人，谓吾两人各有所待用，针劳于前，砭何能逸于后耶？”请下令建道房，前围小院，运山中石子，大如拳，小如指者。置院中。终日而事毕。砭师以夕至道房，悉屏侍从。天明，启户出，命兵士运饷，则院中如拳如指者，皆累累白金焉。郭节使与张大都督，再拜称谢。

群卒来报，妖人以箭传来，索针道人见阵。针师笑曰：“吾避妖氛，不应至此。”仗剑出斗，酋左执金简，右握木印，摇唇皮作梵语，呼天将名号，风雷若崩坼之响，烟雾如龙蛇之行，持械而前者，皆灵官力士之属。针师仰视四天，密幄周遭，殆如网之不漏，投剑刺幄。若还鞘中。度不可上，借山石隐形，火飞堕，石为破裂，潜入蚯蚓窍，大水复漂之，就土中伏。闻鼓声，忽布一城冒土外，虽金铁之物，不能穴地而逃。针师大惊曰：“妖亦无赖，即难损吾性。且已锢吾形，自守地户可也。”时犷儿以针师未还营，请往救。前行不逢人，惟露小城郭。寻思曰：“吾师有言，妖兵必有护城，其用在土，惟通明殿梁木方寸可制。否则化桃木矢射之，城必流血。”向道旁咒得桃矢一，射城墙，乃中酋之脚踝，血出而城崩陷，针师遂刺土跃出，酋自知术破，自收其法物退去。针师偕犷儿归，谓砭师曰：“微乐王子发矢破妖城，猝不得脱。”

又一日，酋语乐般曰：“针道人之流，诚不足虑，传闻破神

城者，为王幼子，盍说之归我？则树噩两家，犄角之势成，而郭张可破。甘总帅必疲于奔命矣。”乐般将行，砭师以四人谒酋，谏曰：“乐王未可使去，先在红苗中，以子叛父，性命几不保。今而相见，腐儒之气，不足以胜骄儿。恐为子所惑，迄无成功。”酋笑曰：“乐王亦必如先生之不负吾，俾之父子相见，纵不能招之来，亦足以掣其肘而不为我害。”砭师叹息曰：“运筹之神，超出某等万万也。”乐般还汉营，与郭张及针师见，并视犷儿，谓曰：“我出入险阻，只如衽席间，数十年读书稽古之力也，儿得毋忧耶！”犷儿曰：“父以天理全身，儿以道心乘化，儿辞世当在父先，父行善事多，百年而后化，早无忧也。”针师言于郭张曰：“砭师以四人入妖营，欲树犄止杀戮，不可则以计毙之也。顾妖言有二八万人之劫，我将吁请于帝，或减免十之四五，天意殊未可知。若帝怒不可解，罚止我一身耳。阁下宜设醮礼神祇，我封章上达，以被蒙三日，不醒即埋之，待砭师还视，醒则遂所求矣。”郭张皆感激，愿各以身命请。乐般父子亦欲列名。针师曰：“感神回天，在此一举。”乐般乃草疏云：

诰授点金使者，臣针道元，以西川节度使臣郭冲，黔州大都督臣张怀亮，故苗酋臣乐般，小冠军使臣乐世治，及各将校等，谨奏昊天上帝陛下：维民福不至则罹极，庆无余则流殃。虽好生之德，久洽于寰区；而止辟之刑，实祥于中古。臣等指功于敌，惟恐不及殄旃；行讨自天，孰云无能灭此。乃传来妖讖，造一万六千人遭劫之辞；听去童谣，有二三四五月无归之戚。人间何世，数必亏盈；天道无知，生而蹙命。总倚洪钧之转，何求法网之疏。臣等诚惶诚恐，稽首顿首。眇兹粒粟之躯。太仓亦多陈朽；飘若飞花之质，

上苑不尽扫除。若减罪以免其兵亡，仍准情而随其算尽。荒疫之死，稍后于干戈；阴磷之飞，且分为甲乙。仅迁延于时日，非无续命之丝；苟宛转于追呼，是有停勾之牒。爰沥告哀之血，何忍独生；不辞缘坐之文，固甘同患。臣无任激切屏营诚恳之至。谨奉表以闻。

针师伏坛下，拜表毕，即昏绝。郭张命如所嘱，以被覆之，三日而醒。沐浴谢恩讫，谓郭张曰：“帝初怒甚，以妄有所陈请，稽迟考录，将置吾于罪，赖申天师哀诉，帝批牒尾云：‘八刀赤文，贝乏禾失。’臣何幸耶？”四人并向坛稽首谢。有谍来报：树酋攻达州，城将破而复固守，有谋士五人，劝犍寡杀收民心，焚掠犹未剧。今复还，愿与主兵话。犍儿从郭张后，取乌银针返照之，见树酋之形，为赤毛老牛，将伏弩伺之矣。郭节使叱曰：“尔酋欲何言？”树曰：“乐般负我，能以其父子献，我当散其众而入山。”张大都督曰：“乐王父子，皆麟阁之间气。尔魍魉安得辱之？”树掷筒于空，咒野咒百余，化两角为利刃，驱以犯阵。触死兵士数十，犍儿弩发，树咒木印，大如车轮，咿哑风生，弩飘堕无有。砭师隔阵呼曰：“闻汉营中有铁蓑衣之法，胡不试耶？”盖恐针师遽忘之，而明逗之也。针师果出其物，裹树酋。树大叫，连投火纸烧之，衣熔其半。犍儿跃地，变为小狻猊，吼声若铜鼓，野咒皆倒卧，复枯树形。树酋亦骇奔去。犍儿还营，告其父曰：“昔木兰之紫绡帕，为庆喜白罗巾所收，破树酋之物，非此帕不能也。父将何以筹之？”般曰：“吾父子须报噩青气，且说庆喜，乘机导之，至诚则无有不动矣。”还以所策告于郭张，并嘱针师暗与砭师谋，羁其妖众，坚壁不出，待吾乞师来。三人皆请之行，各道父子珍重之意。般以犍儿诣噩营。噩闻而大喜。

犛儿入见。噩曰：“咄兹小儿，以异授缚玛大师，吾爱慕非一朝夕矣。而今乃得珠归于椟，锥返于囊耶！”犛儿曰：“大王视儿为犹子，则前不以为罪，而后可责其功。若以为降汉之稚卒，草芥视之，儿固不欲来归，即归亦不愿生活也！”噩谓般曰：“壮哉斯言，吾儿固不及若儿，生父当让于义父。”般命犛儿拜噩前，修父子礼。女闻乐般父子归，言于噩请见。噩曰：“乐王乃迂士也，吾儿则甚可爱。”因传令进谒。般拜，女固辞不敢受。犛儿拜，即扶之使坐。噩曰：“一家人谈笑，吾不必旁参也。”自去与杜承瓘慕炜议兵事。时亲串相得甚欢焉。女问般曰：“针道人曾就擒否？”般答曰：“树犛屡破其术，擒之而复纵之。般屡致大王之命，但笑而不言。故以犛儿归，不肯留彼也。”女曰：“擒针道人，即应送我处置。胡为纵还，君试度其意。”犛儿曰：“儿闻其党相告云：树酋将有所挟以求。”女曰：“求金帛耶？或牲畜也？”般曰：“童子何知，某闻此酋不逊之语，每日，不爱事噩王，而爱事王之夫人，其妄可知也。既纵吾仇，必求所欲，反戈相向之事，恐在目前矣。”女怒曰：“树犛何物，敢狎侮吾？当请于大王，以兵诛之。”犛儿曰：“不劳士卒，儿与阿母去，自能成功。”女曰：“吾僭军之将，焉可复战？”犛儿曰：“树酋妖法，惟畏阿母之白罗巾，儿能斗之，不能灭之也。”女点头，谓：“吾与大王图之。”乃留犛儿而送般出。般见承瓘、慕炜，相与纵论，意甚得也。叩两人曰：“君兄妹至此，始得所乎？”两人叹曰：“舍此更无所之耳！”般曰：“夫非常之士，半出寇盗中，新息侯遨游述器之廷，魏丞相赞画翟李之寨，皆起于泥涂，升彼霄汉。两君其托迹椒房，而潜身虎穴者耶？”承瓘、炜皆惊拜曰：“披肝而谈意气，真有心人；交臂而失英雄，为无目者。吾兄妹以是生，不以是死。

君诚鉴之，不敢隐也。”般乃以破树榼之策告，并乞其怂恿。承瓘、炜拜而设誓。女盛气而告噩曰：“妖人树榼，将觊觎大王之妻，何能忍也？”噩殊惑，女命犵儿陈之。噩大怒曰：“若然，卿自往讨，儿为前驱。吾望捷音矣。”付以健苗五百，犵儿率之。至树酋营，大呼曰：“噩王夫人来，与尔酋合兵攻汉将。”树闻之，出不意，问砭师曰：“此女何为而至？”砭师曰：“女求媾者，君无嗜欲，不宜有男女因，或与针道人战，为复仇计。君不可不助之。”树乃携法物出，女责曰：“针道人，吾仇也。何以故纵？”树告曰：“某术不能擒之，公主若执桴鼓，请决死战也。”女曰：“不擒针道人，吾誓不返。”树传箭索针师战，汉营中已知犵儿之计行，乃拥针师出。树谓女曰：“今日不胜，请死主前。”女自引犵儿绕阵侧，见针道人出斗，谓犵儿曰：“汉营多异人，吾军遭败，数也。今而后，不复怨斯人。”犵儿曰：“阿母与儿父子同心戮力，道有攸归，本无贪嗔，恩怨皆空空矣。”女见树酋五行法物，如环之转，暗取白罗巾掷之。尽入纤手。树奔走，针师追之，树呼砭师曰：“先生何以援我。”砭师曰：“无虑，吾卜君有兵厄，预制石棺。请入避，兵退可出也。”树启其盖，跃而入。砭师喝曰：“石鏐，葬老牛，二丑已过牛出头。”须臾石棺缝自合，砭师归郭张营，与针师言处置树榼之事。针师曰：“击柝人固善营窰窰也！”郭张降其众二千人，即与二师还甘总帅营，上功绩。女偕犵儿及五百人自归。噩迎见，贺战胜。般及承瓘、炜皆喜，苗中忽传玛大师归矣。

噩跣足迎之，一西洋人略似知古，而气象迥别，谓噩曰：“臣在海隅，谓大王功已垂成矣。蒔师新薨，命臣来辅大王，且报矮道人世仇，取其党砭针二山人之顶骨。”噩延入，细诘姓

氏。般及承瓘、炜惄然忧之。女与犷儿亦为二师骇也。

刎颈知交任转蓬，秣华一去鸟呼风。

客临逝水伤今雨，鬼入荒林话故宫。

怒特声灵留庙宇，栖鸡形影吊房栊。

可怜早嫁鴟夷子，不没吴门为此公。

卫芦李氏诂曰：

骨以形立，金以气生。在人有不坏之形，锁骨著形之盛；天地有常伸之气，点金扶气之衰。世人以色属菩萨，而谓锁骨者色之空；以财付道人，而云点金者财之聚。其视骨如粉，视金如泥矣。若是其卑论也，史氏岂知其为非笑哉。

金天成万物，而寄化于兵刑。点金者成之事，化之心也。不成则金气轻而浮者，为水所收，不化则金气重而沉者，为土所掩。不成与化，则金气顽钝，而入火不然。伐木不利，是金不有其功，而适足为害，皆点之之道未得耳。

点从火，似以克为用。吾谓克取其能与胜，而点则如无能者；如不欲胜者然，宋儒称孔之铸颜，为仁若红炉点雪，庶斯意焉。

锁骨菩萨，徒飞乌有之天花；点金道人，转布凭虚之海藏。菩萨之骨，珍过南金；道人之金，通于仙骨。是分而为形气，合之皆真精。所谓道不同而趋则一者，各致以交孚。菩萨之神通，即道人之智慧，且兹史为道书，道人乃宏道而非宏于道者矣。

道人而为世点金，则以杨而入于墨矣。墨者摩顶踵以

利天下，洵菩薩之舍身。或曰，道人点金，即其所以自为，为我者其杨之道欤！

夫放利多怨，固将群起而攻之。道人遭围，围道人者即道人也；突围而出，须季子之多金；解围以归，恐床头之金尽。则虽围之数重，亦惟有淡与泊其相遭而已，君子谓道人于是乎知化。

麻犵狁厕上开筵

蜚声在棘樊之下，遂有谗人；托迹于藩溷之间，非无热客。肆筵逐臭，传羊头羊胃之谣；涤器闻腥，变鬼躁鬼幽之相。

其人自言从欧逻巴来，名喇哑喻，少与娄万赤同师，仍师事万赤，闻砭先生针道人以李长脚荐入汉营，借震地炼霹雳烁金石图，欲得二师以报娄也。噩为设牛羊鹿豕之宴。哑喻出一铜管，插群肉内吸之立尽。般问曰：“是何术也？”答曰：“吾铜管与鹅笼生铜盘，俱仙构也，铜盘能幻诸相，铜管能收众腥，皆非世人与知。”噩请曰：“若牲畜之属，能生吸其血肉否？”答曰：“何为不可！”噩呼蛮奴以犛牛进。哑喻拈管直插牛背，仍吸以口，头角四蹄俱化为乌有，承瓘炜作谐语曰：“若吸将士之肉，可胜食乎？”噩命取将刑者一人试其管。哑喻袖出一物如狸大，吸管中，其人毛发皆化尽，其物潜归袖中不复见。众曰：“系何神物？”答曰：“食人兽也，嗜人肉，如人之嗜羊豕肉，饱则入吾皮膜间隐之。”众大骇，犵儿私告女曰：“彼乃吾师之魔，总帅之孽，阿母盍以计使大王疏之？”女含嚔久，始曰：“佳儿启予，殆不外钓鳌之饵矣。”犵儿称善，然噩即日已拜喇哑喻国师，如玛知古入营之礼，遣来宾请汉营，请砭针二师与喇国师斗术。两军将卒，俱临阵门，不得混战。砭先生谓针道人曰：“昔吾师有

云：见利不利，须借鬼臂。此姓殊触忌讳。”针道人曰：“亦记李真人言，熔金炼石，惟畏青天霹雳，今噩青气之伪国师，恐其人也。盍少避乎？”矩儿谏曰：“吾师不出，如时数何？”二师皆悚敬，噩军中拥唎国师出，呼二师曰：“道术之家，不用金刃，请观一图，惧者自缚待命。”二师曰：“宁图开而为得臣之寓目，岂面缚而若郑伯之牵羊。”唎师以手指地，倏现一台，凌虚会景。独登其上，展出一图，凡画卦者三，乃豫解恒也。木兰在阵前呼曰：“二师慎之，震宫三雷首卦，皆中含秘奥，消灭化机，屏勿视则无失。”二师皆瞑目。唎曰：“即不敢视，试答象辞。”砭师曰：“何卦？”闻空中有声曰：《豫》。砭师辄答曰：“雷出地奋。”声甫毕，疾雷上轰，地下裂，有小雷子起击二师，两踝各著针孔，砭师化石人，针师化金人，长俱丈六，以巨手击小雷子，并飞去空中。又有声曰：《解》。针师答曰：“雷雨作！”震惊连数百里，雨从四方来，著体如利镞。砭师化砾石，针师化沙金。质琐细，故反不能损。空中又喝曰：《恒》。唎应曰：“雷风！”风吹尘填海，遍六合作雷鼓。二师告疲，不复冲举变化。又闻喝曰：“坎宫之丰。”唎曰：“雷电皆至，掣火如电！”交于二师胸。惟默定神志，光闪而胆不张。又闻喝曰：“坤宫之大壮。”唎曰：“雷在天上！”二师为雷所吸，上腾云霄，诵旋乾转坤咒，以头置地，乃倒悬天上。又喝曰：“兑宫之小过！”唎曰：“山上有雷！”忽大震一声，二师之身，已堕高岭，为飞鸟所啄，砭师耳既缺如，针师目亦灾若。又喝曰：“兑宫之归妹。”唎曰：“泽上有雷！”稽天巨浸，汨二师为沔，或探首于水上，则雷锥伺而下凿。二师相与浩叹曰：“元中之理，闻教亦复有年，究竟水何能濡，火何能熬。然腰以下将无坚固体矣，何颜见总帅耶。”因各视其下体，皆露鳞介

形，运智慧遁去。

喇设施已尽，不见二师，笑曰：“虽不成擒，而金石形骸，已消烁也。”噩青气在阵门呼魔姁曰：“投汉可如意否？”魔姁曰：“宁乞硕儒埋骨，肯随妖女画眉乎？”木兰亦谓庆喜曰：“蒙以紫绢帕见还，未曾相谢，无颜乞降二语，我心伤之。”女答曰：“白罗巾之功，亦足以报汉矣。天女岂多求乎？”木兰指天而不言。乐般呼司马季孙明化醇暨蠋生为文士语，苗人皆未之能解也。矩儿谓犷儿曰：“两小弟兄，不争功而争过，近日我无过，奈何？”犷儿曰：“弟所为之事，将以过而求功，然画虎而为狗，正自可虞。兄行坦途，绰乎自裕。若弟父子所值，疑谤之际也。脱事不成，求谅于天下后世则难矣。”有间，喇师大呼曰：“砭针皆逃，阵可收也。”于是两军各退，总帅谓矩儿曰：“儿不合迫二师使罹于害。”矩儿曰：“王者之师，何能不败？上仙之气，未可常伸。二师来我营中，正求斯困，困极当复亨，然喇哑喻无能为。彼中久亦自变，儿闻诸犷儿隐语也。”

总帅命常越沙明邬郁三人，入来宾营觐之。噩感喇师之道法，累告于中宫，女亦请曰：“国师真异人，儿愿卷帘见。”噩曰：“何伤乎？”命侍从迎喇师入内，见王夫人。女冶容以惑之。喇师常所见鬼婆，不免有蜃蛤气，又洋人多淫，虽登山炼道，而毒龙未制，辄燔烧其身，见女绝色，殆不能自持。女更轩豁呈露，夺之魄而摇其精，谓曰：“国师来辅大王，国人皆愿以身报，宫中箕帚之徒，实以瞻仰德容，周旋道气为快，请居女弟子之列，有可以益于身命者，幸勿吝心传，勉以力赴。”喇师稽首对曰：“天门箫鼓，迎公主以诞生；地轴烽烟，启夫人之厘降。仙无比艳，物孰争妍；将息影以欺花，每凝妆而妒玉。乃贤不忘亲，聆

谈空于海外；贵而能下，俾奏雅于房中。身为丹鼎之道流，心忝绛帷之师事。从此钻研月窟，思则能通；及乎阖辟元关，印无不合。”

女知其心荡词淫，令侍女捧毡席行北面拜。喇师亲扶女手，女亦故谄随焉。喇师逡巡始出。女及三日，必请国师论道。喇师更鹄突，或卜其夜。噩固疑之，犷儿进言曰：“阿父之重喇师，以其道耶？以其德耶？”噩曰：“德未可知，道有可观也。”犷儿曰：“儿闻阿母之词曰：乞大王命内侍，不得以夕引国师见，其故何欤？”噩曰：“吾直谓汝母招之来，隐忍不发声耳！苟喇师自至，则内侍固宜拒绝矣。”犷儿请曰：“阿父但诘侍女，则阿母之苦衷得白，外人之浮议可消也。”噩呼侍女问，长跪言曰：“前夜大王幸后院，国师自诣公主室，谈炉鼎事，公主厌矣。国师前席纷陈，公主辞以倦，命婢等牵国师出。自是涕泣一日，大王盍叩诸？”噩径至女所问曰：“迩日谈道，有所进境否？”女敛容对曰：“儿误托门墙，隐忧攘窃，其术不足重，其心不可言也。一念痴来，初欲因之凤举；三生厄至，几将导以鹑奔。彼待儿者何如？儿恐王之不耐矣。”噩大忿曰：“自非公主安贞，鲜不为大襁褓也，将告尔兄弟以词逐之。”女曰：“域外人最叵测，夫安知不触彼之怒，以秘术害吾军士，要无形迹也。”

犷儿已与其父及承瓘炜谋之，喇师耻为女厌弃，正抑郁间，闻汉营有小儿欲为砭针二师复仇者，辱骂不已。喇师誓擒此儿以泄幽愤。乐般曰：“是儿未可轻敌，国师若遭挫折，吾辈何面目相见耶？”承瓘炜同辞曰：“彼詈国师有暧昧之语，身为国戚，掩耳之不遑，请无强与斗也。”喇师惭甚，大呼曰：“吾不能生啖此儿，有愧国师之号，不妨由斯削迹耳？”犷儿急出阵前

呼，曰：“吾国师实将诛小子而取玛大师人镜也，岂轻为此举哉！”知古闻之，持镜护矩儿之后，喇师出一软障铺地，喝矩儿登。矩儿运斗牛大力压之，障不能起，飞短戚将及喇师颈，喇师咒天神夺之去。遂呼小浮图一座，由天半下，光芒千万丈。矩儿不能瞬，就地卧焉。知古举镜叩背，浮图纷飞若死灰。喇师将匿形不可得，木兰投水晶神刀劈其左臂。喇师叱咤弃臂遁去。汉将视之，具骨肉无血，如棺中初死人物，殆砭师所云借鬼臂云。喇哑喻既亡，噩一喜一惧，宫中遂去其疾，军中亦堕其威矣。爱将摩潢诃汉奔告曰：“王子萨刺临阵观斗术，忽来一马无羁勒，向王子嘶，自不介而驰，踏云雾去，不审汉营中诡法耶，或神人之拥护也。”乐般亦泣告曰：“吾小儿随喇师不见，殆死阵中耶？”噩惊惋，谓二将曰：“上天入地之事，我亦无如之何，且盼人归而不图问马矣。”噩还内告女以阵前事。女曰：“去此妖贼，免于眈眈之虎视；丧我儿童，仅若伎伎之鹿奔。眼中固无恶客，膝下自有娇儿也。”噩稍慰，女潜问承瓘，转叩乐般以萨刺犷儿事。般小语曰：“自仆观之，诱王子者即王子耳。萨刺未必归，犷儿不得死，与大王言，安得不悲耶！”承瓘以告女，女仍嘱乐般侦察。

般遣邬郁还汉营，明日来报曰：“乐王子化马，噩王子乘之入云际。”须臾，仆大营前。乐王子复其形，手缚噩王子以献。甘总帅命悬之竿，招红苗降。承瓘又入告，女叹曰：“大王必不肯降，吾兄妹何以自立？”承瓘曰：“贼大王以求生，主不忍也。率兄妹而殉死，吾与炜不能也。乞通款，于未战之先，而束身于既败之后，时哉勿可失矣。”女拜而诺之。承瓘与炜计，因乐般以降书出，使常越沙明归，约期攻噩。其降书则女自为之，曰：

红苗噩青气之妇庆喜，以进士杜承瓘，湖南乡练教师慕炜，刺面断发，剖肠抉肝，背缚刀斧，首塤涂泥，托命归诚于四省平苗总帅麾下。青气背日月而求明，真狂瞽也；居潢汙而试跃，能奋飞乎？妇等构乱宜殄，从逆必诛，曷敢由鼎鑊之旁，别求死所；亦惟在网罗之内，私祝开时。盖抚我后而虐我仇，非有心于梗化。且男人臣而女人妾，直无地以包羞。即宥过而罪已通于天，但推恩而赏终延于世，不徒为魑魅之御，将以全蜉蝣之生。惟麟也常多不食之虫，即凤兮岂少来朝之鸟；豢倘同于犬马，援无异于豺狼。待衔环以报饲花之恩，宜屈膝而求降雪之计；虽妇竖无暗修之降表，而蛮夷有亲赉之赦文。谨约师期，先投众款。喜等三人，千万死罪。

常越沙明以书呈总帅，遍示幕客，蠋生曰：“吾昨占噩酋尚不死，而红苗之众，将就瓦解，于兹不能无疑。”玛知古曰：“吾镜内见苗中红衣甲者，变而为青矣。”司马季孙曰：“青苗睽眊，向与噩青气争山庄有隙，彼此欲相并而俱不能，苟青气败而投之，则其身不死，其众尽易衣甲矣。”明化醇述魔妗之言曰：“萨刺先娶睽眊女，以与么姑萨妮言语牴牾，还其母家，今妮被戮而刺被擒，或忘其山庄旧怨，而两苗合以抗汉也。”总帅曰：“果尔，置萨刺于竿头，索红苗战，青苗出救，则因而纵兵击之。若窦建德之援王世充，而牛口被获，是比诸渔人鹬蚌之利，坐而收，犹倍之也。”木兰进曰：“青苗善治土阵，殆有祓神凭焉。不比红苗惟恃利器也。黑苗之帅，不识何年巨鬼，出大荒而幻形，又青苗之唇齿矣。真人书中恶神相援之说，当应此时。攻土阵者，亦惟我及矩兄弟耳。”矩儿曰：“犷儿兄弟，胡不遣之助战？”

总帅曰：“渠父子必与噩偕赴青苗，以伺肘腋之变，胜于万人埋伏矣。兵不厌诈，愈出愈奇也。”军士云：“缚萨刺后，乐王子忽不见，至今疑之。”矩儿曰：“是矣，吾诚不足以知兵。”来宾入报曰：“犵儿还噩营，告以王子被缚，皆木兰之术。今悬身于竿。”噩大哭，率全师来斗，曰：“不捷则驰去百里，投青苗避之。”犵儿已随其父往青苗营为说客也。总帅叹曰：“乐王父子，如弈者之斂局，弋人之守株，无非藏用。”即令壮士立竿旁鞭萨刺，教之呼曰：“苗人不降汉，鞭我日至旰。犛骨无牛舐，儿魂无父唤。”噩闻之，抽毒矢射执鞭者，连毙数人，总帅命斩萨刺。噩呼曰：“好菩萨，还我儿头！”汉将且噪曰：“且固汝头，何暇收子。”众苗互发弩矢。知古出镜叩背，众弩如菱草。矩儿飞铁椎中摩潢顶，诃汉舞两稍击矩儿，被矩儿腾两手，夺稍还刺之，两将俱死。知古呼噩曰：“王非吾故人耶！”及兹下马，依然乐王也。噩自挽赤髯，挥泪言曰：“不杀吾儿，犹不无系恋。今已矣，安能听大师诱降之言？”

语未毕，忽来宾突至噩前，挥刀径刺，噩大怒曰：“小比目鱼敢为乱耶！”挥巨刃劈其脑。来宾死。王夫人庆喜及其兄弟杜承瓘慕炜，皆匹马归汉营。噩气结，掣剑将自刎。有随征两苗妇夺剑劝曰：“大王虽败，走百里，即奔青苗主，国世戚也，何为泯泯以歿乎？”噩顿悟，率败苗走，尚万余人。总帅止诸将不追袭。庆喜三人，跪拜如汉礼，喜谢木兰曰：“天女指天之心，儿投地乃见矣。”木兰曰：“当帕往巾来之日，闺中人为敌仇也。兹者弃其伉俪，即于俘囚，将毋开残夜合之花，看遍朝荣之槿；寂比时时之入月，严同岁岁之守宫。幽人自贞，嫠妇无泣，当别有道也，亦竟无妨乎？”喜曰：“儿不合以乐死，以忧生，入忠孝之

林，初非觉岸。然离垢境以接清源，应感随化，非能强制也。”与魔姪鬘儿话旧，魔姪曰：“公主不至，阿婢安能来？”鬘儿曰：“吾姊妹既来，公主又安得不至？”相与人噓，喜自是索居无偶，冀安禅焉。承瓘列幕官，炜授裨将，军中闻来宾死，多泣下者。鬘儿又自祭之，念其寄书绩也。

总帅遣常越探青苗，沙明探黑苗，慕炜行红苗故营中，经理城堡。一夕，炜夜坐，闻两小鬼作男女哭声，旋一鬼作男语曰：“先不听舅氏劫汉营之计，我两人笙歌合调，襟带同欢，迨今而后，青蚕吐丝，将成小茧矣。乃至相亲相近，仅以小头颅，对面欷歔。复返故巢，惟看荒月尔。其为我痛哉！”又一鬼作女语曰：“儿好斫人，见其血肉狼籍，则必以为快。若夫鹤鸟信天，鲮鱼行水，其娱乐何足以知之？尔时骨突子没于战尘。菩萨鬘脱于槁木，兄为新鬼，父剩余生，最难堪也。阿弟虽同难而不同悲，想依草附木之流，哀肠亦别矣。”

两鬼话毕，有三鬼呦呦从远至者，一鬼曰：“么姑在此耶，昔谗吾妇而逐之舅家，吾死而妇翁不及救，能无怨乎？”女鬼答曰：“阿嫂在，亦不能救阿兄，妹先死，兄复何恨？”又两鬼曰：“王子么姑死孝，吾两人死忠，黑家甥兼而有之，其何怼焉。汉将侧耳于内，其勿骨肉有词，为他人笑。”于是五鬼皆齐声唱云：

天非元兮，地非黄。种人如粟兮，各盈其仓。雀噪其前兮，鼠穿其旁。以颗粒为颗头兮，从而斧斨。汉将多熊罴兮，吞我如犬羊。小儿弯弓兮，欲射樛枪。战不殁兮我王，裹疮痍兮窜天荒。死无益兮小儿郎，一女从之兮婉婉谁伤。目不瞑兮曰渭阳，彼猎者兮从吾两狼。洎传芭兮神扬扬，

声为猿鼯兮气为松篁。心为琥珀兮骨为桃榔，终长啸兮答苍苍。孰招魂兮不知其方。

慕炜闻之，潜焉出涕。诘旦请于总帅，以牲帛奠其魂。夜乃寂静。沙明来报：黑苗主鞞斋，以兵攻黔州。史都督不能御，乞分兵助之。总帅曰：“黑苗既为巨鬼所化，玛师可以镜治之，吾当偕从事及副参去。此间待青苗者，亦惟正参天女矩儿，设机用谋，以破土阵耳。”乃分李节使金大都督，以兵从季孙。郭节使张大都督，以兵从总帅。又命诸将曰：“两苗合则更易图也。”遂径去黔州援史都督。邬郁报季孙曰：“昨夜五更下黄沙，询之士人，此间向未有此。”因请木兰议，适常越密书至，其词曰：

乐王父子，见青苗之大帅鲜椰子，言青气败师来归之事，始鲜将拒之。乐王曰：“不纳败军，报私忿也。汉剪噩王，红苗亡，青苗亦孤矣。”鲜尚犹豫，乐王子曰：“吾父子不能战而投噩王，噩王战败而投麾下，为霸王之仗义，则固将纳之，为有道之展亲，则无可辞也。噩王勇而多谋，其众奔而不乱，因其势结其援，于麾下有裨。吾父子何与乎？”鲜始悟曰：“王子棱棱露爽，雄略非凡，吾见闻殊不逮此，其将来辅明德耶。”乐父子言曰：“来奔之意，将借幕府以立勋名，然将为噩王先容，不得避渎陈之愆也。”鲜悦服，因降红苗之众万余人，尽换青衣甲，居青气于别馆，与苗主睽眦讲亲家礼。前夜，鲜使青衣叟十二人，负黄沙囊出曰：“沙亦土之余也，布此有秘用。”大营见黄沙下，且戒将士勿出，与天女商之。

木兰同阅书毕，惊曰：“此沙能陷马足，土阵之小技，略见

一端，要我兵知惧也。”季孙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木兰曰：“夫土能制水而浸土者水也，洞庭白鱗，一名水妓，受孕水法于神蛟，其媾精处能食沙母。假其二物以伏十二沙神，黄沙可化白水也。此间离洞庭较近，吾将从柳龙君内子、泾阳叔姬求之。”季孙传令：人马不许入沙际。矩儿乘履高二尺，巡营外，众讶之曰：“是履镳铁之精，入坎陷终能自出，盖当陷不陷者，土遇金而益坚也。”木兰就营中汲泉处潜身入，寻穴至洞庭。守关之夜叉，皆喁喁致迎接意。进殿门入宫中，银箭铜壶，万派寂静，阍小监迎曰：“大王从鄱阳君射猎，王妃令外庭候泾阳戚属，得毋是欤？”木兰曰：“即我是王妃之侄妇。”阍小监拜而请入。王妃迎内庭下。木兰拜手曰：“叔姬人天艳异，金碧精诚；通九泽之灵，寿千龄之友。衍重渊之积气以毓智珠，扬小劫之飞尘而磨仁镜。靡神不惊其绛节，有皇终护以青霞。明星下垂，不落洗头之盆；瑞露旁湛，宁濡续发之帐。名常留于河岳，感不及于海田。固已瑶馆之真仙，不徒洞庭之贵主矣。后来幼妇，远隔前徽，亲帙则生女有归，甥室则遇人不淑，躬擐甲冑，绝鲛宫洒泪之伦；气作山河，疑麟阁题名之貌。袭蛾眉之伪字，雌兮何羨雄飞；来马粪之高门，卵也将求翼长。”王妃曰：“范阳易姓，我知妇道之有终；泾水为墟，儿愧家声之不振。无或侧身而呼弱息，庶其长揖以待将军。盖有谋而就之，无非事而至止矣。”木兰告以黄沙为害，非一二宫婢相随去，勿能奏绩也。王妃命唤冀部之四女至，皆白皙而丰美。谓曰：“汉营见逼于黄沙，天女求援，须以二人应命，孰请纓焉？”有两女自称愿听驱策。木兰叩姓氏，答曰：“睥娘肪娘，皆白姓。”王妃诫曰：“功成则退，不得荡佚，为土妖所乘。”两女叩辞。木兰亦谢出。王妃曰：“顷者大王奉敕，理鬼

方龙螯，脱甘鼎于厄，但微行亦遭小困，须待释于玛知古。三月后其事乃见，凡此皆前定也。儿不相见，亦无人泄之。吾见儿，终不欲秘耳。人世瓜葛之缘，往往相错如是。”

木兰以两女至营中，自以器盛湖水作饮食。请于总帅：“及夜军中鸣金鼓，不得出了望。婢子等力治之。”木兰谓矩儿曰：“小弟童子眸，可以潜察。”矩儿从而窥之，二更金鼓大作，两女出营，衣服委地若蝉脱，返其形为白鱗，各具真发，肌肤融雪乳，露窟踞坐黄沙上。沙被吸入，如群蟹之取稻，众鳧之食萍。不及四更，水声潺潺以赴洼处，两女仰卧随水去。倏大雾半日散，午曦照耀，营之四面无复黄沙矣。木兰闻王妃之诫，恐归途遇土妖，呼矩儿偕出视之，隐约见青苗帐幄，若号救声，道有蚯蚓十二，大如虺，似列长阵者。木兰曰：“两婢子必困其内，弟试射之，蚓动而后隙可寻也。”矩儿援弓射之，三发而三殪，俱作小儿啼，审之非蚓非小儿，是抔土所为，矢贯而无血，九蚓一时尽灭。忽露一苗幄，鲜椰子缚两白鱗迭淫之，故号楚声彻幄外。木兰掩面，咒竹枝鳞攫之。鲜接竹枝，折数节掷还，鳞自联接去。鲜又呼风，下土虱亿万，攒白鱗身。木兰出一物洒空，作飞虫声，乃水蚱蜢无数，啄土虱殆尽。木兰瞑目叠指，解两白鱗缚。地下旋涌水，浮归洞庭。矩儿飞椎中鲜肩，惊欲遁。又一椎击其掌，堕指一，喷黄雾腾身去。视其指如兽蹄，但不能识。季孙遣邬郁以黄沙白鱗，土虱水蚱蜢之战，密告总帅，遂问玛知古曰：“鲜椰子何妖物耶？”知古悬镜照之曰：“六足之兽，而有两鱼翅，四鸟翼，浊黄之悖气，所凝结也。性极淫，善与水陆怪物媾，其旁溢之精入土，九年而化为塶，形如小儿无手指。”总帅骇极，且深以为忧，问知古曰：“天女云祆神所凭，乃即此

怪，正如石湾贼村中冯盎碑下之物。”知古曰：“彼待数而生，此随数而灭。在西域则为袄神，入青苗则作横亩之身，专车之骨耳。不久亦亡，然在睽眈后。”总帅商之明化醇曰：“庆喜与君之两簋，能行计乎？”化醇曰：“神道设教，获则取之，三人同心，宜请命于天女，有急则可以术救之。若为此物所接，再无生理也。”因以意授邬郁曰：“可图则图之，要宜慎重！”邬郁归告木兰，转与季孙计曰：“所谋亦表饵遗法，然吾一人能使三姊妹不陷于妖，而不能使此妖陷也。”矩儿曰：“以吾阿母剩锦，授三姊妹，则无能陷之，吾自与阿姊攻此妖，亦可以得志。”

后夜，鬘儿密与魔姪庆喜话，述木兰之言曰：“公主来营，未有所建白。今俟土阵已破，请饰菩萨貌，以二女徒饰侍儿立山头，招降鲜椰子，彼作恶，即踏剩锦起，入云端诱之，自有擒制之策。”二女从之，季孙与李金二君共议，沙明至报曰：“乐王自诣黑苗鞞齋，约与睽眈为合从，犷儿潜归助战。”李节使曰：“乐王子若来，土阵不足破矣。”金大都督曰：“闻妖竖六旗而击鼓其下，何法欤？”季孙曰：“六畜皆行地，土兽能驱使之。鼓之用，足以起土，先是树犍幻城郭而先作鼓声，牛又与鼓同功于土也。”木兰亦进曰：“鲜妖所布六畜逼人之阵，盖月正先六畜值日，至七日而后属人也。请正参及两阁下，结三阵以当其六旗，吾与矩儿两人护三阵。”季孙谓李金二君：“愿谨严勿令出斗。”须臾，苗卒大呼曰：“汉将不敢见阵耶！”季孙引五百人翼而进，两旗忽下，地中飞出滴血鸡六，向汉将啼。又六犬皆火色，亦嚎声如豺。军士面灰死木立，仅倚其械。矩儿飞椎击六犬脑皆裂，木兰袖蛇医引之啄，一鸡张喙死，五鸡连栖而不鸣。惟见瓦片所图鸡犬形，狼籍于地，实非有二物也。

李节使在阵中有六猪拱栅入，六羊继之，皮毛为绿莎色。李之将士有倒地者，猪羊就食之，兵刃不能御。木兰出鱼虎二头掷去，各擒猪羊二，矩儿发一矢而贯猪羊各一，半走入地中，然被射与就擒者，亦乌灵之属，腹实以泥耳。复至金大都督营中，则癩牛病马各六，均有皮无毛，士卒为角触足踏者皆死。一牛齧金大都督之足，已齿陷于骨。矩儿挥两戚落牛首，齿仍不脱。木兰急遣虎头神凿去其齿，足骨亦折焉。令左右舁归大营，牛马奔突无所制。木兰以鲤鳞帕撒之，一鳞露一剑，并斫一十牛马。其物各吐火四五尺，鳞剑为之焦灼，火大延烧，牛马皆叫嚣自得。见猕猴掷身入，举手作霹雳声，暴雨灭火，平地起水丈余，牛马俱浸死。木兰喜曰：“吾固知乐王子能传灭火真人衣钵矣。”水退，见牛马皆无有，乃砌壁之破瓮，朱书牛马字，是为鲜妖之穷神尽化云。犵儿曰：“何不往扑此妖？”木兰矩儿皆未及答。军士来告，金大都督以足痛卒，正参李节使为妖兵所围，速还援。犵儿曰：“土兽忌金，惜针道人不在，天女岂无物耶？”木兰曰：“吾知水之用，而忘金之能，明不至也。前所用水晶刀，断喇哑喻一臂者，是金翁与水姥合炼成之，以摄海藏者。吾几忘之，然浊兽不宜割此刃，其污之则为诸天诟病矣。金大都督虽亡，其所佩金刀尺余，官家所以赐外戚者。仍烦吾子，神变化演此刀，制巨妖和小牲畜耳。”矩儿曰：“果尔，吾自去取之。”乃纵马破围入，以告季孙。适军中举哀将为殓事矣。季孙泣请于灵曰：“以君之佩刀，为君泄在天之愤，仍以为殉，不弃人间也。”取金刀付矩儿曰：“还刀而后殓。”矩儿藏刀复突围出，以授犵儿，即握其柄而咒，长五尺折为三截，复揉之得三金刀。木兰已置鬘儿等三女于山巅矣。犵儿仰天吐气成白虹，木兰亦吐一丸

化为青霓，雌雄交于天半，鲜所合围之妖众，仰视而噫，则皆复形为山精。矩儿左右射，无得免者。围乃解，鲜叱咤，驱西海山怪木，搅虹霓断而飘堕，汉兵将亦损折。犷儿先投一刀，木火之威，为金水所夺。木兰呼金甲护神，出水银桶，四面激射。木下坠，反击死妖众，鲜出不意，现本形，鼓翼负矩儿，二金刀复投，横断其两翼一翅。矩儿仍下射足踝，蹶其一。鲜乃敛形踏云雾逃焉。至一小山，闻异香出于顶，趋而上，见一菩萨谓两侍儿曰：“鲜椰子若皈依，当别置一槛。”鲜置曰：“吾誓寝食汝辈，乃敢相侮。”径扑三女，庆喜铺剩锦于地，呼二女同乘之。御风起。鲜不释，从之行，只隔丈余而不能及。两侍儿齐言曰：“不必迫逐，主人有立锥地，当为设妙想也。”鲜呼曰：“前山起黄云处即吾土窟中，能左顾耶，则皈依惟命。”三女皆点头示之。鲜前进，延三女入窟。寻土陷，三女皆下沉，鲜不知何为，自入窟，则陷井有水洊至。腾其身，万刃蜎集，触之，头目尽破碎。盖第三刀所炼法焉。水去刃不见，四围成一槛，鲜始为囚矣。矩儿以金刀报捷，始验金大都督，三女已还内营，亦以书呈总帅、报副参而已。

季孙谓杜承瓘慕炜曰：“鲜妖成擒，睽眊丧胆，二君能招之来降否？”两人答曰：“某等受职无尺寸之功，正求自效，敢畏酈生之烹乎？”即辞去，炜谓承瓘曰：“青苗居沮洳中，毒瘴五十里，风穴夜嘘，肠脑闷绝，恶蟆杀人，不啻刀矢。若循北山而东行，多驯苗村落，依林箐以居，滋生牧放，盍绕此间乎？”承瓘曰：“不走瘴乡，仍行疟地，犹为彼善于此也。”遂由北东行，秋已尽矣，村苗咸裸体出入。过一神祠入视之，神像为蟹形，两侍者毛面执弧矢，跪而听鞠者，一抱冰，一握炭，皆披发。额曰“日

中徙市。”联曰“可以疗饥犹有谷，不曾病热总无肠。”承瓘笑曰：“蟹即为已疟神，吾得子璋髑髅之句，亦可横行斯境矣。”

出祠，逢一苗若候客者，拱手言曰：“客非上国之簪缨乎？主人遣仆迎十里许，乃始遇之矣。”询之，云：“玃狔姓麻，主人隐于别墅，将延客归款耳。”炜私语承瓘曰：“斯人貌凡而神不扬，词鄙而色尚谄，无贤主人可知也。得毋浼我，愿辞之。”承瓘曰：“我之不洁也久矣，所谓行其庭不见其人者，亦自有道，我果珠玉，彼将自惭，况以苗人交接我，正宜诵法圣人何陋之意也。”麻玃狔先行，承瓘、炜随之去。日将夕矣，始露小茅屋，自下梯而上，主人发卷然，扶杖迎客，坐而致叩，曰：“苍姓，号痴老人，家世在齐，随东海贩夫田鼻中，鬻鲍鱼来湖南，所居如绳里，因书生过舍，悦其不律。含咀不释，书生怒，拔剑逐吾。吾始知书生必以兵戈乱天下，附神骥奔走，曳其尾以栖，入茅舍避迹，今四山多战场，不敢出村落。日讨子孙而训以翁翁之业，门客麻玃狔，颇契斯理矣。今名贤来止，将邀二三热肠之士，尽兴清谈，借以献酒食耳。”

炜以炎熇不能忍，请于老人曰：“挥汗如雨，乞解行衣。”老人曰：“茅舍中有热客，无冷官也。衣何妨尽解耶，吾所著薄纱比于蝉翼，诚不耐上客之征袍矣。”承瓘曰：“军中衣冷，且欲装绵，山中裸裎可逐，气候固殊耶！”未几，两少年进，为老人子大郎二郎，曰：“牛马两祭酒，苟丈人皆来，侍上客饮。酒馔已陈板屋中，请肃客。”老人起，延两人入，内置二席，谓玃狔曰：“上客宴此家人食器，勿列板屋下，馨味纷触，为不恭也。”初，两人鼻观殊难为情，至是始稍适，并谢主人。适三侍饮者偕至，牛祭酒名不眠，马祭酒名不食。軀特雄伟，过于诸人，黄疥而跳脱

者，为苟丈人名瘠。各就坐，酒浮瓮蛆，肴多越宿味，两人各攒其眉。老人曰：“客饮不欢，吾父子过也。”命大郎二郎，跪而献饮。老人与猧狔各送一禽。承瓘曰：“酒力不逮，食仓既盈，请辞矣！”牛不眠曰：“吾村人好吟，请赋今日之会，相得也。幸无相戏，戏则虐，必累酒德。”炜曰：“吾武人不解讽咏，则奈何？”猧狔曰：“我亦正坐此，天下事固多捉刀人也。与诗人游，多能诗者，岂无分润耶。”杜承瓘曰：“吾先赋之。”坐人以次继咏：

客子入门虫薨薨，(杜)主人有此未可憎。(苍)

青齐故宫实云初，(大郎)白璧一点今羞称。(牛)

泊乎寡营非所能，(马)为名为利徒何蒸？(苟)

庖下食客思飞腾，(牛麻代)五侯鯖馁肉败陵。(杜)

敢在下风其馨升，(杜代慕)渴胡不饮空如渑。(苍)

腐儒鸣谦于豆登，(苟)饮庖牺血吾犹曾。(牛)

马头分甘岂无恒，(马)倘畏肉食踞执冰。(二郎)

牛祭酒大声曰：“止、止！二郎慢客矣。”因问承瓘何所进取，答曰：“夫虫难语冰，而犬或吠日，吾辈所事，怀冰心而就日气，祭酒之类，见冰而无以为死，见日而亦无以为生也。何以折衷乎？”牛马皆怒曰：“子哂我无知，一嚙之威，犹能贯革；板屋之内，敢相角耶？”苟亦言曰：“彼谓有心之谈，岂知无胃之味，苍老延此恶客，未可憎而可憎也。”炜亦挺剑起曰：“吾虽不知书，此殆交乱四国之徒也。”承瓘抚掌曰：“何为不然！”痴老人以目视大郎二郎，将逐客去。麻猧狔谏曰：“客诚狂，若逼使发难，不利此一村也。”乃相与作蝇螾之声，两人倦而寝，天明得热疾，各为谗语。承瓘复吟曰：

鰕鱼美味感良朋，急起如厕楼上层。

身心并焚孰能与？为姜戎氏歌青蝇。

炜大笑曰：“顷见蜚螂转粪，为祭酒丈人也。”两人相扶起，乃卧厕上，其下诸秽不可名状。幸未大嚼，而呕哕恶沥，热疾顿消，旁一麻蝇集不去。恍然曰：“其麻犵狁乎？”离厕出，杳无村落。盖蝇营之域，逐臭之乡云。两人复走百里，望青苗营如画，睽眊尚不知鲜妖被擒，阅苗目跳舞，酌酒俚唱为乐。巡逻者执两人去，略无怯意。见睽曰：“青苗气尽矣，尚不痛椰子死，而吃椰子酒耶？”睽命释两人，询以鲜帅未死，何得妄为此言。两人大笑不即答。青苗众皆侧耳目以伺，睽麾去之：

将军顷刻作猪嚎，道士分明借火逃。

不畏铜牌欺羽扇，可怜玉玦抵金刀；

厕间披发灾旋降，坐上求毡兴不高。

羯鼓为君频解秽，肠无余热是真豪。

柳猗氏诮曰：

理语臭腐则虫生焉。若井中无书而指之为奇，碑下无物而目之为怪，穿凿之理，蚩尤之不为尤，织女之不欲织；附会之理，有本相而忽迷，隔中州而思矚。鹄突之理，骨何故而名锁？金何为而能点？支离之理，精言之则穿凿者有则，附会者入神，鹄突为昭融，支离为脱落，而不然者臭腐矣。水陆之产，足供饕餮，其最珍者，非腥即膾，暑月经宿，人皆掩鼻，而集腥附膾之物，过而大嚼，无不得肉而快意焉。史氏慨之，传麻犵狁也。

麻本蝇之一种，犵狁为苗之一类，以犵狁名蝇，知苗民之集腥附膾，同于蝇也。

矜狷介之人，有不屑为酒肉言欢者，麻玃豨所窃笑矣。诗曰：“民之失德，乾候以愆。”自有麻氏之筵而老慳之道废。

尚豪华之士，若惟恐其豆觴无地者，麻玃豨不足忧矣。诗曰：“纵我不往，子宁不来。”自登麻氏之厕而争坐之说穷。

向齷齪小夫而高谈名教，是人之开筵以待玃豨也。向洁齐善士而曲致恩私，是玃豨之开筵以待人也。

夫彼以为肥甘，吾视如粪秽，麻氏虽有筵，无如此筵外之高人何矣？彼方靳常餐，吾已求盛饌，麻氏即无筵，又无如此筵中之躁人何矣？故厕上之烹，以待不肖，而饥渴不择饮食者，所遭之时耳。

今人肆筵设席，而或于妓馆优亭，权贵之閨房，胥徒之戚舍，虽非厕上，臭味略同，若而人者，谱于麻氏，其大小宗远近可知也。

古者治庖厨以待宾客，燕亭既成，雅歌遂作。苟踉蹌入坐，而牛马其饮，鸡凫其食，几何不同于厕上嘉宾。麻氏结客，思饮食之而不以礼，云开筵也，忘乎厕间矣，不亦痴乎？

葛琵琶壁间行刺

见其发秃，每思参政鱼头；笑则唇翻，遂谓公孙蚕尾。

不信相公之虱，腹最轮囷；徒闻主簿之虫，背俱芒刺。

承瓘、炜言曰：“王所恃者鲜帅也，不闻噩王之喇师乎？能布雷阵，击遁汉营砭针二师，非特土蚓之擒水族，土牛之齧军门，依傍邪宗，刻画诡技也。然而臂不能保乃逃其身，鲜帅遍体摧残，而身尚桎梏，则诛无所逃也。王其访之？”睽骇且惧曰：“鲜帅虽未还，其法绝地通天，孰得而拘囚之，一困至此。”两人笑曰：“王徒信心之过，不屑阙疑，恐汉营无能者，何不与屡败来奔之亲家计之？”睽知其诮噩，且侵已也。适噩出，揖两人曰：“吾舅分手，弃之如遗。公主曷归，不我恤矣！”承瓘洒泪曰：“以待大王之归汉耳，吾妹肯事他人哉！”噩亦泣，睽平日性善疑，至是叹曰：“亲家夫人，为亲家归汉；吾之大帅，为亲家死汉，归者义不忍忘，则死者冤无可诉矣，伤哉！”噩曰：“亲家不忍于其将，而谓吾忍于其妻乎？”睽惭甚，转讪笑曰：“子女为人所戮，曾未一图报，而恋恋于出奔之妇人，信乎愚不可及！”噩曰：“国破家亡，非愚不至此，不识亲家能无恙耶？杀人用兽，虽猛何为，大帅所树之风声，不过尔尔，想时事亦可知矣。”睽怒曰：“吾家国尚存，无惑乎人之以败亡骄我，竟使同尽，亦非归汉之夫不先妻者，所可同轨而并驱也。夫穷蹙来归，诚重以乐王之

请，吾自念吾女，因痛其夫，至亲家之情，则无如虎视山庄，争而不让之故事耳，忍相容乎？”噩大愤，苗人有试马者，取其鞭跃而上，出帐外曰：“走死不合投无道之亲。”睽拱手送曰：“逃生宁徒作丧家之狗？”承瓘炜劝曰：“混茫之世，半是空花；蛮触之场，谁为乐土。大王去兹适彼，未审定居，由昔视今，都遭奇困，方当寄之辕下，喘以图安；何复行于淖中，号而及难。”噩曰：“舅谓弥天著焰，有翼难飞；裂地成涛，无鳞不没。然吾盱衡已久，窜徙何常。誓将托迹黄公，殉居官之五瘴；倾心黑子，甘受苦以三途。由是而之焉。不知其死所，实为世快，不令卿悲。”

遂策马径去。不十里，道逢乐般，各下马。般问：“何往？”噩告以“将投黄苗蚩王，如不相纳，则投黑苗韞王耳。”般曰：“睽王固无成，不留大王以自固，鲜椰子果堪恃耶？”噩曰：“鲜已就擒，睽立待毙，王何必更通青黑之好？”般曰：“彼如是其待至戚也，吾固将报之。”噩挥泪自投黄苗，般返青苗营。见承瓘炜笑曰：“两君将以败噩之道败睽耶？”两人曰：“噩王见吾等而过悲，主人遽有责言，遂致拂衣去。或迁其怒，当榜我两人，愿君策救也。先是待命三日，未呼入，恐目前且不测矣。”

是日，睽果命健苗缚两人进，掷之阶下，睽责曰：“无端而进艳妻，何故而为降将？悲词而间我戚好，危论以长彼寇仇。在汉逞奸，于苗流毒，可分割也，其立鞭之！”健卒将施楚，或报乐般还。呼使坐，问曰：“始王父子以鲜帅言，往韞家为吾连兵，王子何往哉？而吾帅为汉将所拘，殊无生望矣。故吾处置二囚以消其积懣。”般曰：“中途失吾子，当有神人招之，第不久自返，二囚从汉营来，将怱怱吾王以求富贵，兵戈之时，无赖人往往有此想，与其捽而诛之，无宁留其一，遣其一，能出鲜帅于厄，

吾计未疏也。”睽憬然悟，命停鞭，问：“孰往汉营。致归鲜帅之辞？孰在吾营，坐激噩王之罪？”承瓘曰：“我非苟活，请即归。”炜曰：“我实无能，愿为质。”睽遂留炜而遣承瓘。还问乐般曰：“鞞王其助我乎？”对曰：“彼自攻黔州，甘总帅来援，此一战也，成败之机决焉，求助之不暇而何乃助人也。”睽曰：“然则绝我乎？”对曰：“诸苗各不相顾，乃汉之利也，我无策而弃噩王，为他邦所不齿，鞞王有雄心者，肯蹈我之覆辙，而视我为噩王乎？”睽曰：“勿助勿绝，吾能自守亦不惧，此时我兵畏汉将如真虎，彼视我兵为真羊，行就吞噬矣。能无惧乎？”般出所记童谣示睽云：

当静当静，红花入靛青不定。火龙无明两目病，佩韦火人刃其颈，草长东门鱼骨净。

睽谛审移时，乃曰：“青不定者。分明指吾不成为靛也。中二语不易解，草长东门，又似青青者仍旺矣。”般曰：“占繇惟左氏浮夸，乃至句描字绘，无不奇应，谣言何足深察？”且又有谣云：

不默不默，鼓鼙声声应泽国。九鸟还遭四熊食，亥土仍为卯木尅，报道黠奴休吐墨。”

睽不解，般曰：“以愚测之，‘不默者’黑不大也。次句是其姓名，以下未详，末句似言黑未必吉，且旋归土也。”睽曰：“数已定矣，我虽无外援，亦当自为备。”一日承瓘至，述司马季孙语，椰子之传睽王者，尚有山陵阵，俟其演完而吾不能破，便脱椰子归耳。睽大喜曰：“吾始者不宜过怯，能事遂忘，今汉将启之。其必鲜帅之大扬吾威矣。”乃出纸旗七，分苗兵为八门，而虚其一处，命般守内营，炜执戟侍左右，谓炜曰：“此阵不捷，汝

亦自归。若汉兵败，论功以汝为首。”炜致谢。

汉营见布阵奇诡，以告于正参。木兰及矩儿犵儿皆出视，正参曰：“八阵而少一旗何也？”木兰曰：“无旗处即是死门，山陵皆以水为根，此门水源所出，实生山陵，故以彼之生地，为我之死地。”矩儿曰：“然则弟先跃入，非置之死地而后生乎？”正参曰：“小将军神勇，必能先入此门，幸即卧地为伏，伺妖物之出，因而击之，阵自乱矣。”

矩儿自去，木兰入休门，犵儿入惊门。睽呼乌一声，四天忽下黄雪，不见苗卒一人。雪中走碎珠，融结为山陵，汉兵皆没其内。矩儿所卧之地，其下蠕蠕动，两物有翅足无头目，初如箕，出地渐大，飞起作裂帛声。即发二矢连毙之，余不复起。木兰犵儿陷山中，俱诵解咒，仅以身出。睽立处无雪，复呼乌如前，有大雕如车轮下啄，将士头脑尽破，餐血髓焉。炜大惊，问睽曰：“王何术之神耶？”睽笑曰：“非真也！”探怀中出画雕将复放。炜出不意，抽戟刺其喉透之。睽倒地，状如青狼。术已破，雪山忽解，若土崩之声。汉兵鼓勇，歼苗卒过半，降者尚万余人，为首则噩王儿妇汕妮，为萨刺之妻，余皆红苗之人改衣甲者也。慕炜以睽眈首归献，犵儿虑其父不武，为汉兵所误及，变大乌，飞乐王侧伺之。果有飞矢蝗集，鼓翼扇之，矢堕地。般知乌异，跨之起，腾归汉营。矩儿呼曰：“弟可谓慈乌反哺也！”般见犵儿复其形，徐吟曰：

汉将作仙苗作孽，天人骑鹤我骑乌。

不曾翼子歌丰芑，自有家禽特地殊。

木兰呼巨雷五，震鲜椰子于槛中，土兽之骨，殆同于煨梢桎矣。正参使常越以捷报总帅，上诸将功。总帅手书慰藉，兼

调援兵云：

天女之擒鲜妖，如东汉昆阳之战，戮长人巨毋霸矣。睽睽于此时束身归命，则杀之不祥，留之为患，诚使抚剿两途，俱不能尽善。正参激使为山陵之阵，而后贼之计蹙。吾之智长，无论我兵遂胜，即败矣，犹将复之。慕炜居其肘腋，获彼头颅，旷世奇功，惟丈夫所树立，不其伟哉。乐王父子，设谋宣力，虽韬发六丁之秘，遁穷五岳之形，恐未足以语此。三女饵妖，矩儿陷阵，与杜进士之履险，金军门之歿宁，皆生而与国俱荣，死不与苗同尽者也。苗妇汕妮，给事庆喜，合意守雌，免于夜哭。且虚号妇姑，必无勃溪矣。降苗万余人，再投而归汉，历艰辛，须就链达，可简其精壮数千，以实吾旅，余则安插红苗故寨，分用其尤统之，庶无反侧。夫青苗之役，吾将入告帝廷。论功行赏，而黑苗之事，莫棘手于此时，正参其率全师以当一面。犹恐枋头败绩，桓宣武竟难为情；北邙合围，史思明不知所惧。岂非千虑之得失。智愚亦同尽耶。军中事多怪而言不经，状委蛇则以为生，凿混沌又疑其死，戾气之乘，待阳和而始除也。故不欲传疑以惊遯听，援兵分三进，乐王父子先之，正参与天女次之，李节使以矩儿及四女，杜承瓘慕炜又次之。常越沙明邬郁，前后杂探不以次。

季孙谓李节使曰：“总帅忧尽于书，兵事有不可终日之势。请依次赴援，谨如来令。”乐王父子先行。犷儿问曰：“黑苗何恶，而总帅疾痛之深也！”般曰：“向未尝与儿数典，则五苗之谱牒，何自知之？我家姓氏，显于春秋，封号荣于七国，及迈种德于吾，为西川文学，非真白苗之裔，香火廩君者也。若黄苗以死

鹿瘞白茅下，经岁复生，与水精合而孕育，遂有人种，其女多夭，其男多寿，人家建尘鹿祠云，青苗则草木之怪，变女子以交于土狗而生，代为妖邪所凭，如莎鸡蟋蟀，一物而名随时异矣。红苗乃赤蛤蟆化人与虹精媾，既生子，虹精以法压蛤蟆于井，越数传而至青气之父，为野人所诛锄。青气十岁，报父仇而自立，红苗附之。黑苗之先，即唐尧时洞庭之修蛇，被斩而骨为邱陵，其魂郁结于大泽之滨，附穴居淫狐，遂强使交而有子，上世常以三十岁为人，过此则变蛇相，托于巫者。塑蛇神形，置野庙，居人入山者，辄祀豕蹄，为其家捍水火盗贼之患，又五世而子孙为人后，不复蛇相，潜约村寨，自长其地，在楚者曰乌鬼。祠蛇祖，少陵诗所谓‘家家养乌鬼’是也。别派在粤者曰蛋人，明乎人而蛇蛋所出，在滇者曰黑爨晋，时爨氏为南蛮太守。曾入朝，其部滋大，今鞞齋又修蛇骨中之蛆，化为巨鬼，感运而起，欲与代兴者，总帅而能无惧乎？”犵儿曰：“阿父前在黑苗中，见其兵将矣。易穷者鬼之变态，难测者苗之幻情，能以情饵苗，亦可以态摄鬼也。”般曰：“彼所恃者，金银铜铁锡五魔，以其伪妃鸠盘弧领之。号曰铅母，先不肯援睽眈，即五魔倡其说，而鸠立主之。且其魔善以耳听，远及百里，只如床下之蚁，总帅机虽密，如属垣何？”犵儿曰：“听主于收，金之用也。”时父子就野帐宿，闻空中语曰：

甘鼎命恶，三日被缚。桑扈运枯，同时为俘。乐般趁夜光，犵儿弃刀枪，迎取半天黑大王。

犵儿急起，随般出帐外视之，白光如银河，下垂至地，则草木尽然火。父子鞠躬屏息以伺其神，仰见光中立一巨人，吹气作火炬，照耀其身，遍体若漆，大吼曰：“尔耶儿识余谁某耶？”

般曰：“黑大王！”其神怒，喷炬下焚，将及般头面。犷儿呼曰：“老黑安敢凌阿父哉？”伏弩十二并发，炬随灭。神益怒，叱咤曰：“小儿竟破吾未济之火水，顽哉！”伸一足蹴地，般父子俱陷。将及泉，犷儿握父手咒曰：

戒涌水，勿些子，浸仙官者地灵死。

遂有物旁穿一孔，得负于背，飞而出，指道旁树，化小屋一椽，置般坐其下。犷儿拔神剑斫神足，神笑曰：“小儿太憨，吾足岂如喇哑喻之臂，而可割耶？”出一手撮犷儿顶发，竟提起。犷儿急变为异色猫。神即纳之袖中，猫不能遁。呼曰：“闷闷，盍出我而处置之。”神又笑曰：“我更无别法处置儿也，闷而不已，可变为裯中虱耳。”掷猫地下。犷儿启曰：“非敢抗天人，吾父子不解称谓，窘辱之何为也哉？”神曰：“汝师且呼我为能火四天王，汝父子乃质而言之，敢为直斥也。”犷儿谢曰：“诚苦不知，天王善于真人，何复欺其弟子？”神又曰：“憨儿，甘鼎见吾，皮骨当自裂。故显形于中途，待汝父子虔致也，吾以汝师约，来灭鸠盘弧，惟鏖战既酣，恐不免惊死人畜，当得愆尤，甘鼎何以忤我。”犷儿曰：“功成后，令于军中，勿搜山，勿猎野何如？”神悦曰：“果尔，吾岂拯人之急，而故有难色者哉。”白光忽敛，巨人杳然，大风雨及晓。犷儿以手指小屋仍化为树，父子还话帐中，般曰：“令兵士赴大营，吾父子间道去，稍不张皇，冀有所访。”犷儿称是，入山行过小墟市，酒旗开处，饮者若狂。犷儿请入憩，见堂东隅一人弹琵琶，唱黔中里曲，坐而倾耳者将百人，唱《寄生草》云：

列辟安天下，群苗自一家。募兵不给村人价，招降反被蛮人骂。搜山不顾逃人怕，只希图勒碑塞上姓名真，谁知道

悬竿城下头颅假。

曲未终，一人拍案叫曰：“官兵如是，苗安得平？”众人皆病此人多言，将逐之出。犷儿亟告其父曰：“此人形容，疑即明副参也，何为在坐？”般于人丛中曳出视之，果化醇矣。问：“一兄何以闻歌而大声疾呼？且又何暇有旗亭之兴？”化醇曰：“吾弟不知大营之事乎？前者黑苗索战，总帅与从事登小山觐其军容，立马之次，随地泛水银，上涌数尺，人马皆为裹去。玛大师视镜中，知总帅与从事为鸠妇所陷，置之铅母穴中而实不能害，吾不得已，纵步独行，访贤父子而告以危状耳。”犷儿曰：“虽危不足虑，儿自奔救。阿父从副参缓还。”即飞去。化醇与般共坐，听琵琶曲终，酒人轰然散尽。两人呼琵琶客与酌，其人忻然至。询其里居姓名，答曰：“故南燕人，因随羊三尹宦于湖南，移家播州，身为葛天民，以技为字，又号葛琵琶也。”两人见其腹大，谓曰：“应有无数正变宫徵之音，蟠结乎其中，硕大且膨者，斯之谓乐府矣。有是腹者，名琵琶也固宜。”天民笑曰：“此中与其为赤心，毋宁为鳞甲，仆每忧思感喟，有不释然于今日用兵之师武臣者，辄制北调数阕，借琵琶以激发之，平生练习武事，能以毫尖利锋钩刺人，百不失一，惜知己之希也，无试以功者，而曰吾锋可用，纵非诳世，信者谁乎？”化醇曰：“我等实甘总帅之幕官，君能以琵琶剑术从我游乎？似不虚此大肚皮中好肝胆也。”天民再拜曰：“君苟以青眼相属，琵琶腹安知负人乎？”般曰：“一兄得怀智，洵可贺矣。”于是葛天民为化醇门下士，归汉营焉。

玛知古见乐般问曰：“途中有骇遇否？”般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知古曰：“千里之形，无日不镜，尚不能获主帅于未事之先，致

有三日困，王子闻而往救，适应其期，黑大王之来，我军宜避。盖以火销金，顺布之功固奇；以水济火，逆行之力尤猛。不待总帅还先退屯三十里可也。”又私问化醇曰：“副参之后伊何人？”化醇以所得士告，知古曰：“呜呼！噫嘻！今而后或予毒也已，宜谨严于夜，俟两簋室至，则无忧矣。”化醇诺之。

司马季孙至营，告乐般曰：“王子大能了事，知总帅被陷，遣日游神奔告于天女，邀以半途相助。故天女往而吾始来，机警谁能似也？”知古以退屯之计告，季孙乃下令曰：“总帅已出险，驻三十里外诱黑苗。”将士移营无敢迟者。才立营毕，木兰犷儿果以此时随总帅从事还，季孙亦不自解其何以暗合也。众将见总帅，喜极出涕。甘君奏于朝，自请贬秩云：

臣鼎走噩青气，戮睽眬，屡奉温语慰劳，将贪天之功，付史馆记载，臣不禁汗流心栗。与诸将士激勇励忠，以求荡平逆命之徒，为疥癬小民，除死肌而动生脉，则九重焦虑，稍冀万一之可宽。乃臣罔戒于心，勿惧于事，轻身窥贼，为苗妇鸠盘弧所欺，无端地出水银，将以臣为齑粉，与从事桑蛸，幽于铅穴，臣当死而不死，负国家也。而小冠军使臣乐世治，偕敕封天女臣酈仲离，突入铅穴中，神明变通，鼓荡灵气，七十二斧凿以破铅，一百八珠玑以投穴，又复扫当垆之魅，擒入冶之妖，穴漏铅霏，而臣与蛸获返。臣之不当生而竟生，辱三军也。乞如季汉故事，军师亮贬秩三级以观后效，如再有折挫，何颜齿上方之剑？臣命世治仲离等，先寸磔臣以令苗境，不当更有哓哓请罪之事矣。臣鼎死罪谨奏。

季孙叹曰：“总帅真有诸葛君名士风，不特步趋前人而

已。”乐般谓犼儿曰：“黑大王如何灭妖鬼，儿其往覘。”木兰亦呼矩儿曰：“彼可往，吾姊弟亦可往。”矩儿曰：“吾不能飞腾，须踏剩锦，便得三人行也。”一时俱去。犼儿曰：“我先候老黑而激之，木兰矩儿倚云而待。”犼儿变为苗卒，见鸠妇指挥五魔曰：“甘鼎逃去，助恶者方来，未可测也，诸帅盍偃息以诱之？”金魔请曰：“某黄金曾铸无字印，能夺天神之聪明，若伏印于土中，而摄之入土，将安逃乎？”铁魔曰：“某黑金曾锤无常链，能降天狱之烦恼，若置链于水中，而引之入水，亦易获也。”银魔亦曰：“某赤金曾熔脱底瓮，能收入海之精爽，若埋瓮于火中，而延之就火，不易尽耶。”铜锡二魔亦曰：“某青金某白金，或称为井，或号为山，可以淆变合之源，杂刚柔之气。若井移树底，山隐剑头而互扰之，迷复之凶，不难见耳。”鸠妇所捧铅母，黑而光明，以之点画四旁，日月东西，而一营皆暗。犼儿急飞起，见大水汨汨，如潮之来。黑大王坐水上呼曰：“憨儿何为复相迕耶？”犼儿曰：“鸠妇知天王将至，遣其党四伏而潜絜之，敢以告。”黑大吼曰：“是何言，儿从我坐，观我之威。”言讫，水益泛滥，延及山村，尽化为烈火，所过无余烬。及黑苗营，水渐缩，火亦柔焉。犼儿跃起，与木兰矩儿并立云际。木兰袖出一草蛇投水中。黑捕之，食指为蛇所刺，呼曰：“何妖之来，使草噬我？”犼儿遥答曰：“吾汉营中天女狡狴之术，天王何容心哉！”黑责曰：“不以术他试而戏老夫耶！然借尔戏具，亦正无不可。”乃捉蛇吞之，复吐出为千百蛇搅苗寨。鸠妇勿能忍，捧铅母收蛇，只如菰蒲之断叶耳。五魔各出秘物相饵，黑见大树横路，钩之以足，遂露铜井，蒸气刺黑鼻，喷嚏落井中，声如雷。铜魔之死躯上浮，而井不见。又见半截剑插地，以手力拔，随现小山，乃锡箔所成，旁

裂石髓，触手则肉烂。黑以气呵之，山竟灰飞，锡魔亦烟灭。旋渡水行，有巨链牵其身，束缚成茧。黑殊不耐，溺火丈余，熔巨链辄断。银魔跪拜乞命，因而锁系之以付天狱，稍倦欲憩，道旁见大瓮一，将容百余石。黑初不措意，不觉涌身入，竟堕入海。海中出阴火，蹴之乃尽尘沙，万人俱陷，有将灭顶者，有及腰脊者，仅没其踝骨。则寥寥无几人。黑笑曰：“愚騃，恐沉溺死，无人救耳。”忽有介士吆喝云：“贝令公来，野人宜避。”黑视令公，白面紫髯，两手各持一戈，壮士横十戈，如欲战斗，谓黑曰：“君野人，胡蹈死地，降我犹不失为平仲御者，足高气扬也。”黑曰：“吾视尔奴，横行海上，虽倦不能寝其皮，虽饥不能食其肉矣。”贝令公微哂曰：“君已入瓮，虽健者其可出耶。”命在旁壮士，以十戈攻黑而身倚两戈督战。黑两手搏沙为一大钱掷空中，群戈为钱孔所收纳，十壮士皆败。贝令公自挥两戈，黑夺而拗之如折笋，贝令公逃，黑将上腾，瓮有盖如圆笠，爰挺其身，横丈余，纵倍之。瓮之长短大小悉与为附，不得已，役射工虫无数，以矢穿瓮得万千孔。黑啮舌出血水，洒瓮若骤雨。闻天边鬼哭云：“守死且破家矣。”瓮破裂作冰介文，银魔但闭目不语。黑将执之，化赤鼠百余头奔走。黑又蹙口作啸声，水随足涌，地中见四方物出，黄色映射，逼近黑身，竟不能转侧，移时始见大斛悬半天。犷儿呼曰：“天王而为天印所钤耶？”黑答曰：“斯印也，勋名中人为所笼罩，于我何有焉。”急以头撞其印，印裂为四，砌黑于其中。黑拔颈毛变四木击之，忽驾黄虬一天官，停于中央，谓黑曰：“汝以为于印无缘乎？能火四天王之封号，非此印不能下矣。”黑曰：“印以颁赏，非示罚也，吾受赏不受罚者，而困我若此。岂天心哉！”驾火轮逐黄虬，天官拂袖径去。金魔从后言曰：

“老黑虽当道，吾富贵自在也。”遁无影。

鸠盘弧见五魔无功，倾铅母丹三十六布六方，为六六之阵。黑火轮无焰，盖铅母吸水如辘轳，水已竭，火遂亡也。黑仰天歔歔者七，则摩天巨刃，若有人悬之天上者，铅母三十六，各作呦呦声。刃下而横扫，鸠妇捧铅母立乎其下，呼军中曰：“归语大王，妾以死报矣。”水为飞瀑，火若炎冈，黑苗歼且尽，鞞齋痛鸠盘弧之死，披发复巨鬼形，投乌蛮江云。黑谓犛儿曰：“告甘鼎，为予忏业。”遂腾空去。乐般曰：“黑苗之童谣，九鸟四黑一语验矣。然鞞齋虽遁，尚恐招邀报怨之徒，周防之不可以已。”有来告者云：“第三进李节使杜承瓘，为瑶人所劫。矩儿慕炜及四女分道求之，故至今未至也。”玛知古曰：“后至即亦无妨，副参梦恶卧病，此时当愈矣。盍视之？”总帅如犛儿所请，为黑神忏业，命木兰犛儿，往援矩儿及四女。知古与蠋生季孙般，入化醇室，病已痊可，化醇曰：“鬘儿等料不至陷贼中，诸友视吾，适黑苗事稍葺，正吾辈雅歌投壶之时，葛琵琶聊佐小饮，总帅岂不谓然乎？”蠋生曰：“吾昨夜占爻需于酒食，正今日事也。而副参或不宜者何欤。”化醇曰：“卜昼而不卜夜，则新愈者无患矣。”知古颌之。有顷，总帅亦至，曰：“琵琶新声，不宜弹旧曲，请为阉，拈一人填词调，以谱曲而歌之何如？”于是为六词调阉，拈得《望江南》小令六首，为六人阉。玛知古拈实，曰：“吾徒能外邦之竞响，而辄仿中土之谐音，妄嗤画壁之奴，雅效吹簾之婢，诚貽戚也，岂用长乎？”遂填词云：

蛮荒地，有盗竟如毛。少喜城头鸣鼓角，多疑木末隐弓刀，
汗雨洒征袍。

芟夷事，天以属将军。一路猖神归逝水，千年瘴母扫浮云，

不独战书勋。

从征者，仿佛是仙班。特遣星精安日角，都将月魄付云鬟。
骇绝五溪蛮。

惊人事，不要纪凌烟。神将特骄由客荐，猧儿能戏得师传，
短李故真仙。

青苗死，犹道黑苗生。始赖耿恭为汉将，终愁孟获借蛮兵，
歧路好分明。

吾徒饮，兴尽各加餐。露布有才应疾作，琵琶无怨莫轻弹，
何处判悲欢。

填毕，以付天民，词既清新，弹亦凄切。化醇属五人饮，总帅复与四人还酌化醇，并赐天民酒。置琵琶于几，立饮告尽。还献爵于主客，总帅谓蠋生曰：“今兹之饮，何如鸭子澳中，定针墟上，吾与从事及二溜，行令作歌乎？”蠋生曰：“前者令主乎俚，歌从其泛。今在师中，殊谨于纪律矣。”总帅曰：“尔时二溜，亦甚得雅趣。”呼常越沙明入，各酌数觥，复溯前兴。二人并举杯上总帅曰：“海滨会饮，弥罄其欢，帐下分醪，益荣所遇也。”季孙亦起酌曰：“万里桥边之对饮，不过两人，斯则泛五红莲，依一绿渚，叨陪雅集，靡佐肤功，鱼鱼鹿鹿之几年，转瞬已成今昔，始叹酒人陈迹，前不厌少，后不患多矣。”总帅酬之，化醇谓般曰：“始吾与弟宴于王宫，命鬘儿歌集杜之四章以侑酒，何其豪也。乃今犹梦见之。”般大笑，各尽一觥。般又谓知古曰：“当噩王设醴以飨吾，师几以多言罪我。今则许我长居门下，不若噩之远隔天涯，愿捧一卮献耳。”知古笑曰：“王子擒吾而吾仍救王，两家之佳话，亦诸君下酒物也。”六人皆引满，总帅曰：“惜天女谢娘与两小将，赋诗于酉阳营中，而不与此黔州之饮，

为少琵琶缘也。”

五人皆散，化醇颓然，解衣就枕。庭前鼾息大作，不知何军人，呼葛琵琶问，应声曰：“醉矣，琵琶能令公死，何相聒耶？”化醇又呼曰：“我亦醉，何不往月下舞剑，请我观之，则皆醒矣。”寂不闻应声。乃自披衣起，持一鞭将为敲扑，洵醉景也。入琵琶卧所，灯影迷离中，挥鞭于床，只如无物，竟裸而力击，背触垣壁，有利锋刺脊下入尺余，呼痛遂绝。傍舍闻号惨者，则常越沙明也。约入视，中门逢葛琵琶，带酒奔出，竟不与通款。入房舍，灯细欲熄，挑之，见化醇卧地，血渍壁间，还报总帅。幕客偕至，玛知古曰：“其必为葛琵琶所害也？”越明以猝遇中门之形告，总帅曰：“何言之？”知古曰：“吾镜中密审葛天民非人，殆睽眊之豫让也。”总帅曰：“副参丧身而鼎不能救，岂非天夺其臂耶。”知古曰：“不终丧也，第二日可活。”乃舁置之室中而不殓。总帅率诸将士哭一昼夜。乐般则抚其尸而痛曰：“一兄间关跋涉，结吾于白苗寨中，乃弃置友昆，死刺客之手，悠悠者天，何勿以般代耶。”大恸出血。左右闻者，均有余哀矣。

其次日，承瓘随李节使返，闻军中哭声，急慰总帅曰：“天女已获副参之仇人，须更一人，救副参复活耳，愿勿悲。”总帅问被劫状，李节使曰：“落日而止宿，吾与进士行村径，见猎徒五人，喁喁有言，初不解何谓，旋出其腰际藤子，背缚吾两人，一呼号，则胁以短刀。被驱至山中，见其酋巢大树上，言语可辨，自称瑶王，教吾两人，各取百金赎其身。吾始以书寄炜及矩儿，以兵来救也。”总帅曰：“吾汉将岂败于瑶人乎？”承瓘曰：“刺之则上树巅，射之则潜水底。故两勇将四女兵，皆无能胜策。及天女乐王子至，而瑶人尽走山谷中，得解吾两人缚也。”

总帅曰：“彼二人犹在后，明副参安得便生？”李节使曰：“先以矩儿慕炜迷道不至，犷儿自援之，天女又与四女行，而获副参之刺客也。将尽今日返，欲执讯其事，而与军士弃之，最后活副参，以俟犷儿之术，天女虑之甚深。故先归报。”总帅转悲为喜，见木兰果以四女至，一卒牵葛琵琶颈，馘鲛在后，请于总帅，勘问得实乃伏诛。玛知古谓总帅曰：“此妖虫，非常刺客也，天女执之，还自讯之”。总帅以付木兰，即如今，戒鬘儿魔姘，无辄往持副参而哭，看吾治此仇贼也。”诘琵琶曰：“汝非副参之门客乎？悖逆之行，谁所使也。”琵琶泣曰：“某故鲜椰子之徒，以螺属无远大志，荐其剑术，得入青苗宫中。为睽王侍从，君师既亡，家国如洗，嗟嗟行歌乞食，效江南李龟年耳。明副参悦某剑术，工琵琶，遽收之门下，忘乎深山引虎之戒，某乃欲得而甘心，然汉营多神人，此罪应不可逭。某何物，敢为大难，所以死即朽者，因某以醉落其胆，副参亦以醉浮其心，相薄而成斯乱也，斯不能无怨矣。”木兰曰：“妨主服极刑，古之制也。汝既误犯法，胡不自刺于副参之侧，而甘为我擒，天地之大，网疏不漏，乃作逃窜计耶。”琵琶又泣曰：“见天女，知无命也，亦欲亡命远飏，而竹枝鳞呼之欲出，不跪而受缚，又何所为？”木兰命解其衣带，撒手震一雷，复本形为巨蝎盈丈，伏地不能动，呼鬘儿袖剪刀，先断其两尾，右者僵，左者犹跳掷不已。碎切其身，如蒙鼓之革。木兰请悬蝎首，举烈火焚其碎皮。

将夕，慕炜随矩儿至，惟不见犷儿，总帅出涕曰：“犷儿只今夕成活人功，而仍不返，岂副参之命蹇欤？”矩儿曰：“所以尚不返者，为儿两人断后故也，先是儿与炜迷路，忽至牂牁江边，两龙子狰狞，以甲士来袭，儿忆阿母之语，与炜立剩锦渡江，彼

处又阻一水，乃乌蛮江也。中竖黑苗旗帜，知鞞齋尚匿其地，所领罗施鬼国之众，皆非人质，儿与炜未识蹊径，转战而北走，反入深山，茫昧无计。犵儿使夜游神探得之，越百里奔救，儿两人将及汉界，而两龙子合乌蛮众来追者，不止千人。犵儿喜弄术，以一人斗，语儿两人先归报命也。”木兰告总帅曰：“乐王子再迟还一刻，副参殆不可为，鬘儿魔姘不禁举哀矣。”

化醇尸下，见一蝎由地出，径登枕，上头面，蝎翻身似欲刺死人鼻，而苦无尾。鬘儿抽簪驱之，乃不见。木兰曰：“葛琵琶之魂，犹至此相报，则烦冤何时释乎？”地中若有人答曰：“非报也，命此物自释其冤也。”众大讶。木兰惊告曰：“乐王子从地中还矣。”乐般呼曰：“儿速出，总帅今夕，念汝不啻百遍。”犵儿嘻嘻从地中起，手持一龙子头，命悬之，告总帅曰：“鞞齋求援于乌蛮江之毒龙，渠命二子率龙宫甲士，邀击矩儿慕炜。儿探得信，挺身往救，仗吾师道法，役使鸛鹤数十，捕鱼之鸟数百，歼乌鬼无算，甲士多死亡，此头即毒龙少子也。副参将生，儿故追蝎魄，返顾刺鼻，以豁幽关耳。然尾已剪去，则无与为刺也。先所剪者在乎？”鬘儿曰：“尾在左者，至是犹活。”犵儿曰：“急以簪取来。”乃仗剑咒曰：

无几无几，神仙活人心，用尔死蝎尾。既能尾杀人，何难尾杀鬼。汝蝎有知曰唯唯。

咒毕，其活尾自上跃，刺化醇鼻，出黑血如注。化醇始呼痛稍苏。犵儿曰：“副参之魂，已返其半，再以天女活谢娘之涎香治之，即如常也。”木兰颇羞涩。鬘儿跪请之。携手入静处，吐以纳之腹，令其转吐纳焉。化醇咯出两死蝎，遂起，谢总帅及木兰。犵儿叹曰：“以一介之士，在三军之中，无端而甘酒嗜音，宜

其亡也。岂徒变起萧墙，芒刺在背已哉！”人视其受刺处，稍坟起，若红豆一枚云。众军士告总帅曰：“乐王子所悬之小龙头，生烟雾飞去。”木兰曰：“悬之固未免褻也。”犷儿谢曰：“诚不知其刻划之非矣。”矩儿大笑曰：“兄自无心云，姊为欲落石。”乐般与化醇皆鼓掌曰：“此文星之所以为文也。”总帅询玛知古曰：“乌蛮江之毒龙，能知其去来乎？”知古曰：“吾早镜得之矣，斯役不寻常，当请天女偕行，侦探得实，别有所筹，非智力之斗也。其所自来，与所自去，恐骇人听，且置之，军中男女多不利者，惟冶锻灶，可免于厄。”总帅疑惧交集，知古与木兰自出汉营，不言其处所。

断兕精神又截蛟，奇勋终古纳书巢。

事如黑白棋当劫，心有雌雄剑欲交。

借问鸿归焉避弋，能从麋死不须包。

半生挟策空弹铗，仁义门前若个敲。

介根氏诮曰：

麻玃豸，蝇也。病生于适口。葛琵琶，蝎也，灾甚于切肤。史氏于开筵之后，继以行刺，是非人心之变，直天道之常。盖腐儒足以致蝇，躁客足以召蝎，相因之理，有固然者。

葛姓谐其声，琵琶名象其形。蚕尾之毒，喻夫人之阴刻而钻利，当之者无得幸免，重则倾性命，祸妻孥；轻亦玷宗风，伤政典。故清流之痛心疾首于葛琵琶也久矣。史特著其人焉。曰葛，则蔓延于平林，曰琵琶，则倾听于大部，此物此志，盈天地者，无戒之可忘，无防之不峻，矧其在军

旅之间也。

壁上观战，则极其雄；壁后置人，则极其忌。面壁者尽道于己，穿壁者借明于人。壁间而行刺，非夫人之所能为。以属之葛琵琶，所谓下流之人，众毁所归也。

三代以前，无行刺之事。春秋乃有要离刺庆忌，专诸刺王僚，其术本于袁公越女剑客之宗。战国则聂政刺成而杀身，荆轲刺不成而亡国。秦则子房之骇政，客之刺几及皇；二世之诛高，君之刺遂及相。汉光武之年，岑彭来歙之戕害，刺来于强寇。唐宪宗之代，武元衡裴度之杀伤，刺起于叛藩。兹葛琵琶化生之虫，非侠客也。居刺之名，尔虫安乎？曰，葛老自行壁间耳，人无向壁间，逼吾已甚，吾曷为而刺之。更诘曰：“尔刺人，人必杀尔，自以为无患欤？”曰：“固也，人有杀吾之心，故视壁间；吾无杀人之力，急谋一刺，刺亦杀机也。人皆欲杀，吾尾尚存，吾之行刺，自以为能杀人矣。”而人之报复于葛老者，反在下风，何惧之有？昔剑士云：臣请以颈血溅大王衣。葛琵琶之风，将无近是，是当为葛老作佳传也。

酒星为债帅

昏而能见，分野疑在曹耶；堕亦有声，流辉信由沫土。

入饮醇之坐，本不攒眉；营避债之台，何为负腹。

途中，木兰叩知古曰：“玛师所以镜毒龙者若何？”知古曰：“稽其始则甚不经，迄于今尚非无据。昔尧时九日射落，其乌投于虞渊，水沸尽赤，乌化为鱼，有龙食之而孕，生九种水怪，散入九州之奥区，此其最长者，具龙体而无其德，先戮于楚之次飞，继诛于陶岷之海山使者，其乖气蟠际上下，神灵勿为解释，历杀劫而毒益滋。近日由沅水徙乌蛮江，其二子均系螟蛉，遭天帝之罚而被斩者，乐王子戮其体而遗其魂，彼必来报，故吾于总帅前，不欲明言之。”木兰又叩曰：“究竟何如？”知古蹙然曰：“不死尚劳甲冑，徒费糗粮，犹小患也；死则褒国龋女，营州猪龙，乱国之妖，实胎于此。可胜虑欤！”因相与嗟叹。已抵江岸。木兰请知古息村店，而自寻龙窟。知古曰：“三日不以信来，吾必迁地矣。”

木兰画水行，江中一日夜，历关城土门二重，见龙宫黝晦色，其殿瓦以蓝靛合蚌壳为之。果罍七间，室三隅而无柱，制铜龕为座。寝宫一处，与二龙子合坐处二，食处三，旁列周庐，长三百步，中挂人兽皮，及水族之鳞介衣，不见一士卒。惟卧地皆水虫，切切语，听之亦模糊。木兰入其宫，闻呼曰：“大王将餐！”

有鱼面长如二尺人者，以蒸艾猴肉进。王嚼巨骨尽咽，二龙子争割猴肾肉以献，王还给猴脏肉答之。又一鱼面者，进山鸡三尾，引炬燂其毛，父子各尽一物，又献菰米之饭，是切人肝同煮者。王饭而辄叹曰：“群肉满盘，不如一片人肝。”二龙子皆曰：“须吸白王小子之髓，作羹以奉甘旨，儿等方快于心。”王答曰：“彼军多妇人，得尝其佳处一膻味，较胜于白玉豚儿也。”遂投箸起。

木兰入外庐觐之，见前水虫皆变，披人兽皮者即如其形，而立能语言，进宫中奏事。披鳞甲衣者，争执兵械，林立待令。木兰走出土城，水涸为淤泥。知毒龙闭水之术，投之必陷顶踵矣。出竹杖化蟒骑之而行，登江岸，觅知古于店，乃向之村落。一夕而变为大池。未解所以，疑玛师以地陷，遽迁徙。天人间转盼事，皆无一定，上云际望，十里外露镜光，下寻其径，则知古坐石上，嗟呀不已。见木兰之来，急告曰：“昨夜镜啸，吾故出走以避之，悬镜待天女，将有谋也。”木兰以毒龙宫中事相告，知古曰：“天女速往军中，请总帅亟为备，若毒龙之众来劫，不可当也。适吾镜山巅复吟，今日必与神人遇，宜仍于店舍伺之。”

木兰先归，知古行旧地，则大池水深，黝然不见底。一村姬携钓竿坐池畔，投饵致鱼，而脱竿者九，此姬不去，犹增饵焉。知古谓姬：“钓者无必欲得之心，若是其不惮烦也，何不结网？”姬曰：“小儿辈所为，吾老矣。假以须眉，当学后车之吕望耳。”言毕，有大鱼衔钩而上，鬣鬣鼓荡，将及丈余。姬不能掣，呼曰：“小乌贼何在？”即有两小子奔至，并曳鱼出。盖呼其孙也。鱼向知古动腮颊，如有言然，知古展镜窃视，乃王者相。知其白龙

鱼服者，谓姬曰：“若得此鱼，烹而食诸，抑鬻诸乎？”姬曰：“鬻之且不爱千金，食之亦不图一箸，将献之垓大王。”知古曰：“垓大王为谁？”其二孙曰：“即乌蛮江之龙君，吾祖母假子也。”知古曰：“龙君嗜人肉，未必献此鱼得其欢心。”姬曰：“客谓此鱼耶，人而尊者也，献于垓大王。自能复其人相而饜饫之，吾诚爱吾子，不妄钓耳。”知古见姬意不可挽，私开镜向姬，敲镜背而密咒，姬倒地为瞽蛇。二孙泣跪请免死。知古曰：“速解鱼，将尔祖母去，迟则镜及矣。”二子顶礼，一置鱼于地，一负蛇以归，其鱼跃入池。雷雨大作，四野晦冥，知古镜之，则池中现大山庄，如贵人别墅。雨稍霁，一长须人从池中出，请玛大师与主人话。但从之行，即无水也。知古随此人入池，不数武，紫衫人迎于门，入中庭，再拜。谢知古曰：“非吾师神镜，仆为毒龙所鱼肉矣。”知古叩所自，答曰：“故郴州柳秀才，以洞庭君禅位，司龙职，诛灭水族之叛乱。前者受帝敕，来治乌蛮江毒龙，化大池为小居停，避物色也。小劫无避法，为鱼以当之，亦计有吾师镜光之援耳。往时天女在吾宫中，小童已报之矣。烦吾师告甘总帅，忍数日之厄，仆自讨灭之。然总帅大功垂成，必有觊觎公侯之封爵者。尧舜之时，亦有谗说，甘非外廷重臣，亦殊禁近勋戚。徒以海滨俘斩，有古黑虎之风，统领大军，专征五省。虽不自满假，深得土心。然如道人克敌，易入讹言；女子从军，堪污介节。彼将造谤，吾岂无因，凯歌方来，惧有阻抑。吾师以为然否乎？”知古曰：“龙君所云，凡立功之臣，均宜奉为龟鉴。甘总帅今事，即知其将然，不敢有所顾虑耳。”

紫衫人送于门外，前长须人导之出池面。

归而亟白总帅。甘君服其论，铭座右云：“幕客以下，各治

锻业！”化醇曰：“嵇生好此，养生也；吾辈为之，畏死也。但玛师之意，非以毒龙畏铁物，故锻铁以阻其来侵乎？”知古曰：“是也，犹恐不及。”木兰曰：“柳龙君待拯之事，王妃已告于吾，此时诸将各染瘴疠，两女徒中夜畏鬼，副参不能守，吾自护之。庆喜汕妮，为鬼物所攫去，慕炜力战夺还，今炜亦病矣。矩儿防护中军，乐王父子相守，吾日夜巡警，恐有不虞。夫毒龙之潜相侵扰，其害过于战斗也。”知古曰：“毒龙鬼之属，宜不安于夕，今晚以计饵之，吾镜尚存，乐王子与天女合力。先破其鬼胆，而后待柳龙君策勋也。”木兰乃召四女至，置一房栊，戒曰：“鬼至但敲屈戌，无得大声疾呼也。”四女如教。犵儿亦谓木兰：“吾两人各伏房栊之左右，以救四女。”

知古入夜，取镜远视，告总帅曰：“毒龙已出乌蛮江，帅群鬼由地道薄营矣！”总帅命将士持火炬列帐下。毒龙之众，转入后营，见四女一室，两龙子由地起，径持庆喜。汕妮髮儿，亦为毒龙所拥。魔姪急敲屈戌，知古悬镜于房栊外。木兰从左至，犵儿从右至，毒龙未及斗，已为犵儿所擒。两龙子入地走，木兰追获之。群鬼不敢出地。知古大喜，送总帅帐下勘治，毒龙自称垓堞，两儿涂欲涂敷，先寄乌蛮江，黑苗来约，乘夜劫营，图私汉女，死罪也。总帅命斩之。行刑者以无血告，木兰曰：“遁矣。”知古悬镜呼曰：“四女已为毒龙摄去也。”犵儿先追之，四女不能从地道行，入云端五里而落地。毒龙父子，将拥之淫。犵儿咒疾雷急击，劈其阳，木兰呼四神将下，各曳一女返，毒龙父子来斗，两人各变异相为金甲神，口鼻耳目，俱出火焰，毒龙料不能胜，径率两龙子，从地道奔还。至江边，柳龙君已指麾洞庭诸介士合围，先诛殛其水虫。毒龙父子尽在罗网，大呼乞缓擒

捉。柳龙君曰：“缚汝已迟五日，再缓焉，吾且得罪天帝。”命力士并缚之，先钉其魂，后断其首，俱无复生理。入江中，火其故窟，斯足以报命帝廷矣。毒龙已灭，鞞齋大惊无措。总帅方议进剿，适枢密院使臣至，宣谕云：

尔甘鼎招降白苗之功，自不可没。今妖氛遽炽，困及元戎，三日之陷身，千秋之蒙垢也。自贬三秩，虽万不获已，顾国家赏罚，人臣不当自言。若屡著战功，则将自请加秩乎？诸葛大臣，用人失措，然后议贬。若自为敌掳，岂直为斯请哉！宜夺全官，并勘失律。姑以用人之间，及于宽宥，暂解总帅任，以都督领千人驻黔州，候代者来，即以大兵付。著枢密使遣官驰谕。

甘君泥首谢恩毕，使臣慰曰：“总帅奇功布于天下，行道之人，谁不啧啧？或议其后者。谓以道术取胜；以女戎随行，耸上听闻，遂奉此谕，非寻常蹉跌者比。”甘君曰：“鼎之被辱，深挫国威。今命为都督，犹未至贬三秩也。国家厚恩，敢不图报哉。”使者去，幕客皆不为甘君惋惜，以不终左迁也。李节使进曰：“顷闻代者为斛斯贵，世袭柔远侯，以高门伟望，时在军旅，不战而人多自降。四方每著懋绩，今苗将平矣，彼合应其时乎？”郭节使曰：“闻其嗜酒善陶情，军士无所触迁。惟挥霍不能遂，往往告逋遍都下，人目之为债侯。夫吾两人，分筦大圻，有李郭之目。然听总帅令，如诸生之受教于学官，彼金张许史，皆望族也。其服总帅何如哉。今易此侯雅镇有余，而戮力同心，未必不让美前人矣。”矩儿曰：“果是此侯，乃酒星所转也。忆阿母尝言：‘数年后，朝廷当用酒星，则总帅功益显。’儿问何人，阿母又言贵不可言，今其名适符，当前定耳。”李节使曰：“斛斯侯尝

思饮，则呼地下出酒瓮，人谓其术神，如小军使言，则非酒星无此醉福也。”

不数日，斛斯侯到营，甘君以兵属，而请受节制，与李郭两节使，张许史三都督，皆进谒。侯曰：“吾至此间，亦非易易，身为贵戚，且典重兵，自非十万金，无以偿十年之积负。诸君何以策我？”李郭两节使曰：“经理粮饷，向由两大都督，金歿，计与张筹之，侯可自支取。”侯曰：“吾曩日荡平四方，犒劳军士之物，其为十万也多矣。今日支取送都下，明当檄诸省补益之，无不可对主上者。”众皆嘿然。营中兵制，仍甘之旧章，命甘以千人分驻别部，为大营犄角焉。

韃靼闻甘君罢总帅，大喜，以乌蛮数千，索斛斯侯战。侯自临阵，矢及其冠缨，稍失利，遂坚壁不出。请朝廷增兵，调滇粤将士二万人协剿。韃靼知黑苗兵单，汉兵大至，将无以抵御，乃遣人约黄苗蚩吼，集兵盘江，以分西南之势。蚩吼自噩青气来奔后，相得甚欢，为别置一营，分健苗三百隶之，给苗女十二人，更番侍直，噩与谭纵横之略，出没之机，蚩每至惬意处，执噩手，以指爪搥之出血。曰：“快哉！王言。”不觉手指无位置所，噩至畅所欲言之时，辄动足创蚩胫骨，蚩亦怡然。适韃使至，蚩曰：“何以应之？”噩曰：“盘江曲折，在黔中，如人之有脏腑，请为笮渡五，筒渡三，桥渡一，王分万人夹江而营，捣虚四扰，可以睥睨黔疆。讫乎滇国，韃王之据乌蛮，失其地利，不久为汉兵所剪，佯与为声援，藉以牵制汉兵耳。王所部之獠蛮，三日不饥，而能斗山兕，因粮于草实，及射生之虫，一日可战，经年可眠，雄图不可弃也。吾近结猺鬼十三家，炼之得男猺二千，女猺四百，其术智均过寻常，计立营牂牁江上，攻山之暇，兼治舟

师，以王之福威。此行亦不复作穷苗想矣。”蚩曰“聆王之论，将使我据有全黔，而王得以潜窥东粤也，何其蔚跂哉。”噩因代蚩作书与鞞，致连兵之意，蚩阅其词云：

苗五色，配于五行而联一气，如一掌五指，不容有残缺者。自白苗乐王，献其生命，国祚忽斩，灾眚及乎四邻。红苗噩王，虽属颠蹶，丧其家室，而胆益横，气愈昌，匹马来宾，吾为之助薪以延烬，此火未可灭也。青苗睽王，绝其姻好，身殉土兽，愚何足怜。即其国不灭，吾亦遣人绝之。若尔鞞王之长黑苗也，强悍自天，翼飞则避其林，胫走则违其穴，积威约之渐矣。乃列阵而魔丧其金，借兵而龙诛于毒，妃死身窜，尚能营窟乌蛮，又何其善败不败也。来使云云，诚如所约，然吾闻王能致鬼，卒败于汉人，恐致之非其鬼耳。夫乌蛮一带多瘴鬼，段氏莫氏他氏，皆为瘴神，王能以钟鼓乐之，荐其牲帛酒醴，则可以结欢，使之效命。彼中死瘴，足困阿罗汉，以之染汉兵，胜于十万蛮卒矣。有奇计不用，为王惜之。

鞞得书，谓左右曰：“微蚩王指示，吾失策久也。”乃访之江上，果得瘴神之庙，男曰“段将军，”女曰“莫夫人，”其大将曰“他无敌。”

择日，以两皮鼓，三铜鼓，五芦笙，苗女列九人，歌跳神之曲，陈羊豕各二，焚苗锦三束，献椰子酒三缸。鞞膜拜，女巫披发，上下旋舞，祝曰：

愿明神，起死瘴，黑兵无伤伤汉将。

方拜间，巫忽起立，作段将军语云：“黑苗王有道，祭神而丰，死瘴非神所主，须遣大将，稽簿籍于章老人，别致一札商之，当死

者速；当病者死，不当病者病。神或可为也。”鞞大喜，拜曰：“惟命！”巫又席地坐，作“莫夫人”语云：“福大者不能瘴，然酒色甚则能中之，黑苗人三日内媾精者，宜速忏悔。”鞞益恐惧，伏地叩颡，连数十声。十二苗女，齐跪其后，手相压，头足相撞。巫又叉手立，作“他无敌”语曰：“香火主人且归，五日后来谢。”众人皆起。巫倒地，复其本性，大呼：“头背痛欲死，瘴神其先死我乎？”两苗掖之而出，还彻羊豕与酒，殆已空空如。鞞殊不能释，狼狈归其营。小苗谍至，言噩王领猺鬼数千，营牂牁江上，于下流造楼船，斛斯侯檄张许两大都督御敌。又蚡王领万人，夹盘江而营，汉将御之者，甘都督也。斛斯侯俟滇粤调兵至，方与王战。鞞笑曰：“彼两处胜负未定，吾恃章老人，巫言若验，不费一枪刀半箭弩也。闻斛斯善饮酒，必兼嗜色，试驱苗雏男女，能蛊汉人者，令彼吞饵，虽贵者多福泽，不患其不病而至死矣。”群苗依计自行之。斛斯侯初以所支十万金，寄京师之逋主人，挂漏犹多，来议者如织。楚蜀三司，闻侯甫临，而囊极羞涩，并遣人致馈。李郭两节使，不敢爱其家藏宝器，竞出黄白金，以备犒军物，又不止十万焉。侯大悦，赐醴及将士。分他州所送食品。若熊掌驼峰，冰鳞糖蟹，及蛮中希有之鲑菜，与两节使共饘之，曰：“劳王事者，分贵贱，不异甘苦，可无以洽其情欤！”三日谓之浅酌五日谓之深杯。

一夕，厨吏告以越酿不继，当若何而飞骑促之。侯捋髭曰：“怯儿何为者，吾试借中山元石一甌。”指北隅者三，有两巨罍，随地龟坼出，揭其盖，气味馥烈，乃燕赵间秫酒，非越中之醇。两节使咸起为贺。侯问左右曰：“前蜀藩使送两巴童，能樽前一曲否？”答曰：“其本事也。”呼两童登场，按节扬袂，引睇含睂，

联步而歌曰：

天莫生愁，人间酌玉瓯。宝马将风走，宝剑将云透。嗟！争识富平侯。报国鸢肩，承家蝉翼，酒气犹能泽九州。

侯大笑，谓两节使曰：“谁为此曲者，以张放目我，我当制一之歌之。”

曾凭双屐踏沧波，惊起鱼龙跳舞。战骨已枯方奏凯，掠入麒麟画谱。蛮骑连云，苗弧挂月，那便将人侮。何非王事，劳臣鞅掌如故。故侯却忆前生，玉屏珠帐，浪得神仙护。阿母忽教天上堕，收拾烟花无数。未戮鲸鲵，先调鸛鸽，巧作相思语。余情不乐，枉教山鬼相妒。

李郭两节使叹曰：“侯之雄才劲气，真可付之关西大汉，用铁板，唱铜喉矣。惟此间虹雨霓云，都成瘴疠。安得无数烟花，为金华殿中人，一洗尘颜，重翻新曲也。”军士耳语，有苗男女数十，修容极冶，闻侯之两蜀童歌，如有忻羨者。侯命罗致之。男十三人，女十五人，颇解汉辞，娴汉礼。侯以男女各二侍李郭，其十四男女，直宿帐中焉。侯将寝，以金叵罗酌林酒，置男女于左右，而互饮迭淫，中宵无倦意。

明日，其男皆逃，女七人，争为长枕大被之乐。侯之视女，如无物也。然七人交持之，勿使息肩，至五日惫矣。两节使问疾，侯曰：“头风方剧，肺病转深，未免以军事累两制置使也。”两节使曰：“合营将士，俱得奇疾。一昼夜，停支军糗者，将及五十人矣。”侯曰：“闻甘都督幕中，蓄道术士，召之来视，或有禳除乎？”李节使曰：“无过玛知古矣。”即以书致甘君，乞玛师镜病者。知古凭镜潜审，斛斯侯之床下，两虾蟆吐白气如线，上贯侯鼻。其军中，则有蛇蜿蜒丈余，以舌刺人而气断，以尾捎人而

声嘶。谓甘君曰：“蠹贼之来，不知其向，当穷之。”再镜苗中，见黑苗在野庙顶礼，而不见其神。呼犵儿告以故，犵儿曰：“虾蟆及蛇，即庙中妖神也，师自入斛斯营镜之，其物必逃归，则我击之于庙，若击而不中，我亦走还。”甘君曰：“何言之怯耶？”犵儿曰：“闻乌蛮多瘴鬼，受千年积阴气，化为虫蛇，其厉者上冲霄汉，如五色彩云，能阻仙人鸾鹤之路，因苗中人弃于天，畜弃于地，虽有妖孽，三教主往往置之。圣人所谓天地之憾也。虾蟆蛇二物，非其尤者必有似是之魔神统之。”于是知古径往斛斯大营，开镜照床下，虾蟆跃不见。及军中，蛇亦腾无踪。谓两节使曰：“吾见侯之疾，将不可愈。军士死亡者亦多，医国手不来，初无善策。”两节使密语曰：“向知甘君有秘授之图，盍考索之，万人之命，贵侯之身，宜乞天医也。”知古诺之，归以告甘君。蠹生曰：“自获吾师人镜以后，勿稽此图，想人天之间，图为镜掩矣。”甘君展第三图有云：

禽瘴死畜，虫瘴死人，在乌蛮江背者，曰“五云瘴”，映天若霞，触之立死。又名曰“趋炎瘴”，先毙贵人而次贱者。人被瘴死，移置水边，其魂必化为鱼鳖入水，因而捕之，炙其骨为粉，和硝磺糝将死者脐中，腹出黑血升余即愈，宜祭已死者水葬之，不沉瘴鬼。

甘君卷图藏枕中，以其说致书于两节使。李郭大喜，先如法用一卒试之，果得不死。入帐中，见侯所交之苗女，已毙二人。寻帐后，适得深潭，移两尸其上，网潭出巨蛤如盘者二，煨碎之，合硝磺置侯脐中，大吼而气遂绝。两节使怖曰：“侯若不讳，罪先我二人，但授方之甘君，与方士杀人者无异。”亟致书招之来，谋安全计。书至，甘君大惊。木兰愿随往察，至帐外，

两节使迎入，见侯死骨已冷。木兰私告甘君曰：“无恐，戒守者勿哭，吾自探乐王子。若偕还，当可冀活也。”甘君遂告两节使曰：“仍前法救将士之垂死者，吾三人自守侯寝，将以待救。”两节使从之。木兰飞空至乌蛮野庙中，见犷儿抚掌而笑，问以何故？犷儿曰：“吾与玛师计，至此间待妖。忽有一蛇两虾蟆投庙中，欲合其泥神，吾变雷神相疾击之，泥神碎而两物死地下，有五色霞光，从庙后起于空中，一叟拱手曰：‘若知章老人乎？蛮中山川，非毒物不能守。若何为害之，无二物，是无老人也。且天帝向老人索取二物，何以对命耶？’吾答曰：‘汝亦就吾击死，则老有所归矣。’叟殊怒，举杖逐吾，仍落此庙前。吾欲腾去，则五色霞绕其身，迷于所往，故见天女来而笑也。笑吾之无能，而叟之无谓也。”木兰曰：“叟能笼罩王子，定非庸魔，从此而归，我当为先路之导矣。第斛斯侯染瘴尚生，受医竟死，庸医之愆，乃在甘帅，奈何？”犷儿曰：“地下死虾蟆二头，蛇一头，正药笼中物也。”视之，果为雷震死者。木兰吐火炙之，臭闻数十里。犷儿以铁椎碎之，裹腰际，喜曰：“返魂香从何处觅取，乃吾徒锻成之。”两人随飞空，五色霞复来裹。木兰咳唾一物，上天如雌霓，吸霞食之。章老人乃无术焉。两人还大营，见将士之尸，有不及水葬者已复苏，盖庙中火炙之臭味，有以醒之也。两节使迎曰：“乐王子有以策侯乎？”犷儿曰：“先以苗婢之魂，为淫蛤蜊之壳，何以救贵人纵酒渔色之命哉。吾腰间所携瘴神之骨，斯对症矣。”先是侯闻炙骨臭，已有气一缕出鼻间，至是以所锻二物死灰，杂硝磺屑，铺侯之脐腹上。须臾，侯腹有孔，流黑水数升，仍大吼而起。甘君及两节使咸以手加额，贺侯无恙。侯泣下曰：“非数君者，吾鬼雄久矣。瘴疠之地，岂合将兵哉。”呼

木兰犷儿至前，以礼致谢。谓甘君曰：“吾辞朝之日，上有甘某用人好奇之惑，命吾察实以闻；今拯我于死地者，不出此两奇人，是君固以奇胜也。吾荐剡之不及，而何以劾奏为。”甘君问曰：“侯曷以知其为瘴灾耶？”侯曰：“吾魂魄归天地时，仿佛见旌节数人。若迎之还京师故邸者，一老道士自称刘元海，叱从者毋得误引星使，吾乞其指示。道士曰：‘汝为瘴妖所贼，故人甘鼎，已考天书为救治矣。以误用瘴魂，遂至委脱，然乐王子犷儿，吾弟子小徒，必能活汝。女将木兰，龙君弱息，亦隶故人幕下，自来解汝厄，汝不宜早复躔次也。’闻香气入脑，吾心神已还舍，腹中又去其疾，乃得复活，与诸君相见耳。”众为之堕泪，甘君告于侯曰：“营卒来报，黄苗犯分驻地，请归而战平之。”侯曰：“吾才痊可，不遑以一盞为都督酬劳，中心养养，克敌而还。幸副斯意。”甘君以木兰犷儿，遽归其营，蠋生告曰：“前夜黄苗蚋吼渡盘江，截我饷道，正参命慕炜以二百人援之，獠蛮佯退，炜追之不返。常越沙明从杜进士，以十六骑出探，亦无音耗。正参宵中不寐，秉烛书字，无何而烛灭人寂，副参询其故于玛师，师展镜忽晦，正忧思无策，适明公还营也。”甘君亟入季孙舍，侍者哭泣云：“夜半不知所之。”视所书字，乃纪梦者，曰：

是岁甲子月，从甘使君营于北盘江，午旗翻电，夜鼓落星，豺虎远骄，蚍蜉近偃。方就枕安簟，闻笑于梁者。视之而眸眊，或掖臂一跃，径登梁坐，索先笑者为鸡，作人语刺促，类啄粒声，不觉生厌，驱之飞去。梁自载以行海上，足底生风云，仰视穹碑万千，中有篆文，书典午没，余大惊身堕，则骇汗流枕簟。睇灯花，荧荧然作蜻蜓眼。坐而思之，夫苟萦念身世，梦不欲择其佳者，鸡在梁则无栖，梁载

人则就木，海者悔也，碑者悲也，典午没者，司马亡也。余身如卉犬，俯仰万象，曷敢窃灵于两间。惟甘君是顾影之伯乐，闻声之葛卢，倾沥至怀，无有答赋，心魂鉴诸，不宜为此恶剧，俾笑而自点也。荒天待曙，志士勿昏。

蠋生曰：“词尚未尽也，而人何往乎？”甘君曰：“意将尽而声先咽矣，伤哉。”化醇自偕知古般至，谓甘君曰：“正参不合中道相捐者，气湍成梦，情嘘感魔，其中何往何来，如禅家之出定入定，非真有定耳。”甘君问知古镜晦之故，答曰：“吾镜体阴而用阳，有相侵者，必阴阳之贼也。”甘君又问能测其所在乎？答曰：“猺鬼中有阴阳并生之人，露其下体，翳日月而塞风雷，若以幻相乘，镜何足恃？疑即与正参之遇灾，同时两事，吾道兄李真人若在，必不使有此侵害，即害亦易弭矣。”甘君曰：“斛斯侯行入冥途，却遇真人本师刘君，叱退其迎神者而后活，刘君神力博厚，岂近向此间游欤？”犷儿告其父曰：“吾师授秘语，尝言两马忙，盼刘王。今正参与国师之姓为两马，而吾师之师，实汉刘王，安知其非即机会欤？”般为点首。木兰曰：“神灵自来，将卒须救，请自与矩儿弟，往援慕炜，兼访杜进士三人也。”犷儿曰：“猺鬼系噩苗所部，我其侦焉。”甘君并从之。庆喜前告曰：“喜年来，室欲渐有纯功，养心随其火候，荒唐之梦，真已寂如。昨与汕妮连床，俱有邪阳来扰，感则曾无其想，触则实有其形，致寇可虞，乞以兵卫。”化醇曰：“鬘儿魔姪，亦一夕见鹿头人三四个来拥，力拒几不能脱，大呼骇吾，吾诵解卦全爻，二筮得无咎，无惑乎修罗少主，固有负乘占者也。”甘君曰：“然则各伏甲士数人以备之！”

是夕，庆喜与汕妮，床头各置一剑，银缸高烧，假寐以伺。

旋有两人自床下出，各登一床。汕妮惧，挥剑速斫，其一人仍走入床下不见。庆喜剑将举，其一人惊，亦下床，取白罗巾掷之卧地。甲士出缚之。化醇先于房外设高坐，置《易经》于其上，而嘿诵不已。房中屋角落四鼠，立地均变为人，将侮二姬。甲士来斗，四人空拳，夺甲士械还击。鬘儿魔姁，见甲士不能敌，各掣床后戟并刺，一人先化鼠逸去，杀其二，擒其一。化醇曰：“不虞卧榻之侧，而为人鼠战场也。旦而縶送甘君讯之。”庆喜所获者为獬豸，属黄苗。鬘儿所获者为猓鬼，属红苗。甘君遣邬郁，械送二贼于大营，听斛斯侯处置。时张许两大都督，来告急云：“噩青气所招之猓鬼，能夜出扰人，其出没远近无定，向知甘都督幕下，有道术人，宜调取救护。”侯取猓鬼一人听勘，即陈状云：“身是猓夷，猓鬼乃部长名号。噩王来征兵，共十三家，将及万人，能化形者，男女二千四百人而已。先吾部之能者，与獬豸劫甘都督营，已获其参谋一人，又厌其军师之镜，归而受上赏矣。前后劫张许营者，俱有俘获而返。前夜，獬豸二人，来约吾四人，劫取甘都督营中四女，因与汉女斗不胜，两死一逃，吾不幸而遭擒也。”侯又勘獬豸，供曰：“豸世役于黄苗，能出入土中，淫盗适百里。我蚩王与噩王连兵，故彼中男猓，时相率掠汉女，先曾乘两女于梦寐中，后夜将踵前淫，遂及斯祸，同来一人，趯捷由地中逃。豸被厌不能逃也。”侯问有别劫否？又供曰：“前有汉人过盘江护粮饷，且窥我苗寨者。豸等诱入密箐中缚之，已获掌兵事者四人矣。若生致参谋，及污军师镜，皆男猓为之，吾但随行，未能宣力耳。”侯勘毕，命取诸酷烈刑，遍施其身。两贼大笑，不复呼痛。乃碎切之。侯以张许请援之说，命邬郁还告甘君。

郁甫归，常越沙明亦至。甘君问慕杜及兵士何在？并答曰：“先慕炜追獬豸，遇伏堕深箐被擒，其二百人皆故红苗，走降蚩吼，俱受炜暗策者。杜进士与越明，伪作行客，见慕炜缚至，吾三人呼与诡语。獬豸咩曰：‘汉人多党，其词秘，必有算也。’因并缚吾三人，所携十三卒，亦故降苗，杜进士使之奔牂牁江，投故主，隐为汉谍。吾四人缚见蚩吼，慕杜两君，自称噩王妻兄弟，蚩遽谢唐突，乃释两君，留帐下，备文武事之任，两君复言于蚩，亦释吾两人归。杜进士密语云：‘归告使君，黄苗犹不难平，红苗可患也。似宜移兵拒之，迟则张许必为所困矣。’”甘君曰：“独不计黑苗乎？”邬郁曰：“有斛斯侯及两节使当之，诚不足虑，惟张许两大都督，受扰于猓鬼。侯欲明公以道术人助之，似不可缓矣。”甘君曰：“天女乐王子，皆出探未归，余更无道术者。”知古曰：“吾镜虽昏，吾心尚彻，除猓鬼之患者，不当求之军中。”甘君亦恍然曰：“得非乐王子渊源之人耶？”知古曰：“如云不然，试观其后。”忽斛斯侯有书至，甘君览毕，谓化醇曰：“请副参偕两箠至大营，别有所议。”化醇视其书笑曰：“吾始知贵侯韬略矣！”

谁从奇鬼立奇勋，看取鸦头试蝶裙。
道士法身鸣埵鹤，蛮人心事负山蚊。
赋愁徒遣笔双管，闻勇不须椎百斤。
急雨打门风到帐，连宵酒困故将军。

中屏氏诮曰：

继菩萨道人之迹，而酒星烂焉。扶墙摸壁之见，当以为菩萨规色。道人箴财，酒星之篇，殆著酒铭者矣。岂知

史氏以伯王之略自任，其注意无非治乱关头，菩萨主劫，道人谈兵，酒星出而纷纭之形势，定于一也。天若不爱民，酒星不转轮。酒星常下界，天下不得坏，吾固将颂之。

且镞骨而气血皆竭，兼爱斯害义；点金而水火不流，为我斯害仁。惟酒则养阳，气调而血亦调。酒则物土，水济而火亦济，星辰之降，其为官乎？

债帅之名昉于唐，藩镇朝于京师，往往多逋，故名之。然帅不宜有富之号，亦何至有贫之形？不安于贫，耻不为富，而债之事起。始则假之于公帑，而债在君上；继则假之于官僚，而债在朋友；终则假之于豪家贾舍，而债在州闾乡社。求在彼者，无券之可焚；求在我者，何台之可避！帅乎帅乎，有命在天。债乎债乎，以终吾年。如是而天下不可为矣，曰以酒星为之，则债有尽，星可借天钱；债无穷，酒可倾海藏也。如是而天下可为，真伯王之略。

以酒抵债，将巵而为银液乎？吐而为金波乎？酒星曰：“吾自饮耳！”有酒如沟，有债如舟，沟能藏舟，舟不能塞沟也。于是酒如故。

以债营酒，将以资本为曲蘖乎？以赢余为水泉乎？债帅曰：“吾终负耳？债如中恶，酒如饮药，不中恶，无须乐。虽服药，亦不能无恶也。”于是债如故。

禪伯變閹奴

于众妙得元，則能心在腔里；以兩端求竭，寧解齒為骨余。龜喪十朋，所以益神明之壽；虎無乙字，何須還牝牡之天。

众謂化醇何以言之，即誦侯書曰：

君往歲陞辭，曾以粵中滅火真人，荐楚軍治妖。上命粵制使石公，召真人來楚。石公屢奏真人玉音遐心者，于今三年矣。茲有峨嵋異僧号剛上人，赴粵行省，自陳得道在滅火真人之前，愿將袈裟半領，裹南伐之旄頭；錫杖一肩，担左旋之斗柄。來我楚營，蕺斯苗事。石公奏請于朝，由粵星馳而至。吾念滅火真人，与君証夙因。閩内外之徒，靡不搔首延伫，謂宜翩來，贊師干而洗妖穢者，既不可得，乃思其次。剛上人之智力，吾誠不能蠡測而管窺之。然白足請纓，其必有道，君盍与幕下士集謀以報？再副參謀明化醇為剛上人之故人，亟思晤對，且請以其二姬來，別授破苗之術。吾聞明參謀蜀之迂士。其二姬，皆苗女之英，凡为国家立大功，誠不与乡党争细行，无论君与吾皆典兵，不以楚材晋用而分畛域，即明參謀受命行间，亦无得议其尽室以行，窃妻而逃者也。又二姬亦尝为刚上人弟子，非有唐突，且熟商焉即示行止。

诵毕，闻者咄咄。乐般曰：“一兄果有此方外交乎？则二姬之瓣香，亦易闻而知也。”化醇曰：“在我者固自知之，女子从师，未闻有命。”乃呼鬘儿魔姁出，并叩之。鬘儿曰：“昔十岁时玩月，见一僧冉冉从月中下趺坐前除，云自峨嵋山来者，欲度为女徒。吾惊呼父母持挺出击乃走去。岂即此刚上人耶？”魔姁曰：“吾在噩王帐中洗盥毕对镜，忽见镜中有衲子微笑，回视则已无有。就镜问之，答云冈刀和尚，嚬嚬不已。适噩王至，衲影遂亡，明日复见，语予云：‘前身是我发徒，今化形相招，当呼师父也。’吾唾之影亦灭，夫前生师弟，讵可知之？半镜显微真无著处，安得以为口实乎？”甘君曰：“前此播种，今而生稊，刚上人诚与二姬有衣钵因矣；副参之结纳，信有诸乎？”化醇曰：“始尝入峨嵋山中结茅，演先后天图说，一丐僧半面为虎所创，呻吟于床后，吾饲以饮食，两月愈，再拜求为弟，吾怜而许之。此僧谈入幽玄，稍淪灵腑。问其号，曰智鏐。一日忽不见，刚上人宁即智鏐？”乐般曰：“《尚书注》云：‘鏐，刚铁也。’讵不信然。”甘君遣化醇以二姬往，及中途，值木兰还营，谓化醇曰：“副参此行，不能救二女徒之厄。吾见甘君后，当进神速兵，但勿惶惧也。”化醇及二姬致谢而去。

木兰进帐，陈黄苗形势，甘君曰：“矩儿安在？”答曰：“矩儿弟已入慕杜之室，不欲无功而归。因杜进士以见蚩苗，蚩悦其小而善战，欲以女妻之。矩儿第以未奉将令，稍托词从容，然蚩夫妇及部下人，均以为巢之居而足之系，此快婿不可失矣。杜进士策云，机不可失，须决之于主人，谤恐其兴，请裁之于元老。吾故为此行也！”甘君曰：“吾儿得妇，獬豸之败，自在吾掌握中。”遣常越以意达斛斯侯，将出帐，仍返报曰：“药王子随一

老道士至。呼使君出迓。”越自赴大营。甘君肃衣冠出，犷儿呼曰：“主帅可识此老师否？”甘君视之，鹤髻梳于绛霄，鸠筇濯于苍水，咳唾如闻虎啸，容仪乃见虬姿，庶几王者规模，迥异道流骨相。执甘君手而言曰：“前事非幻，后来勿疑，君识我，我始识人矣。不然，昧昧以思，皇皇何益？”甘君答曰：“鼎非无一隙之明也，为至明者所障，遂无能明，顾翳生于目，亦藉金篦刮之而已。老师其梦中之人耶？抑眼中之神耶？”老道士曰：“在使君为意中，在斛斯为梦中耳。”甘君顿悟，乃跪拜谢曰：“冢中见援，未言今晤，老师之降，喜心散而不能收，殆为鼎之于国家也，又殆为真人之于鼎也”迎入坐，复拜。老道士答拜曰：“此行实非所期，冢中先师之命曰：‘销兵以泉，洗兵以火，晋氏以炎失德，众火沸之。尔引之于先，若鲜卑羯与氏羌之属，皆助薪而投炭者，用尔余烈，洗今之兵，此其运会矣。’故吾行北天，入地下，浮中海，转南极出地，还细亚细之壤，至交阯，适小徒李长脚来谒，言使君近日星躔不吉，主名挫而身危，乞吾过访，道济王师，吾不拂其请。至衡岳前，斛斯贵之魂，为故隶所牵，将还酒星之次，吾以斛斯与使君协恭，不当死，爰叱退酒隶，而引其生魂还营。即俾斛斯自告使君也。徒孙乐世治，将救司马季孙于红苗中，因但能自变，而不能穷猱鬼之变，迄无成功。吾令之还，待晤使君，别有所授。幻物坏性，虽小徒李长脚在，亦无能制猱鬼耳，况徒孙哉！”甘君问曰：“老师入地，胡复行海中？”曰：“凡上于天，下于地，俱是水，如鸡卵焉。空处尽白，实处尽黄也。吾所行中海，乃四海之宗，所以生中央土者。”幕中诸士，皆入为礼。知古曰：“今辰昏镜复吟，疑吾友真人欲来，初不料尊师辱临，弟子可云罔觉？”乐般曰：“小儿于老师，如耳之拱

鼻，宗传中祖孙之义也。”蠋生曰：“小鸟不知泰华之峻，细鱼莫测江河之深。桑扈何人，而瞻古霸王之气宇？且挹真神物之光华。令我神契元都，而象空浊世。”老道士曰：“玛生诚异散人，二士亦超余子，此间有符氏之毛后，美而善战者，闻其转生谢家，今生证妙果矣。何不见吾？”甘君曰：“谢娘方侍明化醇，往斛斯营耳？此女前生竟不凡耶？”老道士曰：“试取玛生之镜，待吾淬之。”

知古跪献其匣，老道士向空叩齿作梵语，一叟翩然而下，揖求所役。老道士颐指匣中物，叟掀髯曰：“如教。但当唤吾妻出，吾磨镜以刚不以柔，虑有折损，阴人亦自藏用，幸吾吞之而来。”众骇视，叟犹作哽噎态，砉然有声，吐一红杏，如丸转地。叟厉声喝之渐定，长大为娟秀女，向上客敛衽。老道士曰：“曾挈瓶贮水来耶？”女曰：“浑忘却矣。且奈何？”叟瞋目而詈，女笑曰：“老伧殊蠢，水在内池。不在外海也。”伛偻自寻襦袴间，得蓄水器如桃子大，滴之则涓涓不绝。开匣出镜，以纤手濯水，不持磨物，而十指作搓铜响，兴殊未已。叟驱之下，捋其髻有涎如珠著镜，即银母也，亦以手淬，歌曰：

美人镜如宝，仙人镜如草。雌雄两镜不相恼，非雌非雄那能保？爱镜主人卯金刀，圣磨不磷心忉忉。要与万灵洗疵类，孰云磨镜无贤豪？两手化龙与云麈，云去月来水母逃。夫妻磨镜主人骂，佣奴誓不还仙曹。

叟歌未毕，女坐地和之，镜忽作裂声，视之有痕如割。叟大惊。女曰：“必有闻歌而窃视，以其私秽触镜者，尔时之镜如婴儿得悸疾，少触即死也。”甘君察之，乃汕妮失检点，庆喜以妮犯镜神戒，命之跪而谢过。女曰：“秽之触以其妇，腥之解即以

其姑，告于甘君，须噩王夫人刺臂血滴之，虽裂亦无缝矣。”庆喜有难色，老道士曰：“菩萨前身不惜九九之命，乃不能以一缕血相舍耶？”喜竟伸其臂引刀刺之，血滴而镜痕合。老道士喜曰：“三千大千之心廓焉，十里五里之雾开矣。”咒云：

两大合镜，五行凝精。气阳镜易死，血阴镜易生。阴阳遇贼晦，阴阳遇配明。新镜已明，古道将成。磨镜之人，一双入吾罍。

袖出一小罍置于中庭，叟先跳入，女继之。老道士喝云：“去、去！”罍自飞入天末而灭。犷儿请曰：“玛师之镜生矣。老师曷以拯正参之死？”甘君问曰：“汝何方遇正参而知其危急？”犷儿曰：“猓鬼中，男猓匿女，女猓致男，女猓共八寨，每寨置五十人，吾踪迹正参不得，曾以四更后伏地户听人言，至第五寨有汉人哦诗，哦毕复叹，则涕泣有声。吾闻其蜀音，以为必正参也。乃钻地户出窥之，正参为女猓所制，锢斗室中，见吾而泣告曰：‘始我夜坐，作书纪梦，步月中庭，坐一山石，无故石载我平地飞起，在石上惟恐坠死，凡一日始入此间，石忽变为女猓，以刀胁降，我誓死不辱汉，彼又招其伴十人导我淫，夫我守甘使君之节，惧如明副参之慎，不敢淫也。故吟咏悲泣，不谓小冠军使闻之，既见我，何以出于火坑？’斯时吾变为蛇，令正参骑之出斗室，见一绿发怪裸体而来，其私处有二物，吾术为所破，此怪仍劫正参去。吾侘傺时，老师示形，遂从之以还耳。”老道士曰：“世治汝来前，夫变化万端。其所以变者一元也，汝能变禽兽矣，而不知万禽皆一凤之毛，万兽皆一麟之角。汝能变鳞介矣，而不知一龙藏群鳞，一龟藏群介。汝能变螺虫矣，而不知十万八千之虫，由于一蟻蠓，得其一，则不变而可以括万变之

囊。”乐般闻斯论也，心追手摹曰：“斯乃变易之易，原于不易之易乎？”甘君亦叹曰：“旨哉！”犷儿问曰：“小弟子方变蛇行，而阴阳之怪乘之，术遂解，何欤？”老道士曰：“怪即女猱也，以汝能变，转以变克汝。究之，汝不知其一，女猱又知其一而不知其二。此正不能敌邪。而邪亦不足以胜正耳。”犷儿跪而请曰：“所以破女猱而归正参者，惟老师教之。”老道士出一素纸，问犷儿曰：“汝见其篆乎？”答曰：“无所见。”即嘘气显一神人，张巨口出一手五指，取犷儿吞之。良久，仍吐出，神人不见。复取纸命犷儿审视，答曰：“见其篆细于螭虺，得五千字。”老道士骂曰：“愚小儿，若何有如许字？”犷儿再视，仍素纸焉，点头曰：“无半字。”老道士曰：“可矣。汝去牂牁江上，缚绿发怪，仍负司马季孙归，晦镜之贼亦得也。”犷儿拜谢去。

沙明进帐云：“来黔抚军者为区布政，使人赍书至。问苗中事。”甘君阅之云：

星在粤西，闻足下平枹罕之叛苗，援陇西之知己；持檄祇烦青佩，执鞭遂有白蛮。分兵而解李郭之围，列阵而悬蟬虬之首。当日知公有我，不图遂至于斯。后来许国何人，亦恐难为其继。徒以功高之累，鹞且退飞；不曾意满而亏，雷终出奋。星也宣粤无状，忽膺节钺之加；抚黔有忧，窃藉风云可接。侧闻苗民逆命，尚有其三；常谓汉将封侯，当居第一。思其前绩，跋是远谟，真人犹在行间，我亦不应有疾。天女更来海国，君其何患无成？

甘君得书喜曰：“区公来抚于黔，为此州称庆，惟稍隔戎行，无由觐面耳。”因以诗答区抚军，遣其使致之云：

人随地气北而南，岂谓天功我敢贪。

杨仆头衔新粤峽，桓公手植故江潭。
疲于兵事不堪七，宥以国恩何止三？
多愧知交相问讯，心如再熟有春蚕。

因怜后福必先灾，不遣星文圻上台。
天女弓衣防寇至，真人药裹作医来。
焉知岭表丰碑立，已兆黔中大府开。
君自迁乔吾入谷，修翎相习莫相猜。

此间氛祲总难消，干羽空传格有苗。
蚁贼频窥惟恃险，鹅军骤胜不知骄。
陈师稍看鱼龙戏，树帜多逢草木妖。
至竟勋名谁藉手，汉家终倚霍嫖姚。

使者自去，木兰曰：“区公之书，尚不知吾已在营中也；然吾虽在，于事何益？途中见两女徒赴大营，想早晚危矣，当炼玄武神救之。”老道士曰：“玄武神所领元绪子弟，蹒跚不利于行，若刚上人化金刚禅为七十二钻，则皆死矣。不能挫其毫末，且将以妒能戕贼之说，蛊惑斛斯，曲反在我也。”木兰曰：“投鼠而器不坏，挥斤而鼻不伤，非老师而孰能之？”甘君曰：“斛斯侯以书来，遂有赚副参而摄二姬之事，吾尚疑焉。”木兰曰：“刚上人尝受术于喇哑喻，以淫其女弟子，为喇所呵逐，此事点金道人言之，吾早在营，必谏阻副参夫妇之行矣。”老道士曰：“闻之吾师云：‘人有所嗜，必有所制。’吾师销一世之兵，吾独不能销一人之兵乎？”召木兰至前，授一小盒曰：“以付大女徒谢娘。”木兰拜而行，隐身入斛斯帐，见侯方与明化醇奕，化醇曰：“侯得

不毛之地，坏却万里长城矣。”斛斯侯曰：“虽然，美目之盼，君失其四也。”左右进曰：“此局殊可不完。上人方与二姬谈禅，请相诣。”侯与化醇携手入，见刚上人趺坐禅榻，鬘儿魔姪皆侍。侯与化醇列坐其侧，上人问曰：“汝等心上有虬虱二，孰与扪之而与我食之？”侯答曰：“虱求食于心者，我将使我心食之。”化醇答曰：“扪之在师，食之在畜。”鬘儿曰：“我自扪之，是僧是虱。”魔姪曰：“师自求食而不能扪之，虱得以食师之心矣。”上人又问曰：“两虱不育，请大众承其祧。”鬘儿曰：“还叩僧心贼心，何为不与虱延一脉？”化醇曰：“两虱皆牝，待吾心死，嫁与牡者育之。”魔姪曰：“两虱皆牡，请大师为之尝粪，何谓无嗣？”侯曰：“虱一牝一牡而不肯交，乞和尚说法。”上人喝曰：“是心皆愚，是虱皆智。智能食愚，虱能食心。食虱之智，其铁师乎？”众问曰：“铁师何形？”答曰：“秃顶而圆身。”问：“何色？”答曰：“紫气而研光。”问：“何解脱？”答曰：“竖生而横死。”侯曰：“老子犹龙，仲子若虬，铁师之号，独上人当之矣。”刚上人大笑，下坐复谈军中事。化醇曰：“昔时山中所发，元著超超，今此之云，殊出次乘。”上人曰：“贬道从军，玄之不能也。况又玄乎？”侯请曰：“黑苗以瘴疠为祸，几丧我全军，上人何以教之？行天讨而伸士气也。”上人曰：“凡现神通者，多不自名，传之其人，如心之使发。今之夜，祇以明故人夫妇，授小符箓，擒戮黑苗，如治虬虱耳。”

侯从之，为设法坛，戒军士谨严，勿擅入视。初更，化醇与二姬，沐浴立坛下听指示。上人登坛布罡而咒，忽现楼阁如仙舍，置化醇于阁下，而二姬各居一楼。木兰径入鬘儿楼中，附耳语曰：“吾汝师也，汝将有厄，速以手来接吾盒。刚上人来犯，即

开盒自有策应。”鬘儿大惊，摸索接其盒。木兰自隐身出，坐帐外伺之。是时化醇殊闷，闻上人唤，漫应之而不得其出户。魔姪闻呼下楼，则刚上人已将乘鬘儿矣。鬘儿闻有气息如麝，有足音如鳧，潜开盒，觉一物飞出，如攫婴儿去者，楼阁俱不见，夫妇仍在坛下。天明不见刚上人，众卒旁搜之，则在老兵卧所，持其断具而呻，殆为盒中物所割者。斛斯闻而大骇，以问化醇，对曰：“其幻楼阁也，将甘心于谢氏婢也。彼不受污者，神人以盒授之，而得此，异哉所闻也。侯考刚上人平日行，则苗男女切近者，俱无完体焉。”遣人逐之曰：“上人年且老，不足以当阉奴，心不净者，身已净矣。盍去之名山，与铁师同化？”刚上人挥涕言曰：“刘元海以雀儿残我，我头未断，当碎躯以复此仇也。”言讫，携穷裤走入壁中。斛斯谓化醇曰：“宰割秃厮者，即生我之刘王也。竟安在哉！”

木兰入见侯，告以老道士所授术。侯向空顶礼老道士，谓木兰曰：“前者甘君遣常越来，以员小将婚姻酌可否，吾问之刚和尚，彼以为必不可行。反彼之见，必可行矣。其与甘君计，密示小将，观衅而动，黄苗女不妨笃伉俪也。”谢化醇及二姬，令与木兰返，且曰：“寄语甘君，无忘邬郁归告之言。破红苗救张许耳。”遂辞去。木兰谓化醇曰：“副参自以矩儿弟婚事归报甘君，吾自赴张许营相助，不待将令，多辗转矣。”木兰去。化醇以二姬归，见甘君，将叩谢老道士。甘君蹙然曰：“昨夜，吾梦老师来别云：刚上人已入南蛮，献谗于故滇王庄蹻，以鬼兵下戈船，入牂牁江助红苗，其势将不可敌，吾往迎战，所谓出其不意也。遂别去。旦而失老师所在，副参夫妇，将于何申谢乎？”化醇又以木兰赴张许营，并斛斯侯许婚之说告。甘君使常越沙明，仍

赴黄苗中，告杜进士以矩儿就婚意。越明出，旋各牵一人至，曰是男女猱二人，自投大营，云为乐王子所擒，赴营请死者。越明自赴黄苗，甘君曰：“正参犹未救还耶？请知古镜之。”知古曰：“负而飞行，为刚上人所指，仍缚去正参。乐王子徒步归耳。”甘君曰：“老师梦中言，刚上人已至南蛮，安得又在途中，截夺正参也？”知古曰：“夫有隐身术者，必能显神；有指地术者，必能分体。是一是二，亦万亦千。为幻想，非真源也。彼遭阉而不死，乃分其身而为二体矣。老师之梦，与吾之镜，率由幻得真，无庸疑虑。”甘君叹曰：“吾乃知邪正之极处，俱不易穷。”且讯二猱，命牵入。男猱名者狻，女猱名矣狸。诘之曰：“汝猱以何邪法，摄司马正参谋？”矣狸曰：“某变为石卧庭中，彼坐吾背，即负而起也。彼见为石，吾自入耳。先汝国中小将窃彼以逃，某变绿发鬼以阴示之，乃夺汝参谋返。昨者小将又至，某将弄法，小将吐一手攫某，即引藤蔓自缚焉。同者狻投汝营也。”甘君诘曰：“污吾玛大师神镜，亦即汝猱耶？”者狻曰：“是夜，与矣狸偕獬蛮数人，入汝营中。见一舍光明，将窃取宝物。入之，惟见镜旁一人卧，呼气魇其人，取镜自照，忽下体奇痒。就镜前搔之，镜全晦，遂弃之走。汝家小将，既擒矣狸，某亦露下体厌之，小将吐一丝幔障吾目，亦不觉自缚也。”甘君诧曰：“此两猱皆具阴阳乎？”遣卒士验之而信。甘君曰：“汝猱尚能变庭石耶，变绿发鬼耶？”二猱言曰：“试同变之。”由是其缚自解，各就地转为两石曰。又风起，变两鬼为赤白发，随地复现男女身。甘君曰：“是怪猱，不宜请命于斛斯侯。彼中无道术人戮之也。”知古曰：“恐刀剑猝不能伤也，以吾镜诛之而可。”取镜叩背，咒初遍。二猱狂叫，其身若尘埃飏去。

忽犵儿入，抚掌曰：“快哉镜乎？惜不持照刚和尚，使彼夺正参以归。”甘君曰：“老师又隐去，正参何日生还耶。”犵儿曰：“刚上人将以获正参功，自媒于噩青气，令彼两人有鱼水之雅，以刚恶济猱凶，我军中直无胜策，请与玛师偕，吾自得以变化行反间耳。”甘君乞知古携镜与之行，至牂牁江边，知古觅渔艇匿其迹，犵儿变男猱入寨中，闻群猱语曰：“前夜劫张许营者，为一女将擒去十三人，今早遁归矣。大王征求师相，有刚上人擒获汉参军，愿居左右，大王悦，命宫中张宴，以客饌，不以僧斋，亦寨中新气象也。”犵儿杂诸小猱入内，侍酒筵。传刚上人至，噩降阶迎入，坐论军务，欢若平生。噩曰：“张许营中，时为我兵掠，昨被擒多人，虽以术逃归，然亦挫折矣。闻其用女将也，上人其前知乎？”刚答曰：“即汉廷所封天女，东海龙女酈仲离也。在师中名木兰。”噩曰：“然则吾亦知之，是尝伏谷中以地雷败我师者，上人无能为役欤？”刚切齿曰：“彼之于吾，仇不可解，诚假大王之威，雪一劫之辱，吾安得便好休也？”噩曰：“何仇何辱，吾不足以知之。”刚蹙容曰：“本体之不全，灵根之已闕，在周为巷伯，在汉为史公，能不悲乎？行自愧矣。”噩笑而怜之曰：“愿陈洗腆之情，为上人浇块垒也。”遂入宴燔炙，俱过常珍，羹汤亦尝异味。刚餍饫既多，庄严渐失。既而歌惟杂剧，兴甚藏钩。噩遣猱童之佼，跪进一卮。刚还引满，为大王寿。噩饮先醉，词益多，举巨觥属刚尽之。刚亦醉。噩曰：“上人所擒司马季孙，吾勿杀也，须遣说甘鼎，易还吾故夫人。”刚曰：“大王夫人之美誉，布于幽明，而不获奉大王以终身，洵有情而无望者也。吾请以小术摄之归，俾吾王大快于心耳。”噩大喜，复拍案叫曰：“吾将以猱艳数人，为上人荐寝，试观罗什之吞针。

惜乎此道沦亡，媾将何及矣。”刚曰：“吾已有不坏之身，断无常亏之性，呼吸而还具体，摩挲亦返元神也。始虽自有而无，终亦以损为益。”噩自捋其须，神色稍动曰：“明当封拜上人，为吾夫妇一合其镜。”刚曰：“易易，惟索还宫酒食耳。”大噱而罢饮。

是夕，犷儿变刚上人之形，入噩宫中，调其所幸之苗婢。婢却之，又入噩寝室，见噩方醉而不能动，两苗妃为之按摩。犷儿故作窸窣声。噩朦胧见之，笑曰：“上人来窥形色，得毋顾影自怜耶？”两苗妃皆赧赧。犷儿答曰：“吾醉后神游，偶来王宫，非食指动也。”忽不见。其明日苗婢以诉，噩曰：“始窥我，乃无害。吾以为仙佛出神，试凡目者。乃狎侮群婢，则道心荡矣。宜为人所宫哉。”嗣后不复封拜，亦罕与谈兵。犷儿伺季孙，乃闭置于刚之右舍，不食已三日矣。一小猓跪进其餐，泣且稽首，犷儿谓之曰：“彼汉囚也，即饿死，于我辈何伤乎？而作此态。”小猓曰：“大王有命，不杀汉囚。其饿死，则杀进食者。”犷儿曰：“若然，大王何不归汉？”小猓曰：“闻吾父兄曰，大王尝为汉小将所窘，在沙砾中倚马赌射，小将避腹贯臂，拔矢裹襟，存大王之命，故终身以不杀汉囚报之。吾亦笑其愚也，如子云云，何不归汉？”犷儿见季孙瞑目不语，呼曰：“非人不能救尔，尔不能受人救也。”季孙张目视之，叱曰：“猓奴乃敢诮汉参谋也哉！”犷儿笑曰：“参谋参谋，再囚再囚，有人负汝再矣。而皆为人所夺，以人而反不如石乎？”

季孙闻其言异，知犷儿善变，乃为隐语曰：“君知者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又问：“申枨何往乎？”曰：“在。”季孙乃少进饮食，小猓去，犷儿曰：“以明镜来，枨也不足惧矣。”遂出至渔艇，告知古以所为，且事在旦夕。知古曰：“吾于道术之事，有体无用，冲

举隐形，皆未之传也。何以赠之，而事斯语。”獠儿曰：“君载宝至重，吾不能提挈之，请变君之面目为老獠，作橐驼状以负尔镜，何如？”知古曰：“异哉，我不能自变，而人变我，又何尤乎？”獠儿张口吐一手，揉知古面目，上下摩其身，俨老獠焉。相率入寨，更鼓动矣。闻刚上人呼其侍者云：“今夕风不吉，宜防贼来。”侍者曰：“我辈乃贼也，尚有贼中之贼耶？”知古掩笑。二更后，獠儿潜来季孙室，小语云：“起起，吾不能复负汝，试抱此竹夹膝行。”季孙抱之，入怀者固一鳞物也。穿户出走，作风雷声，獠儿为前导。刚上人大惊，掣锡杖投之，变为五大星如连珠，络其身登天际。知古叩镜背咒不已，珠落地而刚亦无迹，獠儿自以季孙还营中，噩帐下群獠无敢出斗者。知古始得从容负镜出寨，呼司马季孙者三，道旁一人出曰：“季孙已归，玛大师盍于此小住？”知古曰：“何似常越语。”遂从之行。历里许，乃入一草庵，挑灯对照时，知古及其人相视而各骇。知古问曰：“汝汉人耶，吾在汉营中实未见汝？”其人曰：“君獠夷耶，吾在獠寨中，亦从未识君。”知古顿觉其变形，初未复本相，叩其人姓名，答云：“真无欲。尝与司马正参交，闻其脱于险阻，此地来相迎耳。不谓值吾子。”问知古姓名。知古暗思：“彼呼我为玛大师，诚知之矣。因面目非而复诘，何勿给之？”答云：“者珂。以噩王命侍刚上人，今闻其追季孙，因而助之呼也，子可识刚上人乎？”其人视知古背，问所负何物。答云：“此玛知古之镜也。”其人曰：“知古安在？吾见此镜，以为子即知古矣，何者珂之云？”答曰：“二更后，知古敲镜于中庭，吾自其后而掣之，镜乃归我，知古想亦归汉营耳。”其人忽厉声曰：“汝老獠得此无用，送我何如？”知古不肯。其人指户内数人出，喝曰：“汝辈何不夺取此

宝？”数人皆诺。知古曰：“我即不畏汝，亦当赠汝，但须假吾揽镜自照，庶不虚此一生。照毕，以付汝，又何如？”其人曰：“若尔尔，吾不于汝乎靳也。速自镜。”知古开视之，其人即刚上人，所变形数人，则山中断树枝也。方骇间，其人攘臂来夺。知古度不能支，投镜大骂。其人曰：“汝非玛知古，何得发讟？”忽又一人进草庵云：“镜不必夺，我亦闻公等之言矣。玛知古失镜而大恟，将自死以索刚上人之命，我因代之访镜，既公等以此争竞，盍以付我？转还知古哉。”其人大怒，径挥毒手击之。此一人倒地，拾镜出门去。其人引数人追之。

天既明，草庵如洗，乃在空冢中。知古匍匐出，见木兰忻然携镜至，曰：“幸哉斯镜，出君之背，入吾之手也。语以刚上人与吾斗法物，已击走之。”又笑曰：“玛师不解吾言，真老獠矣。”

东日才上，木兰吸气数十口，对知古喷之，嚏而复其本相。始受镜而谢曰：“天女何自来援也？”木兰曰：“吾为两都督擒男獠十三人，尽被逃去，因以百人劫红苗营，求司马正参踪迹，适已为乐王子护归，知玛师同行而不见，冥搜至此，不期得护神镜也。张许亦望吾师至其军，请以镜护可乎？”知古曰：“吾之镜，那如天女之盒。盒中物，能使刚为不完人；镜中光，不能使刚为无住客。盒常在天女手中，则镜常在吾背上矣。”木兰曰：“盒中灵雀即镜中神龙，吾之养雀，即师之蒙龙也，忍相离乎？”知古与木兰往张许营，张大都督迎出曰：“玛师天女之来，所以助怀亮者至矣。”针砭两师，亦从牂牁江浮出，以待济艰，遂偕入。许大都督曰：“始得天女协力，已免伤残，偕以玛师，噩苗可尽也？”针砭二师谓知古曰：“镜破则道坏，镜完则道圆，明心见性，省无数修土工夫，亦不烦真伽激劝，刘老师之传衣传钵，视

吾徒夙种根菱也。我二人遭唎哑喻震雷之劫，体变鳞介，寻交陟道院，得灭火真人，稍求解脱。真人云：‘耳目手足之疾，不宜急求医人，抱疾而安之，则终自治。’我二人沉于弱水，养体有时，值刘老师过斯，投羽扇而不溺，知其下有疾痛之徒，出舌幻两针，各治其患处。我二人始脱于鳞介，化为云霞之躯，转以痼疾进妙明境，遂入牂牁江至此，以待唎哑喻矣。”木兰曰：“牂牁江不能载一羽，即弱水之支流，吾尝阅《海藏经》得之。唎以借臂遁去，复入色界，非还自灭耶。”二师曰：“唎与其徒智镳，皆由灭得生，亦其随化之理。”两大都督曰：“众善会归，奚敢作孽，红苗诚蜾虫，不足弹一仙指。甘君与吾军同患者，当以此告之。”知古曰：“吾镜先啸而后吟，甘君或有所侵害，而藉二师救，亦神人相遇之占也。”言未既，桑从事至，云：“乐王子以司马季孙归，甘君喜可知矣。”中夜赋诗共贺。既寝，梦老师返，授一铁丸吞之，云：“吞此则胸中长甲兵，镇虚憊之魔鬼。甘君觉而腹痛，丸塞其胸，扪之可畏，吾试展彻土作稼之文观之。其字曰：

三口吐金炼一炉，水经注之炉无金，金水荡涤之，金口两绝。

其机甚奥，吾意玛师之镜，有金水之义，急而相诣，得非是欤。”知古嘿然，针师曰：“吾往视甘君。”即偕从事去，入帐中，甘君气缕缕将绝，小语针师曰：“梦中之铁，适从何来，吾师点金，恐无此速化。”针师曰：“吾所点者顽金，所成者神铁。君所梦吞之铁，乃美疢而妖者也。夫妖生于梦，而慧结于因，吾知之矣。”吐金弹咒之，大如镜，照见甘君胸中之铁，乃是一鬼臂耳。问甘君曰：“剖腹而出之乎，不然，沃癸水，亦可潜消也。”甘君

喟然曰：“元老则有比干，小臣非无金藏，吾何求哉！得死亦乐矣。”乐般及化醇，皆泣告针师曰：“剖之事猛，请从其消焉者。”针师曰：“昔在师中，阿修罗之少主，尚居噩帐，今归汉矣。取诸其怀，非少主而奚属？”化醇曰：“若是其取也，其主人实病。”般曰：“礼，梱内外言不出入，况彼其未亡人乎？”蠋生曰：“臂血之勿吝，即公忠可知矣。愿因副参之二姬以请，则免于褻也。”化醇以告鬘儿等，就庆喜室中挽之。喜曰：“未来之前，已炼其液，出一蜡丸，云送呈针师，此金丹不求报礼矣。”鬘儿因副参献其丸，众未之信，独针师赞叹曰：“彼亦换姹女之骨矣，去道夫何远哉。”复揖众而言曰：“蜡丸之投，震惊不少，幸无少见多怪，以待盈亏之自然。”众皆曰：“使君柱础之身，一寄于不龟手之技，敢或骇诸！”乃熔蜡丸，傅甘君之足底，一时而腹中铁鸣。甘君瞠目，谓针师曰：“不忍于一剖，此时腹中物，跋扈何如？”即瞑目逝。季孙不胜悲怆，谓同幕曰：“即有七日之复，已无一息之存，想来岑之被刺，巡远之遭屠，其惨毒有如此矣！夫前夜使君贺我，又宁知今夕我唁使君，天留此人，世可无我。何其道尽于铁肠，悲深于铜泪，而腾槽之马，嘶忆将军；在幕之乌，啼为吊客。虽不至西州重过，东阁再窥，然俯仰生平，亦可见师未捷而身先死者。古今同此其感也。”

其次日，斛斯侯使人来讯：“甘君疾革，曾有未了之事欲留之言否？”犷儿对曰：“未了者须自了之，欲留者不能留也。主兵无恙，乞侯秘之。”使人出，常越沙明以矩儿就婚黄苗，归而报命。闻甘君不起，踊而入，针师叱曰：“东海渔人，毋得误抢地，挠使君炼铁之功。”越明曰：“尝见使君病矣，萎万赤所遣赤蜈蚣，绕颈三匝而气未绝，今其尚可活耶。”

笔冢啾啾若有凭，每于索隐得禅灯。
休疑运去庭逢鹏，会见神来海化鹏。
喜惧相忘人亦废，阴阳不战帝何能？
鬼才自欲穷蚊睫，洞彻阎浮最下层。

匡山氏诤曰：

禅有宗焉，井中之奇书。禅有性焉，碑下之怪物。蚩尤之铜头，禅之杖；织女之锦缎，禅之灯也。伯则难言之矣，必常倚床而相不迷，勿悬镜而州常矚，饮流霞之酒而不名为星，偿语录之债而无志为师，斯足以当之。盖禅以言乎传，伯以言乎长，是主众妙之门，立中流之柱者，而何以变耶？禅伯之不变，所以定禅；禅伯之变，所以参禅。则将大者变为龙象乎？细者变为螭螟乎？在人则变为秋风客乎？春梦婆乎？仁心之童子乎？病脚之书生乎？此之不变而为阍奴，伯之自为奴，与奴之溷于伯，变则化矣，吾乌乎测之？

阍奴之贤者，若诗之孟子，传之勃鞞，不害其为禅伯也。否则宦官之祸，甚于宫妾。汉唐之代，敢与正士为仇仇者奴也。后世有叱之为狗者，则奴之不若矣。伯也之变，胡为乎来哉？

阍有通于禅者，性火毒龙，制伏不易，根株既斩，龙火云亡，邪秽莫侵，真精不沸，斯变之以其道也。

阍有背于禅者，二气分形，长男维震，敢为残害，以嫌无阳。雷雨空林，铅汞皆废，非变而入于魔乎？

以禅伯之貌，藏阍奴之心，今日媚世之导师是已。故

名禪不入于陰柔。

同閹奴之身，求禪伯之理，今日誦經之痿者是已。故天閹反多其躁妄。

閹奴之冥心者，固將進之于禪，聖之矜不成人也。禪伯之多欲者，不妨受之以閹，天之養不才子也。奴三變，不至于伯。伯一變，竟至于奴。于是知如登如崩之難易。

山中敝帚添丁

取资细竹，谁云扫去非愁；得意空林，我信持来是偈。

彼多求于精舍，魅岂守雌；或勿弃其敝衣，僧将遗卵。

针师曰：“前为妖人之剑，害形而不能死气。今则物母之玄，息气而后能生神，无戚戚耳。”四女皆出视，针师曰：“哭之尽哀，所以发使君之病也。”庆喜先恸，三女继其声，每日一临其卧榻。至四日，针师复以金弹照腹中，鬼臂小如趾，有玉孟承之，视足底所传蜡丸，殆已化尽矣。第六日，甘君腹如雷鸣，即复苏。揽衣起，针师贺曰：“始将炼铁于膊及胫也，乃熔入于胆，从此金邪不能侵，木官大可用也。”化醇问曰：“师初见据腹为鬼臂，又言臂为足趾，则已无铁之形，兹而仍炼铁也。所谓臂与趾其安在哉？”针师曰：“副参精于析理，此亦易明。铁丸为喇哑喻所安之心，鬼臂则其所借之身，足趾又臂之借也。杀人之心，不能常安，始假于为鬼之身，一再借而身既灰，心亦槁焉。吾乃扬其灰而又润其槁。为鬼之身，与命俱舍；杀人之心，与性俱存矣。炼铁者炼喇之心，复使君之性也。若鬼臂及臂所化之足趾，如以器用物乞与人者，闻其室易主，固将去之。”化醇了悟，始曰：“斯炼也，殆大《易》所谓‘成性存存，道义之门’乎？”

甘君命越明进，问矩儿婚黄苗之状。越明对曰：“使君信至，以告于杜进士，与慕炜言媒，而员小军使，始入蚡苗门为赘

婿，其主名璜儿，日夕，导小军使为婚媾，小军使方卧，则以员夫人所与剩锦隔其衾，卒不能媾，蚩苗之择婿，以无子也。婿不与女合，又逐小军使于外，而自养一子，年及冠矣。此子好淫过其父，好杀过其母，杜学士劝蚩苗废之而不可，此子始教獠蛮为阵，杜进士慕炜为此子所疏，将乘间以小军使逃归也。”甘君曰：“然则蚩吼易平，而其养子难治矣。”越明曰：“此子前生，苗中皆以为不凡也。针师亦知之乎？”针师曰：“自吾观之，荒诞极矣。”甘君问之。答曰：“今黑苗所据之乌蛮江边，有寺曰广慧，阿育王所置塔处，其禅师所居丈室，长丛竹几百个，秋山落叶时，竹中闻婴儿声。禅师曰：‘此君将化矣，尽芟之。’以其光明者缚为帚，得三百六十节，具人身之数，禅师寂后，帚常置丈室中，有僧以静夜过者，每为所魅，变少女而姪狎焉。凡被污之僧，前后相继病且死矣。其师忧之，于出定夜，携锡往视，则数僧与一女合其欢，大叱之，女不见而僧各丧精也。此帚怪逃之岩下，精气凝结，其腹遂庞，厥有娠而生子。携以行乞，为火神所焚。帚怪既绝。其子转徙牂牁江，投噩青气，求为子。噩曰：‘吾子已死，吾祖宗不歆非种之祀。’斥之。遂去盘江，逢故竹王之师，授以遁甲变化之术，知蚩苗无子，乃为之假子而席其基。虽么么小酋，亦足为王师之梗也。”季孙曰：“黄苗之事，吾一军当之。张许之备红苗，有砭师玛师天女协助。惟黑苗最弱，而斛斯侯以待粤滇之援兵，不檄召我师者，拘于分兵之见也。于使君何尝不望岁乎？夫贵臣总师，而苗人罔有忌憚，闻尝以书索战矣。辞意傲慢，侯之左右，殊不能平，侯虽遣尔雅幕僚，以如雷如霆之声，夺为鬼为蜮之胆，然笔舌征诛，苗人所不惧也。且闻者不以为喝当头之棒，而不啻盗掩耳之铃，兴师薄伐之谓

何？而逍遥至此。朝廷即不致责，卫社稷者耻之，使君宜以疾愈相谢为说，简锐卒而直图黑苗。侯见芸田之人，必不讥其越畔，闻为粥之食，亦不责以嗟来也。”甘君曰：“正参之论，关乎国是，吾敢避嫌乎？”自选二百人，以常越沙明，持三日粮去。至大营，侯喜不自胜，迎见曰：“公愈矣，何其速也。”甘君曰：“鼎未即死，良不敢以鞞齏未殄，贻国家之忧，为我侯之疾。请自率所部，进击乌蛮，灭此朝食，非同于大言之夸耳。”侯曰：“公之忠勇，禁掖所传，吾坐而观成，以俟庸庸之福。应无虑知己相笑矣。”甘君遂前，侯亦为后队以进。

鞞苗闻汉兵来攻，以千余蛮出战，呼曰：“甘鼎一人来，吾当力擒之，为鸠妃报复，”常越沙明，俱善步战。突入乌蛮阵中，所向莫能御，蛮败走江岸，多窜入水者，欲以诱敌也。越明大笑曰：“水上生活，曾不闻甲子城中大小溜耶？”臂两刀跃入江内，群蛮张野藤网待之，两人落网。刀不能割藤丝，为群蛮所曳。凡数里登岸，出诸网而施缚焉。两人骂曰：“蛮奴便斫耶如鱼鳞耶，尚不禁痒，束缚何为哉？”群蛮答曰：“未有大王命，安得便作鱼脍？但既已成擒，看尔大小溜溜得去否？”

两人缚于营门，见鞞左肩带一箭驰入，吼曰：“微吾化身，几死于甘鼎之手矣。然贯矢虽不深，有力亦未易拔，若之何？”检点败苗，存者三百余耳。众以越明献，大骂：“速杀我。”鞞曰：“杀亦有时，速则未必如愿。”因大笑。箭镞甚作恶，命蛮儿之健者，以力拔。凡十余人皆不济。鞞怒，命鞭之，蛮呼曰：“我力不及箭，箭力不及大王之肩，鞭我亦应鞭箭，置两汉囚而不一试，乃威及爪土也哉！”鞞笑曰：“嫁鞭于汉囚，渠亦巧矣。呼释两人，如不能拔箭者，即碎切其体。”沙明曰：“我先拔，生则俱生

耳。”常越曰：“但恐拔矣，转相率而死。”沙明曰：“固也，尔我即死，当不在人先。”谓鞞曰：“箭不出则尔生我死，箭一出则尔死我生，此盟不可负也。”鞞曰：“我惧死，是以拔箭。终不拔，我又安得生？若尔要言，将死我以求生，何其愚也。我苟死，亦乌能禁尔之生乎？”以手按柱，示以左肩。明奋死力呼曰：“汉家羽箭，主将发之，遣其下收之，以戮苗丑，敢勿勗哉！”其箭由胛骨中迸出，作裂石声，血喷明面目。鞞大叫便绝。明急掣鞞所佩剑，越疑其自刎也，呼曰：“弟当待我，亦夺蛮手中刀。”明答曰：“兄宁杀贼以死，弟不敢先自杀也。”群蛮以械四面猬集，两人斗且走，力尽将不可支，大呼曰：“真可以死矣！”举刀剑欲共刎。

忽空中弹丸至，击落其刀剑。矩儿跃而前，叱曰：“两将不可死此间，从我出。”两人仍取刀剑与蛮格，随矩儿还大营。甘君犹未见矩儿也，问“儿其以新妇归而援我耶？”矩儿起居毕，告曰：“儿偕蛮妇璜儿，还于本营。犷儿弟以阿父援斛斯之事告，儿疾驰至乌蛮江上，已不见阿父，适两将为乌蛮所围，奋勇救之生还也。”越明前谢矩儿，并以死鞞苗事告甘君。侯邀请入话，甘君率矩儿及越明进见，曰：“此员矩儿以侯命就婚黄苗还者，来援常越沙明，知鞞齧已中鼎之箭，归其营而拔镞以死，敢为我侯庆。”侯谢甘君曰：“我有药而不能进，君为秦越人，我有矢而不能射，君为养由基，其以君父子两将之功入奏，并陈噩蚡二苗可灭状。”甘君以侯命，遣矩儿及越明等，率大营兵士，往剿乌蛮余贼，降其众二千人，给免死旗，安插故寨，亦依红苗例。用其酋统之。侯开宴，酬甘君医毒瘴平黑苗之劳。酒三行，复填词一阕，遣巴童歌云：

似汝能兵，何神禹。三苗未灭，休抵掌。伏波横海，后来功烈。照彻阴邪惟有电，炼余肝胆真同铁。人共知，将略少传家，吾能说。异人至，金石裂。魔女降，风云绝。况龙宫斗宿，敷天仇切。帐士非无贲育勇，幕官不少苏张舌。庆升平，圣主得贤臣，民皆悦。

歌毕，主宾尽酌，军中呼万岁。记室张弓弨，以奏稿呈云：

臣贵言：自臣易甘鼎总帅以来，核鼎之用兵，非术士不能成遏乱之功，非妇人不能妙诛邪之略。其事不经，要以利国家为亟亟，故臣亦释疑而征信，责之以难能，程之以易竟，而鼎启天书救全军之命，擒鬼物得二丑之情；遇难而吞铁丸，叹功而发神箭。黑苗鞞齰，已就诛戮；蚺吼青气，行将荡平。凡此殊勋，非臣贵所几及。惟圣明洞察，仍以甘鼎总帅，臣愿副之。靡尽愚忱，伏俟俞允。

甘君谢曰：“侯之荐鼎，以人事君也。如鼎之不才，黼黻以荣，而服之先忧不称，奈何哉。惟常越沙明，所探蚺苗收一养子，无赖好斗，鼎当与帐中士力图之。”辞侯将出，矩儿告曰：“戟门外适有粤中故人来，请阿父相见。”甘君迎之，执手道故，乃交趾降将屈蚝，先已建牙海南，因斛斯侯奏调粤兵万人，蚝为统军也。甘君问粤中近事，蚝曰：“海尚两都督，入直禁廷，途中闻石中丞移节寿州，备河南五斗贼。劓鼻之柳巡检，擢广州丞，亦随赴淮南矣。至千夫长渠灌儿，南海土尉曹镇，并隶蚝麾下。明公军绩，遍于西南六州，蚝昔时非明公指迷，早为驸马都尉郎善相之续矣。今而复相值，忻喜生于感恩耳。”甘君曰：“此间戎事，与海滨异，将军其慎之。仆有所见，必以相告也。”蚝进谒斛斯侯，甘君自引矩儿越明返。蚺苗之女璜儿，见甘君行子

妇礼，甘君曰：“儿媳从汉人归，不忆耶娘乎？”璜儿敛容对曰：“父母亦未尝生身，记儿前生，以窃姮娥灵药事觉，被主者推堕鹿柴，为牝牡鹿所抚养，即今黄苗夫妇也。鹿是彼之胎元，儿初欲与文星合，以入尘世而结俗缘，非本来想，故愿相从以归。他日有可以佐戎行者，不敢忘天孙母训。”甘君喜，命军中称之曰员少夫人。杜承瓘慕炜，次第入见，告甘君曰：“始谋与小军使偕，而夫妇已作鸳行，不便以两秃鹁相混。故复滞苗中十余日，而先后返耳。”甘君问曰：“蚺苗假子，果何姓名，能合其众否？”对曰：“初归蚺苗，自名为阿吠。蚺悦之曰：‘父吼子吠，必昌吾家。’后见其卧起，辄化为龟形，问于士人，乞其更名，士人云：‘是洛书之祥，宜名洛。’有道人告蚺曰：‘王子灵龟其身，又善治武事，请姓名俱易，为蔡小武。’蚺曰：‘吾其为老武矣。’遂易姓名。小武曰教獠蛮遁甲，其妇佚丽，蚺私之。小武归而瞥见，先斩其妇，缚蚺将杀之矣。以老酋谏，姑桎梏焉。小武自长獠蛮，邪师来附者四，曰漓老、沫老、网山人、纲山人，谓小武曰：‘昔吾师所授遁甲，有消纳法，即有引伸法，愿与王子演之。’因讨论其术。小武拜为四辅，分领其众，纵掠盘江内外，滇之东境，亦为所扰。使君须速发兵也。”甘君以叩针师曰：“宁知敝帚之儿，更添羽翼，四人非喇与刚之类聚者乎？”针师曰：“彼与喇刚，殊不同道，即故竹王师之徒，用兵较胜于蔡小武也。然使君遭非常之敌，即有非常克敌之人待之。若员小军使新妇之来，预为四人地矣。”甘君笑谓矩曰：“虽曰假之，世间佳儿佳妇，安得如我之儿及妇也。”邬郁引两粤将进见曰：“斛斯侯以粤兵千人分隶我营者，是为渠灌儿曹镇。”陈兵册。行参谒仪，甘君扶免之，谓曰：“昔石湾擒邝天龙，吾战于外，不敌汝两人战于内，

成功尤捷也。”二人曰：“某等非藉使君兵威，何能行其内变之计？”甘君命矩儿夫妇，率本兵三百人，渡盘江，挑獠蛮战。客将渠曹，以粤兵五百人，护江内诸村落，自移营驻盘江桥渡口，以遏黄苗归路。

斛斯侯闻甘君进兵，亦移大营于牂牁江上，援张许之师，分屈蚝兵，捣噩苗。刚上人言于噩曰：“斛斯兵，非我不能破也。王若以女獠百人授我，当献其捷。”噩曰：“闻斛斯与上人谈禅，颇机警，今上人失其麈尾，得不相笑乎？”刚面赤，强词曰：“夺我麈尾，非斛斯之意，我即擒彼，亦当以不死待之。如获甘鼎帐中之徒，不能贷矣。”噩曰：“难得者汉之总帅，擒斛斯而活之，不如勿获也。且上人惟图报怨，于吾何利之有哉！”刚自知语失，复谢曰：“果能擒之，生杀惟王所命，我何敢与闻。乞授女獠。”噩终以刚无行致疑，曰：“女獠恐畏上人法力，不肯为臂指，自以男獠击斛斯何如？”刚恚曰：“王以我术可任用，何靳乎女獠也？如自能御之，我早辞去矣。”噩曰：“且无矜言术，吾十余岁纵横苗中，知有术而不愿学，惟以金戈铁马，决胜山溪，上人谓缙流道高，俯视战阵之士，吾宁败，不恃上人力。叱猓鬼千人，随大王战。”男女獠皆从征，粤营屈蚝方指挥兵卒进斗。噩遇之，亟传号令，男獠居前，女獠居后，皆伏地，以盾护其身，俟炮声尽则逆击。蚝见獠兵大至。果置大炮五位，重二千石，其连环子母相继者，四十余座。轰半日，始闻獠声起，持利刃毒矢者，腾跃皆至。粤兵亦以牛皮盾蔽，男獠分两翼旁裹，女獠各袖出竹鸟机，发火著盾，即烧毁无遗。盖其火焰，乃杂牛脂为之，故见革必然也。粤兵有焦烂及头额者。蚝见围急，自率交址随护卒三十人突出。遇噩，挟矛策马，径奔之。噩倚矛发矢，蚝连

接其三，暗投飞锤出，伤噩左足。噩大呼曰：“汉将诚勇，无如此之技，得非斛斯侯以羽林郎，率神策军来，其巧力传之上方者欤？”蚝曰：“贵侯岂与汝穷苗角斗，吾为屈都督，统粤兵来，听贵侯调遣耳。”噩谓女猱曰：“须奋勇擒此汉菩萨。”女猱呼口：“呵呵！”负盾于背，为球之圆转。交址三十人以斧钺乱斫，球忽不见。蚝已入伏中，为女猱所执，三十人出死力救，而男猱杂沓攻之，皆被缚。噩大捷，扬鞭返其营。擲揄刚上人曰：“吾无术者，亦生缚汉将一人，卒数十归矣。上人不去他所，何其恋恋耶？”刚答曰：“我去，王卒为汉掳，顾尝充食客于王门。不忍见其败，且死耳。王乃以恋栈豆之弩马相例，是无知人之哲也。”噩令女猱以慢语辱之。刚大怒，指屈蚝及三十人所缚索，索俱断。蚝骂曰：“不幸为囚，则合死国，何用汝妖僧作法哉？”噩亦笑曰：“屈都督来，吾自以礼释，亦何与方外事，贪嗔若此，有愧于上人之称名。”刚知噩不用，举手便出一纸鸢，跨而起。女猱以竹鸟机击之，堕地，刚泣曰：“遭若辈一击，有翼不能飞矣。乞王帐外一草庐，养痾数月，不敢于兵事谗言也。”噩曰：“亦觉可怜，幸无复相见。”遂扶去之。

噩请蚝就宾位，蚝曰：“汝以不杀为仁，吾以求死为义，国之统军被执，无幸生理。”引佩剑呼曰：“屈蚝今日不敢负甘使君也。”即自杀，噩救之已无及矣。三十人各拔刀自刎。噩为之号哭曰：“呜呼，此汉之真将军，死亦足以慑吾侪矣。”以礼葬蚝，三十人共埋一大冢。题其华表柱云：

毅魄如生，足以夺苗人之气。

佳城宛在，曾无杀汉将之心。

斛斯侯闻报，垂泪曰：“屈都督不肯贪生，吾大臣先当愧

死。”仍遣记室张弓弨，为文以祭之，其词曰：

维年月日，祭辰。总统各路军务柔远侯斛斯贵，谨以牲牢酒醴之仪，致祭于海南大都督屈公之灵曰：呜呼？君命如山，臣勋如水，古今几人，能得一死？维公降神，真宰览揆，世为公族，在楚熊氏，鹑火之精，灿于交址，扶桑铜柱，式我南纪，载献舳舻。臣颢有泚，国恩逮臣，与海无浹，阃外机宜，无劳天子，立鳌诛鲸，氛靖海市。粤旅万人，非公孰以。我来乞师，殊不得已，暴骨裹尸，惟君所使。大星欲陨，公乃至止。逆命红苗，牂牁再徙。谓公声灵，宜翦灭此。公有智谋，不惭樗里。公之善战，无忝臙起，水陆扬威，截蛟殪凶。终流一锤，先接三矢，苗既悚惶，爰呼其妓，合围蜂蛰，其数倍雇，繄我公归，命之衰矣。红苗致词，误辱君尔，公乃长啸，嗟哉犬豕。予为汉臣，无苟全理，公心中悲，公发上指。属镂不利，公砺其齿，三十交人，哭声盈耳。相从地下，如叶扶蕊，箕尾骑公，虹霓青紫。朝廷柱础，遂不崩圯，我奠椒浆，为公志喜。千秋万岁，彪炳青史，呜呼哀哉，尚飨！

祭毕军中尽哀，侯遣告甘君以屈蚝死节事。甘君曰：“屈都督既亡，噩苗炽矣。吾不可不往。”率百人趋牂牁江。天方昼，忽冥晦，非烟非雾，遍翬大旗。有顷，前崩劣，虽蜡屐不能上。甘君问土人曰：“峻岭连霄，吾师焉济？”土人对曰：“此间向无此山，想近日飞来者耶。”甘君循岭下，得一庵，是施茶葬惠行客者。有老人髻发髯髻，卧于庵侧。问姓名，老人以手画地，作俞亚禾三字，问吾兵何以过岭，则画一难字。甘君曰：“此妖也？”叱左右斩之。老人张喙作霹雳响，庵已不见，前山变为大溪。溪

中有人语曰：“甘鼎大迷，将葬污泥。”甘君憬然，谓群卒曰：“本无此山，讵有此溪，以为山溪。吾乃惑于妖矣。”策马入溪中，仍是平地，百人喜，服甘君之神明。幻境既穷，复见天宇。将近噩营，闻男女猓欢笑声，甘君怒曰：“彼以屈都督战歿，而相与为贺也。其何以堪之？”挥兵径捣红苗寨。噩青气闻甘君自至，大惊惧，呼男女猓曰：“吾左足为屈都督所创，不可以战，奈何？”男猓曰：“我等获甘菩萨，胜于获屈菩萨十倍矣！大王毋徒夸女猓之能。”噩曰：“是未易言也，甘菩萨可获，吾不至丧其子女，别据蛮陬矣。但尔等不为变化伎俩，或可以得志，如妄逞其术，彼中若乐王子龙木兰，孰不能擒斩尔等乎。”男女猓皆如戒，以千人出斗。甘君臂两枪接战，来敌者数十人皆死。女猓悉脱其桶裙，四散奔走。男猓被甘君左右射倒，生擒三十人。甘君所隶百人，无一折损者。噩知兵败，乘险处发矢，中甘君之马。甘君方坠，超乘别骑，还归大营。斛斯侯迎于帐前，执手相慰，戮男猓三十人，以其头祭交址三十人之魂。侯叹息曰：“屈都督以二千人而亡，君以百人而胜，为简之师足用矣。岂在多乎？”甘君曰：“猓鬼若肆行其幻，鼎之能，无以过于屈君也，不为所算者幸耳。”

是日，张许亦来斛斯营相谢曰：“我侯自统兵来援，两人者愿不及此，屈师虽败，甘君复之，国家之福，而师武臣用命也。今营中忽来一僧，掣玛师之镜以去，斫师及天女，追十日矣。而未返，敢以告甘君。”侯大戚曰：“三道术人不归，吾师勿克矣。”甘君曰：“不然，镜也者，即鼎与侯，及两大都督报国之心也。心定而后镜存，镜之云亡，心安在耶。鼎愿往观焉，亦与镜为存亡而已。”匹马径还张许帐中。一道士迎曰：“使君归乎？喇哑喻

以铁丸不能害，化为山溪，又被使君识透，彼无能为矣。吾以玛知古酈仲离点石道人追镜不还，来与使君觅镜也。”甘君视此道士，若欲窃刘老师之面目者，而意气恶劣，毕竟优孟不同于孙叔，虎贲实异于中郎。乃大喝曰：“若非刘老师也，安得相假？”道士失色曰：“谓吾非刘元海，又是何人？”甘君曰：“果为老师，以头来，容一剑劈。”盖难之之词也。道士忻然引颈曰：“吾头是铜者，未必即受汝剑耳？”甘君拔剑斫之，则如匏之物，如土委地，其躯尚植立焉。甘君颇觉手刃过当，谓道士以头为戏耶，悲夫。头在地下答曰：“使君自戏耳，吾头仍不受剑也。”跃起丈余，而下合于颈。甘君大骇。道士笑且骂曰：“老师当前，辄不相信，又从而杀之。甘鼎有人心者，不能杀人，行将自杀矣。”甘君曰：“我国之将帅，当死于典常，不当死于妖妄，汝自杀我可也。”道士嗟呀曰：“甘鼎自是忠义，但能以事刘元海之道事我，呼之曰老师，即为汝灭红苗耳，何忍加戮？”甘君曰：“生平未尝妄拜一师，且师汝之邪智秘巧，头自断续，恶为强梁，国家无贵乎刑诛。明哲不珍其身命，求为弟子，不亦颠乎？”道士曰：“汝不师吾，吾亦无颜为汝师。”

弟临去不可无以持赠，出玉塔一座置地。道士小其身化为蜚蠊虫。从塔顶入。甘君以剑斫塔，人与剑并为塔所包，四面皆城垣，不识何门可出。闻墙外语曰：“尔喇妖，置吾使君何处？”一人答曰：“彼自在张许营中击剑，走入烦恼城墙内耳。我何尝篡彼乎？”甘君察墙外语声，有若犵儿，大呼曰：“吾祇隔一堵，小冠军使何不手援？”闻墙外答曰：“使君速屏息伏地。”甘君从之，恍若炮声满山，大水涌至，城即崩颓。甘君转从水际出，见犵儿立帐前。甘君以所见道士之事告，犵儿曰：“吾在盘

江桥渡口营中，矩儿兄以书来，云其妇璜儿，知使君有喇哑喻之厄。吾奔斛斯侯大营，而使君已至此。喇妖之头，非真头也，即纛旗之形。喇妖之塔，非真塔也，即矛上之刃。吾自得老师口中手，伸五指作巨炮击之，以纯阴破杂阴，火尽水生而走此妖也。”甘君曰：“玛师之镜，何人所掣耶？”犷儿曰：“即喇妖也。”甘君曰：“吾将攻噩苗，先遇庵前老人，自称之名三字，与喇妖颠倒，亦其人欤？”犷儿曰：“皆是也，彼之分身，一为梦中饵铁丸，一为老人变川溪，一为道士幻头塔。其本身掣玛师镜去，将诱三人追镜，而复斩臂之仇耳。使君盍还江桥渡口，吾自协助三人。”甘君赞美曰：“小冠军使，智周群物，力载一天，真能与李真人媲美矣。”犷儿曰：“吾安敢比吾师，譬诸孟氏之论，吾方底于大，吾师则圣也。刘老师则神也，敢相等伦哉。”遂辞去。

甘君乃请张许还其帐，而自归本营。针师曰：“吾乃知化工之于人也，不可思议。屈蚝遇敌，替斛斯之亡，使君入围，受张许之困。凡事之不能为假借者，皆非妙道矣！”甘君曰：“四人追镜，可得获否？”针师曰：“镜即归来，惟天女难觅。”未几，玛知古至云：“五曰而及于衡岳，一童子负镜行。斫师叱之，童子化为狗，弃镜而逃。天女拾镜授予，一丐者呼曰：‘莫欺吾儿！’以乞食瓦盆投斫师，伤其额，天女咒白练裙下。丐者被缚。又一老妪号而至，含血喷丐者面，即遁去。斫师出一斧劈老妪，变两山石焉。归途遇行道者三人，与予及斫师天女各相似，予引镜照，似予者乃一老猿，其两人，俱不能辨何伪物。予敲镜背咒猿，彼亦持其伪镜将敲矣。而予咒急，猿飘去无踪，见两斫师，两天女，或坐谈，或起斗，无不悉敌。因复迷七日，适乐王子亦

变两身入斗，擒其伪天女，而伪砭师始入地走云。还至青苗故寨，天女谓予曰：‘鲜椰子尝被我诛，其土兽之族，欲甘心也久矣。近又为喇妖指使，我当独斗之。’砭师与乐王子，亦劝天女曰：‘理合相助，数则无之，盘根错节，乃别利器，愿天女勉之也。’故天女自去，予三人两献俘，一归璧耳。”

语毕，先示其镜，甘君曰：“吾之不明，镜无存而令吾师跋涉，伪天女若至，会讯其妖。”针师曰：“即喇哑喻耳，乐王子缚之，而不能诛之，使君可阳与周旋以俟其颺去。苟行鞭撻，祸及军旅也。”甘君是其言。砭师果同犷儿牵一人至，军中皆作诧声。乐般呼犷儿：“何得系木兰？有功者尽解体矣。”甘君曰：“乐王何其腐也，真天女定不如是！”化醇亦引二姬观之，暗摇其手曰：“古云黎邱奇鬼，诎不信欤。”鬘儿曰：“不类而类者，出海之精光；类而不类者，朝天之器宇。”季孙蠋生亦笑。甘君亲释伪天女之缚曰：“喇师毁形，遣乐王子相邀至帐，何相犯也。岂谓喇师不能飞腾去耶。”伪天女大喜，乃言曰：“甘君真知我者，以我为俘，且飞去之；以我为客，不得不留也。”甘君命设醴，犷儿曰：“昔在噩苗帐中，喇师以铜管吸诸生熟之味，宜多备其物，犹恐食不饱耳。”伪天女笑曰：“乐王子饶舌，吾本来面目。何尝非老饕，今饰酈仲离之相，鲛绡掩面，宜与饮酒赋诗，当他日公宴则可矣。”甘君曰：“善。”遂呼庆喜鬘儿，与伪天女见。入座，各赋一句，饮一卮。伪天女曰：“此事当让仲离先也。”联句书名云：

环珮人何处，弓弣某在斯，学仙羞束缚，（仲离）与客斗恢奇。迹诡随鸦凤，（喜）心诚搏兔狮。遣侦相问讯，（鼎）加縶自扶持。咒诅防为幻，（世治）牢笼示不疑。主歌将进酒，

(蛭)朋愧未工辞。谬赋从军木，(季孙)因宗注水酈，容光留玉镜，(化醇)神采动金支。旧业麒麟著，(砭)新声鸚鵡知。依稀家海宇，(针)仿佛化天池。吐纳今良将，(知古)陶熔彼淑姬。传芬真有骨，(般)绣像岂无丝。山鬼劳提耳，(鬢儿)门徒问画眉，维驹怜汗血，(仲离)刻鹄病凝脂。独去曾搔首，(喜)重来又解颐，笋虽藏雉子，(鼎)瓮已获蛇豨。柳叶看频蹙，(世治)莲花拱大慈。矜生阶下虏，(蛭)骇绝帐中儿。雾鬢纵横扫，(季孙)云裳左右垂，朦胧呼月姊，(化醇)荡漾见风姨。笑我同逃墨，(砭)嗔君异守雌。宁愁逢女魅，(针)聊喜谒吾师。赌战尝投帻，(知古)论功竟裹尸。变能如虎豹，(般)腾欲借蛟螭。易地群灵护，(鬢儿)分形一气施。共谁夸狡狴，(仲离)只我试推移。(喜)

是夕，伪天女欢甚，携针砭二师之手曰：“当时两君，半化为鳞介，今则吾一身，尽化为龙矣。足相偿否？”犷儿曰：“龙可为也，女不可言也。”众皆笑。乐般以目视而暗责之。庆喜曰：“果是天女，吾方与狎。若为喇国师也，噩王宫中夜半相晤时，惟恐失吾于阳台之下，初不图今日得以男女杂坐，觴咏言欢矣。人生会合，何可预期？”伪天女不能笑，亦不能怒。但曰：“在甘君筵上，能使人之意也消矣。返思昔者龙性未驯，因而丧其鬼臂，其错可胜铁铸哉。”玛知古曰：“知古所不知者，童子而狗耶？丐者及老姬耶？老猿及伪砭师耶？其名至繁，其数至赜，将以一为神，而神难穷，以两为化，而化不易达，愿以示之。”伪天女曰：“凡积妄之功用，在神化之表，吾之为僧掣镜，妄之盛，吾之为老人、为山为溪，妄之衰，为童子与狗，妄之塞；为丐及姬、为猿及砭师，妄之通；为今天女身，则贯乎妄之始终，其行

其止。我自不能知之，何怪乎玛师之不知也！”明化醇谓鬘儿曰：“亡女是之谓妄，故吾不欲弃妇人。”乐般曰：“一兄之为三尸神害，不自以为无妄欤？”针砭二师曰：“金石无故而思点化之，千古妄之宗门也。喇师说法，正如天女散花，无花之非法矣。”蠋生语季孙曰：“仆钻研大《易》，乖三十年，今而知诚固复，妄亦无不复也。”鬘儿曰：“自吾观之，吾师不归为妄；今喇师代之归，为妄之复耳。”伪天女抚掌曰：“兹之讲《易》，比智镠弟子之谈禅也何如？”化醇夫妇皆曰：“刚上人之多欲，诚不足以及其师。”众又笑，甘君曰：“奉教之深者，殆无如仆，铁丸之炼心。玉塔之炼形，彼无识者，鲜不视为寇仇，又乌知式饮式食，为好我嘉宾也。”庆喜呼犷儿曰：“使君方乐，儿其进一卮于喇国师。”甘君曰：“我小冠军使，固乐王子也；而若安得子之。”般曰：“在青气帐中，曾有阿母之目，修罗少主，疆王夫人，不亦尊乎？”伪天女曰：“此乐王父子，献媚于宫闱，间我域外人也，我敢怨耶！”于是犷儿酌酒曰：“以阿母之命，为使君致庆，为喇师压惊。”伪天女一饮而尽，亦遍酌诸坐客曰：“龙木兰不在，吾代之行酒。”众大笑，兴尽而散。

悟彻真元孰可当，每因精进却旁皇。

千年无事令威鹤，竟夕有言公路羊。

道是神斤随鬼斧，境如阵马遇风樯。

自来裂破三生石，不踏人间假借场。

秦淮酒人诮曰：

丁于行为火，于仪为阴，于图在二，于卦共离，故属之男子，其重于民数也。曰成丁不成丁，纪于兵册也。曰壮

丁老丁余丁，吾之叹美于丁也久矣。敢自托于眼中不拔，而云此之不识哉！惟债帅以丁众为累，而阍奴难产一丁，故史氏有添丁之文。盖缝通幽险，有如五丁之开山，穷于神也。莚继微茫，不虞六丁之下取，密于理也。

添非赘说，化其本无，因乎固有，如刺绣之线，军中之灶斯可矣。画蛇之足，岂谓是欤！

笊帚所以持半偈者，高僧于衣钵之外，或以此传焉。道之渐被者为衣，坚凝者为钵，而包一切扫一切，使之常凝于内以被于外，非帚不为功。

有不敝之帚乎？曰执柯伐柯，是谓求道；因帚得帚，是谓明道；帚在山中，不在室内，随时损益，敝亦不敝矣。云山中敝帚，以警枯禅之不能取材，坐听其坏耳。山中帚所自出，其敝也，半偈之持安在哉！

帚添丁，其事即无，其理自有。何则？丁为火之毗于阴者，帚之体附乎木，既以苍筤而生丁之火，帚之用行乎地，又以牝马而感丁火之阴。如曰木萎其枝则无火，而婴儿之啼竹中何为乎？如曰帚叶干竹则无阴，而如愿之入粪草何为乎？

吾益叹美于添丁之敝帚曰，其事在物为怪，在书为奇，自有此丁，而前有千古，后有万年，茫然者为之神王。

地下新船载甲

乘风去也，须寻太乙之船；入地求之，不殉仲任之穴。

捩柁于须弥山下，始可通天；戢干自星宿海中，无非报国。

明日，矩儿夫妇还帐，告甘君曰：“獠蛮虽众而无纪律，儿辈破之，不啻摧枯拉朽耳。闻木兰困于乌蛮江土兽之窟，儿妇将往救，特归禀命。”甘君曰：“土兽亦喇师所使，今喇师在营中，吾当夤缘彼，俾为天女解铃。”化醇来曰：“真天女几时归来，假木兰一夜遁去。且喜员少夫人从小军使还，而不与昨日之诗会。如其与之，视夫酉阳营中八人之联七言，前后较风韵，又未知孰胜矣。”甘君曰：“喇哑喻想仍往乌蛮江导土兽，敌天女也。儿与妇速援之。”

矩儿偕璜儿去，途中语璜儿云：“救阿姊，顾可迟迟行耶！”以剩锦铺地，夫妇乘之。见木兰坐穴中，如木偶而不言。夫妇下穴中齐呼曰：“姊安禅耶？”木兰亦不答。就视之，真土偶也。璜儿引针刺其两腕，土破而白水出，矩儿曰：“汝之针，殊不著痛痒，不如我引椎碎其首。”璜儿曰：“姊纯木之精，反为土掩。针则及木之脉，椎特伤土之皮耳。”白水出尽，木兰始呻吟起曰：“矩儿弟以妹来援乎，姊殆尽矣！”璜儿扶持曰：“姊何为其困也？”木兰曰：“我来战士兽，已败其三十三，鲜椰子之魂，以一化五，吐黄尘万斛，糝我之发，迷我之胸，遂无力奋飞，块然

其形，有若死土。今其魂伏土中，弟与妇掘得五丹雉焚之，则此魂散也。喇哑喻来斗，吾三人何足馁哉。”矩儿以椎凿地，闻啾啾声，五雉飞出，径扑矩儿。烟焰蔽目，椎不能施。璜儿出红丝十丈抛烟际，五雉皆被执，吐丹穴火灼之即死。一长物如常山率然，而首尾混混不可识，绕匝木兰三人。璜儿令矩儿立其肩，木兰又上之，引丝成巨绠，相与贯串，呼木兰曰：“姊其挺身上举，吾与郎君继长增高也。”三人层累联至，寻丈，竟冲霄去。长物自脱其围，丝倏化为巨蜥蜴下跳，嚼长物，截之得数十节，皆如断虹之横飞。闻有人语曰：“以竖破横，月窟中第一义也，吾安能胜彼耶！”三人下地，木兰曰：“妹之妙理超然，不落空幻，宜乎喇妖之叹服也。”遂俱还。

木兰以璜儿之术告甘君，玛知古问于砭针二师曰：“长物何形色也？”答曰：“造化小儿，先天而生，是有无极之脐带。横之可以束八埏，藏于混沌之窍，厥名地络，喇妖窃之，如伯鲧之盗息壤矣。”犷儿曰：“嫂之竖义，丝联神贯，上彻元宰，下穷谷神，非胸有成竹，枝节而为之者也。丝之为言思，是能穿穴事事物物，一以贯之者耶？”化醇抚掌曰：“然乎？其不然乎？”甘君命蠋生筮噩蔡两苗，先从何处下手，得《颐之初九》，曰“舍尔灵龟”，蠋生曰：“蔡小武，即灵龟也；似宜舍蔡而取噩耳。”又筮刘老师曾否解庄跻鬼兵之围，得《涣之六四》，曰：“涣有邱，匪夷所思”。乐般曰：“老师为元海，虽邱陵不足为其涣散焉？鬼兵本西南夷，则老师已出其不意而走败之也。”璜儿进曰：“智繆当灭，儿夫妇自斗之。”木兰曰：“此行也，乃不可无我。”

甘君许之，三人自去牂牁江噩苗寨中，索刚上人战。噩知矩儿之勇，木兰之神，惊怖不可为也。问前卧病之刚和尚，能相

见否？左右奔告于刚。不逾时，刚扶筇而至。噩曰：“上人之神通，寨中所知也。吾以言语小龃龉，致上人养痾草庐，吾之昏愚，亦何足较。诚见汉将无知，因人之困而伐之，恃己之能而逞之，将甘心于上人也？吾安得无恨耶？”刚投筇而起曰：“始固以大王不弃衲耳，于今益信，衲忘其病矣，且遂其怀矣。”呼男猱善变化者三十六人，随之出战。刚出詈曰：“何物酈仲离，不亡于五雉，就寂于一僧。僧之禅柄，为尔所戕，僧之法躯，待尔而复。尔能代女弟子之役，僧固将擒尔以当谢娘也。”木兰怒，放盒中雀啄刚头脑，刚喝男猱曰：

不变不变，我佛舍利空中现。亦变亦变，猱猱飞上通明殿。

三十六人，各以其能，变为象、为牛、为羊、为狐狸、为刺猬、为马绊，围木兰于其中。矩儿横两椎，八面攻击，刚出一物如敌，嚼矩儿，无如铜铁之质，木虎不能损也。椎中刚腹，立倒地。矩儿将再击之，木兰在围中呼曰：“弟勿前，刚和尚多诈耳！”矩儿不及抽身，刚腹中长两巨爪，锋棱毕露，擎矩儿之身。此时虽万人敌、百夫防，不足以脱其拘挛矣。璜儿自其带间解一玉佩，内方外圆，裹两爪及刚腹。矩儿自出，视刚之腹，乃败鼓也。爪为二槌。然刚为佩所制，如绳之在钱孔中，不腐烂，不能出也。木兰出红色玻璃管幌之，长五尺，中洒木屑，著牛羊狐狸，则皮肉皆溃败以死。惟象不受创，乃糝屑于其鼻，亦伏地不能起焉。刺猬毛自裂，马绊促缩，化为涎，男猱尽诛。璜儿就地取佩，觉重不易举，内方之孔已塞，疑刚被摄矣。忽有小人数十如海鸟所吞者，拍手而歌曰：

白非白，黑非黑，赤非赤。大道之宗，真元所积。吾师之鏐，破汝玉石。

歌毕，群小人凝合为一刚上人。璜儿视其佩，已变土色。触手即碎云。矩儿呼曰：“刚和尚不死，吾不得生！”飞上其肩。刚负之以登天。天际来一道士，乃刘老师也，指刚而咒曰：

咄尔何物，敢为星官贼？不许青天登，要令黄壤灭。尔不知，我不说，上下四旁归太极。

出一孟覆刚，化黑气缕缕不绝将尽矣。一人自孟内跳舞而出，为喇哑喻，笑曰：“刘元海，且勿狂逞也。吾犹未死，而忍见其弟子先亡乎？”睁鬼眼视矩儿，即昏盹。璜儿詈曰：“鬼臂已断，人心将亡，汝目诚凶，我神则吉。”即呼天神，出三指为金蟆，食喇哑喻且尽，忽闻蟆腹中有女子吟曰：

月中之人吾识尔，入日即生入月死。

人人有月尔不知，恩仇环转随须弥。

其蟆自跳跃，腹裂而死。璜儿大惊，刘老师呼木兰矩儿夫妇：“亟登剩锦去，吾自敌喇妖。”三人从之遁归。刘呼喇曰：“噫嘻！青气之无成，智镳之欲化，子所知也。何乃刻划幽态，唏嘘秘精。汨乎沕穆之天，纷若矫诬之气。为仙佛之羞，以狗为虎画；当彝伦之戮；如蚁乱牛声。惜其绀发将灰，青瞳欲木，数尽栖于魔界，程长赴乎鬼泉。恐辟支果遂少传宗，忉利天曾无绝业也。”喇合掌答曰：“吾主元会之玷，理恒沙之文。噩虽小草，为无灾无害之根荃；镳即余明，乃至大至刚之光景。穷蛮无君长，而助噩以存其真；俗衲无子孙，而假镳以树其表。岂徒佛图之依石，罗什之附姚，赢得时名，宏于梵教，是为兢兢已哉。若子舍其北幽，行乎南纪，道履所迹，蜮弧之乡，神枢所关，螳斧之用，其于太清何有，直以中满而亏。以至有徒若林，臧侏儒为之最；谒师于幕，柳盗跖即其流。夺星辰归次之权，将见恶于司

命；残释子守株之理，徒兴悲于寺人。尚欲恃其已灭之亡王，骄我方兴之教主。试言大小乘，以究正余方，子当出吾之胯，吾可服子之膺矣。”刘自执喇手，旁引曲喻，诱之来归，曰：“凡有智慧，我与尔权之；凡有神通，吾与尔研之。”喇颇心折，遂相将坐磐石，纵横跌宕，各畅其尊闻。

一紫髯叟从远山下，迤邐来前，两人揖与坐，问叟姓名，答曰：“野人，爱为长短谣。”请赋其所自：

仙人苦日长，青鬓忽焉苍。

问仙何亦老，听其词转伤。

循蜚疏乞以前罔甲子，其间众庶既生即不死。

后来帝王寿以百十期，一人两世合寿乃有彭酆与李耳。

蜉蝣大笑人如菌，即菌亦似非常人。

亭亭盖影不扶直，视尔依人作计惟有长太息。

我年十五余，初学剑与书。

书剑不足以助赤伏符，弃之海上卜居傍鸛鹄。

桐庐老子一朝出尘世，二十八人功名敝屣弃。

吾家女嬃古徽音，瑟友空随铜马帝。

只今黄屋为墟黄土焦，劝君不须泪渍鲛人绡。

但合学仙不成便埋我，胜于百年过眼飞石火。

学仙本无名，知其说者阴长生。

盍酌长生以彼三岁酒，招要八埏酒人来试谈天口。

歌毕，刘老师曰：“尝闻阴皇后之弟长生，入山求道，乃美少年。今何为而美髯，且紫色也？”叟笑曰：“以二君有蜗角之争，第为妩媚本色以谐之，犹恐少长于君而被君轻，其言不足重也。故为须髯如戟之状，将效仲连之排解耳。”喇哑喻曰：“我

輩苦无让法，岂有争法？”叟曰：“唐虞以让，不至于争。汤武之争，何惭于让。后此亦只计争耳。为让之说者，非迫于时势，则伪而已。但争而无法，其弊也禁。”刘曰：“吾犹恐排解之事越多，而争端迭起矣。汉唐以来，厥有党祸，未必不由于曲为调停之人，未得其当。若不调停而各持一是，俗称三教，究何所妨。斯鲁先生之排解，亦有善有不善也。”叟曰：“夫吾将排披猖之难，解齟齬之纷，二君皆获至道，各立厓岸。于一二妙谛，俱有所发明。而碧落黄泉之际，所见皆机事机心；南箕北斗之间，相遭尽客形客感。悲夫帝释之气，震荡天宫；共工之头，摧颓山石。双林咄咄，雷雨满乎四天；十笏断断，穰饥生乎中土。奉身而戴天笠，置足而牵地维。人龙之呼吸通灵，卉犬之招邀以族。然则执干戚而舞，其伤实多；责蛟螭之词，相报无已。君其能靖者欤？仆亦何嗟及矣！”于是刘殊养养，唼若茫茫，合词曰：“亦欲有云，不知所匿，请从此分携耳。”叟大喜，出瓦壶斟白酒自饮，并酌二君以土樽二器，曰：“此冰天小槽酿也。”刘咽一樽即醉。唼连饮四五樽，酒空不醉。叟惊曰：“醉者自然，否则图反矣！”唼果掷瓦壶于空，其身遂不见。叟呼之。壶中语曰：“阴长生将囚我于壶矣，我故去之。”叟谓刘曰：“惜哉唼君，历劫将尽，而自铤于顽，睫蔽秋毫，不归于极。他日冶铸之功，非汝师不能为矣。”即藏其土樽而去。

刘还甘君营，幕中人俱庆老师复从天上至。木兰问曰：“唼与刚其灭乎？”刘曰：“未也，彼师弟之道，一成不变，亦未易云亡。盖不容并立者，理之直；相与存亡者，气之横。其徒不能速化，亦犹之吾党不能遽神也。道德之致，殊穷而同尽焉。”甘君问曰：“老师迎击庄跻鬼兵之事，可得闻乎？”刘曰：“跻与故竹

王，争鬼方旧壤。陈兵夜郎东境，故智繆得而说之。及吾至，故竹王师来谒，授以竹竿破舸之术，趺之戈船，只桨片帆无存者，所谓因利乘便耳。”甘君曰：“闻此师徒，教蔡小武遁甲，纵掠盘江，正弟子鼎欲讨之贼，乃辄向老师求助耶！”刘曰：“吾何尝不知，以竹王之师，走死庄趺，可得而言，以其师之徒，卖生小武，不可得而测也。”砭针二师曰：“善奕者用死棋，善医者用反药。其是之谓欤？”甘君方问刘老师以破红苗之策，忽朝廷使者至，宣诏书云：

黔抚区星，奏苗中事：悉尔甘鼎，集将帅之长以敌王忼，兼神仙之力而靖妖氛。才高二士，而不嫉其功；誉接三明，而靡矜于众。有臣如是，谁与易之。昔道路所传，若为师贞之累；台垣之议，殊以战胜而苛。今者素心夙纯，涅之益白；刚气常奋，挫得其柔。朕方定讞谟，载基宥密，而柔远侯贵，捷书踵至。荐牍薪来，喜不欲言，爱而思觐。自此南方军旅，责尔有成，若宵衣而忘曳其裾，旰食而忽亡其箸，朕何患焉！仍复尔鼎前职，节制三路，斧钺征讨如其官，贵可视师东瓯。剋日易旗纛，均宜勤能，以荷宠锡。

于是刘老师起为甘君贺。群幕士随之。木兰进曰：“斛斯侯将有事于闽，我当往助之。”未几，斛斯贵至，以总帅印纳还甘君。甘曰：“天女酈仲离，愿与侯缚水底之灵，收域中之孽，风云在握，阖辟因心，其旅邀于帝廷，厥功溯自星渚矣。”贵曰：“果尔相援，讫乎有济，虽瘴江救死，恩未云酬；而烟海宣劳，国将致庆。惟有鼓吹而荣勋伐，馨香以祝天人，自问何修，相期不朽而已。”即向木兰拜，并请行期。木兰曰：“侯当先发，仲离且与诸征人作数日别也。”贵又谢刘老师曰：“返魂自天，致命何

地？愿闻休咎之征，吉凶之动。”刘曰：“但寻梅花庄子，摘取半个葫芦，征曰休也。动生吉也，贵不获了了。”针砭二师及玛知古，争为侯庆。甘君亦贺曰：“老师概括之言，随数皆验，鼎在此间，侧耳好音矣。”侯复请曰：“桑从事为闽诸生，海上形势，晰如指上纹，探若壁中影，乞同阃事，集肤功何如？”甘君曰：“以天下之才，衡四征之用，侯能广众益，鼎敢蔽一贤哉。”蠋生亦慨然自任，如遇甘君之初，遂携其揣摩书数卷，揲蓍草五十茎，剋日辞甘君，与斛斯侯往。司马季孙、明化醇咸与涕别。邬郁报李节使至。甘君迎出。李曰：“适使命到营，仆调八闽督，将赴之。”甘君曰：“诏书谓鼎复总帅任，不知阁下移节也。”李出诏书示之云：

尔臣舜佐，世笃忠贞。受予眷顾，旆常纪绩，非止一端。兹鸡笼城不靖，海上之烈，则有斛斯贵，奋其英勇，以灭番人。其糗粮舟楫，虽有余述祖运筹，顾泉州门户，及水陆诸路武臣，不可无人焉总理之，为全闽静镇也。年月日，付枢密院，由驿驰寄。

甘君曰：“阁下始由世臣弓冶，授横海将军，继以雄镇节旄，作太平宰相。屡伤乘翅，终得出头。行天讨于河湟，悚民岩于江汉。徒以李赞皇品水，赵学究多金，为圣主所疑，谗人置喙，然大范老子。岂真元昊能欺，汉飞将军，毕竟匈奴畏服，此行也。常则为太传之奕，诸将不惊，变则为临淮之刀。大臣无辱，鼎不敢情牵别袂，固将望切归旌耳。”李再拜曰：“仆战阵无勇，阃外羞言。今则襄斛斯侯翦灭之功，协东海君抚绥之烈，以报君恩于请室，归羈骨于山邱，是所祷也。”甘君见其词意凄惻，亦苦语酬之，既送李节使，问刘老师曰：“李君有惨色，何

也？”刘曰：“必不返矣。”甘君曰：“死王事乎？”刘曰：“此老虽百千兵刃，无以加其颈而损其肢，往往施刑不及，论赏继之，盖其性为金，而火不能铄，其形为火，而水不能浇，其前修乃奎宿主武库者也。命危于狼荒之国，已过十年，意尽于鹿耳之门，将奄一夕，或如荀偃之生疡，范增之发背，人思大树，星坼中台耳。”甘君自与针砭二师，商破噩苗之策，沙明进帐曰：“滇兵来援，为獬豸所攻，蔡小武自引漓老，沫老，网山人，纲山人，列阵盘江南北。杜承瓘慕炜遣飞骑告急，将奈何？”甘君命矩儿与璜儿先行，诸将分五路进，伏桥渡口三处，捣蚺苗大寨一处，截小武归路一处，砭师曰：“小武未易灭也，惟擒其被囚之假父，以牵制之。乃可以收噩青气。”甘君谓木兰曰：“天女将赴闽海，不忍无留别物也。”请执蚺吼，木兰笑曰：“取此老鹿，如牢中豕耳。敢或失诸，以鬘儿魔姪两女弟子往。”时矩儿夫妇，率亲兵二百人，径与小武战，獬豸分四阵以出，璜儿谓矩儿曰：“小武以竹王师之徒演遁甲，熔八门而为四，其道以休生伤杜。并入景死惊开，汝当其二门，吾当其二门，小武可破也。”于是矩儿横两椎入景死门，漓老沫老出敌。皆曰：“文星何为亦与尘世事？”矩儿答曰：“以父母之命，解国家之忧，安得不执干戈，御魑魅乎？”漓老沫老曰：“何乃刻划二老也？”奋勇斗，矩儿以天孙剩锦裹之，各遁去。

还视璜儿，方人惊开门，与网山人，纲山人力战，则已出其贯串之巨纆，缚二人矣。二人乃复其魑魅之形，走入四山，不可擒捉也。小武自引獬豸三百接战，矩儿弃两椎，飞弹丸数十枚，击走百人，璜儿出虹练二，缚二百人，皆不得遁。矩儿就视之皆牝鹿也。束之以献甘君，小武怒曰：“么麽小儿女，辄敢横行于

蔡王之前耶。”遂自演一阵，名曰独遁，乃神明于消纳之法者，又非漓老沫老网山人纲山人所传，其术不用一獬蛮，以死鹿皮为之。一皮藏三，三皮藏五，五皮藏七，七皮藏九，共演八十一之数。空花满目，实则一鹿皮悬于腰间耳。璜儿掷金蟆皮二，才小于掌，二生四，四生六，六生八，八生十，揭其藏而尽吞之，如郑人之发蕉鹿也。小武大惊，矩儿投以剩锦，小武复用引伸法。呼其鼻祖元绪者三，空际滉漾为大池，一龟游其中，吐珠沫于水，成无数小龟，锦不能裹小武之身，龟且欲没矩儿之顶，璜儿度不可胜，急以虹练缚其渠龟，小者悉走。矩儿笑曰：“是可以授医氏，并前所得鹿，为二仙胶矣？”其渠龟大言曰：“吾为元老，来援蔡氏云孙，君非豫且，何能钻我？”曳尾去之，小武亦单骑逃归，其伏桥渡口者，为张许两都督。针砭二师以术佐之，獬蛮之死者，相枕藉也。

木兰以轻骑百人，入蚺吼寨，蚺方脱于桎梏，与数蛮妇饮。歌曰：

此间兮何不乐，恣纵横兮谁束缚。美人兮蛮妆，酌醪醕兮夜未央。有胡琴兮勿弄，美人兮花心动。惜子妇之被诛兮，吾心将转兮轳轳。愍小子之列阵兮，殆全师兮没乎兵刃。吾守吾之老阳兮，与少阴而徜徉。

鬘儿魔姘谓木兰曰：“淫鹿无耻，为醇酒妇人之欢，吾师且无前，待两弟子之力擒之也。”二女突呼曰：“蚺吼死无日矣。”各出裙带磼蚺颈，蚺笑曰：“以尔之凹肉，夹我之凸肉，我自就系。不然，其能束手乎？”遂以头触二女，裙带已解，将斯奔焉。木兰以鹿衔草饵之，蚺复其形为白鹿，卧地不复起，女师弟缚之以归。甘君讶曰：“黄苗非白鹿也，得毋幻耶。”木兰曰：“闻之

乐王曰：‘黄苗之先，乃死鹿瘞白茅下，经岁复活，配于水精，是孕群鹿。’今蚬虽老不死，可遣使贡于上苑，全其天年。”甘君曰：“若令天子悦之，而系以铜牌，永为国寿，亦如凤麟之在郊薮。龟龙之在宫沼，天所钟灵，世之祥瑞矣。前归我牝鹿二百，一夕俱死，则又何欤。”木兰曰：“乐王又云，女鹿多天，男鹿多寿，博物君子之言，无勿验也。”甘君揖诸幕客，与木兰言别，木兰曰：“仲离远行，诸君以何为赠？”皆答曰：“匪词勿达，愿同其声。”于是司马季孙明化醇，联四言云：

天风吹襟，我客于迈。（季孙）

言念往谊，同人叹喟。（化醇）

德盛三无，功崇两戒。（季孙）

明能照烛，算若陈卦。（化醇）

每以雷霆，而惊聋聩。（季孙）

上酬明圣，旁讨灵怪。（化醇）

天荒日开，鬼病宵瘥。（季孙）

凤台匪登，麟阁宜画。（化醇）

宵矣长征，凄焉出话。（季孙）

所悲聚散，勿虑成败。（化醇）

会扫鲸鲵，如搔癣疥。（季孙）

自来神人，不尚狡狴。（化醇）

赤羽曛多，白波斩快。（季孙）

勋名既成，姓氏不挂。（化醇）

沙在恒河，星悬上界。（季孙）

期君努力，寝食蜂蛰。（化醇）

翼彼赞皇，金瓯勿坏。（季孙）

国家宣劳，我其下拜。（化醇）

木兰谢曰：“两参军奖励之词，所不敢当，亦惟矢勿援而已。”乐般曰：“吾父子岂无以颂天女也？”遂与犵儿联五字云：

自昔竖降旗，一朝见神女。（般）

谢娘忽已逝，明子亦为侶。（世治）

心香两活之，倡随得其所。（般）

竞病韵同拈，干喁欢共语。（世治）

老夫蛙在井，不识鸿飞渚。（般）

小子阅征诛，始得商出处。（世治）

何当圣凡间，不隔此心膂。（般）

兢兢若震来，轩轩独霞举。（世治）

时能恼愚戇，间或随尔汝。（般）

有气上通天，有才下整旅。（世治）

新旌指八闽，故垒辞三楚。（般）

相望以鸾鹤，所思寄毫楮。（世治）

矩儿夫妇，共擎一觥，酌木兰而歌诗曰：

泾阳小龙弃其首，（谓龙芝）我姊仓皇向西走。（是年入蜀）

纵横庸蜀羌髻间，（甚楚）出奇制胜无不有。

料敌乃有吾阿翁，与姊相于臂使手。

晋代终能重天女，汉家誓不戮功狗。

遂见惊才动鬼神，更无馀事让僚友。

小弟平生倚亲串，寡妻身世来星斗。

同为阿姊提挈人，石烂海枯心不朽。

一朝分携去闽海，牂牁江头折杨柳。

儿女情怀两两无，乾坤勋业时时有。

金翠光华出风云，百年试尽一樽酒。

不然兵戈满尘海，天关崔嵬孰与守。

木兰饮毕，诸人争欲以诗侑酒，木兰辞曰：“仲离于此时，诗既不能为和，酒亦未敢相酬，公等休矣！当与阿修罗爱主，及两小徒，作竟夕谈也。”于是诸人退舍。甘君自向刘老师，求破噩青气韬略。木兰入庆喜之房，呼鬘儿魔姪皆至，汕妮亦列坐焉。庆喜曰：“自为天女所降，拟常奉乎巾栉，何意帝臣之徙，悲别起之戈铤。他时能念故人，寄以扶桑之木，异地如逢居士，求其般若之船。”木兰曰：“主前身作佛，后果为仙，视仲离之头低上天，手沐今雨。时为介者之拜，终隔化人之裾，鱼鹿无端，夔蜃有迹者。未可同年而语，易地皆然矣。”鬘儿魔姪合词曰：“巾幗相随，师资未敢忘也；舡舨独去，客路能无感欤。请终侍绛帷，同游碧海，庶几怜而教之耳。”木兰曰：“吾诚不愿独翻罔两之波，自辨支祈之貌，二女弟双携珠珮，齐舞花枪，赞我大勋，施其高义。岂不愿焉？”汕妮曰：“某自随阿婆，盼捷书，贺还帅矣。”于是木兰辞庆喜妇姑出，率鬘儿魔姪，拜别刘老师及甘君、针砭二师。刘老师曰：“此行不恶，斛斯成大名，天女留遗像勉之。”二师曰：“闽盗为害诚剧，诸君收功不劳，嗣后斩木揭竿之魂，所在蜂起，更烦圣虑，驱策勋臣，裹尸之将军，以时致命而已。”甘君曰：“黔事有不了者，以待天女可乎？”木兰师徒唯而去。

行入江西界，见粮艘无数，运往闽中，乃是吴越楚蜀产米之区，所济军食，滕王阁下。戈船若林，则远近所调兵卒，及甲冑器械，豫章嗇夫，奔走喘急，官吏招呼唯恐不逮，而持戟门羽

檄武夫，接踵相促者，无停晷也。木兰就蜀船呼一粮官问曰：“汝何姓名？护储几十万石？”答曰：“某七门郡丞高岷，运六十万石，余四十万，责成九姓土官。”木兰曰：“廷制，二千石以上官，充总运使，何职不副事耶？”答曰：“先以戎州太守方君充此，因方笃闺房，重离别，大府纠其贻忧军食，戍青海边，某所治土司，急公自效，始以某统之，而分两进也。”又问楚船。其粮官江合汉，方与幕客陈三台，为叶子戏。木兰曰：“军国之事，若此其亟，乃不为唱筹而为点筹，何其暇也。”三台出对曰：“某佐江使君，输粮百二十万，需二十四大舫，今仓卒呼载，将及五十余舟，而篙师柁长。肝胆不齐，齿牙互抵，使君无策驭之。某告以羊昙赌墅之风，与叶公子游，一纵一横，稍愜于志，亦正如长年三老，白昼摊钱，不得已于高浪中矣。”吴越诸粮官，以次劳问，皆陈其涛怒风恶，乞灵阳侯之愍。木兰袖出一图，诡如龙楼，众象幽阒，嘘气叱之。化一为五，分授其首船，曰：“此物镇溪蠡，吾与诸部作马当湖神威，不亦可乎？”噙口作风声，诸粮艘一夕皆发。其甲兵尚无舟载，各省将士，向木兰吁呼曰：“兵待食，宜也；食待兵，可乎？女将军能役使风神，护储胥前进，而数万人之军装，数十营之火器，以及馀丁杂械，需船大小动以百计。叹此邦官吏，竟日空谈，连宵束手，如何如何？君徒济食而不惠兵，国家事终无所赖矣。”词毕，泣涕崩角。木兰顾两弟子曰：“诚不忍也，然吾又何能化数十百莲叶船。以载甲士乎？”鬘儿魔姘进言曰：“昔吾师诞降，由甲子城中央古井，则下穿溟滓，犹之上辟鸿濛，久矣自壤及泉，为游神息影之区也。试探渊源，以谋匡济，何如？”木兰忖曰：“吾忆刘老师云：‘入地下浮中海，是海包乎地矣。’向东海呼曰：‘父母其鉴予哉，破天龙之百

人安在哉。’”有顷，百人飞集云际，礼木兰曰：“天女役使部人，非将驾群战舰，载入闽官兵乎？”木兰曰：“既知之船杙何所？”百人答曰：“灭火真人，先三日，炼戈船五百，授黄字符十纸，命部人呈天女也。”木兰索符观之，纸黑色而符金画，凡符首皆戴云，此独戴土，真秘授矣。其第十符之后，粘一蜡封，中梵字十数行。木兰译之，乃灭火真人手书，并咒五百船真言也。书内云：

仲离近与吾弟子世治，得刘老师大浑薪传，中明蜜果，于以刑暴取凶，转艰难之运会；奋庸扬烈，弥破碎之纲维。君等若谓无成。人间恶乎底定，吾得道在前，生天居后，亦当告于千佛场，让出一头地矣。甘使君钓蔡弋噩，有兼吞之量，无两伐之谋，虽仙师道友，魔女神童。辅翊左右，未得遂志者；天抑其绝世之高标，人苛以非时之畀论。即进即退，弥可弥难，此用晦之交，非俟休之际。酒星有奕，奎耀将沉，然缚孙恩，惟仲离是倚；平张鲁，非世治无功。一在岛中，一由陇首，其才其地，帝所持衡尺也。吾所炼戈船，只用广南五铁栗木，一木造百船，遣公输般十二代裔孙觚为之。但烧一符，即可得五十船，须以三更人静，集兵甲百花洲上，禁火炮声，登舟随渡，将士不饮不食，无喜无惧，五昼夜达闽泉州，其烧符迎船咒云：颠漩，连漩，牵眼，缠箭。莩研，莩咽，莩魂现，壑魂变，水魂溅。噫嘘嘻，嘻嘘噫！千船千线，线缘千剑，千剑万线亿船便。至闽，兵甲过船渡海后，尚有送船咒，亦以静夜施行云：脰凑，肘凑，求留，收筇。挪走，挪候，岁挪逗，月挪遛，日挪就。古里鲁，鲁里古，九钩九口，口扣九手。九手百口一钩透。

木兰命鬘儿魔姁，传语各省将士，以今夕三更，来会百花洲，受利济策，其火炮诸器，重叠包裹，将士咸出誓曰：“所不听女将军号令者，愿馘之，无悔。”及三更，木兰如灭火真人教，烧一符，五十船出。十咒毕而五百船装载之兵将，俱入篷窗，挂帆席焉。鬘儿魔姁，各辖二百五十船，云际之百人自去。木兰自飞行至泉州，以待诸载。是时舟行地中，昼而见星，夜惟望月，可无饥渴矣。魔姁谓鬘儿曰：“凡人能赋海矣。未必能赋地中之海；能赋舟矣，未必能赋世外之舟。姊其特著不经，明征无妄不亦可乎。”鬘儿曰：“试为之。”即吟云：

腐儒努目辨方隅，对浑天仪不能量。郭璞木华赋江海，见其大者差神王。冥搜五色锤八垠。不律怒摹真宰状。鸡卵元黄未分际，岂无灵明契为匠。烟云见见随杳冥，蹄迹无无得幽畅。浑沌窍凿大空出，乾坤草亭奄四望。不定初非两戒山，无边亦异恒河浪。非仙非鬼非佛祖，剗木自作先天舫。恐是渡津筏夙缘，休疑贯月楂新椽。熊黑虎貔纳芥子，一笑长平同日葬。伏甲元从尺土中，乘风反出四天上。勸哉我土各鼓舞，大觉俄焉出海藏。

魔姁叹绝，自叩舷歌之，将士皆忻然曰：“此微妙音，殊不似人间棹歌也。”忽闻木兰崖上呼曰：“弟子来乎？”鬘儿魔姁齐答曰：“诺。”以五百船出地中，则已达泉州，李节使方与少司马余君，调兵食矣。木兰告以诸路兵船咸集，李节使指木兰谓余君曰：“此粤中天女也，微彼之力，兵神速不及此。”余君感谢木兰，命偕入帐中，适斛斯侯遣使征兵。木兰乃辞二公，以兵甲过船渡海也。

要将天地返清宁，绘得山川入锦屏。

巩固金瓯无有数，惊疑木铎竟无灵。
若非檣楫来空阔，未必烽烟息障亭。
寄与数君忧社稷，苍生不赖少微星。

蓄汀渔人诮曰：

丁既出而甲遂兴，天人治乱之几，间不容发，彼添丁而此载甲，有铜山东奔，洛钟西应之势。

甲行在木，万物之所自作，用则以金而御金，熔于火，沉于水，藏于土，圣神之制此以前用者，与五兵同其功而不同其过，利亦溥矣。

伏甲以害人，衷甲以卫己，载则人已俱无与也。而史氏危之，若曰积与山齐，犹恐地不能载。命彼新船，谓之载之。盖甲者，器也。船者，道也。道能载器，其义固微，载甲，仪也。新船，极也。极是生仪，其几尤闷。船与迷津之筏不同，气有纵横，则筏以渡；性有高下，则船以载。渡可无边，载不可无底。船旧，则檣倾楫摧，不徒病甲。且病被甲之人，必咸与维新，而大亦能载。

且新船之与敝帚，互相发明也。强弩之末，不能穿缟，敝之说，宜受之以革。初生之犊，其猛如虎，新之说，宜受之以鼎。

地亦一船也，今曰：船在地下，岂非地之道，如天之下济，而船之质，如地之上行，不可解者一。

春水浩淼，则有船如天上坐者矣，非船之上于天也。夫上天固不能，入地独易易乎？不可解者二。

地下无地，则无人与物，而船何所行止？载甲之新船，

又何所乘除，不可解者三。

解之者曰：《泰》之卦地下象乾，《师》之卦地下象坎，则天与水。皆包络乎地者。地下得天，则人事备，而鬲革其故，船鼎其新，地下得水，则弱水之外。俱能载舟，胶舟之外，均可载甲。阖辟之故，神而明之，亦何必楔虚舟以求锁甲，问死窍子混沌也哉！

求博士恭猷四灵图

求仲门中，岂宜执戚而舞；成连海上，无乃有丝即弹。

识夫麟为灵，何其相谗；忧彼凤不至，聊以自娱。

斛斯贵在鸡笼城，盼兵船不至，请桑从事占之。蠋生曰：“吾临行时，曾共甘使君观第一图。其词云：

海丁沸，糖蟹死戊己。黄无衣，赤无首，兰臭解鲍腥，
鱼子多收十万斛。

闻起衅者，为包家港之老渔户，其子虽多，收之者侯也。何患不集勋乎？且兰臭微映天女，名若待之而解矣。”贵曰：“先生既得知微，此事宜能发覆。”蠋生曰：“如可一言以蔽，何难数策无遗，其妙者口可宣，其元者神当嘿也。”忽巡官以急递文进，贵阅之，乃李节使及余抚军手书云：

舜佐述祖奉白：比以天子明威，百神全力，粮储在前，
将士在后，咸集于泉，某日夜配渡，约某时刻可达岛城矣。
女将木兰，送神船入地，领舟师赴援。此天帝以畀国家者，
何幸遭侯之物色而延致之。逆番不足平，而三城不难复
矣，敢以贺。

侯大喜，谓蠋生曰：“向无天女，费文武臣无数心力，而不克如其谨严，竭山泽民无限脂膏，而不克如其暇豫，于古有诸乎？”蠋生对曰：“今天下承平日久，于调兵征饷之制，既不屑沿

旧法，又不及定新规。仓卒之时，虽萧相国不能挽储，淮阴侯不能为将，天女不得已而载兵渡饷，凌风驾云，神而不宜于人，变而不底于正，微独依古未之前闻，且亦不可传信后人，滋之惑也。”言未已，木兰入谒，侯拜谢之。桑从事亦前慰劳。木兰曰：“贼中起事之株，岛内流言之柄，殷忧何疾，急治何方。愿得其详，以图所向。”侯乃喟然曰：“始吾疾驰来斯，犹迷罔也。余中丞尝言之：五年以前，有苦木澳副守檀岂凡者，以出验斗死皮骨，为番奴所戕，攫其首供家鬼。守将亟捕之，众番大恐，求计于驾绘船之老渔户严多稼。严私合其党千人，持军械出拒，时此邦郊圻吏，姑息养奸，模糊定狱，诱不应死者数人戮之。闻于朝，以为能事。自此凶番益无忌，其懦者畏无罪诛，咙然从之，叛志如城，叛形视掌矣，此起事之株也。初，鹭鸶岛富民梅飒彩，蔗田千亩，挹浆为霜，白清红浊，厥肆名糖。梅之役徒，多狎锋镞，轻性命者，番俗尚格斗，千百人对垒，虽力尽死，各靡悔焉。其长按之，各以饼钱，购愚者代抵罪，长曲从之。争以贿谢，有成名宿者，贤长也。绝诸贿行，理代抵之狱，民谓长矫廉正，不便风俗，窃腹诽云，适梅之徒数人当系治，成君责隶捕之急。梅以罪者献，乃置死囚狱。于是凶番益汹惧，吁严以请于梅，愿率众劫囚。梅不可，严胁以刃，始唯唯，以诸不逞围岛城。声言成君好官，而胥吏弄权，幕士作慝，家奴流毒，盍讨之。清官侧之恶，成君死守逾月，以外援缓，城陷殉之。贼势遂披猖，此流言之柄也。尔时所忧之疾，两武臣不用命，万乡勇无取裁，贼酋之伪檄，结十三国之岛夷；贼党之奸谋，伏千百艘之海鬼，有此四疾，将何以瘳，所求之方，信赏必罚。远交近攻，则又何症之不治耶。”木兰拱手曰：“侯之虑贼情也，燎如观火；讲戎务也，

沛若决河。仲离有以藉手，帝震无或殫心矣！”于是以侯命，召水陆大帅，来谒者广都督册，赫都督谟也。广，闽人，治水师；赫，晋人，镇陆路。侯厉声诘广曰：“群纲岛失事，尔何故拥重兵不救？”册辩曰：“某世守闽土，宁或忘海隅，由岛长失政，城中卒听民为乱，一夕屠其家，职赴救时，岛众螳附，据险发矢石矣，实无能为力。”木兰责曰：“城中卒皆尔所部，敢与民为不轨，向之教诲约束安在哉？”挥左右缚册，侯命囚之，奏请处治。赫谟色变身战，跪而谢曰：“显教岛之战，败职洵有罪矣。虽然，乡勇通贼，前徒倒戈，不能禁其不败也！乞原之！”侯勃然怒曰：“谁之偏裨，募此乡勇为贼，募贼以丧师，不诛何待？”命木兰取上方剑，谟大呼曰：“国典，无贵臣自戮大帅故事，即不当释，就于理官，待罪可也。册之厚而谟之薄，侯诚何心哉？”木兰叱曰：“册之先，有归命大勋，赦三罪勿杀。故请中旨，遵宥典也；尔起自行间，官赏威懋，建牙海上，国恩无万一之酬，复以闽外才难，载锡高位，乃师于初总，而气沮前茅。戎威大挫，显戮犹恐后耳。援册求免，恶知拟不于伦矣。”臂上方剑，引出斩之，呈其首，各省赴调将士，俱相顾色死，齿牙作斗声。蠋生私谓侯曰：“图中之言验哉，广赫两都督，所谓黄无衣，赤无首也。”侯愕然曰：“死生定数，人何能为。”剋日驰奏云：

臣贵言，臣伏见鹭鹭城，守而后陷，其文武臣若成名宿等。诚有陷城之罪，非无死事之忠，似足相抵也。群纲城激变致陷，文臣师桑，死不足掩罪，宜籍其家实军饷，昭炯戒焉。武臣广册，法应坐辟，核其先代，有援赦勋。臣夺其符印，拘囚之，请敕廷议，显教城可不破，由武臣赫谟，以乡勇为前军。通贼反攻，王师败绩，城遂陷，文臣危后安

死之，無罪可憫。似宜邀天仁，詔所司議恤也。謨縱兵叛亂，法不可緩死，臣請上方劍刑之，擅殺之咎，臣昧死不敢避。閩撫余述祖，儒者多智略，請敕渡海來，與臣商酌進剿事宜，臣幸甚，師中幸甚。

使者賁奏去，即札遺余君，來島議事。木蘭自請護撫軍，侯從之。飛檣達泉州，余君方與李節使話：“近日神策兵二千，隨海西侯賀蘭觀，助斛斯侯戰，須配趕繪船四十，某自送之至鷄籠也。”木蘭偕侯使，以書啟余君，李節使嘆曰：“天女此來，不獨護撫軍，兼護海西侯神策兵矣。師行利便，天眷聖明也。惟予以只手經略泉門，終鮮良朋，將成獨立，公等成功之日，老夫授命之期矣，悲哉。”余君與木蘭，俱惻惻不能對。第三日，賀蘭侯以神策兵至，李節使促余君送渡，相與作別登舟，賀蘭曰：“某嘗征西蕃，墮黑水中，三晝夜不能出。聞空中語曰，犍兒速救上公，旋有兩牛，共負之以登岸，洪濤多令人弱，思之猶悶于心，茲大海浩蕩，設有不虞，何處覓犍兒也？”余君曰：“勿忧，即有惊怖，天神相之，皆坦易耳。”賀蘭問其故，余君指木蘭以對。繪船四十，已出內洋矣。前哨船反報曰：“有十舟將溺，似為人暗穿凿者。”木蘭曰：“斛斯侯曾有賊謀伏海鬼之說，吾此來，正堤防其失也。番奴竟敢爾乎？”遣三板小舳，救十舟被溺之兵，自吐水晶丸二，投海中，如梭之擲，如彈之飛。須臾，海水見血腥，其頭頸四懸于桅首，若号令然。余君以手加額，賀蘭嘆息曰：“微天神之力，吾輩及二千人，為大魚餐矣。不知所吐丸，何異傳也。”木蘭曰：“初非有異，要自不同，前人所煉劍炁耳。海鬼匿陰壑，凡兵刃不得而加之，此丸惟宜濟此际此時之險，他仍無所用之矣。”舟中皆呼萬歲，木蘭以鼻息呼風，即抵港岸。

计神策兵遭溺死者，将三百人。贺兰洒泪曰：“好儿，不死于番僧之碉楼，而死于海鬼之椎凿。长风巨浪，惊魂何日还帝乡乎？”余君亦为之惨戚。至军门，斛斯侯出迓，谓贺兰曰：“谋短力绵，天遣海西相助，贵何患耶？”贺兰答曰：“当今折冲之任，不过数人，朝廷谓吾勇，吾恃君福耳。”余君曰：“侯不来召，仆固愿有所陈。”出十三国呈送之伪檄观之，二侯俱以剑斫案，各裂其半，檄词云：

九奥大元帅梅，为布告远人，来同景运事：大星芒起，陨石鲜有完形，华旭影流，死乌多归积气。雷出地而诸山震动，无充耳之蛰虫；月当天则万象空灵，孰吐珠于灵蚌。吾闻王者不死，帝命方在菰蒲，彼敢大邦为仇，军行已无井灶，三岩城之袭取，小儿不得成夜啼；五重镇之败亡，奔鹿何能择朝荫。是以既立鳌柱，爰扬蜚帆。群合志于三千，独占繇在九五。居三正之后，维卯亦纪春王；厠历代之先，有唐斯宗古帝。尔外夷，矫首抱珥，应知中国有圣人；关心缀旒，总倚汉家如父母。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声灵若相应斯宜；织问婢，耕问奴，职责之不修曷故。便尔戈船四出，俱成授首长鲸。何如琛舶偕来，不至为尸贰负。要识如纶如綍，天子从无戏言；但能勿贰勿参。太常厥有成绩。于戏，将朝赤县，尚巧思而造飞车；已立苍天，休无罪而怀珙璧。年月日檄。

余君哂曰：“此皆中原流寓无聊之徒，簧鼓笔舌，以利天下有变者，破贼后，当生致之，为醢以分赐外国人耳。”蠋生出议曰：“自古无建卯者，以二月为岁首，非三才之外，别有世宙乎？”木兰进曰：“故设必无之正朔，自夸未有之余分，諝气已

张，败征可俟矣。”贺兰问曰：“伪国称唐，岂将附会李天下也。”斛斯侯笑曰：“惟我知之，彼固从糖肆中来者耳。”众大粲。余君曰：“从事家閨中，知閨诸生，有通外番语言文字者否？”蠋生对曰：“蝟少在冀序，结交诸豪，其不羈者，类能登屋楼，视虾釜，避夜叉之国，寻罗汉之山。自彼鸟音，迄兹蛮语，靡不摇唇即是，掉舌皆然。若横书左行，水文云篆，固已出精心而译义，伸快腕以摹形矣。至其擲地有声，悬河在口，殆不啻挹苏张之袖，拍随陆之肩也。在远郡者，招之未必即来，漳泉二区之人，蝟折简焉可矣。”木兰请曰：“侯昨患乡勇无纪，非设立团练官，以本州人领之，当不可以理烦而制乱。”斛斯侯曰：“此间有两教谕，呈请督率乡勇矣。吾一恶其贪，一怜其愿，姑置之也。”余君曰：“且命之至，仆自考之。”

侯令两学官入帐，参余抚军并贺兰侯，二人振衣入，一称索暖孙，一称吉隐裔。贺兰问曰：“索吉两先生，由何阶为学官也？”暖孙对曰：“某二教谕，均由閩贡士，屡试礼部不获进，遇国家殊恩，以乙等先用注今职。”余君问曰：“乡勇犷悍之民，与盗同域，苟能防其变，无勿收其功，当以何道？”隐裔对曰：“请给之宽糈，申以猛令，战歿则并恤其家人，叛亡则兼收其伍正，何如？”斛斯侯谓贺兰曰：“发言在规矩中乎？”贺兰曰：“用意如庙堂上矣！”余君曰：“善。”暖孙对曰：“请悬重赏以饵其心，勿吝空头告身以耀其门户，其功以招降贼首及余党者为上，缚贼及斩馘多者次之，料量贼中情形，不为所算者又次之。其罪不可胜数也，请密谕其统领之大长，得以便宜行事，仓卒犯法，虽有功亦诛之，勿稍纵。既诛，则以事白主帅，无得疑虑焉。盖以官兵胜败之故，责之乡兵，即以乡兵死生之权，付之统领。若统

领而用非其人，则主帅过也。何以慰宵旰至尊耶？”

贺兰称其严切。斛斯侯耳语于余君曰：“是人议论，直枭雄之才，先闻其求金于生徒，教刑酷烈，贪墨难为情也。吾宾之亦有所见。”余君亦耳语曰：“当此之时，贪诈皆用。”即谓二人曰：“乡勇约万人，两君可分领其众。”暖孙向斛斯侯乞三箭，曰：“军中恃有此柄，不然，穰苴亦罕成功也。”侯与之。隐裔乞饷册、并赏格、职券。临去，侯命曰：“公等司教者，苟不教而诛，伤天和，亦褻国体矣，慎之！”二人去后，余君曰：“索教谕必嗜杀人，乃叛民之劫运也。吉教谕有长者风，此行俱不僨事，论功行赏，索右于吉，吾料索纠缠于利名，而脱略于身命，稍得志，必为人害。然殃即馀之，应无考终福，吉狷者自守，不敢与世争，名途易穷，利径易塞，而寿者之相，吉人之辞，少不愧孝廉之称，老犹胜别驾之任耳。”时谍者来告：“贼中因海鬼遭歼，大有居然勍敌之惧，载中原土物数巨艘，馈红毛夷，嗾其内犯。”斛斯侯问计，余君曰：“正当用其援兵，以制其死命。”密谓蠋生，速修书召诸生。寻来四人，漳郡学生欧阳敏、上官雄，泉郡学生南郭超，东野俊，先诣蠋生。微叩以隐语，互答一无滞机。引之谒余君，延就宾位坐，余君问：“诸国孰近而孰强？”皆对曰：“无过戒服同紫，分封比聘之邦矣。”余君曰：“谁与结之，将其不侵不叛之心，竭以如取如携之力。”敏与超起立拱手曰：“某等愿任其劳，且当其罚。”余君曰：“罚岂及君？赏将延世耳。余国则上官东野，义可辞哉。”雄与俊起谢曰：“此行也，如解牛之刃，不伤于芒；射鹄之弓，惟志于鹄。报命非速，开诚有终而已。”余君悦，各厚其仪物送之。旋有以泉州急递进者。视其文，则粤南澳都督所呈送也。云：

某日时：碣石虎门两镇，会巡各澳口，谍知交趾船扬帆东下，不由熟洋，无从邀击之。飞移到职，谓其出没狡猾，罔测所之，宜各自为备。伏思交人自郎善相天诛，屈蚝内附而后，其不敢寇粤也久矣。岛贼梅颯彩，讹言孔扬，鱼鳖小君，必有闻而蛊志者。交人非与贼为援，将因闽之弊耳。然自古无交趾犯闽之事，破荒为之，其败必也。兵法千里蹶上将军，况海道数十更乎？乞我侯饬闽将堤备，鸡笼水险，度彼望洋不敢突进，职利达呈察。

斛斯侯曰：“此镇将甚谙兵略？”蠋生曰：“先为甘君所折挫，后乃薦之自代，初不料其才识一至于此。”余君曰：“交夷敢尔，先生将何策以纾忧？”蠋生曰：“李节使自能筹之，但沿海舟师，战不必胜，胜取必者，惟神策之从天而下，仲离之行地无疆，为可跂望耳。”贺兰曰：“某自领千人，从女将军往，既免清人之致诮矛英，且无蜀主之兴嗟髀肉，尽敌而返，交夷之与岛贼，一也。”斛斯侯曰：“壮哉，不谓屡室皇，车蒲胥之概，复见今日。请即启行，贵当缮奏矣。”贺兰简神策至精者千人，余君拨绘船二十载之。临行，谓木兰曰：“西南行，风颇不利，非天女不为功。”木兰颔之，自与贺兰登舟，向空嘘吸久之，风为之返。贺兰策曰：“闻南方诸国善火攻，女将军能先破是，某自以大羽箭，率千人射之。彼皆穿札技也，虽欲不胜，奚可得耶？”木兰曰：“禁彼火器，诚亦不难，交人飞弩，多傅毒药，能避其锋否？”贺兰曰：“毒弩固不能著吾体，众士传梵僧教，遍体涂神鱼膏，虽著亦无所苦。”木兰曰：“信乎劲旅无如虎贲，此夷不足歼也。”

舟行三日，北风正颿，西日将下，交趾船百馀，折帆东向，

见中国战舰，发火炮火机来击。木兰取二纸出，乃肆中画本也。上绘井及轳轳，喝曰：

井中水沃环中火，水作羽毛火作卵。

轳轳翻天天将簸，赤雉浸死黑鸦堕。

中朝鞠育尔么么，螟蛉何为背螺赢。

交人所恃火炮火机，为两井轳轳水所汨，并其器而沉之。交人大惊，其渠曰：“用水息火者，是妖人也。妖畏毒矢，盍射乎？”万弩夜发，如蝗飞集二十艘，舵师水手，皆毙蓬窗矣。贺兰亲掣一箭，干长五尺，镞大四寸，矢翎带风，弧角衔月，贯其渠及在后二人。交人怖曰：“自古无一矢杀三人者，吾侪何为捋虎须以取灭亡，添蛇足而遭诛殛耶？”百余艘皆退。神策兵各逞技能，矢无虚弦，交人靡孑遗焉。

木兰吐阴火焚其艘略尽，惟神策兵不能驾舟，贺兰患之，木兰曰：“特易易耳。”呼东海部人出袖中，疾驾还泉州。时李节使方调海坛漳州诸镇兵，皆未及至也。木兰以捷献，李节使称谢贺兰及神策之功，羹除望海楼，为行犒地，分命庖人，割牛羊犬豕之腴，罗雁雉鸡鳧之味，烹鳖鲤虾蚶之鲜，海错杂陈，堆盘迷箸。遣蛋女歌以侑酒。贺兰向有妇人癖，见之，心摇旌而面赭，须列戟而手颤，不能忍也。李节使以更衣起。木兰请检点驾舟人，遂俱出。贺兰曳两蛋女左右坐，谓曰：“颇不耐缺舌音，歌可辍耳。幸以古楂杯饮我，虽醉，差不懊恼也。”两蛋女取次递酌，殆十馀楂焉。李节使入，大噓曰：“海西丰功，不可无此快饮，吾当为凯歌数章，纪今日胜概。”遂赋云：

鲸鱼金目射鼉鼉，浪蹙重洋鼙鼓风。

要引波臣翘首望，飞将军矗立天中。

讹传海若现双螯，喷火雷车万窍号，
尺幅冰天可扑灭，战功谁及洗兵高。

含沙蜮转射云忙，瘴雾鸢肩拟中伤，
那识金仙身不坏，涂膏曾教羽林郎。

瞥见弯弓猿猊啼，人三为众毙连鸡，
交夷死莫烦冤哭，旧定天山是海西。

赋毕，贺兰大悦，请于李节使，付乐部歌之。李节使曰：“比者王邸荐一士来，丝竹之品，无勿精研。又能自创新声，独抒古意，诚欢场之妙契，技苑之良裁也。盍招之至乎？”贺兰曰：“文坛人，毕竟高于乐部子，其速召勿失！”李节使肃之前，长揖就席，叩其姓氏里居？对曰：“求旃，字虞璧，延陵人也。少负缚采，猎游戏事不一家，先尝官国子博士，以语言杂，俳优气，忤司成被放。诸王有惜旃才者，寓书相公，至闰月馀，未有所自效，窃赧焉耻之。”贺兰请歌李节使所撰四章，求博士曰：“新诗大佳，使唐人入曲，伊凉州而外，又有别裁矣。若令军中同声合唱，亦止如‘壮士长歌入汉关’之句，一人自唱，当不过‘黄河远上白云间，’似无能另开生面也。旃思之，侯家于塞上，彼中习闻，与长安异，请以相公此曲。增数十衍字，移宫换羽，谱笳音，作拍调，旃自歌之。乐工以诸器倚和，何如？”李节使喜曰：“吾诗何足敷衍，博士殆正平之流，《渔阳掺挝》，无不洗耳者矣。”贺兰呼蛋女各进一楂杯，博士发声，粗熔铁板，软涤红牙。乐工踴蹶循阶，凝神赴奥，汗承颐颊。若难乎为和矣。望海楼前戍卒之壮者，杳然悲思；老病者，各负墙立。其泊舟之估客羁人，多感

叹起舞，榜人方醉呶不已。或屏息听之。楼中将士，激越可知也。贺兰请曰：“军中何可一日无博士，能偕某入岛城乎？”李节使曰：“斛斯侯不废啸歌者，须与博士游，从海西还，即不烦布牍耳。”求旃拜辞，随贺兰登舟。木兰曰：“岛中早晚被围，吾舟当疾返。”贺兰曰：“何由知之？”木兰曰：“顷聆笳之末拍，杀声颇厉，所谓猛士赴敌场，不杀贼，恐为贼所杀者。是以致虑。”贺兰曰：“尔时毛针矗于胸前，某正不解何故，博士叩毛针之说。”贺兰曰：“某胸骨有五毛，闻金鼓声，则直竖如针，故自名之，乃知博士高唱，其声动心。令人有斗志。”博士曰：“螳螂捕蝉，琴带杀伐，此诚兵事之先机。然死伤在彼不在我，于收声而自得之也。”

舟进岛门，斛斯侯遣致贺，且告前夜乡勇捷音。贺兰谓木兰曰：“女将军闻歌而见微，求博士作歌而知著，岂寻常察识哉！”相与入帐中，斛斯侯余君及蠋生，皆为贺兰庆。贺兰举求博士之神智。斛斯侯喜曰：“吾在禁御日，即闻博士名，海上相逢，又以为三神山羽客，好我肯来矣。”余君执手谓博士曰：“曩者天街静夜，与下直数公，以赌棋钱，买城南斜越酿，送阍射覆，何兴无之。君步履时来，奕则为逐北之奔，饮则为向西之笑。相看京秩萧闲。不惹风尘痼疾也。今乃以海滨军兴，闯然相值，乐何自生，忧莫与解，而能无慨乎？”博士答曰：“旃屈于伪君子，而伸于真大臣，虽不能上赞戎枢，亦不至旁糜馆谷耳。”顷之，神策兵以贺兰箭毙之三人首级献，斛斯侯曰：“可自筑一台，立大旗竿，悬三头其上，比古时京观，不尤伟欤！”贺兰曰：“苟非女将军以画水禁火器，则北船烧尽，安所得持弓矢之人。”斛斯侯曰：“天女神人，视兹小道，殊不经意耳。”传有鸞鸞

岛鸡羽文递至，斛斯侯与余君观之，云：

统领东路乡勇效力官索暖孙，谨呈：某日时，伪镇隩将军严多稼，调三路贼目，合围驻岛官军。彼潜出鹭鹭城策应，其心腹贼原子充，职故御童也，先曾遣谍结以金绮，但能为我用，啖之空头告身，子充应命，至是先两时，以多稼谋来报，职命子充诡阻多稼，无轻出城，即分三千人，迎其三路贼目，命佯败而诱之入死港，职自引二千人，伏两翼待，截杀一日半夜，贼死港中者，未及计，焚斩死者九百余级。余负伤遁逃者，亦未及计，多为镇将擒斩，乘势收复鹭鹭城，多稼以其党遁去，职稽乡勇战死者五十二人，似当如定议恤其家也。未接战还走者百四十二人，职知其通贼久，即僨军赫谟之前部也。尽阮而斩之，亦当如定议收其伍正也。空头告身，乞赐下，职等不胜悚恐待罪之至。

余君曰：“索教谕遂已奏功，彼沉鹭非常，以将才自任，宜宏奖之。”斛斯侯召张弓弨至，授以雅意，手书报之：

先生察贼用谋，分兵设伏。虽世之名帅，何以加兹。已驰奏阙下，称广文战勋，三锡之命。自今伊始，五庸之礼，振古如斯，洵可恻也。恤忠诛叛，均率由训典，大愜予怀。有谓天讨用彰，臣下不宜专杀者。孰知悬轩镜，则鬼物潜形；握鋸刀，则灾氛厌祸。国家用武之期，非明与断，鲜不治丝而棼，当食而噎矣。先生幸踵前武，无惜后劳，原子充之告身，希即密给，非徒好爵之縻，将以尔邦为戮耳。一城克复，移军守之，方将遍谕协恭同力之人，师尔勦戡之烈，式廓先声，若岛贼闻之而惊破其胆，然后食肉寝处皮焉，夫何难也！

余君曰：“书词鼓舞，寓肃于温，索教谕爱而畏之矣。吾闻吉教谕能用其众，旬日内亦须有好音，俟其捷闻，大营当济师，是神策鹰扬之会，正海西虎拜之时也。”贺兰大笑作霹雳声，自率将士相扑为乐，或赌射，日数棚云。斛斯侯谓余君曰：“畴昔之夕，梦与鬼象戏。徐视鬼之将棋，乃黑鼠也。将掩捕之，吾车棋亦变为赤猫，突前嚼鼠尽。鬼大怒，取吾帽裂之，惊而寤也。何吉凶耶？”余君曰：“以臆占梦，鼠，贼也。猫似虎，将也。与鬼戏者，神游也。裂帽，则易头衔也。兆罔不吉耳。”若仆方配再渡兵，见海中一蛇，引首望日，惊涛涌之，将入云而飘堕下水，殆此贼之死征乎？蠋生曰：“此虬也，非龙也。虬无升天之理，宜潜而不宜见者也。逆天固必亡矣。”木兰微哂。蠋生颇悔唐突，揖而退之。斛斯侯曰：“京师南方士夫，喜为吊戏，吾能之而不忍其诈也。夫一妓心传，而衣冠人为所驱策，或废寝食，不亦駭乎？”博士曰：“彼仍用宣和绿林，既属率尔，贯索为罪囚之星，称名安得雅驯，徒以铜臭为累，究之亿万子虚，只成亡国余讖，以兹为戏，稍异牧猪之奴，胥同守财之虏，真马迁所云：见笑自点者也。大人者，攀龙附凤，生初则天上石麒麟，垂世则千秋龟鉴。奇祥异瑞，触绪纷如，苟未有发挥，得秀最灵之人，与物何别？旃被放辞京师，道中曾撰《四灵图》，其谱具在，刻楮亦成，可见猎否乎？”张弓弨曰：“新奇之书，以先睹为快，弨请任校仇耳。”博士取诸笥中，弓弨朗诵其谱。斛斯侯余君，啧啧称异。

四灵图，刻牙骨及文竹，别于叶子戏。凡四部，毛则玉麟。香象绣虎、水犀、天马、仙鹿、神羊、文狸；羽则仪凤、彩鸾、鸣鹤、惊隼、冥鸿、驯雉、舞鸡、金鹊；介则元龟、老鼈、

白鼈、黄能、翠蜃、紫贝、黑蚌、青螺；鳞则飞龙、潜虬、腾蛟、驱鳄、掣鲸、衔鱣、骑蛇、乘鲤。鳞为禁部、以鳞凤龟龙为灵，犹之赏也。以虎鹤鼈蛟为奇，犹之肩也。以狸鹄螺鲤为细，犹之趣也。以虬为秘，犹之百也。谓牌为图，谓冲为征，红张为锦，青张为素，谓色样为祥瑞。四人分图各六，以其八图观征。四部皆征锦，得四分，素半之，无顺逆接连。禁门包胎递加之例。图面露锦者，不以次代；灵无偶者，谓之被获麟。不鸣凤，受钻龟，有悔龙，出一分归公，秘孤露者。虽有他灵不现，仍谓之割耳罚。出十分遍给，秘在第二。制蛟之奇，虽秘不敢匿。故无放赤脚之陋习，龙虬蛟并兴者，谓之得云雨。众人给十分，不得现，谓之失水。出三分归公，藏秘得一分，抽秘得三分，细前秘后者。谓之蒙龙，得十分。倒者谓之云从，得半。首出细，谓之蠕动，得二十分。加灵谓之顾祖，加十分，或加秘谓之终南佳处，加二十分。一细一分，二细十分，谓之连蜺。三细三十分，谓之阳关叠。前后细，中间秘者，亦三十分。谓之腰鼓，秘后三细，四部全者，一百分。谓之三星翳。不全者，减半无名。合灵奇秘细四部全者，谓之织锦，得二十分。加小祥瑞，征出锦素图，只科四二分。无重复织锦之例，以上祥瑞，俱攒簇成者，谓之后天图。必战而后捷。四灵得十分，谓之长其长。加秘，谓之缁衣好。加二十分。外有一奇，或一细者，加十分，谓之回文。无秘有两奇，或两细者，加二十分，谓之璇玑。四奇得二十分。谓之参以三。加秘，谓之薰沐，加二十分。外有一灵，或一细者，加十分，谓之瑶圃玉。无秘，有两灵，或两细者，加二十分，谓之安石金。

四细得十分，谓之璅蛄聚。加秘，谓之璫瑁足，加二十分。外有一灵，或一奇者，加十分。谓之犗饵鳌。无秘，有两灵，或两奇者，加二十分，谓之竹叶引。六图俱无素色，四部全者，得四十分，谓之头头是道。不全者得半，谓之学制，征出锦素，如前例。以上系掇拾来者，谓之先天图，不战而自捷，此外同部五者五分，六者六分。观征不加七八，不战胜，除禁部，无一图制人，及制人一图者，不战罢。又马氏夺锦例，名实不符，且偏累，少公恕，兹则得一部锦，即以三部锦归之，各给以十分，外加织锦祥瑞，奇细对征者皆夺，禁部不加科，要不取赏三锦家也。若故弄禁部锦，因而得征，仍不许夺他部锦。五图四图独三图，不列祥瑞，馀犯法之律，一依马氏，但不私刻耳。

愚别撰小祥瑞二十五种，名曰合异，象与蛇为巴山骨，虎与鲸为同筑观，犀与虬为牛渚然，马与鹤为神仙骥，鹿与龟为如胶，羊与鳄为祭一，狸与蚌为执女手，鸾与贝为刀贝，鹤与蛇为禹步禁，隼与龙为旂旗合，鸿与麟为玉书衔，雉与蜃为化居，鸡与犀为骇鸡，鹄与鱣为先生升，鼃与鸡为五更应，鼋与鹿为无角解，能与鲤为张仲宴，蜃与龙为真假楼，贝与凤为双阙，蚌与羊为比须珠，螺与鸾为两髻，蛟与马为流涎，鲸与鼃为鲸铿，蛇与龟为望武昌，鲤与鸿为双寄书。以上纯素者得五分，兼锦者得三分。均观征，四部全者，加二十分。谓之天孙针。斗智而不敢任巧，于马氏之术，庶乎青于蓝而寒于水者也。

读谱毕，弓韶叹曰：“有是哉，求氏之技也。陈典礼则以慧心，戒诛求则以宏度。镂金错采，乃馀事焉。既为赵鬼读，当习

野狐禅矣。”博士旋出一篋，启三十二图，是明驼骨所琢磨者，皓质而绚文，则其手镌也。斛斯侯谓余君曰：“曷不观此祥瑞，以待显教群网二城之告捷乎？”余君曰：“且可以兵事卜之于灵也。”蠋生笑曰：“鄙人亦愿寓得臣之目，博士当复捧西子之心，”遂依谱摩挲其图。才一巡，弓弨问曰：“同部四者，当若之何？”博士曰：“既不能胜，亦不许罢，战而已。”于是先下一鲤，众愕然曰：“我辈竟不能乘之，无仙骨也。”又下一虬，余君曰：“此真仕宦之捷径矣。张秘书兼髯参短簿之才，而不矜于众，克赞于公，视令仆勋名，固宜不劳而获也。”弓弨谢曰：“贱子虽逢四岳之云，难进二天之酒，潜而不飞，无由破壁去耳。”又下一鰐一鱣，馀毛羽二图，为博士所袭。观征，则蛟龙俱出，鲸蛇继之，得十二分。连豢龙，蠕动，终南佳处，三祥瑞，共五十分，为六十二分。斛斯侯笑曰：“张公问时，吾已知其为龙也。若是，安能抑之在下乎？”

剿说雷同礼所讥，故翻新样出神机。

厌看日落鸦还噪，喜趁秋高马又肥。

一德阁宁关社稷，半闲堂总误芳菲。

鱼龙欲戏吾方梦，月砚池边猎几围。

鸥村道士诮曰：

富贵不可求而得也。性命圭旨，不求则不得也。君子求在我者，则敝帚新船，皆在外焉者矣。学问人须下此吃紧字。

博士一官，或讲学而系成均，或司祭而属奉常，或奉祠而寄词林。清品，非冗流也。系之求姓之人，蝇营之习，

不尽在风尘中矣。有以声病啁博士者，秦晋之俗，颇不雅驯。彼或翻唇而笑曰：宰相而獐也。侍郎而猎也，独予博士之为求也哉。

莫灵于添丁之物，有时牝牡无功，莫灵于戟甲之泉，亦见盈虚异数。史氏寄灵于四者，非谓四者之贵于人也。曰，四者灵，则人无蠢焉者可知矣。非谓四者之属之同于四者也。曰四者灵，则四者之属无不蠢焉者可知矣。

河图之献以龙马，洛书之献以灵龟，是图之原也。四灵而亦以图称者何欤？曰：四之数，亦河洛中所有，灵之物，亦河洛图书中所有。则何不献之于朝廷，献之于当路，以示匹夫不敢怀璧之意乎？故求博士非伪恭也，而靖献也。

解歌儿苦寻三生梦

子面非吾，解事亦不知其故；帝心在尔，忘形而大放厥词。忆男为人臣，女为人妾之身，何计官骸脱屣；观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之数，无端傀儡牵丝。

又三巡，余君得四奇先天图，徵出龙虬。博士曰：“此中丞他年之霖雨也，惜谱中未著减二减三之说，要与马氏异耳。然共得二十八分，已符宿数，敢为将星贺。”又不及一巡，斛斯侯下龙虬蛟龟凤犀，弓弨以犀非锦，颇怅然。博士曰：“此牛渚然也，四部全矣。”又徵出麟虎鹤鼉狸鹊螺鲤。斛斯侯问曰：“共得几许？”余君曰：“得云雨十分，合异十分，征锦三十二分，共得四十五分。虽不逮张秘书，视仆则过多矣。”再一巡，博士得毛之六同部，哑然曰：“夫而后，殆可以不战胜乎？”弓弨位在其上，故畀词曰：“君六分，不佞得四十分矣。忝如糠粃之在前，愿以见让。”众视之，则麟鼉凤鹊螺虬，先天图所谓头头是道也。斛斯侯曰：“晋刘琨云：尝恐祖生先我著鞭者，此之谓夫？”余君称是。外间贺兰抚掌入，告局中人曰：“某赌射戛子，才中羊眼，快意可三日，公等各带蛻龙牙者，亦有此乐乎？”蠋生从旁答曰：“以其词色观之，恐得大祥瑞者，乐不止三日。”弓弨曰：“海西侯断不合从壁上观，请为捉刀人，而弨代主盟站。”贺兰曰：“某纵不好武，究未能文也！谨如教。”未半巡，鸞鸞岛有警报

至：攻岛镇将木宏纲，入伏被贼围，城得而复失，索暖孙所领乡勇亦败，乞神策兵救援。斛斯侯大怒曰：“何时也，而失律丧师，是赫谟之续！”余君曰：“闻木镇向能于兵，非死谟比。请海西往救，即召之来，以上命诘之，如与谟同罪，并悬其头可耳。否则有可缓死。俾之自赎，与其招未胜之新军，宁可策立功之旧将，以其尝贼情而思报复，惭己败而急湔除也。”斛斯曰：“善！”贺兰请以千人往，曰：“以此备贼不足，破贼有馀，贼既破，乃令木镇自缚来受治矣。”斛斯侯曰：“闻海西誓师数语，而忠义肝胆不开张者，乃无志懦夫也。”

不半日，贺兰率神策兵去。余君曰：“观乎四灵以察军变，未胜先败，势自然也。一闻兵挫，此事遂废，岂东山镇物之道哉！”博士曰：“我侯怒境上劫，非忘局上劫也。”弓弨曰：“牛渚然犀，侯已用其明矣。但当养晦有时，弨是以稍踟躇耳。”斛斯侯曰：“得如后天图之三星翳，可以极天下之祥瑞矣，顾将谁属耶？”蠋生曰：“想亦应时而来，廓我侯度。”斛斯侯兴遂不浅。众从之，三日犹未见其瑞有间，蠋生谓余君曰：“侯之爱斯图也，过于狡童艳女，中丞而救木镇乎？须俟木来伏罪时，酿一三星翳之瑞，令侯自得之，此物必足释其死，其诸星在翳而鱼不丽者欤。”余君曰：“奇思妙理，仆当与博士谋之。”其明夕，余君托疾，邀博士谈，即告以斯策。博士曰：“宜可为也，然当演之。”遂出其图，半日而演成。第一家，分得龙蛟鲤犀马鹤。二家，分得蜃蛤虬鹄螺狸。三家，分得雉鸡象虎鹿羊。四家，分得鸾能鰐鲸蛇鳢。其观征，仰面蚌，下则麟凤隼鸿龟鼉鼃，蚌七为镇图家第一。下一鹤，二家藏蜃，三家藏雉，四家鸾取之。下一能，三家藏鸡，二家藏蛤，第一家藏鲤。又下一鰐。第一家蛟取之，立

龙，二家虬击之，下一鹊一螺，未带一狸，有毛之家，徒张空券，叹息而已。演毕，皆大笑。博士以告于弓弢，或运图，或剖图。各得简练揣摩之意。翼日披图，斛斯侯将为第二家。适贺兰捷书至，侯喜，亟自观之。余君自运图，弓弢为镇图第一家，侯二家应剖图，令博士代，恰入其彀，侯展书高唱云：

某日夜半，抵鹭鹭城下。知贼不为备，某自握三尺钉，凿城而登，入其堵，拔剑斫十馀贼。始稍却，千人继登，巷战擒贼目四人，遂奔溃。吉教谕所部乡勇，已于先一日，饰贼装入城。天将明，如风雨骤至，引神策兵杀贼，指城楼上一倚槛短贼，谓某曰：彼伪军师也。惜不能如飞鸟攫之。某捻须挽弓，一矢中短贼臂，贯所凭槛，神策兵登楼擒之。闻严多稼著矢逃去，奔群网城就梅颢彩，某移兵薄城外矣。索教论病卧，未尝见之。败绩之木镇，虽有所陈，某不必代述，紮赴戟门。请鞠讯，其伪军师及贼目四人，候斧焚。

余君曰：“固知必捷，且玩第一大祥瑞。”弓弢首出，众应之。侯至第三图，以虬击蛟，连下鹊螺，俱无击者。乃拍案叫曰：“今而后，瑞不予避也已！真耶妄耶？抑梦幻耶？图之致夫灵，抑灵之附乎图耶？”余君代观征毕，啧啧曰：“非直百分已也！加抽秘三分，细一分，连蜷十分，阳关叠三十分，征锦素二十二分，共一百六十六分矣。”偕二人各起立，为侯拜手。侯方谦谢间，送木镇之使，以牒呈进。侯哑然曰：“命恶蛟至，吾虬当杀之。”木宏纲匍匐入，但称有死罪，非死时。侯笑诘曰：“都督愿以何时死？”木涕泣曰：“职将兵海上，少可数十人，多可数万众。未敢不胜，一旦为贼所算，罪当死也。生平稍闻龙虎之韬，未测魑魅之变，被贼伪军师以扇鼓浪，我兵咸善水，仍奋勇前。

又以角吹火，乃毛发尽燎，以迄于败。败而死，死于妖，不死于败，则非其时耳。若赦一日无死，必以计擒妖人而复前耻；耻不复，引佩刀自杀，遣从者断头献麾下，奚可污上方剑哉。”士卒观者皆哭，侯亦改容命释缚，曰：“贼中果有幻术，吾辈俱不能不败，何独责之都督耶？请纳镇节，自隶于常伍，以图立功，吾与中丞，当合奏耳。”余君拱手曰：“恩威相济而不相克，仆等文武臣，无敢不戮力矣。”木感谢，解将印入伍中，自啮矢镞誓曰：“不复群网城，擒贼首自赎者，愿先贼死。”又回顾短贼骂曰：“早不生啖汝贼肉，乃坏我二十年木无敌之名，恨也。”自去之，余君谓侯曰：“短贼既获，其魁无能为矣。盍治其为幻之罪，”侯命牵短贼入，笑诘之曰：“汝军师适从何来？为天将所执，其善供状，无遁词焉。”短贼陈词曰：“敬无文，故藏僧也。入中国，遇刚上人，传之要道云：习此则可为王者师。遂游闽海，镇隩将军见而悦之。荐于大元帅，授九隩军师职耳。历数前后战功，津津不置。”侯复诘曰：“既汝神术通天，何为不能遁迹？”又供曰：“军师无走法，尔日倚城楼，密咒大雹击汉将头。无何，电光射眸，反为飞矢所射。”余君亦笑曰：“海西侯之殒，虽炼天五色石，且不能损，矧妖雹乎？”短贼争曰：“著吾雹者脑必裂，仙授非妖也。何得相诋？”侯笑曰：“此贼不受妖号，殆有俊齿牙。”命鼓其颊取辨牙，左右递击，各盈百而意气转暇。大笑曰：“敬军师之牙，殆不可得也。”侯大疑，谓余君曰：“前在苗中，曾治一猱鬼，一獠蛮，备毒刑而反笑，始鳞戮焉。彼皆能变化畜生者，此邪师。毕竟非天女不能治。”召木兰至，问伪军师何物？木兰暗取晶镜照之，告侯曰：“特乌斯藏之老狗耳！宜其为刚和尚高弟，刚且为刘老师所灭，狗弟子何足云也。”短贼呼曰：“近日吾

师来群网城，焉得便灭？”木兰叹曰：“刘老师亦云，喇妖之徒，不能速化。今岛中又将见之，又以镜照四贼目，皆藏羊也。”告侯曰：“其军师为犬，头目为羊，似宜献俘阙廷，刑小畜矣。”侯曰：“若遁形去，则奈何？”木兰曰：“昔在枹罕，得员夫人禁畜生符咒，宜用之，械五贼送京师，俾犬羊之头，悬于天街，以警妖妄，不亦快欤。”

侯诺之，即如法，刻符于五贼之背。侯命张弓弨为表，上贺兰之勋，并及吉隐裔云：

臣述祖来岛，与臣贵商略军事。适臣观以三千神策兵至，闻交址夷将掠闽。臣观率千人出海道逆击之，兵遭溺百七十名。臣观奋其征西余勇，一矢毙三贼，神策兵争射，尽歼交人。臣述祖，恐岛贼结连红毛，及海外诸国，募闽诸生四人，往谕威福，可无沸羹之忧。伏思海上兵事，得失无常，臣等无可录之功，有宜引之咎。统领乡勇之教谕臣索暖孙，忽能用谋杀贼，与镇臣木宏纲，复鸞鸞城，此不虞其骤得者也。既而臣宏纲锐意进剿，为贼伪军师敬无文，以妖术喷火，师溃，城复陷，此不虞其倖失者也。臣观率神策兵一千往援，夜半登城，出贼不意，生擒敬无文，及贼目四人。而统领乡勇之教谕，臣吉隐裔，先令人假装匿城中，同时剿贼，收复鸞鸞城，此不虞其失而复得之如此其易者也。臣等核罪臣宏纲在镇日，深得士心，无术破妖，是以致败，遵兵律，责取镇印。令其入伍宣力，稍赎前辜，暖孙隐裔，例得邀录。又臣等侦得贼中初来，妖人智鏐，即敬贼之师，始尝败于总帅。臣甘鼎之幕客者，应敕鼎送幕中一二人，来岛备之，则此贼不足平矣。所获敬无文等五贼，俱异

人类，谨献俘，臣贵同臣述祖驰奏。

蠋生进谋曰：“始刚上人为天女所残，其附严贼也，思得所报，我侯若致书甘使君，送针砭二师，乘云而来。则早晚可恃矣。必俟命下，得毋需乎？”侯与余君咸首肯，且曰：“寄书最捷者，正宜天女踏雾而去也。”遂为书与木兰，乞其速往。木兰自与侯计曰：“刚和尚善为阴贼，我去，彼猝至。侯能无惧否？”侯恍然曰：“天女之虑诚然，然吾尝遣人逐之，目为阍奴，彼若将戕吾以雪恨，安得天女分身而茧丝之也。”木兰曰：“刘老师曾云：侯之坐卧处，有醪醕四使者护之。诚不能为害，但刚不识真元之变化，可饰物障以迷之，当使之骇走耳。”向博士索四灵图，密咒数十梵字，嘘气勃勃，图皆能自行。谓侯曰：“披图如故，待我引二师归，勿守嘿也。”嘱毕，仍折竹枝骑之，瞬息至楚南大营。甘君迎出曰：“二师已奉刘老师命，往援斛斯，但从水中游，是以不得值耳。天女既来，可佐吾降噩苗也。”索侯书，悉蠋生之智，叹曰：“老师知天，先遣二师；从事知人，故烦天女。固宜不约而同哉！”木兰求谒刘老师，玛知古出见曰：“我辈智尽一区，老师光昭八极，盖以五斗贼炽于河南，自往寿春，拯石中丞也。且云甘使君亦当入豫。”木兰问：“噩苗何以不战？又不降？”甘君曰：“彼部中能变化之男女猱，俱诛戮无遗，求援于蔡小武。蔡以噩尝党其父，故嫚词绝之。噩大怒狂跳，榜于门曰：‘宁决一死战，为汉将所擒，速求刀斧，与子女甥作地下团圞耳。吾魂尚不灭，当观小武之受刳。’前遣苗目，卑词下战书云：‘汉营诸将，俱乞回避。须故妃庆喜出战，便戮死且不悔。’吾欲如所请，命修罗少主战擒之，得天女暗助，勿露形，噩可降也。”木兰入内。啁庆喜曰：“噩王将死汝手，汝甘心乎？”喜笑

曰：“昔者途穷而投青气，彼将亡，则先背之。今若不与战，彼死且不瞑，战而突前擒之，彼谓得所矣。于吾心又焉忍也。”木兰曰：“汝犹恋其离鸾，人孰为之打鸭，若略不能忍，而纵其所欢，则有司马之法在，吾何为代有喜者担忧乎。”汕妮闻翁媪将战，跪求木兰曰：“娘自圣善，不愿擒阿爹。天女若袖手焉，阿爹固不免于死，娘亦必为使君诛，何不以剑斩妮，俾无生前之戚戚也。”

语毕，涕泣如雨，拔剑欲自绝。木兰大惊，夺其剑而抱之起，曰：“第与汝娘戏耳，乃愚慧过人，作此恶剧。令人遽难为怀，无哭泣，行缚汝爹矣！”庆喜亦跪请曰：“愿生致之而贷其死，则儿不负青气也。”木兰笑曰：“谁谓汝有慧心者，甘使君苟欲得青气头，岂迟至今日哉！必令为降酋，以招小武，但吾弟子魔姪，既归副参，则青气无还珠想，然夺珠者又为迂儒，其事究难了也。”出见甘君，则化醇正议欲避魔姪之嫌。甘君曰：“副参如莲之出水，魔姪亦若絮之沾泥，青气则兴废子身，乾坤馀蜕，不宜复有世情。吾俟其来归，以属天女，挈赴岛中，厕于番将之班，以博列侯之赏。天女即遣魔姪相问，其迷悟之性，从可辨也。”化醇曰：“如是，则地位绰然，何至入宫不见，金夫匪躬矣。”

木兰乃隐形于庆喜之髻中，见噩青气素袍白马而出，红苗数人，舆棕随之。角声凄怆，不啻和蒿里之歌，动吴门之哭矣。青气呼曰：“夫人固无恙耶？尽此一战，求为死永诀，胜似生长离矣。”喜哽咽言曰：“使君命儿招降，王其早自为计。”青气曰：“早不归诚汉家，投姻于青苗，不为所容，再托黄苗，藉以立国，乃老鹿犹多忠厚之风，而小龟竟肆器凌之习，无颜降汉。甘受

夫人之诛，斩我即殓我，就地埋之。碑曰：‘故红苗长噩青气之墓，’岂不悠哉！”携铁枪便刺。庆喜挥两刀迎之，青气佯败，让喜入怀，掣铜鞭击落其刀一。喜力怯号救，觉髻中簌簌有声，则飞出一巨蟒，攫青气下马，汉卒缚之。青气大呼：“夫人速将我头去。何用缚急！”庆喜亦泣曰：“甘使君待以不死，儿敢擅杀耶。”牵入帐中，甘君亲解其缚，拊其背曰：“但作熊黑，不必形皆梦帝；毋为豺虎，而云骨不封侯。”青气叹息曰：“野苗屡犯王师，久稽天讨，不敢求活者，重国典也。使君不杀之仁，勉以报国，则义不当求死焉。”遣其人焚所舆棹，北面稽顙，行降人礼。甘君大悦，令与诸幕士见。玛知古谓曰：“入山蒙后车之载，归汉实前事之师。伯业冰消，国恩鼎重。尚其宣劳海甸，且以洗辱蛮陬，慰厥同僚，光于异类。”青气赧尔答曰：“景略先降，孰救符坚之五将；祝融既去，宁甘孟获之七擒。何为倚麋鹿如干城，未免驱猱夷为京观。先生自识兴亡在镜，而我犹争胜败如棋，洵可悲也，岂求谅焉！”乐般命犷儿前为乃翁寿，青气笑曰：“降王之为说客，焉知谍在门庭；假子之结妖姬，遂见兵连床第。然豚父皆亡国之君。鬘儿乃克家之子。昔无知萨刺之死，敢泣老牛；惟有道玛师之擒，徒伤鼯兔。”乐般曰：“王乃扬小子之威，著大师之丑，将无同懿公之使鹤。而大异先主之如鱼乎？”青气与知古皆笑，矩儿出，啁青气曰：“昔日矢能擒长万，而我忘之；今时戈欲探侨如，然翁释之。然蛊行于獠夷，则罪坐其君长，虽曰归也，而忘报乎？”青气谢曰：“闻言不信，既诛蛮妇之馈盘飧，尚寐无讹，亦阻玛师之开匣镜。惟期公子，长庇故人。”甘君笑曰：“王亦能解免矣，儿何太相逼耶。”季孙谓青气曰：“获则羁之，何其忍也；哀而食之，以市恩乎？”青气答曰：

“僧欲得而甘心，蛮仍无有作愿，要当恕其愤愤，未敢效彼鳃鳃。”问化醇何人，季孙代答曰：“曾穷武库，迥出儒流；谈经不啻剥蕉，论战有如食蔗。惟陋登徒之好色，观鲦则志在濠梁；偶钟靖节之闲情，集鸚则身如苞栩。王之阴雨，渠曰小星矣！”化醇蹇涩，仰天而嗟。青气笑慰曰：“既归命于垫巾，孰含情于敝笥。闻其师中厉语，泊如定后枯禅。更何嫌疑，而遂跼蹐？”甘君曰：“吾固知噩侯无容心也。”杜承瓘慕炜俱见，各道契阔。青气曰：“睽睽见绝，悲吾舅之尚存；蚬吼相依，痛我苗之不祚。惟女弟无端成嫠，其夫有意为囚，目断于沧桑，心寒乎寇媾耳。”

许都督入，青气下拜。许曰：“感寨中无加害之心，知天下有易逢之面！”青气愕然，季孙曰：“都督亦尝遭囚者，独勿敬我也哉！”众又大笑。常越沙明趋过，甘君示曰：“吾心腹之士，故渔人也。然噩侯寨中动静，皆备悉之，有古良谋之才者。至其入海提老鲁之头，入苗拔鞞薙之箭，又于无人境，立不世功者矣！”青气拱立为礼。犷儿揖甘君曰：“军中有伉俪情者，许相见否？故噩王夫人，命世治告于使君。”甘君曰：“吾正欲遣小冠军使引入见也！”青气从犷儿入，声不敢哗，拭涕尽而后语。庆喜曰：“君挥鞭落刃，欲杀儿也。杀之亦有道乎？”青气曰：“四大部之人，爱夫人者，无过噩老，爱不可极，杀之而后已。”庆喜曰：“儿即可死，如天下人之不肯死我何哉？夫使在夏为妹，在商为姐，在周为褒狄，在秦为邯郸姬，在汉为赵燕，在唐为杨环，在南北朝为灵太后、徐淑妃，在陈隋为陈茜、萧岿之女，一日不死，天地为愁。儿之析骸而糜肉也久矣；今则不然，万物无倪，一阴资始，为国家亿万年延洪，不得不留遗一女。儿能为福，不能为祸也，安得同象齿之自埋，俾鸿毛其犹重也哉！”青气曰：

“夫人固宜不死，噩老何以生为？”庆喜曰：“槃瓠为高辛之裔，帝王升降，谁能废之。君宗，古之赤狄，近即红夷，遂斩其传，帝心胡忍。君之不死，虞廷所谓并生也。”青气曰：“青黑二苗，身死国灭，孰延一线耶？”庆喜曰：“此中接续之故，不可得而知也。春秋郑瞞既亡，而秦时长狄十二，见于临洮，冥漠中有延其脉者矣。”青气叹曰：“吾儿萨刺若存，吾未可以死，今已矣。发种种焉。天罚其嗣，而谁与绵瓜瓞哉，”因复大恸。汕妮亦哭而诉曰：“阿爹虽未筑思子之台，弱息已将为望夫之石，死不分忧于宗祏，生而合痛于山邱。便欲磨笄，徒伤得马，人也天乎？”庆喜曰：“夫妇为立人之幌，悬者皆虚；父子为阅世之阶，降焉乃没。胡缘后起，忽昧初生，不痛而呻，未瞑先呖，可乎哉？”青气恍然曰：“然则自今以往，视夫人犹路人，视鬼子非吾子，何如？”庆喜曰：“若然，安居士之榻，何心于虫臂鼠肝；游化人之城，举目则凤毛麟角。终希妙道，不逐空轮。以全其天，罔即于诞。昔也迷津，今而登岸矣！”青气复问曰：“缚我者我耶，抑夫人之缚我也？”庆喜曰：“谓儿缚君，则无此神通。谓君自缚，亦无此了悟。特天女之竹枝耳。”青气曰：“天女安在？我当谢之。”

庆喜命汕妮邀木兰至青气跪而言曰：“始焉见蟒不见我也，继焉缚酋如缚蟒也，青气解矣。”木兰曰：“噩侯天机本清，尘事亦厌，然非仲离不能祛其妄，非少主不能牖其明。从此拨雾见天之境，曲赴乎程；伐毛洗髓之功，一循夫序。无相忘尔，其自勉旃！”青气顶礼而出。木兰谓庆喜曰：“子未识斛斯侯也，盍从玛师悬镜觐之？”庆喜曰：“吾亦未尝看玛师之镜，请从事矣。”遂同诣玛知古，乞其照镜。知古曰：“少主不畏镜光耶？”木兰曰：“恐镜畏彼耳。”庆喜曰：“儿虽形秽，何至如阴阳猥。”皆

大笑。时开匣审视，见斛斯大营，碧海驱月，黄旄系星，戟乌不啼，城柝潜警，其铃阁周遭，持弓矢，执干戚，以备非常者。靡不接武而随肩也。

侯方与余君张弓弨求博士，披四灵图，蠅生隅坐。侯分得六图皆素，第三手以屨击螺，下一雉一羊，末带一鳄。博士曰：“怪哉！得两合异，四部全矣。”余君与弓弨，正为侯观征，一巨手自檐际探入，爪长几两尺余，剖柱声如铜铁物。余君喝曰：“骠姚在是，魅敢犯耶？”侯以剑鞘中箸，敲金唾壶，召卫兵入护，盖密令也。神策兵携炬进，见巨手，各以箭射，镞卷裂，翎反击人。侯大惊，则巨手已并曳博士弓弨出，凝视渺焉。余君正跌足间，一缩项僧从足底涌出，背若负鼓，腹如捧匏，细踝蹒跚，一跃登几，向蠅生而嚏，即昏然倒地。僧又出木杯，满贮赤豆，随手撒之。悉化甲士，发喊声如怒蝇，攀余君，缘履上衣。又若万蚁附一鱼骨焉。侯捉剑击几，三十二图尽跳掷。余君绝警，遂吆喝曰：“尔灵之为灵安在哉？”金鹊飞啄僧脑，文狸抉其目，骑蛇刺其尻，黄能啮其趾。僧大叫，跃下地将遁。神策兵二人缚之，假甲士亦复为赤豆，走入地中也。知古曰：“斯象也，吾镜中本无，天女实构之耳。”木兰曰：“苟无斯象，安用彼镜，抑象生于心，不著于自。若顽心冥象，而不知人物之害，何由见性乎？”庆喜曰：“儿亦知一比邱非人，四骨董非物，且无箭不伤手之人，无甲可置杯之物。然非者忽是，无者竟有，其端在天女之存心于烛奸，其委则在儿之纷心于见异，又不若无心之浑漠耳。”知古曰：“镜中多少主未见之人，能以心镜乎？”庆喜曰：“自儿观之，矫臣不合有媚骨，汪泽不宜有茶容。斛斯侯虽天上人，非寿者相，余抚军臞鹤之度，将辞九皋。朝廷若作羹醴，焉

能需两公也？不足忧乎！”木兰谓知古曰：“请藏镜矣。凡身居局外，尚为之忧心。吾心在镜中，不可以袖手。第不识针砭二师，何为久不至岛？而使斛斯余君，坐受魔障也。”知古曰：“子未审缚僧之神策兵耶？其初僧从地起，卫兵若林，侧足瞪目，曾无以寸铁相似者，为僧所魅也久矣。及四灵之戏成，忽能就地拾遗，虽劲兵无此神术，非二师而何哉？夫韬匿精气，以避赫赫之名，道术人往往如是。”木兰恍然曰：“诚不愧镜师之识，然吾益当亟还岛中也。”遂别二人，告于甘君曰：“噩侯自来岛，吾为之言于斛斯余君，夷才可用，固当为彼先容，岛事方艰，亦或忧吾后至。愿使君早平小武，转策中原也。”甘君曰：“小武正不易平。刘老师云：当在斛斯后，烟尘浩劫。那得先知。吾与天女同赴国忧，各投时变而已。”

木兰遂辞去，复乘雾行，至斛斯营前。鬘儿魔姘迎出，启曰：“侯命弟子报吾师，余抚军为破擒之妖僧摄去。针砭二师追之，六十刻而响寂，乞吾师速觅针砭而救余君，勿复进帐矣。此时攻岛之镇将，俱无斗志，护城之王师，各动浮言，吾师之策安在哉。”木兰曰：“军中之事，所贵知难，圣者之心，曾无见怪。侯大臣宜镇静，吾自慰之。”入见斛斯侯，问曰：“针砭二师，已擒地下僧矣，何以逸之？”侯曰：“妖僧将走，有两兵缚之，帐中无人识者。妖僧呼名詈之，始知其为二师之假形。吾恳其先觅求张之踪，再醒从事之梦。二师未复本形而去，余君与吾，责此妖摄求张，魔从事诸罪状。妖自陈变巨手者，为刚上人谈禅之尘尾，彼乃演法之龙头，礼释之则吉，刑威焉乃不祥也。余君以其悖妄，置三木勘之，穿木索尽斩，君乃命易索。自出位就视，索忽左右跳，縶余君足，数十隶咸不能解。”妖笑曰：“索之首，在

吾腹中，須破腹可取也。時倉卒為妖所賣，吾命剖其腹，刀自內出外而不可見血，腹中縷縷出煙霧，若焚異香。有頃，妖僧與余君皆失之，聞二師叱咤空際，似截斗不勝者。疑為逐妖去也，故遣迎告。”

木蘭曰：“求張返乎？”侯曰：“未也。”木蘭曰：“請先救從事。”袖玉刀刺蠅生鼻，黑煙裊裊，作燈爆聲，始呻吟起，謂木蘭曰：“吾夢中曾見天女與女弟子語，乃在是耶。”

木蘭曰：“斯即從事游魂也，遲兩飯時不可救，其索汝于無何有之鄉矣。”蠅生驚曰：“然則吾殆死而蘇者也？”因致謝侯與木蘭，問：“求張兩君，何尚不還舍？”

侯曰：“從事其遇諸涂乎？”蠅生曰：“予為僧噓后，隨意散步，出島城，憩海邊破寺，聞隔院有談四靈圖奇詭者，疑為彼兩君也。即之果然，皆大駭，予問以何為至此，兩君云：‘巨手鉤之不能脫，出門變為兩翼，負之以登天，野人有夜發鳥機者，翼為擊墮。’兩人匍匐至寺，以待厥明也。三人正談夜半變異，針砭二師從海上飛至，各曳求張一人去，云將負之還帳，予哀吁求挈歸，二師不可，曰：‘汝神雖離壳，接引非難，彼形已出關，提携至重。有同遭之劫，無獨返之魂也。’予忡忡徙倚，不敢出寺門，聞疾雷破寺柱，乃驚寤耳。彼兩君至今未歸，又何往乎？”

木蘭曰：“二師之力，無不援兩君歸者。侯試問中軍將，前夜無人識之兩兵，爾時又踵門否？”侯從之致詢，中軍將前曰：“頃又倚戟門而彷徨，正欲請命耳？”

木蘭曰：“速遣之進。”兩兵入，直視無語。大類著魔。木蘭呼取水，咒十數語，嚥之。兩兵各噓而言，向侯謝曰：“求旃張弓弨，非蒙大德，命二神人援手，埋骨不知其所矣。”

蠅生訝曰：“兩君從海濱破寺來耶？”

答曰：“然。”侯曰：“是求張之言，非其貌也，曷故？”

木蘭曰：“二師又以所假兩兵之形飾兩君，狡狴伎倆，吾亦必為也。

故有中军将之问，毕竟名士非老兵。吾为返其本。”再咒再嚥水，修复求张之面目。侯大喜。二师自外入，侯迎问余君安在？二师曰：“刚和尚腹中香烟，能开谊士之风怀，引达人之绮思。彼遁去，未敢摄抚军也。抚军闻香心动，欲访三生之人，以致神不守舍，遍游鸡笼城而得之，相与绸缪道故耳。”侯诘其三生何人，甘为情死？答曰：“解歌儿者，名鱼，龙阳人也。先一世为巴童角儿，抚军为余美，邑之名诸生，见而悦之，与同寝处者十年。童以瘵疾死。美殉之，再一世为燕女牛氏，抚军为金坚，其中表也。少相狎，长相怜，得遂其私，亦恶于前而乐为之后者也。金坚以嗜痂癖，沦其精髓，先牛氏卒，牛亦以身殉。坚才略过人，为府君推重，置宾客第一。适冥中增筑枉死城，鬼徭既繁，輦谤乃起，坚条陈事宜，应免入枉死城者三策：其一，隶本籍隍神之署，社公之家为杂庸，免其勾系，年满量其功过，送岳庭处置，谓之真鬼薪。其二，死则傍草木沮洳地，俟兵荒疫之岁，摄无命人自代，即予转轮，谓之真僵代。其三，注生之日，即窜入蜀道铜山为砂丁，或西山煤洞为窑户，巢覆以死，魂魄只在山腹中，谓之真物化。若是，则枉死城不须增筑，而呦呦之怨讟可息矣。府君以其说达天帝，奉俞允，坚能洞彻幽明，注二品秩，以哭泣过伤卒，转生河东，嗣外族，即今抚军也。牛氏见金坚出世，迨三十年，投牒主者云：

伏念牛氏先幻角儿，衣冠为友，非同曲里樱桃。金坚旧因余美，杵臼学仙，窃比图中蛱蝶。始则无端求牡，溺志于山下之泉；继乃有意守雌，倾心于道旁之孔。盖顽虽致傲，不戒于官；佻即兴歌，犹忘其弁。谁能破老，都归傅粉之郎；所谓佳人，迥异分香之妓。故扑朔之兔，相驯焉而学

妇随，虽毕罗之鸯，过狎者或为朋比，坚当吾始歿，枕股而哭，伤神不言，令人增分桃之义，氏及彼先亡，黄头毁形，青翰沉影，与世矫置幕之风。阴氏之还尸，仍不关阴；尾生之守死，多因为尾。名为伉俪，真觉绝伦；例以漆胶，若堪终古。乃坚已降为嘉种。尚书郎贵不易交，氏犹隔是众生；薄命妾冥无堕行，固其所也。抑有求焉，或其柳毅归来，结前缘于卢氏；韦皋老去，感再世之玉箫。否则酬蕴结之心，君甘绣被；入迷离之眼，奴愿青衣。苟遂意于三生，敢孤恩乎两大。

主者悯之，请于天曹，仍复其男质，生龙阳民家，为歌儿解鱼。自饰容首，不殊巴童用儿也。年十六，梦金坚来覲，恍然忆夫君下地。四十余年，深恐情人既为显者。华屋难寻，贱子初隶伶官，冶容易歇，乃放游两京，及秦晋洛蜀之都，冀有所遇，卒不知坚之后身，居何等官，能不忘三生人否？且区区之诚，抑郁谁语，正如临邛道士，碧落黄泉，茫茫两处矣。迨粮官幕陈三台赴闽，以乡人从之游，闻闽抚军年四十六，念金坚先彼三十年托生，忻忻若有所得，随海舶至岛中，舍楚人成又连逆旅。天将晓，有叩扉者，启之入，即抚军也。似曾相识，殊不能言，抚军早知其为解鱼，前生为牛氏。又前生为角儿，是刚和尚腹中之香，开其神智，鱼问客何方来？抚军曰：试吟之：

予犹开府癖，子果弄儿身。

散步偶相访，闻言多自亲。

冥缘同一笑，天运长三旬。

富贵岂能恋，与之因夙因。

鱼诵诗毕，持抚军而泣曰：“自小子之失丈夫，如盲人而骑

瞎马，栖栖靡所，蔼蔼常怀。岂谓乌台贵人，犹然白袷名士，方求燕婉，遂睹鸿仪，悲不尽于陈言，骄辄生于故宠，愿作济盈之雉，无伤淇厉之狐矣。”抚军亦昵之言曰：“歌者惟恋缠头，鄙夫亦期食肉，何能爱鼎，而待还珠乎？”鱼曰：“人固不能忘情，奴实未敢奉命，神护双飞之翼，数慳三接之香也。”于是抚军喟然曰：“嗟乎？此情种不可失，虽复鬼瞰其室，终当吾老是乡。”因问鱼前世事，鱼答曰：“初时若可追忆，故寻其端，往往甚杳，此性之浊也。抚军一一语之，鱼如梦大觉，喁喁儿女，皆不胜情。吾辈不难以术致抚军归，恐正人之魔，骤难消减，俟解鱼随抚军还，公忠善谋，必能用之以破贼，只须为军中庆得人耳。”斛斯侯曰：“从二师之言，吾自引诸将迎余君乎？”二师曰：“迎之，则抚军又难为情也。盍俟诸？”木兰进帐曰：“余抚军以一白皙人归矣。”侯出帐迓余君曰：“刚和尚香烟缥缈，吾抚军意态翩跹，彼何人斯？伊其相谑。”余君曰：“龙阳人解鱼，与仆有数世之缘，提携以归，共此晨夕，侯得毋罪仆之深耶？”侯曰：“君方舒国家之忧，而适有城阙之喜，贺且不暇，奚敢罪焉！”求博士见解鱼，哑然笑曰：“犹忆前年，各梨园以嵩呼节庆，辐辏至京，得见吾子。维时承下风，希宠贵者，名公卿殆无虚夕，而吾子夷然不屑，别有兴怀。诸部中莫能尚也？”鱼答曰：“昔司成欲甘心于君，奴为解纷者再，岂知奔走戎行。故人邂逅，如夫天畔振翩，水中游鳞，无相与之相与是已。”蠋生进词曰：“何物妖僧，敢逞邪为乱。迷军旅，侮宾僚，视节钺如菅茅，以中台为傀儡。违天有咎，背德下祥，请以二师之明威，天女之神勇，擒此妖诛之，岛贼自当授首耳。”侯与余君，正乞二师木兰，商灭妖之策。帐外传降酋噩青气至。侯命入见云：

陶冶群生出一门，如林才鬼莫烦冤。
要知蛮触原无氏，只说朱陈尚有村。
收拾野心猿问道，吹嘘灵气雀衔恩。
阿谁巧觅氤氲使，萍实萍花系性根。

兰湄主人诮曰：

事有不可解者，得鱼而忘筌，见兔而忘蹄是也。兹篇之义，以不解解之，不解者人事，可解者天道。著一解之说，遂使六合内自作聪明之人，无处置喙。

渊明读书不求甚解，博士歌儿之姓，既丝联而神贯矣，琴书之地，辄思博士风怀，声色之场，不废歌儿结习。盖博士亦索解之人，而歌儿有自求之实，比其类而引其伦，牧猪奴之才具，同为博士高徒，射鸟者之生平，半作歌儿故旧。不谓三军之惧，遂见斯人，我歌且谣，如儿戏耳。

佛氏三世之说，以现在而絜之于过去未来，圣人以事人知生为言，则举必世而已。小说有唐玄宗太真，世世为夫妇之誓。作诗者云：“他生未卜此生休，”明其信不近义，言难复也。三生石故事，亦是寓言，而泥于轮回之见者，且欲生生而曲解之，奚止三也。史氏指点痴儿幻态，三生而缀之以梦，三生之梦，而穷之曰苦寻。始知其在世一日，皆迷离之境也，梦醒则第四生矣。

必无斯梦，应有斯寻，卒之生而有梦，梦可无生。且我之梦不能自寻，转而寻人之梦，过矣。此生之梦，人已俱不可寻，忽而寻三生在人在己之梦，抑又过矣。所谓路路错，不曰非非想也，不谓之奇书得乎？

连尾生吐胸中五岳

金母昼见旗翻，坐犹虎尾；萃山春生襁负，眠则猪头。论补天炼石之奇，不觉鼻端出火；怀布地成金之愿，何能舌底生华。

青气跪陈：“愿率红苗三百人，攻岛贼自效。”侯壮之，命与魔矜款。青气曰：“酋已子然无偶，渠为明副参室中人，无再睹理。前已矢言于甘使君之前矣。”侯叹息，令其隶贺兰侯麾下，进捣群网城，青气自去。木兰献密计曰：“智镠当灭，而累败不至死者，恃其师喇哑喻所授之藏神盒也。请以吾二弟子饰岛女惑之，彼胸中之黑业未完，顶上之朱霞将尽，第见可欲，当舍其身。吾暗护弟子，乘间取其盒，砭师诱战，针师设伏擒之，此妖可歼也。”侯与余君，皆书空作“好”字。时索教谕以飞笺达，侯付余君启之云：

暖孙呈事：鹭鹭城卧病，奇功以让隐裔。职宜戴罪者不一端，我侯犹念其前功，矜其后败，封章入告，与隐裔俱赐五品头衔，宠莫大焉，恩难酬矣。前以骑尉告身，密给原子充，彼感激图报。来信云：严贼近与梅贼争契童有隙，梅移驻显教岛城，纵情独乐。日购中原善讴儿，配以蛋女为偶戏。近闻鹭鹭城为官军所收，求援于红毛，约以舟师相济，红毛尚无报书。严恃妖僧刚上人之术，时扰汉营，意欲

自长群网城，不复与梅策应。职思此时，殆二贼将败之机也；前木镇勇略可任，请端以严事责之，海西侯率职等进剿贼首，譬如怪鸟不同巢，弋取良易，狼狈相失，自不能进退，两头蛇之腰中断，则头皆可埋耳。惟侯与都台，一心运用，经权变通，电扫云驱，伫望三捷，谨呈请进止。

余君谓侯曰：“索教谕真能用兵者，针砭二师，可与天女及其二弟子，先赴群网城，行前计，仆自与侯继进。诸君坐披《四灵图》，无虑恶鳞漏网耳。”蠋生告曰：“前出使之欧阳敏、东郭超，顷已报命麾下矣，乞询之。”侯命入，长揖就坐。陈在红毛日，适梅颯彩征其国兵会岛中，其君复书，许为外应，实则给之。从某二人策也。梅贼若败而投之，如执牢豕矣。侯大喜，将以佐郎头衔酬其劳。辞不受。余君问前时同出使之上官雄，东野俊，可相值否？二人泫然曰：“均不辱命，归途殁于飓风，舟者仅存一人，归告某舟也。”侯与余君及蠋生，各涕泗，奏请恤其家。二人长揖去。侯问余君曰：“设贼不投红毛，则奈何？”余君答曰：“不患贼之不外投，惟患我不能败贼。”侯愕然。余君曰：“贼党十倍于王师，往往得地利，海西侯虽勇，望洋则惊。神策兵固精，入险将困，非先夺之魄，何以取其颅？仆则必有道矣。”退入密室，呼解鱼告之曰：“吾今世为大臣，来赴国难，汝当勉图报国，方不负吾。”鱼惘然曰：“奴以身事主，不敢贰心，虽工妍笑，未亲叱咤之项王；亦解清讴，不隶雅歌之征虜。荷戈则无力，草檄则无文，何以教之？俾溲勃之弃秽，见蓄医人；桎梏之芟株，受裁匠氏也。”余君曰：“闻梅贼喜新声，耽外嬖，汝能潜入贼巢，间贼心腹，令彼为处堂之燕雀，失水之蛟螭，吾自有策护汝还，不为贼害耳。”鱼跃起，拜而言曰：“是则所能也，

且不至失身。”余君曰：“国事至重，小节何兢兢耶。”遂出，送二师及木兰师弟，指解鱼谓木兰曰：“是儿亦吾用计人也，天女盍护之往来，如两高弟乎？”木兰诺曰：“昔范蠡存于越之宗，陈平解荣阳之厄。不出美人，中丞则不施阉伯之猓，兼藉伍参之肉，攻瑕之胜算，投饵之玄机，敢勿尽心，以期援手。”遂辞斛斯侯余君及幕客，与鬘儿魔姘，偕二师去。

出戟门，解鱼请曰：“阿鱼苦非健步，遑及神轮，有所以善追随者，则幸矣。”针师曰：“是何难？但入吾袖中，悲歌一曲，不翅御风行也。”鱼视师袖中，仿佛人径，牵裾延缘而入，即在山溪间。小憩石磴，见余君与求博士自林中出，谓曰：“汝有显教城之行，吾与博士制新曲，须《大石调》歌之。”出谱相示，题曰《哭荆高》。博士囊中铁笛一，弄音特高，鱼按谱而讴云：

万古听风萧，太无聊，仰天而啸。樊于期仇也难报，太子丹心也徒劳，只博得燕人血染秦庭草，寒水滔滔。热肠尽洗天将老，莫夸年少，坐上衣冠都白了，竟千年变征哭荆高。虎狼当日相遭，奈何尝试屠狗刀，掷龙泉剑读龙韬，便教舞阳亦作好儿曹。

歌毕，闻针师呼曰：“歌剧好，请出袖中矣。”余君博士俱不见，踊身一跃，仍在针师前。木兰曰：“吾送汝至梅贼营，当呼为教师。”鱼唯唯。木兰变男形为梨园部长，挈解鱼行。至显教城，投逆旅，主人问：“何方佳子弟？来此都作吹箫客耶？”木兰曰：“远道之人，闻大元帅延揽秀灵，故不惜希光望泽，甘蹈贸贸然之讥。”主人曰：“若以此儿进献，如照十二乘之珠。易七城之璧，不世珍宝，悦目艳心，大元帅乐不可支，见犹恨晚矣。某当为先容，得意时幸毋忘雄荐耳。”木兰曰：“小弟子得伴食于群

儿，贤居停当腾声于东道，倘邀一顾，终感三薰也。”其明日，主人诣梅言曰：“元帅为叶公之好龙耶！有龙阳之秀解鱼，未能罗而致之也，恐天下美人，皆为鱼泣矣。”梅色动曰：“设命之来，而美不过人，汝不畏帑戮乎？”则叩头曰：“人过美，荐贤者何以赠之！”梅曰：“免门户之徭，进咽喉之职，何如？”乃出引解鱼入谒，将至虎皮座前，梅跃出，携其手曰：“郎从几重天上来，毋弃我，随风堕黑狱底，令我搔爬不着。”鱼谢曰：“楚南之鄙人，少习声调，规模粉娘，仰大元帅嘘植秣华，敢以微躯为托耳。”梅曰：“是何解人，携郎来岛？”对曰：“故教师东门楣，导之诞登，奴得所师，自还中原也。”梅以金帛数事，命鱼酬教师，因与为别。鱼至逆旅，陈梅蛊惑状。木兰笑曰：“阿鱼好为之，吾自去策两弟子。”出芦管一枚，授鱼曰：“事脱有急，向管中诉，吾自知之。”鱼跪请曰：“阿鱼以不貳之身，侍中丞，永矢无玷，师有术相援否？”木兰曰：“夫心，身之君也。心常清，身自宁。故神仙有室欲之丹，无避淫之策。”鱼叩别，入梅帐中，来敦促者已数四矣。

木兰尽以所酬金帛给主人，径还群网岛，二师迎曰：“袖中人已言鸩鸟之媒乎？女弟子迎其师未归，倘相值也。”木兰讶曰：“吾不须迎，彼将奚适？为紫宫之一雄，而失汉皋之二女，孰是其愚也，果尔，吾往觅之。”二师皆匿笑，木兰径起居贺兰侯，噩青气已侍侧，谓木兰曰：“天女一夕不见，亡却明副参两簋室矣。针砭二师遣人物色，故知之。”木兰曰：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，岂无泉州故伎，以楂杯献饮者乎？”贺兰曰：“顷者此间有二蛋女，欲佐某饮兴。某以斛斯侯同心灭贼，彼尚睽隔，未敢独事荒淫，命出帐伺传呼也。天女其察之！”青气以贺兰命传蛋女

入，木兰视之，觉粉白黛绿中，得未曾有。二蛋女前为木兰礼曰：“吾师从显教城归耶？”木兰出晶镜照之，则鬓儿魔姘也。喜谓两弟子曰：“二师为易形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遂告贺兰曰：“乃知逐水之桃花，曾是临风之玉树。传衣传钵，昔追弟子之分经；为雨为云，今被仙人之借箸耳。”贺兰起谢曰：“幸未有唐突，不见罪尊师！”木兰以二蛋女辞去。至严多稼帐外，命二人匿迹，自隐身入觐之。适多稼与刚上人话前夜事，刚曰：“余述祖辱吾以三木，吾故假迷香荡其心，俾之耗神思，失机势，虽三日而复其所，当不能治兵。点金点石二魔道偕来，力足困我，幸吾师授以立命至宝，永保无虞。窃谓将军若此忧勤，而大元帅渔猎冶男，遽离心德，曷以成大业乎？”多稼曰：“师不知此中之好，破国亡家而不悔者，古大有人，我亦正坐此病。彼之才识，未必高过严先生也。抑有谶词相叩者，人称僧室其徒，师果何门之入，而不屑由径。”刚笑答曰：“曩者诚未能免俗，即今将军与元帅力争齑味，未尝无长林丰草，见猎生喜之情。缪闻之，二五妙合，非阴不成。故大德持世，施济先由配偶，至空门之学，毒龙亢悔，就燥则易灭，就湿则常生。吾愿将军易外为内，以其余艳，波及缁流，试看老僧，定不拘拘于戒律耳。”多稼曰：“自今阃外闺中，须共谘度。”呼其心腹贼谕曰：“近与上入议，无招媚童，而致妖女。征色之使，可易其规！”其心腹贼诺而去。

木兰出谓二蛋女曰：“乘时用谋，须不为处女而为脱兔矣。”二蛋女请曰：“奉教以来，一湔旧污，返乎初白，设彼铺糟之豕，辄欲尝醪，食叶之羊，从而啮竹，弟子实无善刀之能。吾师幸示完璧之道。”木兰袖出绢纸，中画仕女，身寸余，而肌发芳膩。丰柔自成，举止非常，坐立时作。惟不闻笑言，授鬓儿曰：

“日则置之怀中，夕则呼以己名，少沃酒沥，画中人必能代汝执役矣！”又以一丸授魔姁曰：“贼相犯，即吞此，能狎而不能染也。刚和尚死，便与谢姊挥双戟出贼巢耳。此行乃平岛贼之关键，二弟子其慎之。”二蛋女拜辞。

木兰自还，谢二师代饰之术，鬘儿魔姁，袅袅入市中，遇岛人四五辈，环问曰：“何方细娘？来新都觅寝食。”魔姁摇首指其口。鬘儿出纸笔书字曰：“蜀妓阿谢阿魔，恐不通土音，以笔对。”众惊叹曰：“黄金白璧，获者不劳，宝剑名琴，好之而聚。闻大元帅求男。近得龙阳人解鱼，今将军求女，斯二美人翩来，非时数使然欤！”因亦书字云：“此间严将军，正觅蜀姬未得。如愿侍戎幄，须易蛋服为蜀妆，又钳口非礼，可为巴渝之音。将军无勿解也。”鬘儿乃为闽言曰：“烦为通使，入帐易衣。”众大噱曰：“彼鼓舌作吾辈语，亦颇可听，狡哉！”此四五人，即木兰所见多稼之心腹贼也。引二女伺帐外，进达前词，多稼命易衣入，刚密言曰：“汉营多谋，须防美人为谋，见面吾自知之。”二女迤逦入叩首，刚注视鬘儿，谓多稼曰：“阿谢甚有理意，可令参禅。”多稼曰：“师既悦之，请以侍禅席，我自拥阿魔耳。”刚曰：“虽然，吾竟自取，非辅道也。”魔姁曰：“事上人，亦将军帐中伎也，何畛域乎？”多稼喜曰：“阿摩真解语花，令我心痒欲死，师谓美人为谋。有诸？”刚曰：“斛斯贵余述祖，以西施郑旦行成，将军亦何必有远图，吾甘与阿谢入山，为比丘僧尼矣。”鬘儿颦蹙曰：“夫吴越，两敌国也。遂有文种行成之事。今朝廷视岛中叛民，如疥癣虫，不直一刀圭药。斛斯诸大臣，安用此下策为。故失言之咎，多由于不知量，窃为世人耻之。”刚斜睨而谢曰：“女辩士，何乃蚁视海滨豪俊也。”

是夕，四人极欢宴。多稼乘酒兴，携魔姪入寝室。魔姪亟吞其丸，忽倒枕上死，鼻息奄然。多稼大惊，不识何疾，遣婢问鬘儿：“女伴之疾，向以何药物治？”时鬘儿方以所饮残沥酌画中人，刚已卧帟中，摩厉须矣。即答多稼婢曰：“小妹向无此病，恐中酒所致，待过厄时，勿药自愈。嗣后酒过勿相近，终骇人也。”婢还以告，多稼叹息曰：“吾非痛饮，不足以起衰阳，美人恶酒，无枕席缘矣。”仍与婢接，消酒力焉。魔姪夜半乃苏，后多稼暇时，仅与昵语，竟不能玷其身。木兰保护之力神也。鬘儿潜匿床后，以觚画中之人代之，声音笑貌，竟若分身。问刚曰：“上人平生，亦有意中人否？”刚曰：“明化醇之妾鬘儿，与吾周旋旬日，而不得遂所欲，至今不释于怀，穷于数也。卿若与吾数尽，何畏圆寂耶！”又问曰：“上人战阵必勇，何不速擒汉将，以报严公？”刚曰：“汉营智谋人至多，苦无胜法，亦无死期，盖恃有宝物藏吾真神也。”又问曰：“此时上人神在何处？”刚曰：“交会竟夕，神依汝壶，存亡一时，神在吾盒。此中消息，与卿共之，聊以此持赠，但空盒无同心结耳！”遂出盒暗授，鬘儿默祝曰：“阿谢，速以盒转赠我。”倏有纤手触于旁，扪之，宛然是物也。鬘儿掣之出房栊，审视盒中如鸡卵半分，作蔚蓝色，乃喇哑喻丹冶所成，莫名其宝。鸡既鸣，画中人仍入鬘儿怀抱焉。刚欠伸起，谓鬘儿曰：“卿何戒旦之兢兢耶？”答曰：“窃据半枕，实歉于心，预启上人蓄发之年，执巾栉以伺耳。”刚大履足，出谢多稼而夸异之。多稼曰：“阿魔亦慧，而不胜困泽，有愧于阿谢之贤劳。”魔姪曰：“将军自有敌场，向塞井夷灶之区，而挥戈跃马，甚非所宜也。”多稼亦快意。心腹贼进曰：“汉营有自称故红苗王者，索上人战。”多稼以骁贼千人出岛，刚继之，谓多稼曰：

“昔噩青气不见信任，固尝衔之。今兵败降汉，乃来岛上扬威，将军请督阵，看鏖缚之。”时红苗二百人，奋勇搏战，骁贼千人，杀伤过半。刚大叱前曰：“噩酋，顾此何地？而擅逞凶锋。先曾奚落吾，吾大度，尚不之校，兹敢藐岛中无人，特就死地耶！”青气答曰：“智鏖昔已无阳，今将丧元矣。”倚枪射刚，一发而中其胛。刚不及用术，辄倒地。青气以枪径刺，多稼大呼：“穷酋毋得害吾师！”亦举枪相抵。骁贼救刚起，掖还帐中，多稼力不敌青气，亦败归。视刚面黑黯，喘如牛，盖青气之矢，用苗中草药煮其镞也。多稼对之而泣。魔矜劝曰：“仙者不死，何戚乎？”命群婢进酒后，为将军解愁，刚以手作势，向鬘儿索盒，鬘儿扶之入内，以藏神盒送还，刚扶病咒七遍云：

形坏神存，鬼母逃奔。千年不化随混元，天苍地黄，奠魄而安魂。不死寻吾喇师尊，若死难寻喇师尊。

咒毕，盒忽不见，刚气绝焉。鬘儿大骇，以告多稼，贼党俱震恐。多稼命心腹人出营买槽具，二女暗约，将伺刚殓时，举哀为号，还报师命矣。鬘儿入视刚尸，微闻壁中有呻吟起者，小语云：“噩酋且勿喜，阿谢且勿悲。吾生矣，同心盒在口中，探取之，则神还壳也。”鬘儿如言，启其口，盒自喉际跃出，刚复生。坐起，鬘儿大怖。刚以盒付之曰：“吾必碎青气首，以报箭仇。出战时，仍还吾盒。”鬘儿复喜，以告多稼，乃连饮三日，名曰不死宴。第四日，针砭二师索战，刚自赴之。鬘儿窃其藏神盒，以伪者易之，刚不知也。径出群网城，呼曰：“何物点金点石，敢与智鏖决胜负耶？”二师张左右翼以出。木兰设伏海上，引龙君介士百人，为蜃楼化雉之阵，按年月日时，以四蜃母领之：

年辰之母曰厉氏，月辰之母曰丰氏。

日辰之母曰庠氏，时辰之母曰咸氏。

砭师呼弟子六人，以石破旗七，立东南隅，针师呼弟子三人，以金埋旗八，立西北隅，二师吐火为四面之罗，吸水为当头之盖。刚化两金刚，持两杵，一从西北隅入。针师弟子铁铮、金鸣、锡銮，三人呼曰：“刚和尚盍视吾旗？”刚所化之金刚，望乾地倒。三人鼓勇擒之，瑟缩为木铎，杵即其舌也。一从东南隅入，砭师弟子砭土、磕土、砮土、磬土、宕土、磷土，六人喝曰：“石破矣，安得刚乎？”刚所化之金刚，掣一旗而舞，七旗裹之。由巽地腾起，八人自下呵气，即堕为石卵。杵乃小石笋焉。刚坐地大笑曰：“金埋不能埋，石破不可破。如智镠何哉？”二师及群弟子皆叱曰：“自有破汝埋汝之处，虽欲就噩王借茅庵延喘，何可得耶？”刚大吼，飞行至海上。四屋母蹙之，楼阁四面，妖娆倚云，贝珠千层，绮丽成雾。刚叹曰：“楼中冶容，雌雉所化，彼不予避，亦何为弃之？且有命在天，海间桑濮，于僧腊不宜有损折耳。”径变海客，入北楼，与咸氏狎。咸曰：“时未可也，盍视庠姊？”客入西楼，庠氏辞曰：“会合当以佳日。”入南楼，丰氏微颦曰：“是月也，屏恶客，况入月乎？厉氏妹须子久矣。”客兴极不可忍，入东楼，厉氏迎谓曰：“妾之待君也，亦有历年，但妹不先姊，请召彼三氏至，均合其欢，何如？”客哀恳曰：“诚在小妹，吾何能折柬招哉？”厉乃以蠹壳凭槛而吹，咸氏、丰氏、庠氏毕至，谓客曰：“一牡四牝，众寡不敌，以群老蚌而制一明珠，儿虽强，摄于母气，能无怨乎？”客曰：“吾方借群阴炼孤阳，死且得所，不敌吾者，必碎其蚌。”咸氏先与媾，夺其时命。庠氏继之，日命绝矣。丰氏厉氏再继之，年月命已归于无何有之乡。刚复其本形，取藏神盒，是鬻儿所化之假者，刚和尚魂魄悠扬去，寻其喇

师尊云。多稼闻刚上人死，持枪出斗，青气亦持枪与战，凡半日而擒多稼。贺兰率神策兵百人，收复群网城。贼中之鬻儿，已与魔姪持两戟出，杀多稼心腹贼十数人，与官兵接应。群网城出降之贼，几及千人。刚上人所染岛女十二，颇习小术，各叱纸鸢遁去。二师投金石弹二枚击之，鸢死，女堕地。分给降贼之渠，贺兰乞针师为捷书，上斛斯侯并余抚军。针师曰：“山中人强作露布，犹以鸬鹚舌鼈鼻参军也，不可粲欤。”贺兰曰：“他禽毕竟不能为也。”书云：

群网岛伪将军严多稼，附贼为乱，如泉獍之相济，恶不可名言；虺蜴之互乘，毒从无避法。俾海内有枕戈之警，而寰中蒙遗帟之羞。所赖天诱其衷，自貽伊戚，徒以蝇营之争男嬖。遂如豺祭而兆内讧。其将败也，倚妖僧为长城；其合诛也，贼重臣若反掌。王师之怒有赫，元老之犹壮焉。某日，天女酈仲离，役使两弟子鬻儿魔姪，饰蛋女入贼营，鬻儿乘间易智鏐藏神盒，针砭二道人，设伏与鏐战，引入海上。天女幻四厘母，戮鏐于楼中，多稼恃勇出战，为故红苗王噩青气所擒。凡是肤功，均堪色变，鏐谓妖不能死，而死于何有之妖。多稼云寇未可擒，竟擒以新降之寇。蛾眉双戟，使大师无处藏神；蚌壳四楼，欲奇鬼为之夺命。敬德工于夺槩，终畀鄂封；彦章枉自名枪，遂为唐虏。心腹贼芟夷殆尽，香粉人冲举未由。谨献纍囚一名，妖孽全骨，战阵之图五形，斩俘之册二本。村庄民物，不改旧观；旌旆军容，重瞻新象。呜呼！携来父老，无方招儿女之魂；望去骷髅，有几筑鲸鲵之观。天讨彰于一夕，人情快以百年。此贼俘而彼贼之胆亦寒，前军捷而后军之机立应。敢以闻诸

执事，希惟慰厥宸衷。年月日時，分兵攻群网岛城，海西侯贺兰观谨状。

书毕，将遣使去。传斛斯侯与余抚军率木宏纲至。贺兰出迎，斛斯侯致谢曰：“吾固知海西成功之速也，”余抚军取诸怀中，乃贺战胜诗二首，木兰咏之。贺兰辞不敏。

麟阁崇名最上头，乘风更度海山秋。

国家长治翻多难，膂力平添肯少休。

终许妇人禽宋万，每忻列宿斩严尤。

占徭已报前师捷，要刻奇勋作酒筹。

桑从事筮《易》知大师已克群网城

近制军中酒政皆采克捷之事

己力天功敢或贪？胜须轻百捷轻三。

贼迷鱼在釜中泣，我度兵非纸上谈。

不藉军声韩与范，何劳客号短同髯。

待消氛祲天戈偃，竟病诗成黯自惭。

砭师以捷书送斛斯抚军，皆击节曰：“天女之散花手笔耶？”贺兰笑曰：“乃是点金者余事。”二君咸动色，针师曰：“若令张秘书为之，岂但有此。”语未竟，张弓弨求旃，与桑蠋生皆至。各相见毕，抚军曰：“从事断爻词云：‘不耕获，不菑畲，’知多稼无用矣，贼安能逃易象哉？”蠋生曰：“求博士披《四灵图》，仅露一虬，已遭割耳罚矣。乃张秘书之一麟一鹤一螺，合成灵奇细三锦，俱不得征，反为虬家所夺，以博士原非故弄禁部锦者，当时中丞谓秘书三锦，如群网城；博士一锦，乃以偏师破之也，兹亦验矣。”木宏纲进，谢噩青气曰：“吾誓死克群网城，缚严多稼。君竟先我著鞭，为国家戮力。固无分彼此；然誓言具

在，何以对诸将士乎？”拔剑欲自绝。斛斯抚军同劝曰：“故镇切于报国，遽为烈士之殉名，第将士或蠢愚，以为嫉青气之功也。”木大呼曰：“若是，取何敢死耶？”斛斯侯命牵多稼至，青气缚之数重，由剑山箭林。矛垣斧穴而入，诘以逼胁梅飒彩反状，多稼自称无福为佐命之英，有心慕见危之士。抚军怒曰：“狂悖之词，先诛辅颊，青气挥老拳鼓之。齿随血落，尚支吾云，逼反何据？”青气呼骑尉告身原子充证曰：“汝缁船党最多，出与官骑敌，梅贼不欲害成大尹，汝拔剑詈曰：‘不出围城杀长官，吾先断尔首。’非逼胁而何？”多稼怒曰：“吸髓小奴，辄敢诬背上尊长，真鸩蛋之不若？”抚军面微赭。贺兰吆喝曰：“受人之媚，反忌人之忠，其口可恶，其尻可刑也。”命青气用贯耳箭之半，插其臀孔。斛斯侯笑曰：“此可以报原骑尉矣！”复诘智镠淫僧，聚而污乱，可悉数其罪乎？多稼叹曰：“闽人嗜男窟，不及北人之兼收。”魔矜质之曰：“严将军，尚识阿魔解语花否？我有疾，不能事将军，夕以婢替，智镠十二，将军倍焉。北人有是酣纵哉？”多稼不能辨，斛斯命取赤棒对刑之，名一百，实二巡矣。抚军命悬竿焚智镠之尸，置多稼槛车中视之，火既举，多稼闭其目。青气以鞭撻之，未敢不仰面也。火将半，顶骨裂开，有小人不及尺，起于云际，闻有人说偈曰：

秃妥秃妥，休诃，休诃。我错过，过错我。龙刹那，沙虫刹那。色落罗，罗空落火。罗空色火知来果。咦！婆蚌蚌婆，挫磨磨挫刚呵呵。咄！刚呵，刚呵，大千螺赢生莲朵。

隐隐见小人顶礼，向北飘忽，木兰曰：“斯喇哑喻为诡偈以欺世人也。”二师曰：“刚和尚已几于武皇之尸解矣，若迷复如此生，必将下世与吾道角，劫埋安可穷乎？”斛斯命锉智镠骨，

杂牛马扬其灰。多稼惊死槛车中，嚙以水稍苏，然已垂毙矣。急召屠者支解之，以首级驰送京师。

是时梅贼在显教岛城，闻变，惶惧不知所为，惟惑乎契童，但竭生平欢，身命付之度外耳。解鱼谐媚，可谓无双，而交接之场，不尽如梅意。有连珠儿者，其身善掌中舞，叠股伎俩，能人之所不能，梅璧之，视解鱼有过无不及也。盖解鱼宠专房，名藉海宇。珠儿故庐江郡人，本陈姓，世奉朝请，其翁以贪墨败。珠儿十五岁，浪游入粤，为艇客椎凿，习时俗讴调，泛海投岛中，亦由解鱼逆旅人以进。至是献谗于梅曰：“原子充通书索教谕，得骑尉官，解鱼羡慕不已，语予曰：‘子充亦我辈，致身青云，从寇不如从王也。’予责以元帅爱汝，过于生身，安得为此妄语？鱼瞋目曰：‘若等不知死所，反责忠义之人何哉？’及严将军被掳，与子充对狱，言词互抵！鱼又骂曰，‘多稼授首于子充，以报子充之舍身。宜矣，尚欲嫚骂耶？汉营惜未割其舌。’及将军被磔，鱼暗泣曰：‘原子充不先降，戮且波及矣。我羁縻于是，他日未必有完肤。’夫鱼之心腹肾肠，不附元帅久矣。何不速驱之，免于原骑尉之续。”梅闻言，毛发倒立曰：“呸！无怪斯蛋之左撑右拄，不畅吾欲也。”呼使促之来。鱼方念余君，泪承于颐，见梅不及饰。梅怒诘曰：“此急泪为谁设耶？”鱼婉陈曰：“偶忆乡里，不能忘儿女情怀，大元帅爱甚掌肉，有何不遂，而为恹惶之形？”梅曰：“臭奴！既不恋我，亦不思家。惟以不如原子充私投汉营，卖主得骑尉为惆怅耳。我即若严将军败亡，誓不欲臭奴殉难，尔可自去。”命左右褫其鲜衣艳裾，逐去之。鱼殊出不意，暗取芦管，诉其事于木兰。闻遥答云：“未可便归，求佩刀自刺，彼必固留，曲意绸缪之。尽得其虚实以报，吾自策汝归也。”鱼

乃号泣堕地呼曰：“儿不能得元帅欢，以遭放弃，天下大矣，再无怜我之人，不如速死！”径自脱衣裋，莹体耀眸，就掣梅佩剑，左手欲自刎。梅惊且痛，夺剑掷地，抱鱼置怀中而泣曰：“憨奴！爹自假嗔耳，乃求死切切，视短小性命若儿戏耶！”回睇连珠儿曰：“庐江小儿，几以舌剑，杀汝龙阳兄长矣。”珠儿笑曰：“解哥自元帅肠胃中人，予知其根深蒂固，而姑以蜚语中伤之，冀有所撼，今而知不自量也。”向鱼叩头谢鱼曰：“弟譖兄，兄亦不怨。嗣后合欢床中，不分畛域，同倾心事主，不得当者，如兄自杀之例。”梅大悦，拥两小于膝，命曰：“二子协和，吾早晚死亦可矣。”

是夕，为长枕大被之乐，梅谑珠儿曰：“鱼儿来归，混沌之窍，自我而凿，汝犹小年，若驷马之轻车熟路；则先我尝试者，已有几贤。”珠儿昵曰：“解哥未尝遇仙也，故元帅得其元。儿在粤东，曾为仙者所狎，故初与元帅接，不复作羞涩之态，实则一贤耳。”鱼问：“第所遇仙者，其器用如常人否？”珠儿曰：“视元帅战械，直可包络其二三，然稍得亲炙，弥觉其甘，不似吾哥，每举必涕泗。”梅抚床而叹曰：“嗟乎！吾不得仙术，博二子之甘，宜为所鄙夷也。第仙者交珠郎，亦知珠郎为吾所交否？”珠儿曰：“奚不知也。仙者姓名为连尾生，往来粤东西，楚南北，求得真龙而佐之，谓儿当承第一贵人精气，官至侍中，故传其地户阖辟之能，名曰裴航曰，爱儿而子之，爱易连姓。”鱼献谋曰：“连仙既知元帅为第一贵人，何不因珠弟以求其踪，得奉为国师，拒征岛之将，何忧乎斛斯贺兰？何畏乎木兰点金点石？”梅大喜，拥鱼而赞曰：“佳儿一言，助爹成伯王之业，且因是厉吾战械！”珠儿曰：“厉械而不为所包络，仙者当有真传，如解哥之

说，旁求此贤，儿亦有蹊径。”梅复拥珠问曰：“何言之？”珠儿曰：“仙者送儿来岛中，曾云元帅知我，不当向草芦三顾，从静夜焚心香，我可自至。”梅曰：“吾心中那得好香？即有，如何剖心出之？”珠儿曰：“仙者自授儿以心香三瓣，云急而求仙援，此香尽人可焚也。故儿在兵戈中，不惧戕害。”鱼问曰：“今夕何不取香焚之？俾兄亦遇仙，或亲炙焉，丐其甘处。”梅曰：“既有心香之举，吾先洗兵，二子亦涤器。”于是各推枕起，沐浴逾时。俱著净服，珠儿探胸前丝囊拈出黑丸一。梅向空跪祷，然后焚于兽炉。又移时，天将曙矣，一鹤飞至，衔书一缄。珠儿开视之，云：“儿主人需阿父甚殷，寅刻便来，帐中不宜器矜，令敌窥测。”珠儿以示梅，岛中号令如常，头目无迕国师者。临时，一冶容少年，姿致妩媚，纤步入帐。梅俯身门左，少年扶起，携手入内寝。珠儿笑迎曰：“仙父，来何迟迟耶？”少年曰：“小儿饶舌，元帅心香密传，尾生贸然之来，深恐误军旅大事。”梅跪拜致词曰：“饴肆小夫，为岛民拥戴，前部战歿，不旋踵将亡。先生幸有以教之，救其水火，固其宗枋，岛中额庆无任矣。”解鱼亦稽首，执犹子礼。少年曰：“海上盛传鱼美人，见面尤信。”鱼赧然曰：“珠弟秀惠，鱼何足跂之？”梅拜问先生渊源，及道法所际。少年曰：“尾生与已化之智鏐，同师张觭山人，为五斗正门，远祖道陵，近宗张鲁。鏐见喇哑喻而悦之，更师左道，致为酈仲离辈，刘渊门徒，以诈力灭，尾生固将为鏐复仇，以报觭山人也，至尾生自习之神智，虽师门有所不知不能，一则曰掌上九河，二则曰胸中五岳，三则曰一发千钧担，四则曰八荒吾闕图，精微广大，庶几为宏道之人。建侯行师，无异牛刀之一割。元帅礼遇独隆，略陈其概，幸无泄焉。”鱼闻言忖曰：“连尾生之道高若

是，吾抚军何以胜之？”取芦管告木兰。闻管中答曰：“亦与绸缪之。”问其所忌憚，鱼私告于梅曰：“儿愿以身侍国师，令其用法退敌，且传枕间秘也。”梅曰：“善乎儿之慧且劳也，爹何忍忘乎？”谈次谓尾生曰：“鱼也望先生如老子之龙，乞其云雨，令威之鹤，愿学和鸣。若比于珠儿，赐之玉杵，使彼知鱼之乐，而吾效雀之驱矣。”尾生喜曰：“珠还或可收焉，鱼跃如何羨也。然野人之芹，非以云报；舅氏之赠，亦将致诚。请试其山中之技，复亲于榻侧之仁。以今夕行之，于毕生足矣。”

梅遣头目布大幄，周遭列戟墙。岛渠四人巡警，传闻故镇木宏纲帅大师围岛。梅患之。尾生谈笑请曰：“斛斯贵贺兰观自来，吾遣灵官攫之，掷帐下如肉傀儡，余述祖善斗鸡而不能缚鸡，只用小力士噉之，入床下为郎辈执虎子。宏纲久为游魂，搏兔不须全力，元帅假十懦卒，供吾指挥，宏纲可擒也。”梅从之，以岛人之孱弱者十名听用。尾生授一物如堁，令首一人吹之。又出黑漆纱囊各寸许，分授九人，诫曰：“汝十人突围出，彼军将必自来追，但一人吹孔，九人开囊，有所获，则持归纪功耳。”十人依其策，开岛城冲出。木果引百人追袭，首一人掉头先回，吹声如鬼号，风从地起，卷黑云涨天，九人齐开纱囊，囊俱有一蝇虎跃出，倏忽化为三白虎，三黑虎，三黄虎，大逾寻常。吞吐黑云为戏，兵卒倒地者，多为十人缚去。木大呼：“妖氛何足逞哉！”举大刀截虎，刀入虎腰腹不得脱。梅驱岛人自后掩至，木立杀数人退营中，岛势大振。

是夜，番乐尽作，宾主酬酢之外，鱼珠各入怀举觞，尾生以水陆物产不足供饌，书篆数纸，就筵前咒之。空中来二人告曰：“顷奉灵教，取获玉女投壶之酒，又采瑶圃诸蔬果，为下酒物，

今并缴进。”即有玉缸盛酒置于庭中，蔬果之属异形，纷陈缸右，梅及鱼珠共尝之，觉飘然有冲举意。饮啖既，偕入大幄坐。梅再拜请仙授，尾生曰：“嬉戏易能也。盍观至道？”鱼僂言曰：“胸中五岳之蕴，可得闻乎？”梅曰：“先生以尔故，必面命之，爹亦见知可矣！”尾生曰：“观者无发声，但自游戏。”三人诺之，尾生趺坐氍毹中，解衣裸体，以手摹肚腹，嘿咒约百遍，脐中有声，类金井辘轳。饭时，白云满室，梅与鱼珠各相见，而不见尾生。正惊疑间，云净处，不复在幄中，三人乃徙倚道院耳。一书生袖出一笺云：“世人拟崧高维岳之赋，惜不能指点之。”引三人出眺，谓曰：“此嵩山少室前亭子也。”从之小憩，闻山后呼万岁者三。书生曰：“当时以为天子巡幸，偶一闻之。方今圣明在上，继继承承之际，无岁不呼，何揭竿之徒，自取湛族也？”梅惶愧汗浹，鱼嘿然首肯焉。

有顷，山顶仙乐寥亮，书生谓曰：“中岳帝生天之辰，其驸马都尉自华阴来，为妇翁寿，故宫中为是雅奏也。”三人意殊倦，书生曰：“亭中卧佛石，何不高眠？”三人不觉就石卧，黑甜正酣，陡闻万壑喧豗，松声豁梦，仰视所历，非嵩少旧游，见伟丈夫冠带如秦时，叱三人曰：“蛮荒莠民，登岱何为者？”三人守尾生戒，不敢答一词。丈夫后一隶呼曰：“谒吾主五大夫而不拜，可乎？”三人同拜，丈夫颜霁，指示登日观峰路，隶自随去之。上峰头，月初从海底涌出，闻有笑语者曰：“东海泱泱，东岱苍苍，观日者昌，见月者亡。”梅始知获罪之深，天齐示谴，暗以手掐珠儿。珠摇手答之。三人寻下山路，天鸡一声，雷雨大作，下方弥望，皆稽天巨浸焉。澎湃上涌，渐至林间，有大蛇浮水至，昂首直视，若欲手援。三人共挽其颈。惟恐皮质过腻滑，无

把握处，乌知头骨棱起，拳毛绳绳，身手俱可维系。三人暗喜，以为得真龙提挈也。未几，蛇尾自捎其首，蛇首左右迎，复左右避，三人簸扬于波涛，分无生理。蛇忽登岸。三人踊而下，乃在半岩中，仰不见巅，俯不见麓。遇樵者穿径，不敢问道。樵者怜之，谓曰：“子被魔久矣！斯地为天脊，所谓太行恒山也。死于游岳，徒为馁鬼，盍就吾食？”出芋魁数枚饷之。三人既不敢言，亦何能啖？樵者笑曰：“騃哉！拾芋作歌去。”三人迤逦沿山腰行，望见尾生在亭子坐，急奔就乞指迷，神思失据，忘乎不测之当前也。土崩石裂，一落殆不止千丈强云：

绝怜刚恶是强梁，不敢先钦道德章。

运去已无续命缕，愁来转乞返生香。

孤鸣千载祧陈胜，凤至诸侯右楚狂。

封禅书成便焚却，岂教汉武踵秦皇。

数峰何氏诮曰：

歌儿无信，继之以尾生，连而及之。斯之谓连尾生也。

五岳起方寸，块垒未消也；胸中吐五岳，志气毕达矣。且一人胸中，括万物而为功，融群情于不觉，何必五岳之纵横交错，以为如取如携哉。尾生之在圣门，可云充实光辉矣。大而化，圣而神，未之能也。

虞纪四巡，不及中岳，汉呼万岁。惟在嵩山，禽庆遍游，已极凌云之想，非徒逐日之劳。尾生何人，奥衍若此，将胸中自吞夫五岳欤？抑五岳实生于胸中欤？俱不可知。是可于玛师镜外，别成元著之超；亦能于织女机旁，故得又元之妙。

都毛子行閣上諸天

骨董何关性命，死争八百斛胡椒；毛锥便结因缘，生爱十三行法帖。试看当头紫阁，知中书伴食可羞；若论望眼青天，问军国平章何事。

梅与鱼、珠二子，不敢号救，互曳其手。甘为同穴之埋。倏已至地，摸索得一门户。仅容一身，前后连尻走，足疲气颓，地稍广，有天光漏入穴中。碑题古篆，得“玉井”二字，碑下置莲一瓣，状如船。三人隐隐叹息：“船小不能渡我，况莲瓣乎？”忽觉其身渐小，生两翼，化为蜻蜓，轻集于瓣，乃船自浮起，俨如大力负之趋者。顷刻已出井口，是山顶极峻险之所，别置小碣云：“唐昌黎伯韩愈恸哭于此。”俯身下视，恐怖过于坠井时。回顾莲船，不识飘向何地，内顾其身，迥非蜻蜓。且重浊不能举跬步。梅伏地匍匐，鱼珠从之。忽见东南数城郭，旌旄林立，似备兵者。谷中烟尘出没，若子美诗所谓“西山寇盗”者也。山头下一巨人，臂大钺几丈余，横劈山腰。三人所伏山石，平空飞起，耳畔惟闻风雨杂遝声，移时石不动，则已在高峰矣。出山入山，在梦言梦，赤帟数人前曰：“南岳帝奉敕察罪囚，岛囚亟避！”三人遥见绛节舒霞，火云烧瘴，有鹵簿从西南来，遂转林后匿迹。石壁间朱书二十字，下注八字云：

雁回人不回，朱鸟啄黄能。一斛珠成泪，香余宝鼎灰。回

雁峰上 湘叟醉题。

复转松径，得一处如王者殿廷，实则大兰若也，有旁舍可入。三人潜身进窥，殿中一贵人，白面而红髯，气宇类文士然。羽林郎鹄立阶下，屏息不敢哗。殿中金貂烂然，亦似六官分职。王者问：“囚册既成，能陈其名籍总数否？”一绿袍官唱曰：“乐般降汉，伪职兀左丞易万户曷都把，死囚三名。噩青气拒命，甥莽啖女萨妮伪青气被戮，中地雷死者一千四百四十九名，阵斩者三千一百二十一名，讯斩者七百八十四名，共五千三百五十四囚也。庆喜弄兵，蛮目苟承恩等九名，及蛮卒三十七名被斩，死难则有鲜于、季通等八名，汉卒强勇一名。季通已生天，郎应宿亦转轮，共四十三囚也。树犍煽乱，郭节度兵卒，战歿二百六十四名，野兕犯阵，汉兵死者三十二名，树犍死，还畜生道，共二百九十六囚也。青气再败，伊子萨刺，爱将摩潢、诃汉俱死，来宾被害，囚四名。鲜椰子逞妖，金大都督伤足死，山精死者一百四十口。妖众被诛者，四百九十名。金大都督得神祇，鲜及山精还畜生道，共四百九十囚也。睽眊列阵，大雕啄死将士七十二名。睽被戟刺死，还畜生道，共七十二囚也。鸠盘弧五魔之阵，鸠与三十六铅母，死巨刃，俱还饿鬼道，不成囚。乌蛮江毒龙父子三，付化生部，不置囚。又汉兵中黑苗瘴毒，死者一百三十二名，已转轮，不置囚。又庆喜等擒杀獬蛮一名，猓鬼三名，俱还畜生道，不成囚。又乐世治所擒男猓者獬，女猓矣狸，亦还饿鬼道，不成囚。又粤都督屈蚝殉节，交址卒三十名从死，蚝生天，三十人转轮，例不入囚数。甘总帅捣阵，男猓被斩者五十六名，生擒者三十名，共八十六囚也。智鏐所挈男猓善变化者三十六名，死阵前，付胎生部，不置囚。故滇王庄蹻鬼兵死

者，二千三百八十七名，还鬻道，不置鬼囚。獬豸二百人化牝鹿死，仍转轮为人，不置囚。伏桥渡口之獬豸，为张许两都督诛斩者，二百三十一名，共二百三十一囚也。凡南岳界内所辖死囚，实计六千二百八十三名也。”王者诘曰：“斛斯侯有事东瓠，不无诛戮，其数不可稽欤？”一白袍官启曰：“须俟梅颯彩灭亡后，汇册呈报也。”梅怖甚，喉泣几出声。鱼掐其中指，珠暗曳之出，寻松径不见，回望则殿廷杳如，惟见严将军与刚上人，各小如幼孩，在树间嬉笑，谈交媾之乐。梅恍疑身在冥途矣，拉二子坐地。一小道士拊其背曰：“五岳之游毕，可以归息，连仙待之久矣。”乃偕起，随小道士行入大竹中，以手旁扪，遂梯竹节，延缘而上。小道士忽不见，其竹亦尽，三人已伫幄中。尾生裸体坐枕右，招三人共寝。梅叹息曰：“五岳归来，此身非复我有矣。”珠儿曰：“我不愿归，惟恐仙父盼我。”解鱼曰：“仙父今夕，方养活我。珠弟宜侍元帅，闻召乃来，是为弟不先兄也。”

梅自引珠卧，鱼捧尾生颐，笑而不欲入被。尾生曰：“鱼儿岂惧吾耶？”鱼昵声曰：“惧不敢也，爱亦不知。”尾生拥之卧，炊息如无，潜龙殊不可拔，鱼私谓珠言不信矣。顷之，觉有丝缕中贯者，凝神会之，气自外铄，情乃旁融，鱼之身，渐黏乎仙腹；仙之骨，将据乎鱼肠。俯仰自如，进退维谷，鱼若遗若忘，亦醉亦醒。时则尾真无尾，连则皆连，回身向抱，呼仙父皆断续之声，降心相从，玩鱼儿尽往来之态。尾生问曰：“儿甜乎？”鱼对曰：“父毒矣。”爱唤珠弟，闯然而来，珠遂夺柄。鱼让之，尾生接珠，而自与鱼耳语曰：“彼谗浪，吾挫折之。若湛汪之泽，以待善承之人耳。”鱼曰：“速遣之，儿不欲望梅矣。”尾生暗令珠儿去，径接鱼，始如鳞游之滢滢，继乃腹胀之膨膨。鱼亦倾筐倒筐，出性

命偿之矣。尾生感其诚，虚与委蛇而后已。鱼问曰：“泽未下也，意有馀乎？”尾生曰：“志得意满，而喜心溢焉。吾所为泽，不似常人之败血泛滥也。”梅呼尾生曰：“先生之豢群儿也，形气之故，可得闻乎？”尾生曰：“纳气于顶，敛形在根，存想妍质，摩挲妙门，但息半谷，莫窥中原，俟彼肆志，与之销魂。”梅忻然曰：“谨受教矣。”珠吃吃笑曰：“一喷一醒，然再接再厉，乃何可当也。”鱼乞尾生步幄隅言，尾生携之起，鱼从容问曰：“儿托身于仙父，能令颜色常好，永奉父欢耶？”尾生曰：“吾授儿以养艾丸三十六枚，癸亥日服。一年后，永不改颜色也。”鱼曰：“儿蠢愚，不识仙父为天上之人乎？人间之人乎？”尾生曰：“人间之物也。”鱼骇曰：“在人为仙，在物为怪。且禽兽皆物，奈何自辱焉？”尾生曰：“人之仙难遇，物之怪易逢，儿叩我，我不忍欺。即物亦何伤乎？若禽兽之伦，不同群也，姑勿疑我。”鱼曰：“物之灵者无过于龙，父为龙而子为鱼，则有幸矣。”尾生曰：“儿鱼，我亦鱼也，但较大耳。”鱼曰：“父无腥闻之德，为鱼其孰信之？”尾生曰：“庄叟言化鹏之鲲，乃鱼之子孙，寓言弥小弥大也。我之名齐于鲤，鲤或化龙，而我自为我，乃混浊不分之鲢耳。”鱼曰：“是何精修？而道行至此。且鲢也者，齐风仅比于魴鰈，郭赋不先于鲢鲤，连行虽有相知之雅，出水初无久视之方，父道固高，儿何能践形惟肖矣？”尾生曰：“昔洪水为虐，泽国徙高陵，庸氏第以大首遭烹，方家姻以扁身致醢，我杂处其间，涵育无患，藉龙蛇之力，窜入羽渊，伯鲧之化黄熊，食渊鱼且尽，我悲夫子孙之无遗类也。暴鳍扬鬣，以与彼战，彼乃为汨陈五行之阵以困我，我因水漫土上，转入土避之，土下逢木，质为木坏，木下逢金，气借金敛。金下逢火，精神从火返。适尾宿下世，

扶其精气神而收畜之，炼他人为质，以为子嗣。故名曰‘连尾生’也。夏商之代历鬼劫，秦汉之时历仙劫，俱不能坏我炼质。张鯀山人出，从之学幻术，数合傳今元帅，而不保其有终，儿幸秘之矣。”鱼曰：“然则父之物，胜于人之仙也。闻汉营仙士孔多，能无意外之虞否？”尾生曰：“五行中惟不利于木，我戴水而不能生，履金而不能克，客木犹不惧也，主木至则遁耳。”

语毕，仍携手入被，鱼复致悃款后，潜以所语向芦管告木兰。自此梅敬奉尾生，以珠为雉之执，以鱼为饵之投。夕则宗内视之传，日则藉中权之辅。将及旬，乐可知矣，灾乃至焉。

木将又以百人攻岛门，鱼言于尾生曰：“儿肉眼，可使观仙斗乎？”尾生曰：“可矣！”立书一符，命戴之髻中，坐城阙勿动，人静而后返。鱼遂先往，果无人见之。梅自率精锐出御，尾生骑鹤自前，针师笑曰：“连哉连哉，昔崇伯死，尔阅沧桑而不能报，则亦已矣。忽落藩溷中，与鼠子为鹰犬，岂连栖之义，固应尔哉。”尾生亦讪曰：“道元辄侮其大宗师，恐鳞介复生，无由解脱矣。”砭师喝曰：“阿连，汝翁尾火虎，尊吾两师如阿保，汝无知腾口说，吾将使顽石警之。”尾生仰视，则巨石如础，从云际下，呼鹤展翅遁，四面皆石城也。尾生大惊，化火鼠飞城头去，其云际石下，磕鹤骨尽碎。尾生所化之火鼠，倏大如轮。左右生翼，径扑汉营。适余抚军出帐，攫其蝉翼冠，贺兰抽大羽箭射之，火鼠怪鸣，以爪击落箭飞去。针师投铁置空中，火鼠敛翼入置。堕海中，二师仗剑搜海底，电光上射，疾雷继之，则尾生乘墨云出，掷掬二师曰：“汝等得意之铁置，顷已熔一小错字，付水曹矣。海中生活，愿以相角也。”厉声喝曰：“点石点金二尊师，请登狮坐。”二师之身，已被两物负之起，乃海中兽，似狮而

非者，騰涌而去。轉一洋，浮水面皆火，而凜冽如寒冰。尾生所乘墨云，倏變火色，隨後驅兽。二師神氣大沮喪，迷惘如凡人。回視尾生，但从容曰：“阿連，劇亦不惡，謂不耐此者，豈定力哉！”尾生曰：“二尊師若投地乞為弟子，連老固憐而釋之，否則金闕獻臣，送置冰獄也。”

二師怒，以劍劈兽腦，其物遂失。身墮下泉无底穴，丹田不溫，三昧火一縷將絕，欲自脫則力不勝，呼灵官力士听令。聞隔數重垣答曰：“弟子輩不能入，犹師之不能出也，奈何？”二師遽窘，有两介士以火炬迎，词曰：“冰海夜叉，奉寡君命，接二仙长。”遂从之入。历三闕乃至，主者鞠躬迓阶下，入殿中，二師稽首，答拜就坐，始恧然問曰：“吾兩人忝列上真之班，罔知积气之府，君司何界？国斯泉也！”主者俨恪对曰：“昔东北地陷，置尾閭之幽宮，先君世居南离，官火正，以大風氏幼子，穴垣窃火药物，攻玉京子童孙，误爇碧城之曲闌，灾及向訛門，天帝震怒，戮二子，治火药失守之司，夺职徙冰海，赖先天孕火中，刚性勿坏，迨谪限既满，复官离宮，寡人其冲嗣也。以封不以窳。摄治冰海，又千有余岁矣。”二師仰視殿梁，高悬昊天上帝敕旨，爰稽拜誦之：

北幽阱大荒，厥坐冰獄。是高品上宰，流宥之淵，前历职獄臣，均期滿还秩。茲水官臣熙，以尔臣鬻遽，侍养青宮，协理幽政。冰天作勞，懋績攸艰，锡帝師辭，朕罔时弗，尔其丕绍世德，寅賓逋贤，肆宏明命，授尔水虞，頒瑞凝沍北后，往钦哉。

二師誦畢，复拜曰：“君位望殊高，德宜遍物，更乞何术，以脱幽囚？”主者未及答，一峨冠吏言曰：“客非奉帝譴者，来无

定，去亦何常。此邦之人，非能解脱者也。”未几，木兰突入，谓二师曰：“幸也，臀后之宫，可以税驾。二师虽金石之精，在冰海六时，销烁尽矣。就狱则可寄三日，逾时又必请命于帝廷也。”相与谢主者出，木兰曰：“连尾生畏木而不畏火，奈何以金石二火，引其端乎？”遂化老楂，三人共乘之。尾生方指挥梅之徒，横掠汉营，自以两火蛇，绕斛斯、贺兰二侯之身。贺兰以所佩剑斩蛇，不能断。噩青气斫斛斯之蛇亦然。二师化捕蛇者擒之，乃海船两棕绳耳。大喝曰：“阿连敢为暴于天朝大臣耶？尊师当不宥尔！”立咒诸兵械，一时化邓林。尾生曰：“狡狴者不足以啗喝我也。”自刺其两胁，喷黄水如涌泉，如澍雨，洒林木皆为破斧缺斨，贼兵大进。木兰呼其所化楂制尾生，且咒曰：

木虽枯，能克火。物至愚，岂敌我。我受东皇符，尔证下泉果，连兮连兮可不可。

尾生大惊，弃梅遁去，自投冰狱焉。解鱼见贼将败下城阙，奔还大营呼：“汉将援我。”其身为符所隐。闻声而不见面。神策兵以为妖也，抽矢射之，贯臂而形见，皆骇告曰：“此中丞之解郎也！”余抚军闻号来视，鱼死尚不瞑。抚军泣曰：“鱼儿不死于贼而死于兵，天何报之酷耶？”命掘坎埋之。抚军呕血数升，左右扶归帐中卧。二侯以神策兵进剿，木宏纲曰：“贼危迫，必窜红毛。请以二百人驾五艇探之。”贺兰曰：“勇哉！奇功以让木老矣。”木将自去。贺兰率噩青气进岛城，擒斩殆尽。梅谓连珠儿曰：“汝仙父败矣，全城屠矣；我曷归耶？”珠儿问曰：“海邦孰与我者？”梅曰：“红毛先有书来，许为外应，投彼何如？”珠儿曰：“速易元帅服，为估客装，则可以济也。”梅从之，拉珠儿同渡，辞曰：“某庐江墨守之子，浪游从逆，为海内所不容。仙父既

亡，岂宜复溷尘世，请以他生逐连氏矣。”乃赴海死。

梅自杂商贾中，扬帆出海，风便三日，竟达红毛。谒国王，仍循岛民礼。国王曰：“本欲以师来会，汝严将军却之。今遁逃寄迹，非久计也。国有别澳，置战槛数十，水卒千人，元帅其驻彼，以为后图若何？”梅叩头谢曰：“是则更生之年，复旦之日矣。敢以死报。”国王命卫士送之去，其大臣谏曰：“欧阳东野二生之盟言，洞达天地，王何以背之？而纳叛人！”国王曰：“非背盟也，俟中原有一介至，缚而授之耳。”俄传木镇至，国王下殿迎入。木问曰：“王得毋以故镇之来，为已迟也。”国王曰：“早则无益，且亦不宜，此其时矣。请执之以献。”木曰：“执之固王之明，故镇坐殿中以待，意未可安也。”遂偕往，至别澳中。梅贼方踞坐巨舰，简舟师。木跃入摔之出，以所束藤带反接之。梅叹曰：“吾不幸出雀罗，入鸿网矣。”木辞红毛国王，驾五艇还鸡笼城。斛斯闻已获渠魁，与贺兰迎至岛门，皆为木贺。木再拜曰：“天子受俘，元戎解甲，国之大事也。某何劳耶？”斛斯戚然曰：“大功已成，而余君垂尽，桑从事之占繇，针道人之切脉，酈天女之襁星扶气。皆谓未如之何？此时薤露将歌，罪囚无须执讯。献于王所，木老宜任斯役，如京师也。”

于是木以练卒十二人自随，护槛车进发。二侯还视余君，疾甚革，张弓弭、求旃，率相向哭泣。余君张目小语曰：“顷入一舟，拥皋比一人南面坐，自称卯金王者，旁坐三人，则仆与斛斯侯。及泉门老节相也。共拈四题赋诗，王者得空仓云：

曾是干斯庆，而公忽患贫。

无谋赔鼠子，有诏贬蛇神。

垣坏延今雨，梁空接古尘。

风云护储日，庚癸诺何人。

仆得废冢云：

人多长暮感，坟少百年称。

谁向松阴吊，纷从陇首登。

老狸眠不得，故鬼哭何凭。

太息桓司马，空传石椁能。

侯得覆舟云：

胆向千帆破，魂随五两飞。

怪鸥号逝影，馁鬼出危机。

但觉一壶贵，宁知三老非。

百年从水葬，得食见鱼肥。

节相得断杖云：

疑君过刚折，老至倩谁扶。

霹雳来飞动，蛟螭化有无。

自维艰步履，只许息团蒲。

灵寿铭犹在，摧残失故吾。

诸君审之，四题皆不祥。而仆赋冢，其遂亡乎？斛斯侯曰：“即我覆舟云云，亦甚惨戚，中丞君若有不讳，我固将继之。但节相断杖之词，又悲于我，其皆讖欤？然卯金王者，乃救我之刘老师也。拈题之意，引人于空，殆示之极耳。”弓弨与旃，皆点首涕泣。

噩青气持泉门急递入呈，斛斯贺兰二侯展阅毕，大惊悼曰：“杖果断矣，国事将若之何？”余君呼使诵之曰：

仆以枕上喘息，闻岛中捷音。三城已收，两孽就殄。是朝廷之用威，而将士之用命。于以刻凿大鼎，祭告百神。倬

前光，丕继烈，岂虚誉哉！公等于时集勋，奕祀不朽，仆生与有荣，死亦可无憾矣。方军兴旁午，不戒于口味，食大鱼而甘之，属餍者三日，已乃梦神告曰：嗟尔奎武，误食龙脯，疮痍在心，斯人终古，觉而掌背一物，如黍渐大，裂为安榴，医者塞户，参药剂其中，刀针削其表，非惟无益，又加害焉。日下三四刻，殆不可息影人世，呜呼！仆死矣。公等勿悲。设仆不死，而大旗落日，戴罪如山。恐马革裹尸之贤，诃责无已时矣。佐垂死谢。

诵毕，斛斯恸曰：“鳌柱倾，龟鉴坏，悠悠苍天，明明我祖，不遗一老相，而夺万夫防乎？”诸幕士皆哭。抚军气色忽黯，呼贺兰曰：“仆不赋独行，鬼道亦得御李君矣。忆与侯渡海，天女呼风。今日同渡不同归者，独仆一人耳，悲痛哉。”一恸血喷竭而逝，求旃、张弓弨，自为之殓，两侯以下俱衣缟。索暖孙、吉隐裔，以乡兵扫穴功册进。斛斯命弓弨缮奏，陈军中善后机宜，并抚军死王事状。其二日，忽木宏纲挈一首级自投，斛斯骇，问之。叩首答曰：“某以十二人解梅贼进发，昨夜渡海，猝遇交人南还之艇，贼以番语呼救，艇渐集，某令拨柁还岛，折帆不便，风倒曳船近贼艇。贼乘我舟，十二人力战死，梅贼破槛车出斗，某急斩之，悬头腰带下，乘三板船奔还赴营也。然木某今日死已太晚，余抚军尝生我者，悲其仙蛻，愿为之驂。”左手掣刀自刎，头颈尽断，军中无不下泪者。蠋生与木兰入帐请曰：“岛事已蒞，乞还黔营，恐彼中棘手也。”二师亦言曰：“以数测之，黄苗未易平，甘君或将赴豫州，援石中丞于寿春耳。”有顷，甘总帅书至，斛斯展之：

鼎策蔡小武，相持数月，贼虽不敢逞，我亦无以翦灭

此也。滇粵调兵，奉命增二万，以之补苴死亡，可用者十不及六七。今岛事闻将凯旋，朝廷命鼎以帐中士驻豫东境，援寿春。而荡平黄苗，仍属之麾下。郭张许史之军，仍犄角受节制。鼎部署苗务，未敢不尽心，愿麾下无轻言剿，以老小武之锐师，无轻言抚，以成小武之狡志。其针砭二师，及天女酈仲离，仍留护黔营，以济妖乱。桑从事见还，希赐垂照，鼎临发飞达。

赍书者为邬郁，蠋生自辞二侯，与木兰二师作别，将偕邬郁走豫东境，谒甘君。邬郁曰：“总帅将赴寿州，与石中丞议兵略，从此由闽入浙，达江南寿州，道亦便也，何必走赣州，由楚之豫乎？”蠋生然之。渡海抵泉门，入福州，其制置使新莅，为陇西公，知桑为甘君从事，遣倅迎之入幕府。蠋生拜见陇西公曰：“昔脱我于枹罕回贼中者，甘总帅也，见从事如晤主人矣。”问：“女将龙木兰，及小军使矩儿，皆在豫营否？”蠋生答以矩儿在豫，木兰留黔辅斛斯侯。陇西公设宴以待。将入席，朝廷颁诏书至，陇西公接读云：

王师克岛，叛民之殃，而赤子之庆也。所俘五从贼，磔于市，形皆犬与豕。而二贼首，皆具人面目，亦悬十日后尘之。承平数十纪，妖孽滋生，凡人及犬豕，都非复寻常戾气，太史之占星月，于往年而知之。一人之身，饮食嗜好，足以流宇内灾害，况举措枉直，能召阴阳水火之变。久之罔不为盗贼兵戈，将士告功，枯骨盈壑，省躬不及，朕实悚之。兹以平岛勋，晋尔斛斯贵闽国公，贺兰观漳南郡公，赠尔李舜佐太傅，余述祖尚书，存没四臣，共模像置祠，香火岛上。噩青气授循州都督，即赴镇。针砭道者，并封号定

岛真人。酈仲离晋封太乙真妃，仍参赞军略。一体模像建三真祠，桑蛸授京兆府长史，张弓弨授汲郡丞，求旃授太仆丞。俱留幕聘，教谕索暖孙吉隐裔，各以五品衔判浙大郡。又甘鼎援寿春，尔臣贵臣观，协征黄苗，依鼎所立军政，朕将刮目以观厥成焉。夫兵兴五年，非宜黠武之日，顾狐兔肆害，终为城社忧，所当熏穴塞径，掩捕不遗其力者也。年月日兵部奉谕，飞羽颁告。

蠋生向阙谢毕，陇西公举一觞，引之入坐曰：“拜恩于朝，欢诚第一，竭智之士，见亦无多，先生当快饮。”蠋生致谢，立尽就坐，还问豫中事。陇西公曰：“五斗贼无将而自尊，无兵而自众，无食而自饱，无械而自攻，无谋而自诡，无纪而自从，国家之敝，与贼形相反。故贼志必逞，而大师无功，河南帅屡挫，或病及忧悸死。朝议以楚王镇宛洛，遂总师干，然石中丞在寿春，仅遏东面，而西南北境。无中丞者三其人。又豫州向无兵制，召募维艰，转饷已忧不足，间道易为贼所掠。甘君宜与王计，军旅之道，神明而变通之，毋泥于太平时庸臣病国之见，斯必有济耳。”蠋生谢曰：“蛸见总帅，当以明公爱国苦语，视缕陈之！”陇西公亦起而拜曰：“国之大事，非甘君不能为。老夫即知之，而可与议者难其才也。先生能致此词，敢拜其辱。”蠋生请餐竟即行，陇西公敦送始入。邬郁告以“仙霞岭下，闻有兵警，云是岛贼窜余，越帅不令闽人辄过，当诘奸宄，新长史又无军帖，奈何？”蠋生曰：“彼诘岛贼，非诘乎岛之人，至自辩晰耳。”

一日抵岭下，数兵士拥蠋生邬郁去，责供词。蠋生笑曰：“是何难！”填《满江红》一词，依岳少保韵。

问仆何人，闽中彦，风流未歇。论兵事，鸡笼城下，要追前

烈。智僂长鲸无二策，力清妖蜃刚三月。只今年，长史晋头衔，酬恩切。孔明卧，多风雪。张鲁叛，将翦灭。叹承平日久，金瓯无缺。望望难迷碧海梦，年年不化青泥血。更何妨，留滞著鞭人，疑相阙。

兵士以供词呈越帅，放之西行，由杭至苏。蠋生谓邬郁曰：“闻虞山士人都元，能于兵者。盍访之？”乃相与登虞仲之墓，寻子游之井，问山下人都姓者。皆曰：“无之。”困憩虞山寺，道士逢迎礼甚恭。蠋生问曰：“都元何往乎？”道士答以“邑之明府姓都，得毋是欤？”蠋生曰：“是矣！”乃入邑求见，其令以疾辞。邬郁曰：“焉有闻名来访而以病解免者。”遂延入令室。蠋生视其人，欠伸不绝，如有疾然。询其年，初未强仕。坐而问曰：“明府之闻望，流于宇内，何以尚少年也？”令答曰：“仆虽少，惟事技术，经济阙如，足下非甘鼎之客耶？何以知我？”蠋生曰：“桑蛸今日来访，为甘君觅奇士也，愿借交可乎？”令忻然，各书姓名乡里，及官职齿次。

桑蛸，字蠋生，福州人。京兆府长史，年五十一。

都元，字毛子，越州人，吴郡虞山尹，年三十九。

两人者，以心为香而不及焚旃檀。以目为誓而不必指皦日，以楮墨为拜稽而无事用身手。由是蠋生谓毛子曰：“弟所为经济，殆无人不想望之，知其技术，亦有自来。非若为有为盈为泰者之无恒矣。”毛子曰：“夫技亦天道也，吾无缚鸡之力，而万夫不能挫一毫，谓之太初禁，术亦圣功也。吾非骑鹤之姿，而一息可以通六合，谓之抚辰纲，非妄言耳。”适城外以火灾告，蠋生曰：“是处不啻有万夫，可以观太初禁矣。”毛子曰：“诺。”解衣袒而往，登屋拔其梁木，折十二椽，坠于人丛中。良久仍袒而

出,发肤完善,腰以上无屐齿蹴踏迹,亦无烟火熏灼痕,神气闲暇,谓蠋生曰:“吾出入其间,曾不知有皮骨,谁能见而损之?”蠋生曰:“是真技矣。抚辰纲则何术哉。”毛子曰:“请就书室观古画幅可乎?”蠋生从之入室,东北隅悬一古画,长三尺余,广才及尺耳。毛子曰:“吾入玩,兄但相从,无返顾。”见毛子身如巨蚁,游画图中,入树穴,从之者亦不觉其身之重也。出树穴,见陡立一阁。颜曰:“中爨。”有石火万道出阁后,射人毛发而不见焚烧,毛子曰:“此宅土天也,兄勿以为火。”窈窕行其下,得一阁颜曰:“北鑿。”赤白两气化为龙蛇,盘旋左右,而不见噬人。毛子曰:“此贮水天也,兄勿以为金。”从龙蛇处径穿一阁,颜曰:“南查。”高下皆树林,而直干无枝叶。毛子曰:“此咽火天也,兄勿以为木。”循树林斜转,飞出一阁,颜曰:“西垞。”黄尘从地下卷起,而不眯人目。毛子曰:“此纳金天也,兄勿以为土。”穷尘尽处虚悬一阁,颜曰:“东泷。”千条瀑布自上滴下,而衣履绝不沾濡。毛子曰:“此养木天也,兄勿以为水。”自瀑布中奔出,见毛子身如蝌蚪,从之者不觉其身之滞也。则两人俱在室东北隅,视前画幅乃一素纸耳。毛子问曰:“术何如?”蠋生点首而不能语。邬郁请曰:“甘总帅之望长史也,则亦渴矣,愿速赴之。”蠋生与毛子作别曰:“仆晤甘君,当以弟荐,诚以礼辟致,弟勿有遐心,四海幸甚。”毛子曰:“二十年留心济变之事,几与妖妄同称,即有薪传,未敢珍为鸿宝;尚嫌幅短,无能想彻华胥。惟此身可报知己,所志不求显名,长为散人,略异征士,抒其所见,晦若无闻,则于桑于甘,皆可迹相依而道相许。若兄之好爵是縻,于我何有矣!”蠋生曰:“仆亦非仕进者,功成之日,从游于画图中耳!”遂拱手即去之。

至符离，蠋生喟然曰：“嗟是战场，昔檀道济量沙唱筹之地。今天下一家，如万里长城者安在？”叹毕，野鸦乱噪，隐隐闻画角声。邬郁曰：“寿春较近矣，何军声不及吾黔营耶？”蠋生曰：“中原无劲兵，虽石中丞不能养寿春士气，如甘君之步伐，岂易及也！”入寿州，适甘君以是日始至，相见大喜。甘君先为长史拜贺，方话别后事，问蠋生曰：“周浮邱非长史师事者耶？”曰：“然！”甘君蹙然曰：“今乃在贼中，为之区策，非长史不能往招之，将使乐王子猷儿偕行耳。”蠋生许诺，遂述陇西公所致词，且代征都毛子，乞与楚王谋，以书致毛子，使之挂冠自来，但勿奏朝廷何如。甘君拜谢起，且曰：“安得毛子而与之咨诹，陇西公所虑诸条，不难改观也。吾与石中丞见后，行还豫东大营，长史盍先去？”蠋生与邬郁诣猷儿云：“甘君入石中丞幕。”各拜起，见榻上一叟，病而呻吟，中丞曰：“叟也入幕者三，其语多不可解。却之不去。且谓仆忘其弟子大恩，嗣后复逢扫地夫，则无渔人救死也。因卧病不肯药，其古之颠者欤？”甘君愕然曰：“刘老师将援中丞，是灭火真人之师。夫扫地夫即娄万赤，渔人即灭火真人，广州城外三十里之事，区君尝为鼎言之。斯病叟殆刘老师矣。”就榻前呼之。叟起，扶杖径去，不复有言：

海云漠漠树髣髴，欵见长虹下饮潭。

国事不宜咨郑五，农功惟冀课朱三。

笑声戛玉泉居左，梦影交柯郡在南。

闻道求贤新奉诏，谭天大口一掀髯。

友柏山农诮曰：

尾之孳毛之毳与毳，皆属鸟兽，尾生毛子，似皆以物

言，读者无泥于人之见也。

连尾生之道，或尽于歌儿。都毛子之能，不遗于博士，四篇中又有同条共贯之理。

《毛颖传》中称：中书君管城子，附会过巧。犹不若兹之大书特书曰都毛子，庶乎质有其文。

唐人诗“高阁逼诸天”，极言阁之高，非诸天遂能集阁上也。今日阁上诸天，曾不知是阁也，刘向之所居欤？杨雄之所坠欤？而毛子其人者，都于向与雄之间，若何位置也？又不知是诸天也，为释氏之二十四乎？为天官家之九重乎？而毛子之阁上所行者，都在释氏天官家之外，奚以延缘也。

尾生之吐五岳，是胸中所本无，而能敷施之，高明之全体也。毛子之行诸天，是阁上所固有，而能践履之，中庸之极功也。至是如六爻之发挥，九叙之歌劝，其旨愈恬，其思益邃，奇书可易言哉！

生心盜竟啖俗儒心

是衣冠之盜，柳下季亦尚有兄；為鄉曲之儒，魯諸生不如無友。其愚也可笑，安知問俗以入門；而啖之何心，不憚為牺之在廟。

石中丞謂甘君曰：“仆歙士也，將用齊人，兵練吳人，餉資越人，幕客多燕人，可稱烏合矣。防豫數月，賊來掠者五，我出探者二，來則必受挫，出則必自疲，幸總帥此來，以粵海之成勞。惠于朋旧，感可勝言乎？”甘君曰：“鼎歸豫，密與楚王商榷，惟有利于王師者，不以吳境分畛域也。刘老师化形以游，必有所濟，其踪迹非凡猥者，至則敬而奉之。勿遽以白眼相觸，則軍中宜可以藉其智力也。”作別自去。

豫東境大營，即古睢陽城。隨征者為兩參謀，樂般父子、欣喜等四女。杜承瓘、慕瑋、常越、沙明，其瑪知古及矩兒夫婦，留佐斛斯，未偕至。蠅生已與犢兒鵠郁入宛南，訪周浮邱，且偵賊情矣。甘君自進大梁謁楚王，乞屏左右語。楚王曰：“甘總帥大名，宮婢震耳。昔抱罕之捷，師傅中有撰紀事本末入國史者，有嘆美為歌行寄友人者。斡青黑二苗，有奉命绘图呈上者，我寓目皆及之。今五斗賊充斥藩境，王師有征無戰，將何策以靖亂乎？”甘君對曰：“鼎實不能知賊中之事，與官兵不卒平賊之由。有賢者都元，隱于風塵吏，今日之士元也。乞王以書聘之，得此

贤，克贼易反掌耳！”楚王拱手曰：“荐人以戡乱，古大臣之风，我自作书，以何人为介？”甘君曰：“鼎宜自行，否则幕士明化醇，当斯任者也。”

楚王送甘君出，自作书云：

楚王成白：惟毛子先生足下。昔者栾巴为守，披发而救弟子，许逊作令，出身以斩蛟龙。诚以有道之士，不忍兄弟之颠连；达权之吏，不欲斯民之陷溺。彼其功成，非以一己！今天下绋帟方报晓筹，黄巾忽思夜起，谢安石之不出，如苍生何？邓仲华之少年，先诸将耳。伏冀息其折腰之苦，拯斯灭顶之凶，畀以斗大之印，不足为公荣；出其焚余之书，无不为世用。翩然之来，海内咸庆。

是日，甘君捧书授明化醇，乘传至虞山。二十日都毛子至，与甘君见，欢若平生。甘君欲引之谒楚王，毛子曰：“元不才，曾识海内定乱之人，请自约之偕来，五斗贼计日可歼灭矣。且无与大藩晤。”于是命一童自随，落落径去。甘君殊不能留之。邬郁忽归报曰：“桑长史微服行宛南，为贼之别部所略，解斗首老寨，在博望故城。小冠军使奋勇自往劫之，恐无成功也。请总帅发兵往攻，或可挫贼锋而振国威耳！”甘君自以游骑百人偕乐般往。适犷儿还谒，甘君曰：“以尔神能，何为遽退。”犷儿曰：“贼万人，世治一人，固万无斗理矣。不得已化霹雳击之，贼中有人遭击而不死，反以水沃吾神相，安得不遁归乎？”乐般曰：“夫震雷，体木而用火，中满之坎水，诚得而陷之。儿若潜入桑长史受锢所，挟之而归，犹司马正参故事，诚易易也。奈何以眇小一身鏖万贼乎？”犷儿曰：“刘老师尝言中原有事，无轻用术，儿故慎之，如阿爹言，又何难之有？”乃告于甘君，隐形入贼寨。

见贼已释蠋生之缚，送其师周浮邱处。蠋生忿词曰：“甘总帅言吾师出入贼中，如崔浩之以子房自命，弟子闻言不信，亦恐初终易操。忽尔岐趋，故舍身一行，正欲别白浮言，释然于志。今果然矣，尚何疑哉？”因泣下。浮邱曰：“我生平忠孝自矢，焉有挟策以干叛徒者！由奔走洛蜀之间，中途被俘，如吾弟今日，不能自裁，已辱圣贤之门户。若因而助薪于邪焰，引锺于横流，四海之豪，皆得以热血一腔，骂吾至死，何颜对问难人哉？盖彼中伪斗师，尝欲屈我，我不受，乃声言我为斗首献谋，污蔑之语，有自来矣。以弟置此，安知非两胁之计乎？”亦相与哽咽。蠋生曰：“师如不易贞心，天道不尽悠悠，或有大力者负之趋矣。吾师弟安得长没于此间？”

有顷，一短而髯者，摇大扇如箕，行跛视眇，率数十人入坐中庭。或呼曰：“斗师魁先生来。召浮邱蠋生语。”为两人置隅座。两人大叱，携手同坐地。魁先生问曰：“周君西江名士，新来之友，闽音也。亦曾相识耶？”蠋生曰：“此吾星学之师，非邪师也。”魁先生笑曰：“若等自谓不邪，何至就食于邪主人门下？”两人置曰：“不甘饿死者，尚欲见高天，就化日也。今如负涂之豕，逢载鬼之车，无惑乎乞人相视耳。自兹以后，不食蹴粟，同采夷薇，返饿魂于故乡，埋义骨于叛土，夫何憾焉？”魁先生怒，命曳去之。两人携手起，共置一室，自掩其关，殆将绝粒矣。及夜，犷儿就蠋生枕畔，微吟一绝云：

长史行不归，我劳如何矣。

愿为昭关生，莫作首阳死。

声细如蚊，惟静者自觉。蠋生知为犷儿狡狴也，欠伸微叹，亦就鼾声中和之。

爰亦莫能助，如君与我矣。

无徒效蚊雷，吟喝令心死。

犛儿小语曰：“不敢吟喝也，将援长史归，盍速附吾翼。”蠋生亦低语曰：“不可生其弟而舍其师。”犛儿曰：“吾能生两翼，不能生四翼也。先其弟而后其师可乎？”蠋生亦以斯言告浮邱，悄焉开户出院宇，犛儿化形为小凤，令蠋生附其背，鼓翼去。不逾刻，抵甘君驻兵地。蠋生见乐般谢曰：“自非王子引翼，蝟虽死，鸿毛之不若矣。”甘君问：“周浮邱果在贼中乎？”犛儿陈其师弟前后皆为贼虏，传闻浮邱之说，含伪斗师魁先生所为。世治隐形而知其师弟相告矣。般曰：“儿何不即往援浮邱来，而使之向隅也。”犛儿曰：“儿独负长史归，浮邱已别遣夜游神负之行，尔时须至也。”帐外卒以浮邱入，与甘君乐般父子称谢毕。甘君询以“五斗贼中情形，先生固洞见之矣。所以策之若何？”浮邱曰：“斗首即倡乱之人，斗师为匿非之党，然首不一首，师有众师，其滋生殆数十年，其流毒将数千里，要不足虑也。某尝观天象，妖星低而有芒，为前代所希传，又察童谣，累月变而无定，亦近今之至幻。而苍生之遭劫已深，真宰之垂怜伊始。惟圣主以德禳灾，群臣以忠定难，氛将自扫，孽不终留，总无可恃之天功。有能通之世运而已。”蠋生曰：“彻土作稼之文，使君盍观之？”甘君曰：“来豫之日，鼎尝展读矣，宁可解乎？”背其词云：

半百个破斛星，煌于汝南坠洛北。平水治禾刀，火鸟死木生。喜获通宝，毛氏四千，悬首二六。

浮邱曰：“起六字，即今五斗贼矣。”犛儿曰：“平水殆刘老师，禾刀殆喇妖也。老师非援石中丞，来敌喇妖耳。其余微旨，

亦甚了然，但不宜预泄。”乐般曰：“吾测喜获通宝四字，知阿修罗少主，必有所自效矣。”甘君曰：“然。”率游骑百人还睢阳大营。杜承瓘迎出曰：“顷者寿州有告急文至，请速阅饬戎备。”甘君立展之云：

制置淮南路驻寿春节钺事石珪，为告急请援。二十四羽飞檄达。某日夜戌正刻，五斗贼师黎亚瑜，领斗徒万人围寿州，东西两营将真速禄、贾威武犄角之兵俱溃，贼中造吕公车十二，驱炮火上城，所灼为烬。江南兵赴调至者十不及五。浙东饷经月不来，旦暮有析骸之变，恐雄城不可保，而南界将被兵也。水火号呼，发肤存注，危绝望绝，须至火急军务者。

阅竟，甘君色骇。司马正参出问曰：“使君数当大敌，恬静自如，兹持檄而有惊意何也？”甘君曰：“寿州本缺精锐兵，其真、贾二将，皆青齐之懦夫，非能战阵者。石中丞文士，今五斗贼仓卒攻城，将士已望风奔溃，能无忧乎？”蠋生曰：“黎斗师能用吕公车古法，的是劲贼。”犷儿笑曰：“黎亚瑜，无疑是喇哑喻矣。但刘老师何在？而使之披猖以蹙寿春耶。”明副参曰：“吾所请都毛子，将约其客俱来，协赞兵事。今消息尚杳，固明知不足恃矣。黔营偕来之士，不过五百人，留驻于是而分兵往援，亦止半旅耳，焉能御之？”浮邱曰：“且分兵去，衔枚以亥子交，我得时。绕道由东北路，我得地。至贼营乘雨霰进兵，我得天也。”化醇曰：“亥子时阴阳交际，于年月日主凶，而君以为得之者何欤？”浮邱曰：“凶于家国者不凶于军旅，古者凿凶门而出，正以凶为吉。且犯难不返顾之义也。”甘君曰：“贼在吾东北，更绕出其后，程固倍之。且沮洳数十里，何由得渡？”浮邱曰：“贼之来

犯，造舟而渡久矣。无重兵守弃舟，掩至水间，以其楫济，无一贼觉，此其所以计疏也。且倍行一程，贼势转懈，围城孔亟，知有救兵至，则气壮犹能固守耳。”季孙曰：“以时令言之，数日内不易有雨雹。君何所见乎？”浮邱曰：“设届其日，遂无雨雹，王师必不济矣。此诚天道，而某何敢妄言以取戾焉？”蠋生曰：“吾师占天之时，较精审于谈兵，愿诸公勿疑也。”甘君竟依浮邱之说，至巨浸，有数十小舟，刚渡得二百余兵士。甘君始叹浮邱料敌之神矣。既渡，望攻城贼，如蜂之争蜜，蚁之附腥，其帜其画一大斗形，初非七星也。斗分五色，绣一联云：

青色斗，酒多益寿苍龙挹，沙满成兵青帝量。黄色斗，中央酌以大，四角量其同。赤色斗，火德始能盛远耀，离宫常自抱中虚。白色斗，要知天上秋回柄，不用人间日费金。黑色斗，统神工以维亥子，收积气而葆贞元。

慕炜谓小冠军使：“盍以弹击贼帜？吾亦射焉。”犷儿飞弹著黄斗下一贼。帜旋倒。炜发一矢著旗竿。甘君笑曰：“是谓射旗先射竿者耶！”戒兵士勿轻进。慕炜恚，请率黔营敢死士十人冲贼寨，败则愿死。甘君听之。贼方施吕公车攻城，不虞数骑之入，黔兵以一当百，以十当千，如引泉于怒流之壑，投火于积苇之林，突如其来，莫之能御。黎斗师大骇，令无攻城，各倚斗门自守。慕炜等入寨中，不见一贼，大呼：“速去之，无为邪师算。”赤雾卷起，冲突不得出。雷电大作，炜与十人俱欲无生矣。顷之，雨雹如撒豆，甘君闻林中飞雹声，点头曰：“是得天之候也。”犷儿告曰：“彼特喇妖幻术耳，世治请破之。”嘘气为黄风，吹雹无影，二百余黔兵随甘君奋勇入。甘君左右射，明越继之。贼向未见敌，轰然而溃。慕炜等十人乘势斗出，贼死者几二千

人。黎斗师仗剑大叱曰：“甘鼎自投铜斗中，宁可复活。乐世治虽能助虐，速之亡也。”果一铜斗下，将冒及甘君头顶。犷儿腾身上掣铜斗在手，揉之变为铜尺，飞击黎斗师，仍为黎掣去。犷儿詈曰：“假天女好为贼用，殊非人心，不闻智镬一具仙骨，已扬尘于东海耶！弟子既为先导，其师岂宜后期，请不负上升之约耳。”

黎斗师大怒，捧一栲栳，底圆而盖方者，就中握黑粟盈把，化为铁弹。有光黝然，掷犷儿。即仰面仆地，急欲变化去。如束缚然。甘君自以二百余人退守故睢阳大营。黎斗师喝斗下力士缚犷儿进寨。一病叟扶杖前曰：“斗师虽缚此子，不能损其毫末，若释还汉营，以结其师李长脚，真良策也。设为人劫去，即有胆如斗，恐无颜为师矣。”黎视其叟，固刘渊也。乃笑而言曰：“无论吾不欲结李长脚，即李长脚之师刘元海至，吾亦缚而笞之。”叟大笑，以杖击犷儿头，喝曰：

亨利吉利，宾戏儒戏。小牛破鼻，小鸽折翅。尔师之师不尔弃，杖击毒龙治世治。

喝毕，一蛇从犷儿脑飞而去。犷儿遁归。黎即嗔曰：“元海无礼，视我为何如师耶？”投栲栳于地。叟复以杖击之，栲栳忽裂开，裹杖飞去，杳无踪。叟卧地不复动，有云下垂为青赤黄三色，隐隐闻地中金鼓声。黎自解其腰间绦束叟手足，曳之重千钧，殆不能举。才撒手间，天际下两剪刀分截黎之左右两手。黎大叫亦坠地，叟又以其绦缚无手人。黎之左右两手，各持一剪刀断其绦。黎从地跃起，腾入云中，而两手飞至，自续肩下。叟呼诸弟子：“寻取吾杖！”有两独足人舁杖至。叟化杖为蛇，骑而入杳冥矣。黎还，戒诸斗贼曰：“遁去之病叟，来护汉营。于我

兵大不便，汝等无妄思攻战也。宜掣五色帙偃之。”

众应命，时寿州城中，初见黎斗师军中自乱，知甘君来援，击贼获胜，开城出兵应之。一无鼻人腰悬火药一壶，臂鸟机，乘劣驹，贾勇率数十壮士出。即石中丞随幕立功之广州丞柳皆木也。贼方掣帙时，为皆木鸟机所中。贼既毙，皆木得白色斗帙一面，作参军魑鼻声大呼曰：“斗帙柳掣，劳记豪杰。”壮士皆笑而鼓勇，夺五色斗帙无数。贼守黎戒，任其蹂躏而还。石中丞大悦，以戔达楚王云：

珏于国家，或比之玉石。窃以为卦之说，石主乎艮；字之原。玉生于王。艮不自主，而王实能生，待命则已皇然，感恩而尤惕若，固将矢石泐之愚衷，冀玉成之至道者矣。顷者寿州有半夜之警，斗贼驱万人而来，不宁不令，将恐将惧。贼渠黎亚瑜，不知何名，能合其众，龙虎韬随其毒手，方圆阵无有成心。其行也，如风师雨师，为之设旗而置鼓；其止也，若青女素女，为之囊矢而戢戈。其谋也，捩天枢拗地纽不足为其诈；其斗也，紮水母鞭山神不足为其狂。其胜而不骄，败而不惧也，又若贲、获非健儿，白、韩非贤帅，而自师其私，以道为盗者。藉非以王之明，乞援甘鼎，恐无石不破，有玉并焚。此城危其形，我士惴其色，而寿者庸不至夭亡乎？春兮保不为秋杀乎？兹虽小捷，殆有全能，懦不胜诛，奋堪自赎，夺彼旱船有二，如楚之获吴艗也；献其妖旆若干，如汉之拔赵帜也。粤丞柳皆木，以文臣身先诸卒，实嘉乃勋。部将真速禄、贾威武，初遇贼自溃其师，当讨其罪。年月日，石珏笺上。

楚王方盼甘君捷音，而石中丞笺至。乃大喜，速逮真贾、之

潰师者。注柳皆木功，颁上方四器赏，驰奏朝廷。益兵助甘鼎。适宫小使引甘君入谒，王迎入，执手慰劳。甘君曰：“贼自乱耳，鼎何能为？前所聘贤者都毛子，自以其友四人来，王试闻毛子之论也。”方召四人，鼎姑退。王送之宫门，迎见毛子，甘君揖而退。王延毛子入别殿，行师事礼。毛子答拜就坐。王问曰：“贼百倍于我师，其中头目不可悉数，何以今日歼一魁，而后日如此魁者二三人出耶？今月获一有名之魁，而后月无名之魁二三人出，转不能获耶？”毛子答曰：“天官家言斗有三，北斗酌量元气，南斗进退人才，陈天市中者斗斛也，贼祖张觭山人，为季汉张鲁之裔，融五斗为三斗，号则如因，实则自创。法北斗以酌量元气者为斗主人，法南斗以进退人才者为斗师傅，法中斗以陈天市斗斛者为斗粒民，伪主人有六，饰其貌者五倍，为三十六元气宰。伪师傅十八人，饰其貌者亦五倍，为一百八进退丞。伪粒民盈万及千者随师傅，盈百及十者随主人，法不记兵册，死者厚恤其家，故有增无减。其善战者多杂于粒民中，令人不可测，宜一魁而二三其形，有名魁不若无名之人矣。”王问曰：“贼中不见储胥，而转徙不饥。且于村落间施贫民食，何欤？”毛子答曰：“民间传贼为张道陵后，茅屋中瓣香奉之。一旦猝至，跣足献酒食，过于其父兄。乘势掠富室充馈敬，彼有余食，以给贫民，俾感其施惠，而忘其逆天也。”王问曰：“贼中木无兵械，官军出御，其锋镝殊不能胜，岂幻术耶？”毛子答曰：“非幻也，郾阳山中，昔春秋郾子之国，中通雍、梁，达荆、豫。啸聚之众，无代无之，贼之涵濡于是者，垂四十年。其间多中原亡命，莠民之区，虽日造五兵，神祇不能禁。自有土官以及封圻大吏，乌得知之而驱戮之哉。贼械诚利，官军何足当也？”王问曰：“先生何以

策吾兵？”毛子答曰：“主兵乏策，但收乡兵，一则利夫给饷及官兵之半也，一则因其平日有杀贼之志也。不知其人行藏迥异乎兵，早晚皆可为贼。我中虚实，易为贼知，漏泄半由此辈。幸而贼当败，人人可以见功，乡兵固亦勇也，不幸而贼反相薄。人人束手无策，乡兵必先退避焉。乃悟杀贼为其虚号，而半饷不足以结其心也。请令秦、蜀、吴、宋诸节镇，各募精兵万人，精帑维倍，其家特多存恤之典，防守疆索，勿出援，其数遭贼扰之地。设破斗兵纵横九营，各募精兵一千，兵得自置余丁二名，亦给正饷，功过同之。进左退右，出没不时，勿株守。夫然，兵有劳逸之异用，动静之殊方，而后定力能贞，邪氛易扫也。”王叹曰：“嗟乎？此破斗九营之兵，将安在哉？果其有之，不致今日之忧矣。”毛子曰：“此种兵将，固自难用，用之存乎其人，请赦天下斗狠之犯，与夫盐徒矿徒，铸钱盗犊之人，及井邑大猾，山泽野豪，以胆力罹于法网者，责以湔洗自赎，富贵可图，必收奇效，然斯事也，激劝为功，非都元不能任。”王大奇其语，许奏行之。复问曰：“军中转饷维艰，前者大有戒心，朝议苦无善策，奈何？”毛子答曰：“是非用会子，不能多且速也。”王问“会子若何？”毛子曰：“即古时刀贝遗规，后乃变钞法，今天下皆贾场也。大贾在秦晋，其流暨东南海隅，中州固无论矣。苟用斯策，元所偕客卜又长，即其人也；彼拥资过千万，居王屋山下村墅中，长官无通刺者，其自刻高丽纸会子，西南夷中亦行之。且先令助饷，泉源既通，后给还之彼固忻然也。”王叹息曰：“尚有卜君，天下何难致太平哉。”因问四人所能，毛子答曰：“卜又长能用财，可使输兵食。师伏虎能用力，可使教神勇。冯轼能用智，可使布网罗。皇甫仲弓能用仁，可使行招抚。功成即退，俱不

欲官，都元亦其志也。”

王召四人入宫，冯轼齿最尊，百十三岁，卜又长七十矣。师伏虎才三十，皇甫仲弓初冠耳。问其里居？又长固已知之，三人皆笑启曰：“大梁人，王圻内庶民也。”王将属以毛子所陈四事，馆四人于府中。毛子留议三日，辞还甘君营，则一叟据皋比坐。甘君及蠅生诸人皆侍左右。毛子揖毕，叟命就旁坐，笑言曰：“都生天下士，何见之晚耶？”毛子曰：“大王竟出人间，不屑向天人间觅一小法轮，恐阴阳无所界画矣。如腐儒之疑信何？”叟曰：“仆不欲令人信，君不可令人疑，信仆者玄也，疑君则又玄矣。”毛子曰：“然则大王将疑元也！”叟曰：“然。”即向毛子面弹指者三，甘君大骇，视毛子一长柄麈尾耳。中作毛子笑声曰：“诸君见刘老师何往？”蠅生辈审视皋比人，则已无有，但闻叟与毛子吃吃笑不止，其麈尾自移于皋比上。作人言曰：“诸君何不师事毛子？”犛儿迎进言曰：“事以刘老师之礼，则世治请前，起手闪一掣电，麈尾倏不见。”闻叟讥毛子曰：“都生不直吾小徒一电，抚辰纲安在乎？”犛儿忽倒地，化为匏瓜。内作犛儿语曰：“毛子乃欲刻画胡卢生哉！”

一跃自飞出，乐般哭曰：“何物都毛子，摄吾儿去。终身作无口匏，得无饥欲死？”化醇大笑，谓：“乐弟何戚戚也？”呼鬘儿出，语以迷惑状。鬘儿曰：“神仙能变化有情无情，真妃师尝以教我，固学焉而未成也。刚和尚藏神盒，亦能隐身以观变化真形，惜亦缴吾师矣。”甘君曰：“吾固知非修罗少主，不能了此幻影。”请庆喜出，告以故。喜出白罗巾于腰际，掷地喝曰：

一切虚无相，化为等等状。或蒙口耳鼻，不觉眼花放。无物乃无尘，生尘莫生障，一堇存，万虬丧。山河两戒在罗

巾，请视天宫白人样。

此巾覆地逾刻，有蠕蠕动者，则刘老师、都毛子、犷儿俱卧巾下，欠伸而起。喜向三人致惶恐意，携巾去之。刘老师曰：“菩萨之巾，可以笼罩太乙，况吾辈后天希圣者哉！”犷儿曰：“阿母无此设施，都先生必以老拳挫我，亦将受刘老师大杖矣。”毛子曰：“大王纵率其门徒以至，要不能胜元无妄之宗，元不忍忘夫游戏，而弃白求玄，乃为王子所狎侮耳。”周浮邱小语蠅生曰：“吾见昴宿久离其宫，此间游戏人得毋是欤。”刘老师仰天而点头。矩儿亦告甘君曰：“儿尝识先生，似前生入直通明庐之日也，今两不复款曲矣！”毛子径前执矩儿手曰：“翁媪俱无恙耶，且同了今因，不暇咨嗟往事。”于是幕客益重毛子，刘老师亦引为忘年交。司马季孙议曰：“我兵过少，御贼不能出，逐贼不能入，何以克济乎？”周浮邱曰：“以其数审之，当有益兵之事。”邬郁以粤裨将曹镇渠灌儿进谒，赍斛斯贺兰二侯书，甘君展之，谓矩儿曰：“汝夫妇又将行矣。”书云：

贵等至黔营，小武屡列妖阵挑战。谨守麾下无轻剿抚之说，静以镇之。朝廷以总帅新营兵不及千人，依楚藩请调粤兵之援黔者三千人，赴睢阳听用，并旧隶之曹镇渠灌儿，供帐前臂指，祈检点收之。此间黄苗耆定之功，杳无时日，亦不系三千粤卒有无也。惟闻员小夫人出身黄苗中，又术为小武所慑，酈真妃力荐之，愿员小军使夫妇偕来助战，则胜于三千人多矣。豫事汹汹，人言大讹。早建元功，以纾睿念，幸甚。

甘君以书示诸公。毛子喜曰：“就三千人中择其尤者，请师伏虎教之，接应九营，可敌数万人矣。且黔饷新为蔡小武所劫，

荆湖皆不及协济，卜又长以百万会子付我，转与小军使挈往，亦权宜之用也。”刘老师曰：“善乎毛生，有八面之因应，无方隅之滞留，酌之以其源也，量之以其器也！才岂在三代下乎？”矩儿自受会子付璜儿，夫妇拜辞甘君，赴黔营，由荆襄荒僻路。璜儿曰：“此行也，去常服，易村装。毋为斗贼窥，致有劫斗。”矩儿然之。

行数日，至襄郢岐途，投小家宿。一老姬持门户，问其姓名，答曰：“我嫠也，有儿成性，少不耕读，好食异味，从斗师杓先生游，传适口之术，字之曰生心弟子，我听其所为，不恃孝养久矣。汝夫妇日暮安之？就我半椽舍淹一夕，幸勿令生心盗知之。”矩儿曰：“阿姥能容假榻者，吾夫妇不敢忘戒也。”其姬自食毕，初更闻剥啄声，姬自启户延数人入，觅寝所，作鼾声。矩儿潜出舍后，隐短椽间窥室内，见两文士，一紫毡服，一黑毡服，各携一行囊。若授徒研席间物，一下坐者深目猴喙，疑即生心盗矣。闻紫毡服者曰：“吾两人皆郢人，代业儒，将投斗师招摇先生，东道人可能先容乎？”生心曰：“招摇先生，近得心疾，好杀人，不如吾师杓先生。”黑毡服者曰：“我家藏秘书，将献斗主人，不识邀鉴纳否？”生心啞然曰：“公自谓秘书，斗主人喷饭矣！”试问三十六宫中，何书不秘，而采三家村学究之书以为秘哉，夫献书固不如献册矣！”两生问曰：“何册可献？”答曰：“村庄富户名册，得之呈送，乃蒙上赏也。吾有家酝，客能饮乎？”两生辞曰：“昨夜吾两人梦皆恶，不成眠。今夕当索快意一觉，何心斗酒耶？”生心即骈二指，向一人喝曰：“汝卧左；”又向一人喝曰：“汝卧右。”

两生自解衣卧两处，袒腹露脐，目瞪上视而无语。生心自

支铁镬于前，下炽白炭，从腰间出利刃如雪，剖两生腹，取心肺捧而出，跳掷不已。置镬侧，取芝麻酱一碗，杂辛料甘料诸味倾镬中，提两心肺下之。作燔炙声，腥达户外。有顷，出绿酒佐食，引铜箸尽嚼之，回视两躯，尚翕然动。矩儿大怒，掣铜椎入击。生心大叫，脑裂而绝。翻黑毡服者囊中秘书，乃河图十遁。大诧曰：“此吾父为外翁手录者，安得入俗儒手。”取锦囊藏之，潜入内告璜儿，将与遁迹矣。璜儿曰：“不可，杀其子，不忍欺其母，我呼告之。”急唤老姬醒，视其子死所。姬从容欠伸起，出庭户，见两客无心，其子裂脑，鼓掌称快曰：“生心盗不能复生脑乎？”向矩儿夫妇拜，径出门去。

天将明矣，乌知其所之，矩儿夫妇行山谷中，道路多荆棘，璜儿曰：“若是其足茧也，何勿用阿婆行地锦，逸获之功较多。”矩儿曰：“吾岂忘诸，直不敢贪母氏之成劳耳，汝以慧形人之愚乎？”就地铺锦，携手登其上。一日行三程，迥出云外，竟达黔营。见斛斯、贺兰两上公，为甘君致谢。木兰迎出，谓：“弟妹何契阔也。”贺兰视璜儿，光泽莹宇，一空言思，颇动颜色。斛斯急解词曰：“漳南郡公未见广寒宫中人，宜自惭而色战矣。然麻姑神人，愿无以背痒受鞭也。”木兰曰：“惊鸿游龙，自才士形容之而已，于甄逸女何有焉。”矩儿曰：“姊太谑，视弟为袁熙可乎？”玛知古以灭火真人书至，是寄针、砭二师及知古密札也。斛斯展阅大惊，书云：

昔冯盎碑下之物，以九首分二躯，降生交王妃腹中，六首者名馗具，三首者名馗形。交王死，馗具八岁立，十二年而殂。馗形立，姿万赤复出山，化其盲僧形为美男子。自云年十八，以五年长当为王者师，馗形与之语，大悦。拜万

赤为丞相，尚以王之第四姑，号曰太骝丞。夫万赤既得志，必复吾仇，先剪吾之兄弟手足，若玛及针、砭即其人也。黄苗蔡小武，新向馗形乞神兵相援，暗指大骝丞也。万赤早晚来，君三人先受其阨，归真返本者，不一其宗。吾与刘老师，遥相望而不能援。如何如何？飞鸟来讯。

是书乃南海丹雀衔至者，故末语云云。玛知古曰：“吾前夜展镜，见小武苗寨后，创立十二神词，号中虚宫，系以子及亥名目，殆将供养娄万赤矣。”针砭二师曰：“中虚则火中藏水，妖师近日揣摩至精，运用特幻，岂吾辈智力所能胜哉？”木兰曰：“我自与弟妹保护国家贵公，二师何不挈玛师潜踪牂牁江深处，此水应坎象。先天孕中满之火，可以立命，俟刘老师南还，则凶灾当尽消释也。”斛斯曰：“若事有反覆，仆愿身先士卒，攻贼而死，亦无惧焉！”贺兰曰：“闽国公天子腹心也。观武人，于圣躬如手之有臂，足之有胫，胫与臂断可续治，腹心不宜损亏。”悬大瓠弓，挈矢一壶，持丈二铍枪，腰别藏八十觔铜鞭二，骑黄马自出。张许两都督谏曰：“二公皆未可轻身出，挫国威。某二人先不与金大都督死六畜阵中，继不随李节相死闽海。今而死亦晚矣。请为二公先，率滇粤兵万人直蹴黄苗诸寨。”斛斯自引贺兰神策兵平岛有功者千人，出黄苗背。矩儿夫妇及木兰拥护之，求旃张弓弨居守。

大师已出，蔡小武遣苗卒下战书，旃与弓弨大骂：“逆苗何狂悖乃尔！”斩其人，以书系颈侧，悬戟门。玛知古偕针砭二师去牂牁江边，潜以镜照，见小武引十二火神列阵，悬一榜曰“六六冰炭之图”。贺兰一骑冲进，发大羽箭射午位火神，应弦立毙。一金幞头少年，台上挈未旗者，怒曰：“不惧死汉囚，敢伤太

駙丞之弟子，知其為姜萬赤也。”知古暗擊鏡背，喃喃作咒聲。萬赤自台上下墜。賀蘭引槍刺之，亦墜馬下。黃苗兵圍之，賀蘭大呼步戰。出銅鞭击杀一人，躍上其馬，衝出火陣，竟無能害之。

洛鍾自欲應銅山，何日長歌壯士還。
豈竟錫龜无一策，徒勞功狗有重轡。
証來外道辟支果，填得新詞《菩薩蠻》。
自是墨兵余杀劫，阿婆微破凍梨顏。

紫衫氏詮曰：

生心之為言性也，性善則入為聖，性惡則出為狂。生心之盜，亂者之所凭而為梗，即治者之所藉以轉機也。史氏于荊棘滿林，烟塵彌望之際，逗出生心盜，示人以明心見性，則亂庶遄已。既生己之心，何以啖人之心也？曰：“不能息焰于己之心，未免垂涎于人之心，故克念為難也。”

生者盜心，啖者儒心，理既不容并立，以生心之盜，啖俗儒之心，機亦有以相因。

隋末麻叔謀啖小兒之肉，朱粲啖朋友之心，人道之厄也。太平之年，宜不应有此。曰，俗儒之召災釀變也久矣。生心害政，亟當以生心之盜啖之，曰竟啖，盡之之詞，愚者所駭，智者所忻，斯時竟有斯事則可駭，斯事竟及斯人則可忻也。

少目医终开盲鬼目

能穷二酉之心，或被天神凿死；不识一丁之目，如将佛宝装成。求医于攻木之门，固知相悦以解；执鬼在饵金之舍，亦恐其伤实多。

万赤所炼六六冰炭之图，以子为炭，以午为冰。午位火神死，则有冰之用，失炭之体。张许所领万人，鼓勇进捣，戮四火神。辰戌丑未，俱为死土。万赤遭知古镜伤，挈朱旗行坎地遁。小武知万赤神兵不利，自引漓老、沫老、网山人、纲山人，以引伸遁甲兵来攻，计二万一千人，实则三千人也。围张许数层，张谓许曰：“尔我为国统师，义不可辱，盍自决乎？”许曰：“昔吾与史都督为噩青气所俘，赖小军使策救。今虽力战，死晚矣。君可速去！”张复呼曰：“然则俱死耳，怀亮可独生耶？”忽矩儿飞入阵中曰：“斛斯贺兰两公，俱顿兵深谷中，命吾援两都督出。”张许从之，奋死力斗出，万人折其大半，才四千余兵耳。

张许见两公大哭曰：“王师略尽，吾二人不得复生。请死上公前；则朝廷知不为贼害也。”大誓：“蔡小武众僧之儿，元绪之裔，生不能戮汝。死必报焉。”掣佩剑各自刎。斛斯大惊悼，掘两大树根埋之。时神策兵尚六百余人，合滇粤兵刚半万，一时深入，黔饷不至，斛斯亟以为忧。矩儿进曰：“谷北小径，接沅陵大市，三县贾人所居，兵食可恃也。”斛斯叹曰：“无白镪安能易

粟哉？”矩儿曰：“是又不难，出璜儿所携会子以献。”斛斯曰：“顷奉内廷谕，军中可用会子，即此物耶？然吾未敢信。”矩儿入大市，以会子余米，贾人皆喜曰：“此王屋山下卜家会子也，安得至此乎？”珍重收之，自运粟至谷口，径不及三十里，兵遂宿饱。其明日，小武兵退去，斛斯命求张至，移营就食焉。

是夕，贺兰疾作，有老鸱四五叫谷口，声甚厉。木兰密语斛斯曰：“漳南郡公，前夜元神已出舍，现其形为巨豹，鬼车随之，恐不出三日，大星将陨矣。”斛斯泣曰：“若彼去，吾安得存？”因废食。惟日沃酒数十升，与求张矩儿，披《四灵图》以消愁日，待考终而已。至第三日，贺兰力疾起，持弓矢上冈头，望贼营遥射，誓曰：“观不能平黄苗而淹死于是，此箭不如一蒿，箭有灵者，为观著贼一人死。”引满发之，一苗目巡山，贯颊而毙。黄苗大惊，视其箭，知贺兰未亡也。小武谓万赤曰：“吾自引兵觐斛斯贵贺兰观之首，太尉丞自擒牴牾江边敲镜之人。”万赤许诺。小武引轻兵劫汉营，适贺兰气绝，军中买槽具甚小，几不容伟躯，斛斯号泣殓之。黄苗掩至，斛斯亦卧病不能起，璜儿投一握丝化为帐幄，置斛斯其中，如城郭坚不可犯。木兰呼鳞甲士百人，奋神力击黄苗，死者枕藉。矩儿飞一椎中小武头颈。小武引元武小旗护之，得不死。其漓老、沫老、网山人、纲山人，仍畏璜儿法物遁去。小武之引伸遁甲兵始败归，然汉兵半万，仅存者三千余人耳。璜儿收幄，视斛斯固奄然一息矣。

后三日夜半，有鼓吹起于空中者，木兰谓求张曰：“酒星将复躔次，其从者方来，人世殆不可挽留也。”斛斯闻言起坐，与求张诀，大笑呼三大斗，吸尽而逝，鼓吹声始寂然。军士以无槽告，木兰曰：“斛斯公自有仙舆，非凡物所能载。”乃拔剑斫地咒

曰：

仙蜕非真，玉棺非假。驱策斯来，醪醕使者。

山石裂处，一玉棺自下起，如有物挽扶者。刚置斛斯及其冠履，不失尺寸。求张曰：“有棺无盖奈何？”矩儿曰：“顶上有白云下垂，即棺盖也。”果一玉盖合棺上，旁更无缝。求张命军人舁归沅陵。木兰曰：“人间无埋玉棺地，天帝自怜之！遣六丁来取，军中不必多此一事也。”

及夜，复闻鼓吹声，天明失玉棺所在，其贺兰之槽亦无踪。木兰曰：“贺兰亦天神，以其时尸解去。岂受世人葬送耶？”璜儿曰：“玛师等三人隐牂牁江中，想娄万赤必不忘情矣。盍覘之？”木兰曰：“要不免为累耳，我岂怱然乎？”于是求张自以三千余人守谷中，待朝廷将帅。木兰及矩儿夫妇，至牂牁江边，不见一人。惟破道院中，缚一人于竿上，下有二鹤，俱毛羽脱落，病且不振者。木兰谓矩儿曰：“被缚者玛师也，病鹤则针砭二师也。然万赤之术神矣，我何能为？”璜儿曰：“解缚者问之，稍得其故亦可耳。”木兰投竹枝至竿上，化神鳞解缚。其人坠下，视之固知古也，但目瞬而无言。璜儿出玉针刺其脑，哽噎而后言曰：“知古死久矣，不谓复得相见。”三人讯所由，答曰：“我敲镜后，万赤坠地。已谓功可骤成，针、砭二师，谓万赤必不死，当复来报，授辟水法偕匿江底避之。凡一昼夜，忽为巨网所曳，殆取冰织丝为之，二师化鹤飞去。吾无计得脱，为万赤所擒，转敲吾镜，坠所化二鹤，又变污池为道院，悬吾于竿，掷病鹤于竿下，遣恶神守之，恐侦察将至矣。”

语毕，两怪鸟如电，瞥下院中，引吭长鸣。一火云飞至，中一人即万赤也。敲知古镜背。木兰三人俱坐地下，万赤持剑下

切。木兰陡出盒中灵雀放之，啄其左目。万赤倒地，璜儿出白丝神绦缚之。矩儿夺还知古镜，木兰发霹雳击之，万赤化为凝冰，如重砢冻合。两怪鸟被击死，皆鸟首而人身。知古取镜向两病鹤微幌，鹤为二师言曰：“莫幌，复我相者待我师来。斯时则人化于物也。”矩儿自以椎斲冰，则凿空而身陷冰内。鹤为二师言曰：“此小军使应有之厄，员小夫人守之，酈真妃可往寿州求救于老师矣。”木兰以灵雀盒授璜儿曰：“以此防贼，虽冰炭相济为虐，妹勿忧也。”璜儿自与知古守陷冰之矩儿，及二师所化之病鹤。木兰骑竹枝过洞庭湖，小憩岳阳楼下。时已曛黑，有人褰其裳小语曰：“酈仲离盍拯我？”木兰就视不见，问曰：“汝何人？”答曰：“吾故解鱼也，记在显教岛中，曾荷提携之力。今游魂将返龙阳，而鬼目为尘沙所眯，已即于盲，乞为觅少目人医之，目愈而后幽明两途，各利攸往也。否则以盲鬼累君矣。”木兰曰：“今与汝约，以明日遍访岳州城中，不得少目人，则携汝北行也。”鱼应曰：“诺。”

明早，木兰变为乡民，呼鱼魂入袖内，携进城中物色之。日将夕无所得，忽岳侯祠前，行者泉流，立者山峙，传观异相。入视之，则三目童子也。木兰叹曰：“少目者难得，多目者易逢，大是怪事。”出人丛中，转十字衢，破垣上榜谣词曰：

省得天医治鱼目，头颅如豆量大斛。

师皇冯卜定中原，九首无家金狗哭。

木兰早已神悟，见道旁人家，芦帘书数字曰：“省老翁耑理阳内阴症。”即启帘入。此老翁方卧而呻吟，问其小徒曰：“客以鱼来乎？”对曰：“然。”木兰叩以阴症何方可治？老翁曰：“非夜深不能为役。”鱼魂在袖中低语曰：“医吾目者，即此少目人

矣。”过二鼓，老翁命秉烛坐起，木兰视之，翁仅一目耳。请阴症人出，木兰展袖，解鱼现其形为小盲子。老翁曰：“鱼儿死王事，数不当溺鬼中，须以神目补也。”向空吆喝，得砗磲二枚，塞腔子里，漱液喷之，鱼魂豁然。眸有光炯若，谢木兰及老翁去，即没其形。木兰曰：“请以何物相劳？”老翁曰：“吾奉帝命者，义不取酬，敢告真妃，鬼目化为神目，贼心诛乎道心，此治乱关头也。天下将太平矣。”言毕，复拥被卧。

天明，室中虚无人，知为天医托迹矣。木兰急叱云驭，还睢阳大营，告甘君以王师失利，斛斯生天。无不悲悼。都毛子以楚王令，取豫州有罪者三百名为兵，合余丁共九百之数，九营各置百人，拔其上勇有谋者六名为将，不足三名，以慕炜、常越、沙明隶之。师伏虎教必胜兵三百人自率之，前后接应。皇甫仲弓，潜往洛北招徕难民，行排解之计。先是荥阳纪信祠，香火无间四时，神签灵异，至是仲弓易其签词，吉凶皆著惠迪从逆之意。得吉者，许赴司州，持签词领官会子银若干，另授机密。得凶者，杀贼转吉，拒贼免祸。旬日之内，赴司州领会子者，卜又长皆给之。各予锦囊，皆摧散斗贼诸策，若是将及万人。杀贼以首级报者，亦依上赏，若是亦数百人。冯轼径投汝南第一斗主人，名大乘元气宰，自称百十三岁老人车式，从中条山来，应斗数。大乘延就上坐，问以斗运何如？答曰：“是斗也，取无禁，用不竭，古云天下一石，君得其八，非今日事乎？”大乘再拜问曰：“吾进退迷惑于异说，有携贰去者，奈何？”轼曰：“捕而诛之，使知所儆惕。”大乘又问曰：“吾元气宰三十五人，星罗棋布，不受约束，又不相救援，奈何？”轼曰：“合而聚之，不使离主寨。”又问斗粒民进退无纪，惟掠村落富家，奈何？轼曰：“设立

兵制，乱者杀无赦，就粮于城中，不许野掠，此规模至要者，可不讲欤。”大秉甚悦，拜轼为大进退丞。轼命屏左右言曰：“外间传闻魁杓招摇三先生，皆有异志。然乎？”大秉曰：“彼三人者，尝告吾无与外人语，吾不能从之，要未见其志有异也。”轼曰：“幸主人听我外人言，得悉其奸状矣。”出一书于袖中，乃魁先生所上楚王者，大秉惊绝，词曰：

新野民人单庶等，敬谨恐惧，自首陈情，惟王昭察焉。民故诸生也，以事被褫，就饩外邑，中途为五斗贼所俘，授以伪职，名进退丞。予以伪号，名魁先生，夫奉贤圣之教，生明良之时，捨所学以涉他途，灵台已坏；竭吾才而修殄行，法网焉逃。窃见神签示戒，已知妖帜占凶，谨偕同志民伪杓先生伯东，伪招摇先生仲若虚，并所部胁从乡人。昕夕伺隙，后先投诚，生则免遭铁钺之刑，死而不弃祖宗之墓。

大秉手足俱战，问轼曰：“先生何处得来？”答曰：“吾中途遇魁先生献书之人，同止宿三日，以计饵其书，旋以假者易之也。”大秉再拜谢，复虑曰：“彼三人皆得张觥老师真传，吾召之来，亦无如之何也，又奈何？”轼曰：“俾之专攻甘鼎营，不与接应。如不胜者，毋得相见，则彼必败亡矣。”大秉尽依其言，令斗粒民据城郭就食，各置队伍长，违令者诛斩。将及百人，斗粒民散者十之二，其进退丞有不听调者，缚至亦斩十余人，各率所部就抚皇甫仲弓者，又数十人矣。斗粒民散者将及半，又召元气宰，不敢至者二十人，其十五人咸聚老寨，奉轼若师保。檄三先生进帐，见轼颇为礼，轼以目视大秉，各匿笑而不言。大秉曰：“甘鼎列九营以援四面，实为斗师之梗，非三君不能破之。”

魁先生曰：“鼎兵方盛，辅之以鬼仙刘渊，吾辈救死且不暇，敢言胜乎？”大秉变色曰：“不破甘鼎，则降楚王。惟三君所欲耳。”三先生曰：“主人何言之怪也，必欲驱我三人于死地耶？”十五人咸劝驾曰：“大功之成，须用激厉。夫子可勿勸诸？”

于是魁先生三人，各引百人攻甘君后三营。慕炜见斗帜，引兵出斗，魁先生佯败走。炜追之，忽已不见。炜知有异，下马倚戟左右射，突出两将接矢反射炜，并中其肩。炜大叫，拔剑自杀。杜承瓘在军中，闻变号恸，魁先生率斗粒民数十人，挥刃径进，豫州罪囚兵力战，尽斩之。承瓘挺身犯难，魁先生以神索曳之行，遇必胜兵夺之去。杓先生战常越，亦诈败走。常越不追，招摇先生左臂为沙明所刺，两人所引百人，多被俘斩，余者皆散走。独魁先生胜数人耳。叹息谓两人曰：“吾三丞死期促矣，天地虽大，将何所容？”一汉将匹马来刺，魁先生出一大钱击之倒地。杓先生斫之，即邬郁也。师伏虎至，亦为钱所掷，坐地不起。杓先生剑下，其头颈铮然作铁声。剑撇去，杓先生手如僵木。招摇先生投一烂狗皮，闻者呕哕。伏虎为皮所蒙，竟委顿矣。六营大将来救，猝遭钱击，无不狼狈去。

木兰引女将至，烂狗皮复投。木兰呼鳞甲士裂之，魁先生连掷四钱，木兰亦坐地。庆喜曰：“何钱之累人若是！”取白罗巾裹之。钱自入内。魁先生呼曰：“速归侍张觴老师。”言讫，三人俱不见。甘君乞木兰脱师伏虎狗皮，须臾亦裂。伏虎曰：“恶物逼人，消去数千觔气力。”木兰曰：“此妖人所炼地骨皮，能破仙诀，况后天精气乎？”庆喜视其所获钱，五色金气皆备。木兰曰：“斯钱若非少主之帕，恐帐中道术人，皆为所束缚矣。”甘君问之，答曰：“昔轩辕道成，丹鼎结为此钱，不待汉彻纪年，始具形

质也。放则满屋，敛为一文，重无以加，仙佛亦为之折服。”甘君曰：“吾乃知喜获通宝之文，于兹始验也。”还帐中，承瓘以慕炜自杀告。常越亦报邬郁死事状。甘君泣曰：“慕炜一人诛青苗睽眦，未封侯遽死。邬郁自侦探黑鱼头老鲁以来，深得其力。今为妖师所害，不亦悲哉！”刘老师笑以手指向外，犷儿牵魁先生三人自外入。告甘君曰：“世治知三贼将遁也，化为张觥山人之形，憩道旁援之，于其四体投地也。则絜之而已。”

甘君大喜，设慕炜邬郁之位，沥三先生心血祭之。始悬其首，大秉闻报，谓轼曰：“今始去其疾矣。”轼进谋曰：“向闻斗师黎亚瑜，神力不亚张觥老师，何不促攻寿春，以诱甘鼎之师出援。吾全军俱蹑其后，围大梁以攻楚王，河南地可奄有也。”大秉从之，檄黎斗师攻石珏，自以十五真气宰所领斗粒民，尚十余万，直趋大梁。黎亚瑜见檄至，叹曰：“时未可也，毋乃速吾反本乎？”仍建斗帜，率数千人驾吕公车攻城。石中丞大惊，遣飞骑告急九营。忽见前病叟扶杖入幕，恍知其刘老师也，顶礼陈诉。刘老师曰：“贼全夥窥豫州，速止甘总帅援兵还策豫。毋贻楚王忧，此间黎斗师，吾自易办也。前所斩真速禄贾威武之头安在？”众曰：“悬戟门！”刘老师先取两竹枝咒，即为人身，命取两将头置竹枝上，授以兵械，分领五十新来罪囚卒。开门出斗。众视之，俨将军而非断头者也。

刘老师亦随出，是时吕公车所燃火炮，噤无声。罪囚卒从两死头左右冲击，无能御者。斗粒民大溃，尽数擒戮之。黎斗师化为柳皆木之形，登城指挥缚贼。众从之，缚真皆木，其形即黎斗师。石中丞命置槛车中，真皆木作鼯鼻呼曰：“台是柳，非是斗。”军士惑之。刘老师扶杖至，径击伪皆木，即大笑，复黎斗

师本形而去。槛车中亦复为柳皆木，石中丞命脱之，慰曰：“无妄灾非吾所及知也。”刘老师命埋真速禄贾威武之头，焚其竹枝，自曳杖出城，见黎亚瑜僵死树下，咨嗟久之，执其手泣曰：“喇仙不化，如大道何？”腹中有小儿语曰：“请以刘王之掌雷，劈碎幻躯，则真元出矣。”刘老师作赞曰：

黎喇礼立，急启戾犁，于戏黎，南无喇。亚哑野易，石惹奢射，于戏亚，南无哑。瑜喻宇越，阙矩扈乌，于戏瑜，南无喻。

发手震五雷，击其四肢心腹，碎如风箏，顶骨绽裂。一小儿不盈尺，黄衣跳舞，谓刘老师曰：“记五百劫前，我恐王之不仙也。自离肢体，今王恐我之不化也。特舍龙雷，亦足以相报矣。”涌身入青冥，其尸亦亡去。刘老师还赴大梁，甘君已统九营兵，环列城外。乃扶杖立云际。谓甘君曰：“喇仙已化，其徒尽歼于寿春。此间有都君，早晚即大定也。吾将南行，策冰鹤之厄。”言讫，横其杖骑而去之。甘君遣使间道入城，告楚王以刘老师之言。都毛子刚在坐，言于楚王曰：“甘总帅大兵必获全胜，愿自率轻兵入贼中，救老友冯轼。且与酈仲离乐世治，收渠魁张觮也。”楚王授以新兵百人，毛子曰：“此之谓多矣。”乘夜出城，以百人劫贼营。大乘问计于冯轼，对曰：“中夜有警，主人宜静，吾步出帐前察之。”十五人皆惴惴称善。轼自笼一灯，朱书“长乐”字，出帐前，毛子为隐语曰：“长乐老亦老乐长否？”轼会意，答曰：“子都公固公都子也。”毛子径曳以前，负之而出。百人奋勇击贼，各得胜而还。毛子寄轼于城外山寺，以秘计緘固，射书城中，自率百人去，众不知其何为。王师劫营已出，贼中尚喧豕，达旦始定。十五人与大乘计曰：“豫州兵少，盍乘夜蹠其外城？及甘鼎来救，我已得内城也。”大乘深善其言。

迨二更，銜枚至城下。初若不设备者，施绳驾梯，蝉联鱼贯而上，守陴卒皆奔走去。大秉窃谓楚王诚不能兵，内城可反手得矣。时甘君在帐中，先已受毛子密计，至是谓周浮邱曰：“毛子果算无遗策欤？”浮邱曰：“贼已取外城，堕毛子计中矣。”由是反围贼于外城，与内城消息殊隔。木兰与犷儿进曰：“平妖不屑以术，然不得已而用之。吾两人请以夜静入外城开门，延大师入，诸斗可碎矣。惟愚民何罪？以胁从而为玉石之无分，又非盛德所宜有耳。”季孙曰：“以术来拒，则就诛之；蚩蚩者氓，缚而释之可也。今日多戮千百人，初不介意，国家元气，或隐受摧残矣。”甘君赞美曰：“仁人之言也，戒军卒勿妄杀，违者功不抵罪。”

是夜四鼓，甘君九营之卒尽入外城，伪进退丞多役使神鬼来拒。木兰犷儿悉破其术诛之。十五人俱就缚，大秉遁去。楚王开门出劳，甘君建言：“有籍可归之民。俱令郡县收畜，有不悛者，斩而后告，馀以隶军伍，十五人煽乱。宜守磔之，悬首于市。”楚王皆从之。大秉窜还故昆阳城，其党二十人召不至者。尚栖于是，将合之犯宋镇，过睢阳甘君旧营，窥营中虚无人，权就屯聚，师伏虎将百人出。尽斩二十人。大秉以数十人掠村中，村人携锄以斗，悉毙其众。一士人擒大秉，乃都毛子也。盖预筹伏虎不擒获大秉，必窜至此，故饰村人以待也。毛子解大秉赴豫州，未及三十里，一村学究出于道旁，睨囚而叹曰：“吾弟子诚懦，遭毒手可悯也。”指后一人曰：“当代师兄。”其人入为囚。大秉即出，毛子知其为张觥也。拱手曰：“张三人已遭天诛，尚作师弟作乌乌之恋耶？”学究即返形为张觥，赤髯如虬，竖目成电，大骂曰：“都元不知人事，安识天道？遽向老子讪谤，当遣

武士拔舌。”毛子叱百人以矢攒射，鰐坦巨腹受之。矢入如投壶，丁丁作声。毛子自发一矢，鰐张目吞之，吐出为小弩数十，还射毛子。著体如蜩毛。毛子瞑目不动，鰐拔剑来取，百人竞以刀斫，其身如败鼓皮，不可割入。鰐以剑劈毛子，自首至尻为两躯，面目手足各半，心亦半包络，肾肠迸裂而不出。鰐方骇异间，一小道士从地下坟起，推毛子两半躯喝曰：

虎气龙文，万质万分。琳宫珠塔，一真一合。天鸡凌晨，昂官欠伸，吾师无著天亲。界尔仙身佛身，天恋神恋，三万六千尘不变。

喝毕，毛子躯复合，小道士即犷儿也，倏已不见。毛子笑谓鰐曰：“山人用剑，能竖而不能横。岂高手哉？”以袖掙大槩于地，立斩之。大槩之头，啮鰐左足，趾破流血。毛子因而截之，左足断。鰐大笑，引剑并截右足，乃以手招黑云，坐而起。毛子曰：“山人以云为足，我独不能以水为车乎？”指坐处有水上涌如轳轳，踏之而行。鰐至黄河边，云忽堕地，是木兰为渔妇，以云筐收之。鰐惧为所执，跃入河化王鲔，杂鲂鲤行。毛子自化为网，乞木兰举之。俄顷而获鰐，木兰自去。毛子化臂为铁钎，贯鰐琵琶骨，鰐两足依旧，步如飞。毛子牵之而笑曰：“山人可复活否？”鰐曰：“吾自不欲活，如大宗师何哉？”鰐趑趄，毛子殊不胜步。忽犷儿来前曰：“世治代都君縶之。”自化其臂以牵鰐，出毛子所化臂。鰐曰：“以一人之足，役两人之臂，老子实歉心焉。”犷儿曰：“以千万人之力，致一人之头。且不惜也，何况两人臂？”

入豫州城，观者填衢巷，或曰：“弥天罪犯。盖世妖邪，动三载之戈铤，竭数州之膏血，其肠毒，以毙瘦狗；其肉腥，以供饥

鷗；其皮骨詭怪，以媚猖神，厭疢鬼。”鰐应声曰：“但老子不死，君辈可忧。”至楚王前，毛子暗布天网。犷儿投鰐于地，鰐立而不跪。讯之亦不答。命鞭之，则入地不复见。王大骇，毛子曰：“无妨。”历一时，木兰缚之进。王大怒，命速斩之。头甫断，复上其颈。呼使攢刀斫之，刀入仍出，皮肉如故。王有忧色，毛子曰：“请宣阿修罗王之女至，则鰐不得不就戮也！”王命甘君速召庆喜，鰐仰天叹曰：“苟非其人，吾辈孰治，呜呼死矣。”喜至，投白罗巾于空，鰐头遽斫落，体肉皆缕切，两足自脱，乃以野兽蹄续成者也。送鰐首至京师，为平五斗贼露布。毛子以四友辞楚王，还与甘君、蠋生及诸幕客作别。甘君曰：“先生既来，何为又去？”毛子曰：“来与廊庙士同忧，去与山林人同乐。惟冀元等不出而图，斯天下有无疆之福也。”五人者遥指终南，作西笑而去。旬日内，豫州行省，有诏书送至，甘君读之：

楚王捷书，知尔臣鼎功烈超迈。已付内麒麟馆刊为成书，昭示万禩矣。新营将士赏擢有加，勅枢曹呈进如故事。兹臣珏晋仆射，臣鼎晋大金吾，封开国男，嗣世勿替。乐世治授虎牙将军，司马季孙授仪宾，明化醇授小司成，周浮邱授主簿，死事慕炜赠前将军，邬郁赠骑尉。今交趾不靖，暗结残苗，珏鼎速率粤兵，及所练新卒，援黔营，为故闽国公贵等，一雪烦冤。犁黄苗之疆，焚小武之甲，是所快焉。若既荡平，珏自还京，鼎还入粤，与区星经营交趾。官赏之懋，非所以陷贤臣也。年月日，豫行省奉诏。

甘君率诸幕官谢恩毕，致书于石仆射。自请先赴黔，分粤兵精炼者千人，属裨将曹镇渠灌儿隶节下。木兰犷儿与周浮邱，并资辅佐，石仆射以书答谢。甘君至武陵，矩儿迎见，甘君

大慰曰：“刘老师救汝乎？”矩儿曰：“娄万赤潜归，故冰自消而儿能出耳。针、砭之原形，则刘老师吐火焚之，而后得复也。”

二师知交趾有事，徵万赤归，亦先赴宜京道院，助灭火真人矣。玛师自与求太仆张郡丞守新营也。甘君授计矩儿，先请玛师将镜登辰南最高处，名铲磺山，伺贼来据，则敲镜背败之。汝夫妇俟刘老师调遣耳。矩儿先归，知古谓刘老师去南交，以宝物授小夫人，擒小武矣。矩儿告以甘君计，知古先赴铲磺山，后日甘君至，求张涕泗言斛斯公临危，惓念故人之意。甘君大恟，将为位以祭，小武使人骂战。甘君调新兵百人，神策兵百人，以常越沙明领之，伏小武大寨左右，俟彼兵出，则直捣其营。小武所炼引伸遁甲兵不及百人。自为一阵。甘君引数骑绕其阵后，小武分四路獠蛮逐之。甘君立马牂牁江侧以待，獠蛮来斗，发十矢共毙十六人，枪刺十九人，鞭击十四人皆死，獠蛮惧不敢进，但四面围之。一人呼曰：“蔡王有令，放走甘鼎者，非鹿娘种。”众人嚼之，皆应曰：“嚎。”小武率生力獠蛮来追，闻大寨被汉兵攻击，猛省曰：“甘鼎神奇用兵，吾所不及料。”急回救时，大寨已为常越沙明所袭，牂牁江边之围自解。甘君还帐，小武呼其众登铲磺山，先据地势，獠蛮尚五千人。漓老等四人辞欲去。小武唾骂曰：“汝四人非我则无主，我不藉四人为佐也。然弃主者罪不赦，各鞭一百放之。”山头将立寨，时有镜光如中天月轮，对寨中鸣不已。獠蛮之在前者。尽弃其械倒地卧。小武大惊，谓其众曰：“玛知古不死，宜受此厄也。”返走下山，石仆射前队至。木兰、犷儿喝曰：“蔡小武合诛久矣，将欲逃罪耶？”

小武命两獠蛮出斗，皆被戮。忽转出六人，将尽戮之。转

出十八人，罪囚卒至，百人奋勇入，乃引伸至三百六十人，粤裨将曹镇出战，坠马下，为獬豸所获。渠灌儿故得万赤术，喷火烧其人，救镇出。神策兵率领豫州新兵，及滇粤将卒。合力进剿。獬豸由地走者，木兰缚之，无一得脱。季孙告甘君，竖受降免死旗，来归者三千余人，死千余人，获小武奔走者，不及百人耳。木兰犵儿蹙之近深涧，小武投入，涧上作风雨声，似有灵物呵护者。犵儿归告甘君，璜儿呈刘老师所授宝物，启其匣，乃刻白玉为小渔师像，背书古篆豫且名字。犵儿曰“是矣。”

矩儿夫妇，自随犵儿行至涧边，犵儿开匣出宝物投之。小武面缚浮出，自背至尻，皆负龟甲，宝物自飞去。矩儿夫妇牵小武至大营，石仆射与甘君受俘，仆射曰：“人也而龟，物也而寇，此不如其父蚺吼之鹿，可献上林矣。”周浮邱曰：“似宜割烹之，以祭斛斯贺兰两公。张许两都督，及后先死事将弁。”仆射从之。函首送京师，黄苗平。石仆射以兵属甘君，自还京师。黔抚军区星以书来贺，兼致调任粤中，奉命会议南交诸机务。甘君答之：“撤滇兵归，毋使徒劳无功，且海道较不便，命木兰犵儿偕常越沙明，潜入宜京道院，诣灭火真人李长脚。早晚陈进取策。”柳皆木随甘君至广州，向人必夸其夺斗帜事。有薄之者，或诮曰：“设使螯弧之考叔方登，而堂阜之夷吾未脱，郡丞将何以解免耶？”众皆笑，木参议进谒，即平邝天龙时之广州木守也。拜而贺曰：“大金吾石湾之烈，渔人鳧子，往往能言。今外藩不恭，敢为暴乱。惟诛其君长，而抚其民人，轶汉代之置官，法周家之通道。伏波有二，定远无双。慰至尊之忧，安重译之化。敷天所属耳目，此地尤藉风云者也。”

甘君逊谢。传区抚军至，甘君迎出，携手道悃款。区抚军

曰：“公亦知交阯近事乎？馗具之死，其弟馗形实篡之，倾国之兵，俱下战舰，数使其大将军驸马，扰我江坪地，有四镇臣称兵讨罪，馗形大惧，召其丞相娄万赤还，四镇臣俱死万赤术，仆意由陆路出南平关，公率舟师援江坪，使彼首尾不能顾，此钟、邓所以入蜀也。”甘君善其策，自是随甘君者，司马仪宾季孙，明小司成化醇，玛知古杜承瓘，矩儿夫妇，及庆喜等四女也。随区抚军者，柳皆木曹镇渠灌儿，周主簿浮邱，桑长史娟也。求太仆丞旃，张郡丞弓弨，与乐王般，自留广州。甘君调利达噩青气两都督从征，皆忻然来集，利达为第一进，噩青气为第二进，各将舟师五百人至江坪。

交阯大将军驸马，各以千人迎击，皆败之。矩儿夫妇后至，共乘行地锦飞去宜京，见刘老师端坐城楼，谓矩儿曰：“昨针砭二徒，隐形探交王宫中，为娄万赤所觉，复以九九金木遁擒二徒，酈仲离方与乐世治，造三三水土解，破其遁形，救二徒出，已化凡质。吾寄之新息侯故宫，传地仙乞食诀，永为散汉，亦其劫时也。汝夫妇合归嵩、少，从父母还天门，刀兵解脱，名利消除，超出于酒星奎宿矣。区星若引兵突入此城，大功可逸获，惜将卒僚佐，不免死亡。大弟子可胜万赤，待无术人诛之。吾为老师销兵之事，已著成劳，俟大弟子甲子月日，通天绝地之时，即携返中山耳。寄语大金吾，急流勇退，为期不远矣。不复相觐，无悲怅也。”言毕，失其所在。

矩儿夫妇，还告甘君，亦辞去入嵩、少，依员君老夫妇焉。甘君以书达区抚军，陈兵行危险，神人来告状。区已出关，见古嶂接天，土人云：“过此即交阯外郡，兹山第一险阻也。”周浮邱曰：“我师患水不患山耳，急宜登山。”区从之，下岭见两营，彼

中大帅所镇守，各受万赤符篆者，我兵建旗鼓而进。交人来御，皆木镇灌儿各斩一人，士卒俱努力，其守关两帅惶惧，焚所受符篆溪水涌至。漂没死者十之三，皆木镇灌儿及浮邱，悉浮沉无觅处。惟区抚军桑长史，由水中泥泞行，得无损，水过仍露一山，军行如蚁，非复人径，一天将飞而下，乃犷儿也。急出铁爪二，擒两交帅斩之。守关卒来追者，尽溃散去。区致问曰：“前将军知贼中何妖符耶。”犷儿曰：“符炼火怪之液，能戕年命属火之人，悲哉！柳郡丞曹渠之战功，周主簿之星学，俱随化以尽也。”

世治方与酈真妃，救出针、砭二师，归侍本师李真人，师言抚军遭厄，当速援之。然绝云而奔，已无及于将士之波靡，其将唤奈何哉。因导前行曰：“兵贵神速，已日夜可入宜京，万赤闻甘君由水道登岸，必领妖兵迎斗，未暇返顾，馘形可擒也。”区令銜枚疾行，夜将半矣，闻瓮城中歌曰：

休逞两人九首，亡于一人三口。六合同炊一釜鬻，无肠玉蟹藏金狗。

犷儿飞上城，斩其重关，纳大师入。瓮城寂无人，盖神讖也。五鼓，大师突入交王宫，馘形宿醒未醒，或扶之出外庭。将召羽林军解围，已为汉兵所执。区抚军坐殿中，囚馘形而招降其文武将佐，交民向阙下呼中朝大圣入万岁。区以上命开府库，出金帛犒赏如汉典，请乐将军迎甘君登岸之师。犷儿至江边，甘君已与木兰、常越、沙明，列四营于江桥北，见娄万赤与其师李长脚，斗法于江桥南，大呼曰：“吾师何不命弟子力擒此贼。”李以手作势，犷儿自入甘君后营。李长脚变金井给万赤，即坠入。忽有铁树挺出，井阑撑欲破。犷儿引庆喜至，出白罗

巾擲树巔，砅然有声，铁树不复见。李长脚复其形，觅万赤，卧桥畔沙石间。遂袖出白壶子一器，向万赤顶骨咒曰：

作妄须臾间，生灾千万劫。收汝坎与离，归吾丁与甲。亟闭汝顶门，不穿汝肩胛。留汝鳞介遁，永言消黑业。

咒毕，举手震一雷，万赤精气已铄，跃入江中，将随波出海。木兰呼鳞介士百人追之，飘浮所在，必见吆喝。乃变为璚蛄，乘海蟹空腹入之，以为藏身之固矣。交址人善捞蟹者，得是物如箕大，喜剖蟹，将取其腹腴，一虫随手出，倏堕地化为人形。俄顷长大，固俨然盲僧焉。询之不复语，有屠者携刀来视，咄咄曰：“蟹腹自有仙人，一名和尚，要是谶语，断无别肠，容此妖物，不诛戮之，吾南交祸未已也。”挥刀斫其首，时甘君已入城，与区抚军议班师矣。常越所部卒，持盲僧首以献，转告两元戎，桑长史进曰：“斯必万赤头也。记天人第二图，为大蟹浮海中，篆云横行自毙。某当时疑万赤先亡，乃今始验。”适李长脚入辞，视其头笑曰：“此贼以水火阴阳，为害中国，不死于黄钺，而死于屠刀。固犬豕之流耳。仙骨何有哉，今者甲子月日，刘老师待我中海，不得复恋尘世，寻灭火因缘也。”

两元戎挽留之不可，与犷儿小语，拂袖去之。玛知古进曰：“昔吾携镜从大西洋来，将使镜大明而兵戈息也。顾烽烟迄今始静，岂非天下无事，庸人自扰乎。李真人归其真，知古窃自知矣。洋舶故人，近亦招吾返国，敢或逗留乎？”亦辞去。大师悉从海道还，行至中途，汕妮忽堕水。木兰曰：“彼亦得所，非水葬也。”鬘儿魔姪俱号泣，木兰曰：“两弟子犹不悟耶？”起立船尾，遥告甘君曰：“仲离不合进广州，请从此逝矣。”甘君知不可挽，揖而谢之。木兰呼两弟子出送，先推堕之，寻蹈海去。明化醇

在别舰，望而大恸。犷儿曰：“居浊世毕此生，结成是果不易，小司成将健羨之不暇，何以哭为？”还入广州，械送馘形于京师，并娄万赤首级。区抚军奏善后事宜，请立交阯行省，建节钺镇抚二人。郡县名仍其旧，以蜀滇闽粤士人为之。甘君皆不列名，殆将隐也。交阯荡平，朝廷论功，将士悉蒙上赏。

噩青气还循州，常越沙明从之返，仍捕鱼，利达还南澳。桑蛸附其舟返闽中，求旃以病乞放，张弓弨复归京师，位至卿尹，与石珏同曹。果如斛斯期望，乐般自与司马季孙明化醇还蜀，结茅穷性道书。犷儿送其父出门，忽失所在，人或见其来白云山云。杜承瓘已授京秩，至是请曰：“某与慕炜，同游而不同死，幽冥负之。今将入罗浮，冀得师承，讲求天人之学，是所愿耳。”庆喜谓曰：“闻道易，返本难。儿未速化，不能于君无情。请为罗浮先导可乎？”

两人并辞去，前后数武而不可及，其神人乎？甘君留一疏，乞区抚军代陈之，以白板船载黑骡，云将度庾岭，区抚军送之花田，而大金吾自此远矣。

岂有春秋皮里著，非无青白眼前争。

奇文反正斯为乏，至道能疑不是明。

偃子翩来忘喜怒，菌人溘逝失枯荣。

烂柯山上仙人卧，那得闲棋斗死生。

醅圆氏诮曰：

少目为省，目少为眇，治天下者相臣也。相之文，以目近木，孕火之光，宣水之用，斯省身之道。孚乎九重，洽乎四海，是之谓少目医也。

史无过于左邱，后人宗仰，所谓盲鬼目也。惟少目之医国手，是非不悖于圣人，翊我皇刑赏，为大公至正之规模，而盲左之心事，不没于千秋万世矣。

故曰少目医，能开盲鬼目，一部奇书结穴。史氏自明其发源于盲左，而愿天下相，天下医之参观而深省之也。呜呼，观止矣！